

東アジア出版文化の研究
調整班C出版環境・D出版文化

課題番号13021103

平成13年度～平成14年度科学研究費補助金（特定領域研究(A)(1)）
研究成果報告書

平成15年2月

研究代表者

坂口ナ-

埼玉大学教養学部教授

埼玉大学附属図書館

大塚秀高



998005397

は し が き

研究組織

研究代表者	大 塚 秀 高	(埼玉大学教養学部教授)
研究分担者	赤 尾 栄 慶	(京都国立博物館主任研究官)
	浅 野 裕 一	(東北大学国際文化研究科教授)
	庄垣内 正 弘	(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教授)
	高 山 節 也	(二松学舎大学文学部教授)
	高 田 時 雄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
	樋 口 康 一	(愛知大学法文学部教授)
	牧 野 和 夫	(実践女子大学文学部教授)
	森 田 憲 司	(奈良大学文学部教授)

交付決定額（配分額）

(金額単位：千円)

	直接経費	間接経費	合 計
平成 13 年度	600	0	600
平成 14 年度	600	0	600
総計	1,200	0	1,200

主催研究集会

平成 14 年度第一回調整班C班主催研究会（本郷学会） プログラム別掲

2002年8月27日 本郷学士会館分館

平成 14 年度第二回調整班D班主催研究会（くりこま学会） プログラム別掲

2002年8月29日 くりこま高原ホテルエポカ

共催研究集会

シンポジウム「モンゴルの出版文化」

2002年11月15日 大谷大学文学部博綜館

(1)学会誌等

研究代表者 大塚 秀 高

佐伯文庫旧蔵暨現存書目録(漢籍之部)解説其一

『東アジア出版文化研究 にわたり』 2002

研究分担者 浅野 裕 一

『春秋』の成立期—平勢説の再検討— 『中国研究集刊』第29号 2001

戦国楚簡『周易』について 『中国研究集刊』第29号 2001

庄垣内 正 弘

ロシア所蔵ウイグル語断片の研究3 『京都大学言語学研究』Vol.20 2001

Fragments of Uighur Dasabala, Issues in Eurasian Languages 1

CSEL Series 3 2001

中央ユーラシアの言語接触—チュルク語の場合— EX ORIENTE Vol.6 2001

高 山 節 也

《蘇氏印畧》の版本について 『東アジア出版文化研究 にわたり』 2002

牧 野 和 夫

日本舶載東禅寺版一切経の刊・印・修をめぐる一、二の問題 東寺蔵宋版一切経ノ《大

般若波羅蜜多経》を軸に 『東アジア出版文化研究 にわたり』 2002

口頭発表

研究代表者 大塚 秀 高

江戸時代における漢籍の流転—佐伯文庫を例に—

「東アジア出版文化の研究」第1回研究集会 2001年6月17日

埼玉大学21世紀総合機構プロジェクト・日本と東アジアの文化的位

相に関する総合的研究第1回研究会 2001年11月26日

方功恵と佐伯文庫

第一回調整班C班主催研究会(本郷学会) 2002年8月27日

研究分担者 赤 尾 栄 慶

仏画の身体表現—皆金色の成立をめぐる—

仏教美術研究上野記念財団研究発表会 2001年11月5日

浅野 裕 一

郭店写本から見た『春秋』の成立時期—平勢説の再検討—

研究集会(米沢学会) 2001年10月21日

庄垣内 正 弘

“Uighur influence on Indian words in Mongolian Buddhist texts”

シンポジウム “Indien und Zentralasien-Sprach und Kulturkontakt”

2001年5月7～9日

ウイグル語における漢文訓読

国際ワークショップ「漢文古版本とその受容（訓読）」

2001年8月19～24日

モンゴル語仏典におけるウイグル語の影響について

第2回研究集会「シンポジウム・モンゴル仏典研究の新展開」

2001年10月20日

モンゴル語仏典 Lalitavistara にみられるウイグル語の影響

シンポジウム「モンゴルの出版文化」 2002年11月15日

高山 節也

「集古印譜」と「蘇氏印畧」—印譜の書誌学的検討—

「東アジア出版文化の研究」第1回研究集会 2001年6月17日

樋口 康一

Tibeto-Mongolica

第2回研究集会「シンポジウム・モンゴル仏典研究の新展開」

2001年10月20日

モンゴル大蔵経の成立過程

「東アジア出版文化の研究」第1回研究集会 2001年6月17日

モンゴル語木版仏典における諸問題

シンポジウム「モンゴルの出版文化」 2002年11月15日

牧野 和夫

日本舶載東禅寺版一切経の刊・印・修をめぐる諸問題

東寺蔵宋版一切経ノ内、『大般若波羅蜜多經』を軸に

「東アジア出版文化の研究」第4回研究集会 2002年5月18日

森田 憲司

和刻本事林広記から見たモンゴル支配下中国の出版

シンポジウム「モンゴルの出版文化」 2002年11月15日

平成14年度

文部科学省科学研究費特定領域研究 (A)「東アジア出版文化の研究」研究会

第1回 調整班C班主催研究会 (本郷学会)

プログラム

期日 2002年8月27日 (火)

場所 東京学士会館分館 (文京区本郷三丁目) 8号室 9:30~4:00

午前の部 開会の挨拶 9:30~9:40

磯部彰 (特定領域研究代表)

公開講演 I 9:40~11:00

呉淳邦 (韓国崇実大学校・教授)

演題 傅蘭雅『格致彙編』與晚清啓蒙活動 (中文)

休憩 11:00~11:10

公開講演 II 11:10~12:10

関寛東 (韓国慶熙大学校・教授)

演題 朝鮮時代中國古典小説之出版情況 (中文)

以上司会 金文京

以上通訳 辻リン

昼食 (自由)

午後の部 研究発表 I 1:20 ~2:00

李騰淵 (韓国全南大学校・教授)

題目 試論 1990年代主要中國文學史的編寫特點 (中文)

司会 金文京

研究発表 II 2:00~2:30

大塚秀高 (埼玉大学・教授)

題目 方功恵と佐伯文庫

休憩 2:30~2:40

研究発表 III 2:40~3:10

江口一久 (国立民族学博物館・教授)

題目 ベトナム民間版画について

研究発表 IV 3:10~3:40

中島幹起 (大東文化大学・教授)

題目 長崎異国通事資料『東京異詞相集解』釈読問題 (中文)

以上司会 大塚秀高

閉会の挨拶 大塚秀高 (特定領域研究 C 班代表)

参加者

呉淳邦・関寛東・李騰淵・江口一久・中島幹起・磯部彰・金文京・大塚秀高・辻りん (早稲田大学・博士課程)・池田証寿・磯部裕子・岡本さえ・小川陽一・尾崎康・関場武・瀬戸口律子・高山節也・瀧本弘之・陳捷・広沢裕介 (神戸大学・博士課程)・牧野和夫・三山陵・吉田隆英

傅蘭雅的《格致彙編》與晚清啓蒙活動

崇實大學校 中文科
教授 吳 淳 邦

1. 傅蘭雅的小說啓蒙論〈求著時新小說啓〉

梁啟超從《時務報》的〈變法通議·論幼學〉一文開始重視小說的價值強調其社教作用，他陸續發表了〈譯印政治小說序〉與〈小說與群治的關係〉來主導小說界革命，以小說當做最好的社會教育工具，促成了晚清時期小說的大流行。這種近代小說觀念的起點一直被認為是從嚴復·夏曾佑所共著的〈國聞報附印小說緣起〉開始的¹⁾，但是文學觀念並不能因政治社會的因素而突然改變，而且這種一下子引起很多人對小說社教功能的注意和重視的情況，應該有某種特殊背景存在。1895年6月，英國傳教士傅蘭雅(John Fryer)在《萬國公報》登出一則有獎征文啓事〈求著時新小說啓〉說：

竊以為感動人心，變易風俗，莫如小說。推行廣遠，傳之不久，輒能家喻戶曉，氣習不難為之一變。今中華積弊最重大者，計有三端：一鴉片，一時文，一纏足。若不設法更改，終非富強之兆。茲欲請中華人士願本國典盛者，撰著新趣小說，合顯此三事之大害，并祛各弊之妙法，立案演說，結構成篇，貫穿為部。使人閱之心為感動，力為革除。辭句以淺明為要，語意以趣雅為宗。雖婦人小子，皆能得而明之。述事務取近今易有，切莫抄襲舊套。立意毋尚希奇古怪，免使駭目驚心。限七月底滿期收齊，細心評取。首名酬洋五十元，次名三十元，三名二十元，四名十六元，五名十四元，六名十二元，七名八元。果有佳作，足勸人心，亦當印行問世。並擬請其常撰同類之書，以為恒業。凡撰成者，包好彌封，外填名姓，送至上海三馬路格致書室收入，發給收條。出案發洋，亦在斯處。英國儒士傅蘭雅謹啓²⁾

由傅蘭雅發起、《萬國公報》推出的這次征文活動，其目的在於鼓吹具有革新精神的“時新小說”的問世，以革除積弊，勸化人心。啓事要求小說題材要立足於現實社會，取當今鴉片·時文·纏足三大惡弊為題材範圍，藝術上要求做到情節生動，結構完整；述事近乎情理，描寫臻於細緻；辭句以顯明為要，語言以趣雅為宗；反對抄襲舊套、追奇尚怪。這種“時新小說”才能起到感化人心、知所改革的作用。此則啓事登出後，引起了十分熱烈的響應，3個月後，共收征文162篇。這些征文通過傅蘭雅和報館有關人士評閱，選錄獲獎小說計有20篇，較原計劃選取7篇增加了將近兩倍，傅蘭雅在〈時新小說出案〉中說明評選經過：

本館前出告白，求著時新小說。以鴉片、時文、纏足三弊為主。立案演說，穿插成篇，

1) 一般論述晚清小說理論的學者大抵保持這種說法，最近專論晚清小說觀念的黃錦珠在其《晚清時期小說觀念之轉變》一書中也以嚴、夏兩氏所著的〈本館附印說部緣起〉為晚清第一篇小說理論專論。(文史哲出版社，1995年2月 10~11頁。)

2) 《萬國公報》第77冊，1895年6月。

仿諸章回小說，前後貫連。意在刊行問世，勸化人心，知所改革。雖婦人孺子，亦可觀感而化。故用意務求趣雅，出語亦期明顯，述事雖近情理，描摹要臻懇至當。蒙遠近諸君，揣摩成稿者凡一百六十二卷。本館窮百日之力，逐卷披閱，皆有命意。³⁾

此一征文活動，由於有傅蘭雅的主持，又由於沈毓桂·蔡爾康·王韜等當時知名人士參與評選活動，再加上《萬國公報》在知識界擁有衆多的讀者，特別是那些維新志士和傾心洋務的知識分子，對此刊物都很注意購讀，因此這次活動不僅征集到數量可觀的小說，而且對以後的小說改革和小說創作活動產生了直接的影響。

首先，在傅蘭雅所發起的這次小說征文啓事召喚下出現了晚清第一批立足于現實社會的“時新小說”，這些作品無論從作品的立意和選材範圍，幾乎無一例外地都是在征文啓事的啓示下創作的：詹熙的《醒世新編》、飲霞居士編次的《新輯熙朝快史》、鍾祖芬的《招隱居傳奇》、元和觀我齋主人的《通商原委演義》。⁴⁾

其次，上舉維新派人士和社會教育家的小說革新主張和辦報活動，也或多或少受到征文啓事的感染和浸潤，其中梁啓超的〈變法通議·論幼學第五·說部書〉中的主張就和傅蘭雅的〈求著時新小說啓〉中的主張有許多共通之處，梁氏所受影響非常明顯。總之，傅蘭雅認識到小說在變革社會中的重要作用，他所提出的創作“時新小說”的主張，確實給黯淡、寂寞的小說界開啓了小說革新的局面，點燃起了小說革新的熱情，取得了積極的成果。儘管晚清小說改革運動的興起是由多方面的因素促成的，適應了時代和政治社會的需要，但是傅蘭雅的主張作為晚清小說革命的嚆矢先聲，其首倡之功是不可沒的。

2. 傅蘭雅和科技啓蒙活動

登載于《萬國公報》的〈求著時新小說啓〉對晚清小說創作的啓發和推動，貢獻極大，確實是一篇開導新路的文章，對20世紀初梁啓超所發動的晚清小說界革命也造成了深

3) 《萬國公報》第86冊，“雜事”欄〈時新小說出案〉，1896年3月。

4) 1895年仲夏，詹熙在蘇州讀到《萬國公報》上的〈求著時新小說啓〉，“大為感動”，認為文中所提鴉片、時文、纏足三端“皆中時弊”，乃決心將此演為小說。小說自是年重五日動筆，由其子麟來逐日抄錄，閱兩週演成小說32回，取名《醒世新編》。書成藏諸行篋者三年。丁酉(1897年)春，作者賣文海上，以此書就正于天南遁叟(按即王韜)，他亦稱善，慫恿付梓。乃略加補綴，于同年7月付印。(見於《醒世新編·自序》及第1回、第32回有關敘述。)

1895年，小說《新輯熙朝快史》問世，此書共12回，題“飲霞居士編次，西冷散人校訂”，有光緒21年(1895)香港起新山莊石印本。據作者自序，此書“以時文三弊為經，康、林二人為緯”，意在針砭時弊，倣行西法，棄舊圖新。

1896年，落落居士(鍾祖芬)的《招隱居傳奇》于四川重慶刊出，全劇共16出，諸儒生魏芝生由反對吸食鴉片到嗜毒成癮，終至傾家蕩產，賣子嫁妻。作者窮形盡相地描摹鴉片烟毒的醜態惡狀，正是為了警醒時人，垂誡後世。

1897年10月開始在《白話演義報》上連載了元和觀我齋主人的長篇小說《通商原委演義》。後印有單行本，易名為《磨粟花》。小說共25回，作者以史實為根據，寫了鴉片戰爭全史。其寫作動機是為了讓國人“痛恨洋烟之為禍，則此後之禁烟，各宜加之實為，庶中國尚有萬一之可救。”

這四部作品的著錄與分析引自王立興的〈一部首倡改革開放的小說——詹熙及其小說醒世新編論略〉(《明清小說研究》1994年第1期(總31期)，76~78頁。

遠的影響。由此可見，傅蘭雅是研究晚清小說的關鍵人物，他到底是何種人，在晚清時代突然發出了那種主張，他原來是否與中國文學或中國小說有緊密的關係呢？除了傅蘭雅推動晚清小說界創作的徵文活動以外，我們現在在韓國也能看到傅蘭雅在上海出刊的著作目錄。

1. 0486 防海新論 希理哈 撰(英)，傅蘭雅 口譯(英)，華衡芳 筆述。活字本(木)。
所藏本：卷6~7, 12~18.
2. 0488 水師操鍊 附卷 英國戰船部 原書，傅蘭雅 口譯(英)，徐建寅 筆述。
活字本(木)。所藏本：附卷1冊。
3. 0552 格致須知：初集 8冊 Fryer John 著(英)。活字本(鉛)。光緒13年(1876) 天文須知，地理須知，地學須知，地志須知，化學須知，電學須知，光學須知，聲學須知。
4. 0556 格致彙編 Fryer John 編。活字本(鉛)。上海 格致書院 刊，
光緒 2년(1876)~光緒 7년(1881)。38冊。
5. 0592 測地繪圖 富路瑪 撰，Fryer John(傅蘭雅) 口譯，徐壽 筆述。活字本(金屬)。
1冊。所藏本：卷6~8.
6. 0611 化學鑑原續編 蒲陸山 撰(英)，傅蘭雅 口譯(英)，徐壽 筆述。活字本(木)。
3冊。所藏本：卷3~8, 9~12, 16~19.
7. 0612 化學分原 蒲陸山 撰(英)，傅蘭雅 口譯(英)，徐壽 筆述。活字本(木)。1冊。
所藏本：卷3~5.
8. 0624 植物圖說 Fryer John(傅蘭雅) 著。木板本。4卷1冊。
9. 0675 汽機新制 白爾格 撰，Fryer John(傅蘭雅) 口譯，徐建寅 筆述。活字本(木)。
1冊。所藏本：卷5~8.
10. 0676 汽機必以 蒲而捺 撰，Fryer John(傅蘭雅) 口譯，徐建寅 筆述。活字本(木)。
3冊。所藏本：卷6~7, 8~9, 附卷。
11. 0716 製火藥法 利稼孫(英)，華得斯(英) 共編，Fryer John(傅蘭雅) 口譯，鄭樹棠 筆述。活字本(木)。3卷1冊。
12. 0717 西藝知新：造管之法 Fryer John(傅蘭雅) 口譯，徐建寅 筆述。活字本(金屬)。1冊。所藏本：卷5~7.5)

這些書目是筆者所供職的韓國崇實大學基督教博物館所藏的傅蘭雅譯著線裝書漢籍目錄。前面的數字是基督教博物館的編號，在崇實大學所藏的傅蘭雅譯著多達有12種63冊。如果調查計算崇實大學基督教博物館所藏古籍的譯著者和卷數，可以看到，在數量上傅蘭雅居第一位，遠遠超過他人的著作數量，令人刮目相看。⁶⁾ 那麼，我們事先得了解傅

5) 《韓國基督教博物館 圖書目錄》，崇實大學校 中央圖書館 刊，1992年，44~66頁。

6) 在韓國基督教博物館所藏古籍中，5種以上的譯著者共有13人：奇一(0201, 0216, 0281, 0326, 0330, 0337, 0342, 0533, 0534)9種，杜步西(0103, 0106, 0107, 0109, 0112, 0114, 0118, 0174, 0177, 0183)10種，梅文鼎(0558, 0579, 0582, 0584, 0585, 0586, 0587, 0589) 8種，閔粵斯丁(민아오스딩)(0211, 0356, 0359, 0360, 0361, 0363, 0365, 0366, 0369, 0371, 0372, 0373, 0383, 0385, 0386)15種，蘇安論(0091, 0136, 0297, 0336, 0343)5種，安安士尼(안안도니)(0272, 0367, 0368, 0387, 0388)5種，李漢(0008, 0009, 0010, 0508, 0869, 0870)6種，張志淵(0006, 0629, 0702, 0942, 0943, 0980)6種，丁若鏞(0019, 0020, 0042, 0065, 0447, 0448, 0484, 0518, 0519, 0663, 0664, 0878)12種，彼得(0210, 0217, 0357, 0258, 0259, 0260, 0557)7種，韓承坤(0133, 0198, 0285, 0540, 0542)5種，洪大容(0855, 0856, 0857, 0858, 0859)5種和傅蘭雅12種。其中10種以上籍譯著者有3人，西洋傳教士閔粵斯丁的著作以天主教教理問答和聖經解說書為主，韓國文人丁若鏞的著作《雅言覺非》和《牧民心書》此兩種的著錄裏面包括同一著作的類似版本，應該減出2冊，該算10種才對。可見基督教博物館所藏古籍裏面傅蘭雅的漢籍最多，冊數多達63冊，其中包括38冊《格致彙編》。

蘭雅的來歷和生平事業。身為英國人的他在華主倡以小說來改革啓蒙中國國民來，又出版了這麼多種譯著呢？我們知道他所提倡的“時新小說論”以及在華出版的多種漢籍後，就會產生出這種疑問來。而且“時新小說論”和那些漢籍在內容上根本連繫不上，他到底從事何種工作，留下這些不同的成果來？而且韓國人購買這麼大量的譯著，可見傅蘭雅對韓國或亞洲地區可能曾經發揮過一定的影響力。我們先來了解傅蘭雅的一生經歷和他在華所做的各種活動。

傅蘭雅(John Fryer)1839年8月6日生于英國海德鎮(Hythe)，父親為英國聖公會牧師，家境清貧，對中國傳教事業素為嚮往。傅氏幼時入本鎮學校就讀，後轉畢列圖(Bristol)的聖雅各學校(St. James School)。青年時期在工廠做苦工，後來獲得英國政府獎金乃入倫敦海伯里師範學院(The Highbury Training College)就讀。1860年畢業，旋即應聘香港聖公會聖保羅書院校長。1863年由英國聖公會包爾騰牧師(Rev. John Shaw Burdon)薦入北京同文館任英文教習。1865年轉任上海英華學校(Anglo-Chinese School)校長。1866年出任上海新報主編，1868年上海江南製造局附設之翻譯館聘傅氏專事譯書工作，至1896年離華赴美國加利福尼亞州柏克萊加州大學(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出任東方語文教授。傅氏在上海江南製造局任職歷28年之久，其間于1875年與麥華陀(Walter Henry Medhurst)、福弼士(Francis Blackwell Forbes)、偉烈亞力(Alexander Wylie)、唐廷樞等籌辦格致書院；自1876至1892年出版格致彙編，先後翻譯西洋書籍計有200餘種。如果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與北京同文館的設立至中日甲午戰爭結束，視為中國洋務運動(自強運動)時期，則傅氏在華35年即適逢其時，江南製造局是洋務運動的中心基地之一，傅蘭雅忠心供職于江南製造局，專事科技西書的翻譯，無疑為中國步向現代化的重要功臣。他在西學東傳方面，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他可以算是洋務運動期間在華最具代表性的外國人，其貢獻與近代中國的現代化有不可分割的關係。他赴美定居後，仍然對譯書工作保持關注，1896年以後在江南製造局出刊的譯書也達10餘種。⁷⁾

李志剛曾在評價傅蘭雅在華的貢獻時，將中國現代化之推行列為其首要業績，他說：

要使國家現代化並非只重理論而無實際，傅氏之在華，事實以生命投身于中國現代化的事業中，其着重之三點足以作為今天中國現代化的借鏡。第一着重科技：科技是中國推進現代化最弱的一環，科技之落伍自難談得上現代化。而“科”學與“技”術是相輔相成之事，不只在自然科學和應用科學上着力關注，更需要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有所協調，有所配合，才能使社會整體層次步上現代化之途。第二着重翻譯：論及現代化，西方歐美國家實較我國先進，對於科技以及其他的科學，我們固然要有敏感的觸角，並且以最快速的時間，將西方先進國家的發明和發現、最新的主張和理論作出正確的翻譯，使各種進步的信息傳播于社會，國民受到新知自然有所啓發，繼而亦有新發明。由此推知，國家設立各種的編譯館都是促進現代化的必要機構。⁸⁾

7) 李志剛 著，《百年烟雲 滄海一粟》，北京：今日中國出版社，1997年 9月，44-45頁。

8) 李志剛 著，《百年烟雲 滄海一粟》，60頁。

李氏主張的傅蘭雅在華對中國現代化的傑出貢獻有三方面：着重科技，着重翻譯，着重教育。其中前兩種在上文中詳細解釋，他的活動不僅僅限于他所供職的江南製造局，他的活動範圍已經跨出這個範圍，面向全中國。爲了提倡西方科技，一面從事西書的中譯工作，一面創辦格致書院，出版《格致彙編》。從事翻譯和推廣科技是同步進行的，通過言論教育事業的擴大，使國民接觸、了解科學使其啓蒙。他先從事教育事業，先後歷任香港聖保羅書院校長、北京同文館教習和上海英華學校校長。他推廣科技的生涯從江南製造局的西書翻譯工作開始，雖然江南製造局翻譯館出刊了不少有關譯書，其普及和推廣的範圍却很有限。

3. 《格致彙編》的出刊經緯和編、作者

江南製造局翻譯出版的科技著作，大都以英美流行的科學教材，百科全書和專門技術著作爲底本，完整譯出。這些著作，在英美都不是入門的初級讀物，對於剛剛接觸西方科技的中國讀者來說，自然是太深奧了。江南製造局的譯書發行不廣，遠離上海的人不易購買譯書，人們找不到西方科技的門徑，更談不上登堂入室了；因此，首先應該從初級讀物，逐步深入，最後才能融會貫通，掌握它。出于這種認識，從1874年開始，他就利用譯書的餘暇，積極從事科學教育等爲中國人啓示科學門徑的活動。

1874年開始，他參與了籌建格致書院。《格致彙編》的創刊，一方面可以說是出自傅蘭雅的心願，同時也受到了籌備格致書院的促動。在《格致彙編》出版之前及其同時，傳教士偉烈亞力編輯出版的《六合叢談》(1857年1月~1858年6月)、丁韋良等人的《中西聞見錄》(1872年~1875年)和林樂知編輯的《益智新錄》(1876年~1878年)等雜誌，都以一定的篇幅介紹西方科學知識。但是這些刊物都不是以傳播科學知識爲宗旨，而是知識性與傳教相互爲用，其根本的目的還是爲了傳教。而《格致彙編》完全以傳播科技知識爲宗旨，刊物只刊登科技文章。因此，《格致彙編》是中國近代最早的一份科技雜誌。⁹⁾

《中西聞見錄》是由丁韋良、艾約瑟等傳教士組織的“在中國傳播有用知識學會”編輯的月刊，由北京施醫院出版。它創辦于1872年9月，至1875年8月出至36期後，由于稿源缺乏等原因而停刊。傅蘭雅得知《中西聞見錄》即將停刊的消息之後，即着手準備創辦《格致彙編》。同時，他得到了格致書院董事會的允諾，讓它使用新建格致書院的一間房子作爲其出版和發行的辦公室。至于編輯、經費、出版發行等事務一概由傅蘭雅個人負責，與格致書院無關。爲了爭取丁韋良等《中西聞見錄》的編者、作者和讀者的支持，傅蘭雅還決定《格致彙編》在名義上作爲《中西聞見錄》的延續，在《格致彙編》的封面顯著位置寫上“是編續補中西聞見錄”的字樣。

9) 田濤 著，〈《中西聞見錄》、《格致彙編》影印本序〉，《格致彙編》第1冊，南京古舊書店，1992年6月，5頁。

《格致彙編》的創刊號于光緒2年正月15日(1876年2月9日)問世,此後每月按期發行。第一年的每一期大約有二萬字左右,第二年每期增至三萬字,每期還有不少廣告。出滿兩年之後,由于傅蘭雅送其夫人返回英國治病而停刊。傅蘭雅原計劃1878年年底返回上海,由于他夫人的病情和他應邀到中國駐德使館譯書等原因,實際上他延至1879年秋再返回上海,1880年2月《格致彙編》恢復出版。再次出版兩年之後,由于發行不暢,虧本較多,《格致彙編》再次停刊。《格致彙編》停刊後,“遠近諸友懇懇勸續聲不絕耳”¹⁰⁾,傅蘭雅終於從1890年春季卷將《格致彙編》改為季刊再復刊,但全年的總篇幅並沒有變化。由于1893年傅蘭雅赴美參觀芝加哥世界博覽會,《格致彙編》在1892年的冬季卷出刊之後,再次停刊。此後,傅蘭雅雖然也有過復刊的打算,但由于他1896年離華赴美就任加洲加利福尼亞大學東方語文系教授,而終於沒能實現。《格致彙編》從創刊至1892年方行停刊,共刊出了7卷60期:

- 第1年12卷 1876年2月--1877年1月(月刊)
- 第2年12卷 1877年2月--1878年1月(月刊)
- 第3年12卷 1880年2月--1881年1月(月刊)
- 第4年12卷 1881年2月--1882年2月(月刊)
- 第5年 4卷 1890年(季刊) 春季·夏季·秋季·冬季
- 第6年 4卷 1891年(季刊) 春季·夏季·秋季·冬季
- 第7年 4卷 1892年(季刊) 春季·夏季·秋季·冬季

《格致彙編》創刊時利用《中西聞見錄》“續補”的名義,就占用其24處代銷點。到1880年5月,代銷點增至38處,1880年底增加到80處。除了上海附近的南京、鎮江、蘇州、揚州、杭州等地之外,長江沿線的安慶、漢口、武昌、九江、沙市、宜昌等地,沿海的福州、廈門、寧波、溫州、香港,直隸的北京、天津、保定,以及遠在新加坡、日本的神戶和橫濱等地也有代銷點。普及科技的宗旨使中西著名人士積極投稿,加上擁有全國的販賣網,使《格致彙編》很快成為晚清時期最有影響力的科學刊物。

除了中國境內以外,海外的新加坡和日本等地也設有代銷處。而且韓國雖然沒設代銷點,也有人關心購讀,我們也從現在韓國崇實大學基督教博物館所藏的《格致彙編》目錄,可以窺見當時亞洲地區廣範流傳的情形。可見《格致彙編》流傳到海外,也受到國外讀者的歡迎。《格致彙編》第1年第1卷(1876年2月 光緒2年正月)的日次如下:

- 格致彙編序 雪村徐壽
- 格致略論(附圖)(自英國幼學格致中譯出)(未完)
- 算圖器說(附圖)(自造算器家書中譯出)
- 日本效學西國工藝(自英國貿易編譯出)
- 汽錘略論(附圖)(自英國格物類編摘出)
- 韌性玻璃(自美國格致月報中摘出)
- 有益之樹易地遷栽 [美]瑪高溫醫士

10) 《格致彙編》1890年春季卷,“格致彙編館告白”。

輪鋸圖說(附圖)
西國造糖法(自英國工藝書中摘出)
算學奇題(未完)
互相問答(未完)
格物雜說(自各國格物書中摘要)
 無火之燈
 向日葵之用
 猴鳥記數說(光緒十九年補稿)

《格致彙編》以介紹近代科技知識為宗旨，所以其內容以譯文為主。從創刊起，其風格形式就比較固定，欄目變化不大。每期一般由一篇或幾篇較長的譯文或連載譯著打頭，其次是幾篇短文，以下依次是“算學奇題”、“互相問答”和“格物雜說”三個專欄。從第三年起，加強了長篇連載譯著的分量，壓縮了短文數量，專欄內容也大為減少，“算學奇題”和“格物雜說”欄一度停刊，“互相問答”也一度停刊，後應讀者要求恢復。1890年夏刊之後，欄目基本保持不變，仍以長篇譯著為重點，短文較少，三個專欄保留，但所占篇幅較小。長篇譯著是編者的着重點。從第三年起，傅蘭雅等編刊時注意將連載譯著分開，以便讀者拆下分訂成冊。同時，還發行了一些連載譯著和其他篇幅較長的譯著的單行本。這種經《格致彙編》發表同時又發行單行本的譯著有近30種之多。

以傅蘭雅一人之力，是難以應付繁重的編輯工作的。在《格致彙編》出版之前四年，傅蘭雅得到了他在江南製造局翻譯館中國同事的大力支持。其中徐壽父子是他的主要合作者。徐壽不但為此刊撰寫了言辭懇切而熱情的發刊詞，還發表了《考證律呂說》等幾篇重要的論文，他還為傅蘭雅筆述翻譯了《歷覽英國鐵廠記略》和《照相略法》等譯稿。徐壽之子徐建寅是傅蘭雅的另一位重要的合作者，《格致彙編》出版之時，他已經離開上海，先後在山東機器局、天津機器局任職。1879年，他被委任為中國駐德國使館參贊，赴德、英、法等國考察海軍，監造中國訂購的兵艦。駐外期間，徐建寅寄來了多篇稿件。徐壽和專門在江南製造局編譯《航海通書》的天文數學家賈步緯都代傅蘭雅回答過一些讀者請教的科學問題。華蘅芳等人還幫助傅蘭雅校改過“算學奇題”專欄的數學題。

傅蘭雅在《格致彙編》上還直接選登了他與合作者在江南製造局翻譯館所出版的一些譯著，如《電氣鍍金略法》(周郇雨筆述)、《入水衣全論》(論潛水器，徐壽筆述)、《回特活德鋼炮論》(徐壽筆述)和《泰西本草撮要》(選自趙元益筆述的《西藥大成》)等。這些譯著是在先翻譯館出版後載入《格致彙編》的，可是翻譯館的某些譯著，如金楷理與趙元益合譯的《海戰指要》、傅蘭雅和徐壽翻譯的《測候諸器說》、傅蘭雅等翻譯的《石板印法》等，後來沒有在江南製造局刊行，都是因為載入《格致彙編》而流傳下來的，其文僅存于《格致彙編》。

在傅蘭雅編輯《格致彙編》的後期，他得到艾約瑟等幾位在中國從事教育和文字工作的外國人士的幫助。如艾約瑟翻譯了《博物新聞》(1891年第1~3卷)，在武昌的傳教士巴

心田(W. T. A. Barber)包攬了“算學奇題”專欄，上海聖約翰書院的卜舫濟(F. L. Pott, 1864~1947)、蘇州博習書院的潘慎文(A. P. Parker, 1850~1924)、京師同文館格致教習歐禮斐(C. H. Oliver)、登州文會館校長狄考文等都提供了譯稿或文章。

4. 《格致彙編》的編輯方針和內容特點

《格致彙編》由上海申報館印刷，採用鉛印。雜誌印刷精美，圖文並茂，其中許多插圖是用銅版鏤鐫的。例如李鴻章、李善蘭像是在英國照相石印製成的，徐壽像則是在英國製成銅板畫像後再石印而製成的。書中的插圖非常清晰，使讀者感到非常新奇，紛紛寫信詢問印製方法。《格致彙編》精緻的印刷很快引起讀者注目廣受歡迎，這就是《格致彙編》達到推廣科技宗旨的第一個秘訣，而且傅蘭雅用心經營的特有編輯方針也是吸引讀者的主要因素。

第一，《格致彙編》以介紹基礎科技知識為主，盡量避免與已有的譯著重複發刊。比如數學、化學、物理學等學科，已有較多不錯的中譯本，所以《格致彙編》在這些方面的登載譯著就比較少。而科學儀器和日用工業技術以及衛生學等方面還較少出專門譯著，所以《格致彙編》在這些方面的篇幅就很多。第二，《格致彙編》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注重實用工藝技術的介紹。1876年2月創刊時，《格致彙編》的英文名字是“The Chinese Scientific Magazine(中國科學雜誌)”，但其中關於工藝技術的介紹占有很大的分量，所以1877年雜誌的英文名稱就改為“The Chinese Scientific and Industrial Magazine(中國科學與工藝雜誌)”。其中，關於採煤、火車、鐵路、造船、機械、煉鋼煉鐵、紡織機械、電報電話、石板印刷術等技術的譯著，專門介紹了洋務運動期間正在引進的新技術新工藝。

第三，在介紹科學知識方面，《格致彙編》突出介紹了科學儀器和科學實驗。近代科學又被稱為實驗科學，可以說若沒有科學試驗，就沒有近代科學。但是在《格致彙編》創刊之前，中國還沒有專門介紹科學實驗和實驗儀器的譯著。一般的譯書中涉及科學實驗的部分內容大都不是很詳細，一些好奇的讀者嘗試進行實驗往往不得其法。《格致彙編》出版不久，常常有讀者來信向傅蘭雅請教如何進行實驗，或詢問從何處能買到儀器。因此傅蘭雅在《格致彙編》第1年第11期上刊登告示說：“本館作《彙編》之意，原欲在中國廣行各門格致之學，但有數門如天文、地理、化學、熱學、光學、聲學、重學需用器具材料，親自實驗方能深明。而各類材料為中國尚未能自造者，故務必從西國購來。但內地之人要考究格致之學，不知器具與材料何價并何用法。凡閱《彙編》諸君，如要買何種器料，致信下問，本館當回復言明，不取分文。”他為讀者設想並服務，購買了部分儀器和藥品，代售給讀者。從第二年起，他還刊登了幾家有名的科學儀器製作商的產品廣告，如倫敦的尼古類氏散布拉公司，各里分行、士食里行等公司的產品廣告。後來，他又編譯了這幾家公司的詳細產品說明書，輯為《格致釋器》在《格致彙編》上連載，成為清末介紹西方科學儀器的

重要文獻。其中，《化學器》篇幅最長，連載了兩年，譯自各里分行的創始人英國科學儀器製造商各里分所著《化學技藝》一書，書中詳細介紹了各里分公司製造的各式化學實驗用具。《重學、水學、氣學器說》也是譯自各里分行的產品說明書，分別介紹了機械力學、流體力學、氣體實驗的常用儀器。此外，傅蘭雅還在《格致彙編》上專門介紹了氣象儀器、照相器材、測繪儀器、顯微鏡和望遠鏡等。

第四，傅蘭雅特別重視衛生學。《格致彙編》用大量篇幅介紹了科學的衛生知識，其中尤以他和樂學兼翻譯的《化學衛生論》最為出色。這部書連載于1880和1881年的各期，1890年由傅蘭雅出資創辦的格致書室出版了單行本。後來又被廣學會複印過，直到20世紀初年還被當時一位通曉西學的學者謝洪賓稱道為“極佳”。第五，《格致彙編》編輯上另一個顯著特點在于編輯者開一個專欄“互相問答”答復讀者質詢的問題。在《格致彙編》問世的前兩年，分別刊出了96件和123件。第3年以後，傅蘭雅為了增加長篇譯著的篇幅，有意縮減了專欄的內容。因此，“互相問答”也大幅減少，並一度停出，後來雖應讀者的要求恢復，但篇幅還是不多。致信質詢的讀者，以上海本埠最多，其次江蘇，浙江讀者也不少，此外還有福建、廣東、山東、湖北、湖南、江西、四川和雲南等地的讀者來函尋問。來信大都詢問關於近代科學和工藝技術問題，這表明當時已經有相當一部分人對科學技術表現出濃厚的興趣。傅蘭雅答覆讀者的問題相當認真，有些問題，如關於電鍍、農機具、潛水器具、養蜂法、照相法、紡織機械和石印術等等，都翻譯了專門論著發表。有些問題，還請徐壽、賈步緯等專家在專欄上答覆。

此外，《格致彙編》還刊登了幾篇中國學者的科學研究成果和有關新聞。例如1877年《格致彙編》報導了徐壽第三子徐華封倣製成電話一事。1876年，美國人貝爾(A.G.Bell)發明了電話，引起全世界的轟動，徐華封從西方報紙上看到電話的示意圖之後，着手倣製，三天就製成了一部電話。不久，又進一步改進，倣製的電話質量達到了與西方電話相當的水平。《格致彙編》第3年第7卷(1880年8月)上發表了徐壽的重要論文《考證律呂說》，報導了徐壽研究律管管口校正的成果。傅蘭雅還將這篇論文的主要結論翻譯成英文，發表在英國著名科學雜誌《自然》上，引起英國科學界對徐壽的贊譽。¹¹⁾

5. 《格致彙編》與晚清翻譯

《格致彙編》的大量篇幅都是譯稿，除了上述傅蘭雅在江南製造局翻譯的譯稿以及其傳教士友人的來稿之外，其餘占總篇幅的大約三分之二的署名譯稿都是傅蘭雅的譯稿。在傅蘭雅編輯《格致彙編》期間，翻譯工作大都是由能通漢語的外國人與中國學者合作完成的。《格致彙編》封面上雖然寫着“英國傅蘭雅輯”，但在傅蘭雅譯著的背後，還有一位

11) 王揚宗 著，《傅蘭雅與近代中國的科學啟蒙》，科學出版社，2000年9月，94~96頁。

不署名的編輯助手，他就是傅蘭雅長期雇用的助手樂學謙。樂學謙字志讓，山東蓬萊人，曾經在教會學校學習科學知識。在《格致彙編》創刊不久，他就被傅蘭雅私人聘用，是傅蘭雅編譯《格致彙編》的得力助手，後來還長期經營傅蘭雅出資開辦的科學書店——格致書室。《格致彙編》上刊登的未署名譯稿，都是傅蘭雅和樂學謙共同翻譯的。

當時的譯法是沿用明末清初以來翻譯西書的老辦法，這就是口述和筆述相結合的。這種譯書方法，從東漢末年佛經的翻譯以來，在中國翻譯史上長期沿用。直到19世紀末年嚴復從事翻譯，特別是20世紀初葉中國人獨立翻譯日文和西文書籍之後，這種譯法才遭到淘汰。傅蘭雅從1880年6月第3年第5卷起，總結了他進入江南製造局譯書以來的工作，述寫了〈江南製造總局翻譯館西書事略〉一文，分4期在《格致彙編》上連載，記敘了江南製造局翻譯館的設立經緯、譯書方法、各種譯書目錄等，是關於江南製造局翻譯事業的重要文獻。¹²⁾ 傅蘭雅在文中說明翻譯館的西書翻譯方法和過程說：

至于館內譯書之法，必將所欲譯者，西人先熟覽胸中而書理已明，則與華士同讀，乃以西書之義，逐句讀成華語，華士以筆述之；若有難言處，則與華士斟酌何法可明，若華士有不明處，則講明之。譯後，華士將初稿改正潤色，令合乎中國文法。有數要書，臨刊時華士與西人核對；而平常書多不必對，皆賴華士改正。因華士詳慎斟酌，其訛則少，而文法甚精。既脫稿，則付梓刻板。¹³⁾

這種翻譯方式，對口譯者和筆述者都有較高的要求。口譯者對原書要有相應的專門知識，能够比較準確地理解原書的內容，還必須具有較高的漢語水平。西方科技知識，在當時的漢語裏面多沒有現存的詞語來表達。因此，西人將其“逐句讀成華語”，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翻譯工作的難易取決于三種條件：一、口譯者的漢語水平和知識背景。二、筆述者的知識背景。三、翻譯的學科是否屬於首次翻譯。例如華蘅芳是數學專家，但是礦物學和地學則非所長，當他跟只是“勉強可通”漢語水平的瑪高溫合作翻譯《金石識別》和《地學淺釋》之時，斟酌翻譯術語就特別困難，幾乎要了他的生命。可是，當與傅蘭雅合作翻譯之時，華蘅芳就不覺得有多大的困難。因為從利瑪竇和徐光啓翻譯的《幾何原本》以來，西方數學著作的中譯本已經不少，他們在此基礎上，翻譯數學書的難度就小得多。其次，由于傅蘭雅“深通中國言語文字”，也愛好數學，所以華蘅芳與他翻譯時，就感到“往往事半而功倍”（《學算筆談》卷六）。華蘅芳談到筆述者的翻譯過程說：

筆述時，務需將口譯之字一一寫出，不可少有脫漏，亦不可少有增損改易也。至騰出清本之時，則需酌改其文理字句，然所改之字句必須與口譯之意極其切當，不可因欲求古雅至與原書之意不合也。……不可略參私意也。原本有謬誤，自己確有見解則可作小注明之，不可改動原文。¹⁴⁾

12) 這篇文章分四期揭載于《格致彙編》：序文、第1章論源流、第2章論譯書之法(第3年第5卷)、第3章論譯書之益、第4章論譯書各數目與目錄(第3年第6卷)，已刊成出售書目98種·已譯成未刻名書目錄45種(第3年第7卷)、尚未譯全各書目錄、益智書會擬著各種書目錄、寓華西人自譯各書目錄(第3年第8卷)。

13) 《格致彙編》第3年 第5卷 第2章 論譯書之法，9頁。

14) 華蘅芳 著，《學算筆談》卷六，轉引自王揚宗 著，《傅蘭雅與近代中國的科學啟蒙》，39頁。前一段有關華蘅芳筆述的論述也從王揚宗的上揭書，36~39頁的論述縮約引用之。

上面所謂的“原文”其實就是口譯者的口述文。由此可見，筆述者對於口譯者的依賴程度之強深。華蘅芳是數學專家，翻譯數學著作尚且如此，翻譯其他書籍更是可想而知。翻譯中的困難帶給筆述者的折磨似乎要遠遠大於口譯者。可是，口譯者的重要性是不容低估的。就是瑪高溫那樣辭不達意的口譯者口述的“訛舛百出”的譯稿，也被華蘅芳“奉如珍寶”。因為筆述者只能通過口譯者之口，才去理解原著，別無他途。因此可說在翻譯過程中，口譯者的作用是主導性的。傅蘭雅是在江南製造局翻譯館裏面，譯書最多、其譯書也最重要的一位口譯者。¹⁵⁾

傅蘭雅在〈江南製造總局翻譯館西書事略〉中明確說明如何翻譯專門科技術語，關於科技名詞的翻譯，總結出如下三條“要事”說：

- 一、華文已有之名。設擬一名目為華文已有者，而字典內無處可查，則有二法：……。
- 二、設立新名。若華文果無此名，必須設立新名，則有三法：……。
- 三、作中西名目字彙。凡譯書時所設新名，無論為事物人地等名，皆宜隨時錄于英華小簿，後刊書時可附書末，以便閱者核察西書或問諸西人。而各書內所有之名，宜彙成總書，製成大部，則以後譯書者有所核察，可免混名之弊。¹⁶⁾

傅氏在上文中第一次談到中西譯名統一方案，他的這三件原則和《化學鑑原》卷一的“華字命名法”比較，我們就知道此為脫胎於徐壽和傅蘭雅確定的化學元素譯名方案。1890年，他在新傳教士全國大會上，宣讀了專門討論科技術語翻譯的長篇論文，對上述的譯名原則加以改進後，提出了關於科技術語擬定的七點基本設想。梁啟超在《時務報》上提到化學譯名時，引用了傅蘭雅的譯名方案說：

昔傅蘭雅在製造局所譯化學汽機各書，皆列中西名目表。廣州所譯之西藥略釋，亦有病名、藥名等表皆中文西文。兩者並列，其意最美。近本報所譯各名，亦於卷末附中西文合璧表。欲使後之讀之。知吾所譯之名，即西人之某名，其有訛誤，可更正之。其無訛誤，可沿用之。此整齊畫一之道也。惜未悉心考據，未能作為定本。（製造局之名目表則大佳。他日可以沿用矣。）¹⁷⁾

近譯諸名，如汽字之類，假借字也。如六十四原質銻鉛鉀等之類，造新字也。傅蘭雅譯化學書，取各原質之本名，擇其第一音，譯成華文，而附益以偏旁，屬金類者加金旁，屬石類者加石旁。此法最善。他日所譯名物，宜通用其例。乃至屬魚類者加魚旁，屬鳥類者加鳥旁……自餘一切，罔不如是。既無稱名繁重之苦，又得察類辨物之益。定名之後，仍用名目表之法，並列兩文，以資證引。¹⁸⁾

從上文的論旨可見，梁啟超已經很熟悉地了解江南製造局翻譯館、傅蘭雅的翻譯工作和其譯著。並且引用了傅蘭雅所定的譯名方法——檢討後，將《時務報》譯稿中第一次翻成中文的譯名都附于其卷末尾，從第25冊開始，每冊如此。這是傅蘭雅在1880年以來一直

15) 傅蘭雅的江南製造局譯書多達116種(出版譯著93種，已譯未刊譯著23種。)。此資料引自王揚宗的《上揭書》，35頁的圖表。

16) 同註11)。

17) 《時務報》第29冊，梁啟超撰，〈論學校七譯書〉，2頁(1935頁)中華書局刊第3卷。

18) 同上，3~4頁(1938~1939頁)。

主倡的譯名方案。梁啟超對傅蘭雅的翻譯活動很注意了解，而且也遵從他所主張的譯名方案，將譯名表附于《時務報》每冊的卷末，躬行實踐了傅蘭雅的譯名統一方案，對傅氏的翻譯工作表現出很佩服的態度。可是，梁啟超對於19世紀以後在華出刊的譯書進行全般的檢討時，針對當時西人口述、漢人筆述的譯書方法分析評論說：

問者曰：中國自通商以來，京師譯署、天津水師學堂、上海製造局、福州船政局及西國教會醫院，凡譯出之書，不下數百種。使天下有志之士，盡此數百種而讀之，所聞不已多乎。……況所譯者，未必其彼中之善本也。即善本矣，而彼中群學日新月異，新法一出，而舊論輒廢。其有吾方視為瓊寶，而彼久吐棄不屑道者，比比然也。即不如是，而口授者，未必能無失其意也。筆受者，未必能無武斷其詞也。善夫馬君眉叔之言曰：“今之譯者，大抵於外國之語言，或稍涉其藩籬，而其文字之微辭奧旨，與夫各國之所謂古文詞者，率茫然未識其名稱，或僅通外國文字言語，而漢文則麤陋鄙俚。未窺門徑，使之從事譯書，閱者展卷未終，俗惡之氣，觸人欲嘔。又或轉請西人之稍通華語者，為之口述，而旁聽者，乃為彷彿摹寫其詞中所欲達之意。其未能達者，則又參以己意，而武斷其間。蓋通洋文者，不達漢文。通漢文者，又不達洋文。亦何怪乎所譯之書，皆駁雜迂訛。為天下識者，鄙夷而訕笑也。（《適可齋記言》四）”吁！中國舊譯之病，盡於是矣。雖其中體例嚴謹，文筆雅馴者，未始無之。而駁雜繁蕪，訛謬俚俗，十居六七。是此三百餘種之書，所存不及其半矣。而又授守舊家以口實，謂西學之書，皆出猥陋俗儒之手，不足以寓目。是益為西學病也。故今日而言譯書，當首立三義。一曰：擇當譯之本。二曰：定公譯之例。三曰：養能譯之才。¹⁹⁾

他雖然對譯書方法和譯書提出了很嚴厲的批評，但是我們不難發現梁啟超對19世紀中葉以後的西書譯本很熟悉，從他的口氣可以推測到，他已經讀過了“此三百餘種”譯書。他指出了各種口譯筆述的翻譯通病都列在眼前。梁啟超引用馬建忠的文章尖銳批評當時流行的西洋譯書的根本缺點。對於口譯者的原書達意能力和筆述者的筆寫能力，都持有否定態度。梁啟超乾脆評價說“駁雜繁蕪，訛謬俚俗”的譯書“十居六七”，譯書的一半以上是沒有價值的。而且借用守舊人士之口吻，痛罵到“西學之書，皆出猥陋俗儒之手，不足以寓目”之極言貶辭。梁氏的論旨並不在於貶下翻譯事業，他仍然認為翻譯為當務之急，為了導出譯書的首要三義，事先貶評當時通行的譯書方法。可是過了幾年，跨進20世紀初，有人在小說作品中以喜笑怒罵的語氣，譏笑批評江南製造局翻譯館的譯書方法和外人的翻譯工作。我們從晚清社會諷刺小說《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第30回，可以看到作者借着書中人物“我”和方侯廬的對話，攻擊批評翻譯館外國人的譯書工作說：

……還有廣方言館那譯書的，二三百銀子一月，還要用一個中國人同他對譯，一天也不知譯得上幾百個字。成了一部書之後，單是這筆譯費就了不得。”我道：“卻譯些甚麼書呢？”侯廬道：“都有。天文、地理、機器、算學、聲光、電化都是全的。”我道：“這些書倒好，明日去買他兩部看看，也可以長點學問。”侯廬搖頭道：“不中用！他所譯的書，我都看過，除了天文我不懂，其餘那些聲光電化的書，我都看遍了，都沒有說的完備。說了一大篇，到了最要緊的竅眼，卻不點出來。若是打算看了他作為談天的材料，是用得着的；若是打算從這上頭長學問，卻是不能。”我道：“出了偌大薪水，怎麼譯成這麼樣？”侯廬

19) 《時務報》第27冊，梁啟超撰，〈論學校七 變法通議三之七 譯書〉3頁，中華書局刊 第2卷 1801-1802頁。

道：“這本難怪。大凡譯技藝的書，必要是這門技藝出身的人去譯；還要中西文字兼通的才行。不然，必有個詞不達意的毛病。你想，他那裏譯書，始終是這一個人，難道這一個人就能曉盡了天文、地理、機器、算學、聲光、電化各門嗎？外國人單考究一門學問，有考了一輩子考不出來，或是兒子，或是朋友，去繼他志才考出來的。談何容易，就胡亂可以譯得！只怕許多名目還鬧不清楚呢！何況又兩個人對譯，這又多隔了一層膜了。（《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第30回）

方佚廬所說的外國翻譯官“這一個人”指的就是傅蘭雅。吳趼人曾經在江南製造局工作過，並且一度在翻譯館任職。他在作品中對江南製造局譯書的批評是很有份量的。當然，當吳趼人寫下這一場面的時候正是口譯和筆述相結合的譯書方法遭到淘汰，中國人已經獨立翻譯西文和日文書刊的時候，不免對江南製造局的譯書有些苛責。吳趼人用白話寫作小說，他針對傅蘭雅的翻譯活動和翻譯成果，大加貶抑。吳趼人的批評箭頭不僅僅朝向已經過時的翻譯方法，而且西人的譯書內容也懷疑到不深可靠。吳氏所提出的傅蘭雅的譯書範圍問題，並不只是一種以感情推論的批評，而是按照譯者需要專門知識的角度發論的。雖然文體不同，吳趼人用白話將馬建忠的譯書評論寫成小說，使其戲劇化，讀起來很可笑。吳趼人筆下的這種批評，或許可說是剛跨入20世紀的1900年代初一般識者對洋務運動期間西書翻譯和洋人譯者的看法，在字裏行間溢露出對外人的敵對感和貶抑態度。

6. 《格致彙編》的停刊和傅蘭雅的小說啓蒙活動

那麼，我們再看看《格致彙編》1892年第7年冬季卷的〈格致彙編館特白〉：

啓者輯著格致彙編，迄今已成七套。每套四本，共凡一千數百頁，刊列圖式，尤數千有餘塊。耗工費財，可想而知。本館不惜工費者，實爲裨益華人起見。故凡西學格致製造工藝，皆獵及之。惟所輯雖多猶未能深造其極。故意有未安，仍欲頻年續輯，成我素志。果覺此編有益於華，則燈下苦工、半生心血，猶未爲枉用於無何益之地矣。惟望中國多興西法、推廣格致、自富自強、浸昌浸熾，以成百世之盛。是編雖不敢居與有功，然亦未嘗非開人之先導也。本欲照前輯著，惟明年美國開賽博物大會，本館擬往一觀，詳究其格致工藝諸事，增廣見聞。筆之記錄，回華時印諸彙編，以公衆覽。往返需數閱月，編輯無人瓜代，不得已而擬暫停一年，閱者祈幸諒焉。²⁰⁾

傅蘭雅爲了參觀美國芝加哥世界博覽會，赴美出遊。《格致彙編》無人主管編輯，出告暫停一年。他原計劃一年後打算返華，將《格致彙編》恢復復刊。他後來確實回華，但是並沒遵約續刊。而且1895年在《萬國公報》上登出了〈求著時新小說啓〉，開始展開呼吁以時新題材創作小說的另一種活動。爲何，他沒復刊《格致彙編》，開始從事以小說啓蒙的文學活動來呢？是否面臨《格致彙編》的經營問題？當時《格致彙編》已經擁有固定的讀者群，清日戰爭以後，中國國內掀起了西學熱潮，各種西學書籍相當暢銷，包括以引介科技譯著的《格致彙編》重印本。雖然傅蘭雅離華赴美定居，但是格致書室仍然開店銷

20) 《格致彙編》第7年 冬季卷，1892年，目錄頁，引自南京故舊書店 影印本，第6冊 312頁。

書。那麼，有何種理由使“惟望中國多興西法、推廣格致、自富自強、浸昌浸熾”爲其素志的傅蘭雅，拋棄了苦心經營的《格致彙編》，而離華赴美去了呢？傅蘭雅就以傳授科學知識爲己任，正如他在〈江南製造總局翻譯西書書事略序〉中所寫：“余居華夏已二十年，心所悅者，惟冀中國能廣興格致，至中西一轍耳。故平生專習此業而不他及。”他曾經敘述過自己相當枯燥的譯書生活說：

西人常居局內，專理譯書。故人遠處，無暇往來，而且水土爲災，不勝異鄉之感，終朝一事，難禁悶鬱之懷。然而多年敏慎、風雨無虛者，何也？蓋以爲吾人于此份所當耳。況上帝之意，必以此法（指科技）裨益中國，安可任意因循，違乎天耶？是故朝斯夕斯，忍耐自甘，所以順天心耳。

他獨居製造局內寓所，專事譯書工作。旁無友人，滿懷異鄉之感，生活苦燥無味，但是此事自“上帝之意”所任，“忍耐自甘”，“多年敏慎、風雨無虛”地獻身工作。與他長期共事的樂學謙也說：“傅君常以傳授格致爲己任，自信責由天委，苟不遵道而行，是違天也。”²¹⁾傅蘭雅盡管不是科學專家，甚至不能說有很好的科學造詣，但像19世紀的絕大多數西方人一樣，認爲科學技術是國家富強文明所必需，惟有科學技術可以致富強，中國的文明進步不可能缺少科學技術，傅蘭雅毫無懷疑自己“必以此法裨益中國”，“惟冀中國能廣興格致”，所以“平生專習此業”，能爲傳播科學技術獻出了“燈下苦工、半生心血”的努力。

傅蘭雅離華赴美的主要原因，我們很難明確地答覆。因爲表面上，他應美國加州大學的聘請去美。但是，聲言爲了廣興格致而刊行《格致彙編》的他，只爲了美國大學的一個教授職位而遷家去美呢？我們從江南製造局翻譯館的譯書方法試圖找找其理由。口譯和筆述相合作的譯書方法，到了1890年代以後很快過時。馬建忠和梁啟超指出了這種翻譯方法所包含的種種缺點，兩人合作翻譯的譯書方法，容易呈現出某一方的弱點。而且經過一段學習時間，從外國留學回來的人才馬上代替了西人口述的地位，1890年代後半像嚴復等在國外留學兼通中西文的譯材出版譯書，廣受一般讀者的熱烈呼應。1895年以後，中國官紳紛紛創辦各種報章雜誌，很快代替了傳教士主辦的教會刊物的地位，例如梁啟超主筆的《時務報》創刊不久，變成了銷售量可觀的全國性刊物。這些報章雜誌的編者、作者、譯者一般都是漢人，外人在中國言論方面的活動上，其立地比以前少之又少。

江南製造局的情況也並不很樂觀。由于製造局翻譯館“因製造而譯書”，但譯書對製造局生產製造方面幫助相當有限，所以譯書事業經過最初數年的興盛之後漸趨冷落。1874年前後，王德均、徐建寅、華蘅芳等幾位主要筆述者離館遷職，專職口譯者之一的金楷理也1878年離職。翻譯館的譯書經費也每況愈下，在1880年以前，每年多則6,000餘兩，少也有2,000多兩。但在1881至1895年間，竟有6年在1,000兩以下，平均每年僅有1,300兩。此期內出刊譯書較前一時期大爲減少。²²⁾傅蘭雅是從翻譯館開館到1896年赴美離職爲止，專事翻譯28年之久。但江南製造局翻譯館的譯書事業如此不如意，他的經濟收入和地位也跟着

21) 《格致書院講習西學記》，轉引自王揚宗，上揭書，50頁。

22) 王揚宗 著，上揭書，46頁。

動搖。

《格致彙編》的停刊，決不是傅蘭雅甘願所做的事情。他長期盡心為傳授科學技術出力，但中國政治正逢中日戰爭的慘敗而衰亡的危機，中國社會到處蔓延着各種政治腐敗和陋習惡俗。中日戰爭過後不久，傅蘭雅反思了自己近30年來傳播科學知識的事業和30多年來中國“自強新政”之所以沒有取得應有進展的原因。經過苦心熟考，他得出了結論，這就是中國人缺乏某種道德精神的力量。傅蘭雅在《1896年教育展望》一文中，展望中國的教育形勢，評論說：“外國的武器，外國的操練，外國的兵艦，都試用過了，可是沒有用處。因為缺乏能够使用它們的人。這種人是無法用金錢買得的。他們必須經過教育訓練培養。”他認為人材的培養比譯書更重要、更為迫切。在同文中，他還提出了“中國目前最大的需要是道德的或精神的復興”之看法。他對基督教在中國的作用也有了重新的估計說：“僅有智力的開發而不伴隨道德的或精神的成就，決不能滿足中國的永久需要。……中國沒有基督教是不行的，……中國如果要成為一個偉大的國家，那就必須把智力的培養同基督教結合起來。”²³⁾ 傅蘭雅為甚麼在這個時候，強調基督教對中國具有如此的重要性呢？他經過長期對晚清社會的觀察，認為阻碍中國社會發展有三件大害：鴉片、八股文、纏足。在他看來，中國人之所以容易沉溺于此三惡習，主要就是因為中國人缺乏必要的宗教信仰，所以他建議用基督教來拯救中國人的心靈。但是，他又認為宗教信仰不可強迫，只能通過潛移默化，讓人自己來選擇。為了喚起人們對這些惡弊的注意，傅蘭雅想出了發起小說征文的方法，用小說來展開鴉片、八股文、纏足之害處的啟蒙宣傳，試圖尋找革除這三大害的辦法。他本來對中國小說沒有研究，完全為了裨益中國的立場出發，刊登了〈求著時新小說啓〉的征文。啓事刊登不久，得到了讀者的熱烈響應，共收到了160多篇小說。1895年底，傅蘭雅在《萬國公報》上公布了這次小說征稿的評選結果，這是傅蘭雅在華以啟蒙中國的宗旨進行的最後公開言論行動。雖然“惟望中國多興西法、推廣格致”為其素志的傅蘭雅，對“半生心血”的努力來經營的《格致彙編》續刊問題，並沒回覆讀者一言半句的停刊經緯，我們只能將1892年第7年冬季卷的〈格致彙編館特白〉當作他在華將近30年譯書事業的一個終結，也可以看作是他對中國的告別詞，我們從這篇“特白”看到了他對中國和自己譯書事業的回顧和希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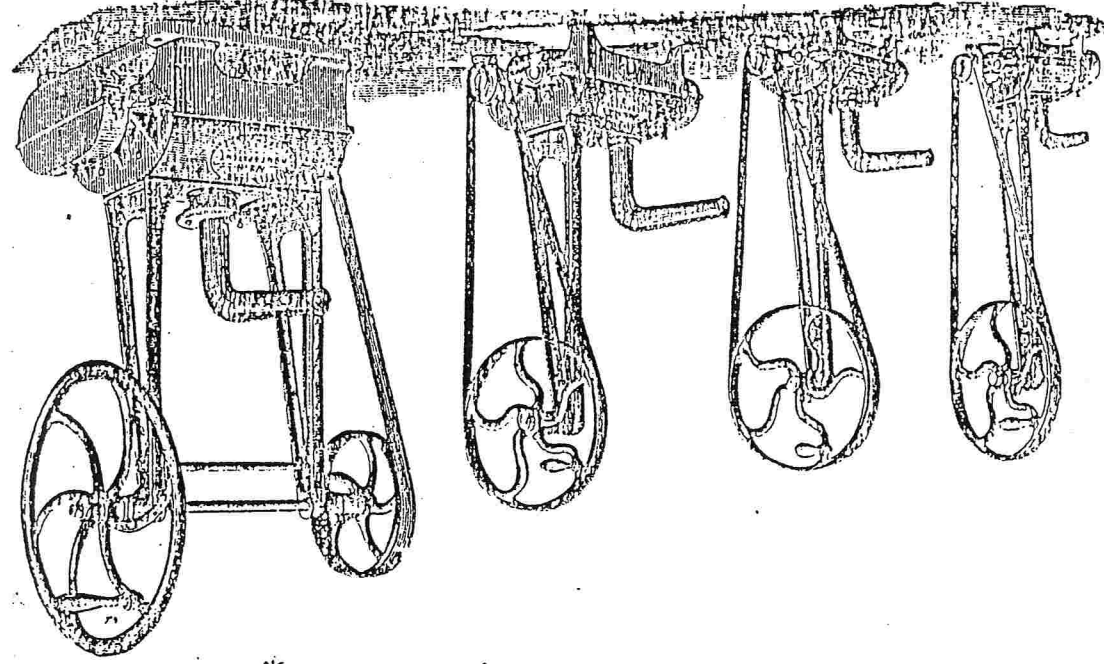
23) 王揚宗 著，上揭書，123~124頁。

參考書目

- 格治彙編 38冊, 韓國 崇實大學校 基督教博物館 所藏本, 1876年~1882年
- 格治彙編 6冊 全帙, 南京古舊書店 影印本, 1992年
- 時務報, 5卷 全帙, 中華書局 影印本, 1992年
- 傅蘭雅與近代中國的科學啟蒙, 王揚宗 著, 科學出版社, 2000年 9月
- 百年烟雲 滄海一粟, 李志剛 著, 今日中國出版社, 1997年 9月
- 傳教士與近代中國, 顧長聲,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年 4月 第4版
- 從馬禮遜到司徒雷登, 顧長聲,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年 6月
- 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 熊月之,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年 6月
- 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 第一卷, 陳平原·夏曉虹 編, 北京大學出版社, 1989年 3月
- 晚清時期小說觀念之轉變, 黃錦珠 著, 文史哲出版社, 1995年2月
- 中國近代翻譯文學概論, 郭延禮 著,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8年 3月
- 中國翻譯簡史, 馬祖毅 著, 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 1998年 6月
- 中國近代學制史料 第1輯上下, 朱有瓚 主編,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1983·1986年
- 20世紀前西方傳教士對晚清小說的影響研究 吳淳邦 著, 第5屆 近代中國學術研討會
論文集(臺灣 中央大學 中文系), 93~120頁, 1999年 3月
- 現代中國翻譯的奠定者傅蘭雅和韓國基督教博物館所藏傅蘭雅的漢籍, 吳淳邦 著,
崇實大學校 論文集(人文科學篇) 第30輯, 251~283頁, 2000年 12月
- Adrian Bennett, Joan Fryer: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to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 Jonathan Spence, To Change China--Western Advisers in China, 1620~1960,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69

便費用亦甚少

吹風器之大號者用汽機運動之而汽機運於吹風器之架如第十五圖其汽筒徑十寸有二十馬力而吹風



器為第五號者其汽機與尋常倒置之汽機略同而能同時搖兩個曲拐其曲拐軸行動為相反之方向其兩個搖桿於挺桿橫擔之左右每一分鐘能轉三百二十周

能吹一百個鐵匠之爐或一小時在兩爐內能熔鐵十噸此汽機運動最為平勻相磨之處並不生熱其軸枕以鑄鋼為之相切之面大則銷磨小其曲拐之頂以鑄鋼為之因其兩個曲拐之行有相反之方向則其力彼此相對而力之方向恆與挺桿之方向同所以直軸不受力而不顯出磨阻力此為最便宜之事此器另備漲格致乘編

吹風器

七

第二十一

中麻光緒二十一年春季
西歷一千八百九十五年春季

每季出印一卷
此卷三次排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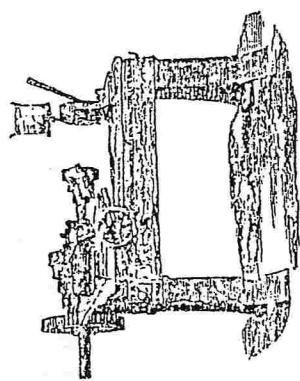
補編彙政格

是編補續中西聞見錄
在上海格致書室發售

英國傳蘭雅輯

第一一

啓者本公司在英國里次地方開機器廠專造製造工藝內所用各種輪機與手
器爲造汽機鍋爐鐵路鐵廠廠局船廠船塢等處所用本行所造之器具以省工



料爲要英國與各國已託本行代造輪機多種近時廠中
造新式車牀如本圖爲中國山東新立機器局定造之物
本行所造之刨牀鑽器各種車牀配樣式之牀刻螺絲之
牀刻槽之牀撞器剪器彎鐵板器在各國俱已馳名凡欲
造新式之機器可託本行代造

本行已著機器圖說一本存於格致書院內凡 仕商賜
顧者看明圖說可詳知各物之用也

本公司有三主人一名暗婆墩一名麥肯西一名華勒登俱管理本行各事此佈

英國里次地方 暗婆墩 麥肯西 華勒登公司啟

第四

啓者本行在英國刷非特地方開張多年專造刀銼鑽法條等物所需用之鋼料
一千七百七十年英國家準刷非特地方所有鋼器會內之人各有記號可印於



所造之器或料上爲憑不許他人僞託如冒充者則爲犯法可定其罪
此會派 本行用之記號右邊心形左邊手形凡 貴客賜顧者須認
明方不致誤 本行所造之鑄鋼爲上等之料配做各種器具之用即
如車牀所用之刀鐵工所用之器如鑿鑽錘撞造陰陽螺絲之模等器
又八面形與圓形之鋼條爲鑽石之用又造鑄成或打成各種鋼器並
火輪車之鑽及各種大小鑽又造能焊連之鑄鋼並剪鋼泡面鋼鋸大
小鋼錘一切所有之鋼器無不造之 本行專造麥士得所特設之鋼
料能作車牀所有車鐵車鋼等料之刀以此鋼作之能耐用至久不必
焯火令其質變硬 本行又專造麥士得所設之錯鋼此鋼含一種金
類名錯令其質格外硬而能耐用 本行又造上等鋼銼之料凡仕商
賜顧者須說明所買之鋼料何種器具之用不致有誤本行將送各鋼

料並圖說一大本存於格致書院中便於華人看之試之此佈

英國刷非特地方奧斯奔公司鋼廠啓

互相問答(續)

格物雜說

大千里鏡

造大千里鏡之難

噴砂器

地震說

一八七六年五月(光緒二年四月)

格致略論(附圖)(續)

鐵地見煤法(附圖)

風車說

機器水龍圖說(附圖)

養蜂獲利(自美國格致新報譯出)

力儲于煤說

算學奇題(續)

互相問答(續)

格物論質(自美國幼學格致中譯出)

(美)範約翰稿 上海趙義山譯

格物雜說

蜘蛛生絲

頭微鏡辨血

暖育肥鳥

近來倫敦造新式民房

腳踏車與馬相比賽

動物活埋不死

樓梯巧法

玻璃鏡面擦銀法

電人佳術

一八七六年六月(光緒二年五月)

格致略論(附圖)(續)

起水機器(附圖)

新法開河機器船(附圖)

造馬口鐵法

吹風器(附圖)

游覽東洋日記(附圖)

算學奇題(續)

互相問答(續)

格物雜說

焚毀書籍沒法應錄

蠟子自盡

雁鵝電擊

潮水與花草樹木有相因之理

西國種茶樹

一八七六年七月(光緒二年六月)

格致略論(附圖)(續)

化學器具說(未完)

量熱度之表(附表)

機器命名說

徐壽書村

總目錄

朝鮮時代中國古典小說之出版情況

閔 寬 東*1)

1. 序 言

本論文以中國古典小說中流傳到韓國并翻譯或出版的版本為對象，進行了收集調查和研究。

據調查，流傳到韓國的中國古典小說其數量大約有280餘種，當然這僅僅是以韓國國內現存的古典文獻中所言及的記錄和韓國國內的各圖書館所藏的版本為根據通計的數字，如果把實際遺漏的，失傳的作品都加起來，可以說，主要的中國古典小說大都已流傳到了韓國境內。

在流傳到韓國國內的中國古典小說中，在韓國國內翻譯的作品大約有50餘種。大多數的翻譯作品是中國通俗小說，其中相當一部分是演義類小說，這說明時代的變遷，對歷史英雄的渴求與當時讀者的需求有着密切的聯繫。

這些讀者群的擴大，促使在韓國國內出版了大約18種中國古典小說作品。

中國古典小說在韓國出版的最早記錄是朝鮮時代初期。早在朝鮮時代出版的中國古典小說是「列女傳」・「世說新語」・「酉陽雜俎」・「太平廣記」・「剪燈新話句解」・「嬌紅記」・「剪燈餘話」・「文苑植橘」・「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楚漢傳」・「岳王精忠錄」・「薛仁貴傳」・「錦香亭記」・「花影集」・「效顰集」・「玉壺冰」等。本論文分析了韓國國內出版的18種作品的出版時期，出版樣式和板式。

2. 在韓國出版的中國古典小說目錄

1) 韓國 慶熙大學校 中文學科 副教授

書 名	版式 或 出版特記事項	出版記錄文獻	出版時期	所藏處
列女傳	申珽·柳沆翻譯, 柳耳孫寫, 李上佐畫, 六曹中禮曹主管	稗官雜記卷4(魚叔權), 朝鮮王朝實錄(中宗 卷101條)	朝鮮中宗38年癸卯(1543年)	失傳
世說新語補	劉義慶(宋)撰, 劉孝標(梁)注, 劉辰翁(宋)批, 何良俊(明)增, 王世貞(明)刪定, 王世懋(明)批釋, 鍾惺(明)批點, 張文柱(明)校註, 總20卷7冊, 左右雙邊, 31×20cm, 半郭22.8×15.6cm, 10行18字, 有界, 註雙行, 內向黑魚尾, 序文:嘉靖丙辰(1556)....王世貞撰, 萬曆庚辰(1580)....王世懋撰, 乙酉(1585)王世懋再識, 萬曆丙戌(1586)秋日沔陽陳文燭玉叔撰, 紙質:楮紙, 顯宗實錄字	朝鮮王朝實錄·世說新語姓彙韻分(後代覆印本, 姓氏別分類再編輯)	朝鮮肅宗34年(1708年)	國立中央圖書館, 藏書閣, 高麗大, 延世大, 成均館大等
唐段小卿西陽雜俎	李克敬·李宗準編輯, 10卷2冊, 四周雙邊, 29×16.8cm, 半郭18.4×12.5cm, 10行19字, 有界, 註雙行, 版心題:俎, 紙質:楮紙, 20卷3冊(後印)	朝鮮王朝實錄(成宗 卷285條)	朝鮮成宗23年(1492年)	成均館大
詳節太平廣記	成任編纂, 總50卷(現存7卷2冊), 四周單邊, 34×20.7cm, 半郭23.7×16cm, 10行17字, 上下黑口內向黑魚尾, 紙質:楮紙	四佳文集卷4.5(徐居正), 三灘集卷10(李承召), 慵齋叢話卷10(成倪)等	朝鮮世祖8年(1462年)	高麗大, 成均館大, 忠南大等
嬌紅記	未詳	朝鮮王朝實錄(燕山君63條)	1506年頃	失傳
剪燈新話句解	尹春年訂正, 林芑集解, 2卷2冊, 四周單邊, 10行20字(11行20字.10行18字.12行18字 等 各版不一定), 有界, 註雙行, 紙質:楮紙	順菴集卷13(安鼎福), 攷事撮要(魚叔權), 校書館發行, 坊刻本 等	朝鮮明宗4年(1549年), 明宗14年(1559年), 1704年 等 多數	國立中央圖書館, 奎章閣 等
剪燈餘話	未詳	朝鮮王朝實錄(燕山君62條), 攷事撮要(魚叔權)	約1550年-1608年	失傳

書名	版式或出版特記事項	出版記錄文獻	出版時期	所藏處
刪補文苑 植橋	2卷2冊, 四周雙邊, 木活字本, 27×17cm, 半郭21.4×13.2, 10 行20字, 上二葉花紋魚尾, 紙 質:楮紙, 第一校書館印書體	朴在淵發掘本	約1669年-1 760年	國立中央圖 書館, 藏書 閣等
貫華堂第 一才子書 (三國演 義)	新刊校正古本大字音釋三國 志(林周曰校正, 13行24字, 丁卯耽羅開刊), 貫華堂第一 才子書(20卷20冊, 卷首:金聖 歎序, 讀三國志演義法25則, 凡例10則, 總目)	朝鮮王朝實錄(宣祖卷3), 星湖 僊說類選9(李瀾), 坊刻本多數	朝鮮仁祖5 年(1627年), 肅宗年間(1 674-1720年), 後印本多 數	國立中央圖 書館, 奎章 閣, 藏書閣 等
水滸傳	坊刻本(京本:2冊, 安城本:3冊)	無	朝鮮末期	金東旭
西遊記	坊刻本(京本:2冊, 孟冬華山新 刊[現 紫霞門外廓])	無	丙辰年(185 6年)	法國 東洋 語學校, 金 東旭
薛仁貴傳	坊刻本(京本:1冊本[30張], 2冊 本[17張])	無	朝鮮末期	法國 東洋 語學校, 李 能雨
楚漢傳(西漢演義)	丁未本(2冊, 丁未孟夏完南龜 石里新刊), 戊申本(1冊, 隆熙 2年戊申秋7月, 西漢記完西溪 新刊)	無	丁未年(190 7年), 戊申 年(1908年)	中央圖書館 , 柳鐸一, 李能雨等
岳王精忠 錄	未詳(柳成龍序文)	宣祖修正實錄 卷19-10	宣祖18年(1 585年頃)	未確認
錦香亭記	京板本2種(2卷2冊本:由洞新 刊, 3卷3冊本:1860年前後本)	無	約1847-185 6年, 1860年 前後(3冊本)	法國 東洋 語學校, 李 能雨
花影集	昆陽郡守 尹景禧編纂, 崔崑 跋文, 昆陽板刻(現 泗川地方)	花影集序文	1586年	日本 早稻 田大
玉壺冰	1卷冊, 四周單邊, 25.2×16.3, 半郭17.9×13.6, 9行17字, 有 界, 白口內向黑魚尾, 紙質:楮 紙, 卷末都穆跋文	9行18字本, 10行 18字本, 10行20 字本等多數(後 印本)	庚辰10月日 務安縣刊(大 略1580)	奎章閣, 中 央圖書館, 高麗大等
效顰集	四周單邊, 30.8×21.8, 半郭 22.6×17.1, 12行21字, 有界, 白口內向黑魚尾, 紙質:楮紙,	漢陽縣儒學教諭 南平趙弼撰述	約1600-165 0年(木版本, 後印)	日本逢左文 庫

3. 朝鮮出版物的分析和考察

1) 列女傳

漢·劉向的「列女傳」在韓國出版的記錄，見於魚叔權的「稗官雜記」。由此可知，「列女傳」是于朝鮮中宗38年(1543年)翻譯出版的事實。

「嘉靖癸卯(朝鮮中宗38年[1543]) 中廟出劉向列女傳 令禮曹翻以譯文 禮曹啓請申珽柳沆翻譯柳耳孫寫字.....[中略].....令李上佐 略倣顧愷之古圖 而更畫之」

(魚叔權, 稗官雜記 卷4)²⁾

又「朝鮮王朝實錄」<中宗 卷101條>(中宗38年)曰：

「大提學成世昌啓曰 東魯氏農本今見之 農桑之要備載其中 雖與我國之事似異 然亦無可法之事 但今開刊列女傳 工役不小 事畢後開刊何如？」

由此可見，1543年受王命而翻譯編撰的「列女傳」(4卷1冊)是申珽與柳沆翻譯，柳耳孫筆寫，李上佐畫，六曹中禮曹主管的。此「列女傳」是翻譯中國古典小說之嚆矢，對後來的朝鮮小說界有很大的影響。可惜在筆者蒐集的目錄中無法見到，可說已失傳。此外，1918年在太華書館出版了「列女傳」(另外 1920, 1922年: 大昌書院. 普及書館, 1926年: 京城書籍業 等)。

2) 世說新語

劉義慶的「世說新語」本身有諧謔性·諷刺性·風流性的清談，對後代的筆記小說或短篇小說有不少影響，而且在朝鮮文化界占有相當的地位。

「世說新語」是在朝鮮時代肅宗34年(1708年)用原文出版的,³⁾ 其書名為「世說新語補」(20卷6冊, 20卷7冊)。特異的是以顯宗實錄字(顯宗1659-1674年在位)來出版, 這就證明了是官刻出版的事實。由此我們可推知當時非常重視「世說新語」。

這版本的版式是如下: 劉義慶(宋)撰, 劉孝標(梁)注, 劉辰翁(宋)批, 何良俊(明)增,

2) 「大東稗林」27, (國學資料院, 1992年), 407p.

3) 高麗大 圖書館「晚松文庫 漢籍目錄」參考.

王世貞(明)刪定, 王世懋(明)批釋, 鍾惺(明)批點, 張文柱(明)校註, 總20卷7冊, 左右雙邊, 31×20cm, 半郭22.8×15.6cm, 10行18字, 有界, 註雙行, 內向黑魚尾, 序文中有嘉靖丙辰(1556) ...王世貞撰, 萬曆庚辰(1580)....王世懋撰, 乙酉(1585)王世懋再識, 萬曆丙戌(1586)秋日沔陽陳文燭玉叔撰的記錄。紙質是朝鮮楮紙。而且到後代也有多次覆印。後代的覆印中有「世說新語姓彙韻分」。此「世說新語補」中是按人名和姓氏排的, 大概推定為是在肅宗末或英祖年間出版的。這版本也于後代有了多次覆印(12卷3冊, 12卷4冊, 12卷6冊, 12卷12冊等)。本書現在藏于中央圖書館·藏書閣·高麗大·延世大·館大等圖書館。

3) 酉陽雜俎

段成式的「酉陽雜俎」可說是唐代小說雜俎類的代表作。一共為23卷凡30篇。此書已于朝鮮成宗23年(1492年)出版, 書名為「唐段少卿酉陽雜俎」(20卷20冊), 跋文說“弘治壬子(1492年)李士高[李克敏] 弘治5年(1492) 李宗華謹識”。此板本現藏於成均館大學。此書出版記錄可見於「朝鮮王朝實錄」成宗 卷285條:

「吏曹判書李克敏來啓.....酉陽雜俎以不經 亦博覽者所宜涉獵 臣令開刊。) 4)

如此, 李克敏自己說明了出版的宗旨。其後對於段少卿「酉陽雜俎」之發刊, 君臣之間議論紛紛, 莫衷一是。『朝鮮王朝實錄』成宗 卷285條中有很多關於「酉陽雜俎」的記錄。

「戊子.....弘文館副提學金謹等上劄子曰: 伏聞頃者李克敏為慶尚監司 李宗華為都事時 將所酉陽雜俎 唐宋時話 遺山樂府.....等書以獻.....臣等竊惟帝王之學 潛心經史 以講究修齊治平之要 治亂得失之跡耳 外此皆無益於治道 而有妨於聖學 克敏等置不知雜俎詩話等書 為怪誕不經之說 浮華戲劇之詞 而必進於上者 知殿下留意詩學而中之也.....傳曰如爾等之言 以酉陽雜俎等書 為怪誕不經則 國風在傳所載 盡皆純正歟.....若曰人君不宜觀此等書則 當只讀經書乎.....」

「癸丑.....傳于承政院曰 昨日弘文館所啓是耶非耶 都承旨金應箕等啓曰.....如雜書但當開刊而已 不宜進也 弘文館所啓以此也 傳曰人各有類 賢者雖不見經之書豈可變而為惡 不賢者雖見正大之書 何能為善 為善為惡在人耳 善惡皆當觀之 以為勸戒 李克敏非敢希予旨也 時適開刊故獻之耳 弘文館若曰克敏不宜進則可 獻諛則不可 且請出內藏 尤為不恭 若然則 內藏雜書盡出之耶....」 <同上書>

4) 「朝鮮王朝實錄」(成宗實錄, 成宗24年12月 癸丑條).

「癸丑.....吏曹判書李克敬來啓.....酉陽雜俎以不經 亦博覽者所宜涉獵 臣
令開刊 前日諸道新刊書冊進上有命故進封耳 未知何書爲關於詩學而指臣
爲中之乎.....」 <同上書>

「朝鮮王朝實錄」,「成宗實錄」, 卷285, 19-21, 成宗 24年 12月, 戊子」

從以上的記錄來看, 我們可知, 這板本不是私刻本就是官刻本。在韓國出版「酉陽雜俎」的版式是如下: 10卷2冊, 四周雙邊, 29×16.8cm, 半郭18.4×12.5cm, 有界, 10行19字, 註雙行, 版心題是“俎”, 紙質是楮紙。版本中有20卷2冊或20卷3冊本, 可能是因爲後代也有覆印。

4) 太平廣記

「太平廣記」大概是在1100-1200年間傳入韓國(高麗時代)的, 其後到朝鮮太宗時再度傳入到韓國。因爲「太平廣記」太龐大, 所以曾在朝鮮世祖八年(1462年)成和仲(成任)把它簡縮後出版, 書名爲「詳節太平廣記」。此書總共50卷(分143個項目), 收錄了843篇作品。原書中比較引人注目的作品大多被選入, 例如:「裴航」·「白素女」·「聶隱娘」·「紅線傳」·「虬髯客傳」·「崑崙奴」·「柳氏傳」·「霍小玉傳」·「鶯鶯傳」等都有記載。

成俔的「慵齋叢話」和徐居正的「詳節太平廣記」序文中, 曾提到當時的情況:

「.....伯氏文安公(成任)好學忘倦 嘗在集賢殿 抄錄太平廣記五百卷 約
爲詳節五十卷 刊行於世 又聚諸書及廣記詳節 爲太平通載八十卷」

「慵齋叢話」卷10

「予嘗讀太史公滑稽傳 以爲不作可也。聖人著書立言 足以裨名教訓後世 何嘗採摭奇怪 以資好事者解頤哉。是固不作可也。及讀太平廣記 乃宋學士李昉所撰 進之太宗者也。爲書總五百卷 大抵蒐集稗官小說 閭巷鄙語。非有關於世教 徒爲滑稽之捷徑耳 心竊少之。一日在集賢殿 亡友昌寧成和仲讀之 終日屹不知倦 予舉前說而告之曰“子方有志於文章 宜沉潛六經 規摹聖賢 非聖賢之書 不可讀也。”和仲笑曰“子誠確論也。然君子多識前言往行 儒有博學而不窮 能博而能約之 庸何傷乎。況張而不弛 文武不爲 必皆聖賢而後讀之 聘氣有所未周 安能上下古今出入貫穿 爲天下之通儒乎。何子之示狹也” 未幾和仲下世。僕亦年衰氣耗 雖有居閑之時 無暇討索墳典 研究精微。諸子百家 奇聞異錄 紛然左右 欲先爲之容。則和仲之言 未嘗不往來于懷矣。頃謁和仲之兄重卿 出示太平廣記詳節五十卷。其去就悉當 削繁削冗 至簡而要賢於本記遠矣。博而約之 張而弛之 重卿之志則和仲之志 能起予者君家伯仲氏也。後之好古博雅君子 能之吾

伯仲之志，然後可與讀是書矣。重卿氏求予辯其首，則書與和仲所商略者歸之。蒼龍壬午(1462)夏四月有日，達成徐居正剛中書于四佳亭之讀書軒。」

「詳節太平廣記序」

朝鮮時代刊行的「詳節太平廣記」現藏於高麗大學·成均館大學·忠南大學圖書館等地。其中成均館大學的板式如下：

李昉(宋)奉教編：韓國木版本，成任(朝鮮世祖8年[1462])刊，全50卷中，現存7卷2冊(卅15-21)，四周單邊，34×20.7cm，半郭23.7×16cm，10行17字，上下黑口內向黑魚尾，紙質：楮紙。

其後，成和仲參考「詳節太平廣記」又出版了「太平通載」80卷。「太平通載」又有朝鮮成宗23年(1492年)依李克墩重刊⁵⁾。其外有翻譯本「太平廣記諺解」，此書大概是在朝鮮明宗21年至宣祖年間(1566年-1608年)出版的，一共5卷翻譯。現存的「太平廣記諺解」本有兩種，一種是5卷135篇的〈覓南本〉，另一種就是8卷268篇的〈樂善齋本〉。

總之，「太平廣記」在高麗與朝鮮時代傳入韓國後，廣受讀者喜愛，多次出版與翻譯，對韓國小說史上有不少影響。

5) 嬌紅記

「嬌紅記」是宋元傳奇小說的一篇代表作，對其後「剪燈新話」等一系列作品的影響十分顯著。此書于16世紀初傳入到韓國不幾年就出版了。出版的記錄如下：

「傳曰 聯芳集 與他可見書 令赴京人賀來。承政院 以香臺集 遊藝錄 麗情集 書啓 傳曰 此等書 何所據而書啓耶？承旨等啓 香臺集 遊藝錄 則載在剪燈新話 麗情集則 姜渾以所聞書啓。傳曰 麗情集 廣索以入。管覽重增剪燈新話 有蘭英惠英 相與唱和 有詩百首 號聯芳集 當時豪士 多傳誦之 故令賀來耳 且魏生常在室娉携持 侍姬蘭茗見有嬌紅記一冊云云 故知嬌紅記 今下冊 乃此集也。前教 竹窓幽戶尙如初之句 亦在于此 但間有漢語 多不可解 其以文字注解開刊。」

<燕山君日記 卷六三-12, 燕山君12年(1506)8月7日, 甲寅, 426-7>

由此可知，大概1506年(燕山君12年)已經出版的事實。可惜現在無法找到此書的板本，可能已失傳了。

5) 丁奎福：〈古小說和中國小說〉，「韓國古小說論」，亞細亞文化社，1991年，318p.

6) 剪燈新話

「剪燈新話」是明代(洪武年間1368-1398年)瞿佑所撰的一本傳奇小說集。雖然不被以往的中國學術界重視,但事實上是極為重要的作品之一。

朝鮮時代不僅接收和引進了「剪燈新話」,而且還自行刊印,以便廣為傳播。據林芑跋文,當時出版的「剪燈新話句解」本有兩種,一種是林芑受宋龔的請托而作的板本(朝鮮明宗4年[1549年發行]),另一種是修訂舊本後,林芑集釋·尹春年(滄洲)校正而發行的板本(明宗14年[1559年發行]),這「剪燈新話句解」(上下二卷,共20篇,附錄1篇 總21篇)本是校書館刊行本。其後又有多次出版。

此「剪燈新話句解」本云“山陽瞿佑宗吉著,滄洲訂立,垂胡子集解”。此滄洲與垂胡子都是朝鮮學者。這在安鼎福的「順菴集」卷13里有非常明確的記錄。

「剪燈新話二卷 明初 瞿佑存齋宗吉所撰小說 而明宗朝判書尹春年及吏文學林芑註 所謂滄洲即春年也 芑領下有垂肉 故自號垂胡子 即丙子六臣李壇之外孫」

(順菴集,卷十三,[椽軒隨筆]下)

現在廣範流傳的板本就是滄洲訂正的木版本,現在于藏書閣·國立中央圖書館·奎章閣·高麗大學·成均館大學圖書館等均見收藏。但宋龔的木活字本早已失傳,無法見到。

瞿佑所撰的「剪燈新話」,雖然在中國不太受歡迎,但在其他亞洲國家却起了很大影響。朝鮮仁祖19年(1641),日本向朝鮮政府請求之品目中曰:

「辛巳,倭人求四書章圖 楊誠齋集 東坡 剪燈新話 我國地圖,朝廷賜以東坡 剪燈新話餘皆不許」

<朝鮮王朝實錄,仁祖 卷42條(1641年)>

此時,朝鮮政府贈送的板本可能是朝鮮出版的「剪燈新話句解」本。

其外「剪燈新話句解」後代又有多次的出版。根據魚叔權的「攷事撮要」和綜合冊板目錄的「韓國冊板目錄總覽」⁶⁾來看,北漢山城,保寧,密陽,永川,陝川,居昌,全州,順天,龍安,濟州,原州等地均有出版記錄。⁷⁾

6) 鄭亨愚,尹炳泰編,韓國精神文化研究院刊行,1979年。

7) 柳鐸一:「韓國文獻學研究」,亞細亞文化社,1990年,296-299p 參考。

7) 剪燈餘話

最早的「剪燈餘話」出版記錄可見於「朝鮮王朝實錄」(燕山君, 第62條[1505年])。其記錄如下：

「傳曰, 剪燈新話 剪燈餘話 效顰集 嬌紅記 西廂記等, 令謝恩使賀來.....[中略]..... (燕山君12年[1505年4月壬辰]) 傳曰, 剪燈新話 餘話等書, 印進。」

從以上的記錄來看, 燕山君命印刷「剪燈餘話」等書而獻上, 但此書是否獻上却不能確定, 因沒有其後的記錄。但壬辰倭亂以前所撰的, 魚叔權撰「攷事撮要」〈八道冊板條〉中, 在全羅道順昌地方有「剪燈餘話」的出版記錄⁸⁾。此書不可確定是官刻本還是私刻本, 但此書跟燕山君命印刷而獻上的「剪燈餘話」毫無聯關。這是因為「攷事撮要」的作家魚叔權是壬辰倭亂以前的人, 跟燕山君時代至少有50年以上的差距。因此, 這本可能是另外板本之一。此書早已失傳, 版式或出版特記等事項也無法考證。

8) 文苑植橘

「刪補文苑植橘」是朝鮮英祖年間朝鮮人選編的文言短篇小說集。現有活字本和抄本兩本, 僅存於韓國與日本。此書是最近朴在淵發掘的板本, 總2卷2冊(上卷57張, 下卷52張), 冊名為「刪補文苑植橘」, 是第一校書館印書體木活字本。版式是四周雙邊, 半郭21.4cm×13.2cm, 半葉10行20字, 上二葉花紋魚尾。此書本身高27cm×17cm, 用楮紙印刷。目前這活字本, 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一山文庫和韓國精神文化研究院各藏有1冊, 延世大學圖書館藏有二部筆寫本, 國立中央圖書館和朴在淵各藏有1部。

此書大概出版於1684年-1760年間。年度推定根據“第一校書館印書體字”, 這說明在朝鮮印刷時是在肅宗10年(1684)至英祖36年(1760)間。⁹⁾

「刪補文苑植橘」裏收錄的文言小說總20篇, 其中唐代傳奇小說有15篇(「虬髯客傳」·「紅線傳」·「崑崙奴」·「無雙傳」·「汾陽夫人」(李娃傳)·「崔鶯鶯」(鶯鶯傳)·「裴諶」·「韋鮑生」·「崔玄微」·「韋丹」·「靈應」·「柳毅」·「薛偉」·「淳于棼」(南柯太守傳)·「張直方」), 宋明文言小說有5篇(「韋十一娘」·「義倡」·「負情儂」·「趙飛燕」·「東郭先生」)。

朴在淵推定「刪補文苑植橘」既不是明人編撰, 也不是中國失傳的文言小說集, 而

8) 柳鐸一：「韓國文獻學研究」, 上同書, 303p.

9) 朴在淵：「刪補文苑植橘」, 鮮文大中文系, 1994年, 86p.

是朝鮮人以「艷異編」等明末文言小說集為底本而編撰的。

9) 三國演義

「三國演義」是韓國古典小說發展史上影響最大的作品，而且是最受歡迎的作品。不論是現存的版本・翻譯與改作及再創作・出版狀況・古典文獻的記錄方面等，都是其他作品所比不上的。

但「三國演義」最早的傳入記錄，到朝鮮宣祖時期才發現。「朝鮮王朝實錄」宣祖卷三曰：

「上御夕講于文政殿 進講近思錄第二卷。奇大升進啓曰：頃日張弼武引見時 傳教內 張飛一聲走萬軍之語 未見正史。聞在三國志衍義云。此書出來未久。小臣未見之 而或因朋輩問 聞之 則甚多妄誕。如天文地理之書則 或有前隱而後著 史記則初失其傳 後難臆度 而敷衍增益極其怪誕。臣後見其冊 定是無賴者 哀雜雜言 如成古談。非但難駁無益 甚害義理。自上 偶爾一見甚為未安 就其中而言之，如董承衣帶中詔及赤壁之戰勝處 各以怪誕之事 衍成無稽之言。自上 幸恐不知其冊根本 故敢啓[中略]..... 剪燈新話鄙褻可愕之甚者 校書館 私給材料 至於刻板 有識之人 莫不痛心。.....[中略]..... 三國志衍義則怪誕如是，而至於印出，其時之人豈不無識。觀其文字亦皆常談，只見怪僻而已。」

此記錄是朝鮮宣祖三年(1569)六月的事，其中據「此書出來未久」的事實，可知「三國演義」傳入時期是1569年以前。當時在朝鮮流入的版本可能是明嘉靖壬午(1522)出版的「三國志通俗演義」本。

「三國演義」傳入朝鮮後，在朝鮮時期曾有幾此印刷出版，例如「新刊校正古本大字音釋三國志」・「貫華堂第一才子書」・「坊刻本三國演義」等，都廣泛地流傳。

上述記錄中，我們應該注目的是「三國志衍義則怪誕如是，而至於印出。」這證明1569年以前韓國國內已有出版「三國演義」的事實。筆者頗關心其記錄，曾調查各圖書館的古書目錄，但無法找到其版本。如有其版本，也可能就是明嘉靖壬午(1522)年的「三國志通俗演義」本。

此外，在韓國出版的版本還有朝鮮仁祖5年(1627年)耽羅開刊(濟州道)。其書是林周曰校正的版本(13行24字)。書名為「新刊校正古本大字音釋三國志」¹⁰⁾ 現收藏於藏書閣・奎章閣・東國大學等。

其後，朝鮮肅宗年間(1674-1720年)再次出版總20卷20冊(卷首,19卷,合20冊)的「三國

10) 朴在淵：「朝鮮時代 中國通俗小說 翻譯本研究」(韓國外國語大學 博士學位論文, 1992. 12). p.p87-88參考。

演義」，其書名為「貫華堂第一才子書」或「鼎峙志」。對於此版本的出版記錄有李瀛(1681-1763年)的「星湖僊說」類選九曰：

「三國演義 在今印出廣布，家戶誦讀，試場之中，舉而為題，前後相續，不知愧恥，亦可以觀世變矣。」

其中從"在今印出廣布"的記錄，可推定大概是在1700年前後，這就是「貫華堂第一才子書」。此書共20卷20冊(卷首一卷，內文十九卷)，封面題為"聖歎原評，毛宗崗評點，貫華堂第一才子書"。卷首含金聖歎序一則，讀三國志演義法二十五則，凡例十則及總目。第一卷頭為"四大奇書第一種之一，聖歎外書，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此外有總評，有眉批。¹¹⁾ 其版本現收藏於韓國中央圖書館·藏書閣·奎章閣·高麗大·延世大·成均館大學等，也有覆印本。

此外有韓文翻譯的坊刻本：

京板本：

三國志：紅樹洞坊刻本：下 1冊30張，咸豐己未(1859年)，現金東旭 所藏。

美洞新版：35張本，3卷1冊，己未4月美洞新刊。刊年未詳

宋洞新版：刊年未詳

別三國志：兩谷新版，刊年未詳

桃園結義錄：下 17張本，刊年未詳

完板本：

華容道：2卷1冊，3種—82張本：上34，下48，丁未(1907)孟秋 龜洞新刊。

84張本：上40，下44，戊申(1908)8月 完山梁冊房開刊

83張本：上34，下49，刊年未詳(1900년 以後 推定)¹²⁾

三國志：85張本，(楷書體本，半草本，梁冊房本)，刊年未詳

諺三國志：(上卷47張，下卷18張(孔明先生實記)，合65張本)，刊年未詳

安城板本：

三國志：20張本(殘本一冊)，光緒年間，安城東門里新版

其後有數次重刊¹³⁾。除了活字版以外，寫本亦甚多。另外，因「三國演義」的分量太多，所以有的選其中比較精彩的部分做為一本書或一部翻譯本。如「關雲長實記」·「張飛馬超實記大戰」·「趙子龍實記」·「大膽姜維實記」·「華容道實記」·「赤壁大戰」·「三國大戰」·「山陽大戰」等。都是「三國演義」的副產物。

11) 洪淳孝「三國演義研究」(臺灣師範大 中文研究所 博士學位論文 民國72年).p167

12) 柳鐸一：「韓國文獻學研究」，上同書，137p.

13) 李在秀「韓國小說發展段階中中國小說的影響」(慶北大論文集 第一集,1956年).69p

10) 水滸傳

「水滸傳」傳入朝鮮後亦受讀者的喜愛，因此除中國原文以外，還出現了朝鮮坊刻本與抄本及翻譯本。但「水滸傳」的出版本中却沒有官刻本，都是私刻本，而且都是翻譯出版本。

「水滸傳」本身是用白話文寫成的小說，當時大多數的學者或文人，對文言文比較熟悉，對白話文不太精通，因此朝鮮顯宗10年(1669年)，為讀「水滸傳」與「西遊記」而出版了「水滸傳語錄」與「西遊記語錄」。

現存的板本有坊刻本兩種，都是翻譯本，不是漢字原本本。

京板本：二冊，庚申(? 1860年或1920年)。

安城本：三冊(卷1-20張，卷2-20張，卷3-21張本)，現金東旭所藏。¹⁴⁾

上記兩個板本的出版年度都不太清楚，大概推定為是朝鮮末期的板本。但翻譯筆寫本早就已廣範流通，其數量也不少。

11) 西遊記

「西遊記」傳入朝鮮後，很受讀者們的歡迎，而且對它的評論也相當肯定，因此廣範流傳。「西遊記」本身是用白話文寫成的，因此早在朝鮮時代就出現了白話文辭典的「西遊記語錄」(朝鮮顯宗10年[1669年])，而且翻譯本，改作本，坊刻本等有關「西遊記」的也頗多。

但現存的「西遊記」板本，只有翻譯的坊刻本。

京本：二冊(上 31張，下 28張)，丙辰(1856年) 孟冬華山(現在紫霞門附近)新刊(法國 Paris 東洋語學校收藏)，

其外有坊刻本「唐太宗傳」，「唐太宗傳」是以「西遊記」的第10至12回的內容而改作的，雖然有些部分進行再創作，但其題材和內容都很相似。其「唐太宗傳」(26張本)是京版本，而翻譯本于戊午年(1858年)出版於紅樹洞。(現金東旭收藏)

14) 金東旭：「對坊刻本研究」，「古小說的著作與傳播」，亞細亞文化社，1995年，265p.

12) 薛仁貴傳

「薛仁貴傳」只有坊刻本(京板本)。現存的板種有2種, 其中一個是1冊30張本(法國 Paris, 東洋語學校), 另一個是二冊本(上, 17張本)[李能雨本]。出版年度都不詳, 大概推定爲於朝鮮末期出版。

13) 楚漢傳

「楚漢傳」是「西漢演義」的翻譯本。此書的板本有兩種, 都是完板本(丁未本刊行於1907, 戊申本刊行於1908), 書名爲「초한전」(「楚漢傳」)。

完板本：

丁未本：“초한전 권지상이라”[楚漢傳 卷之上] 42張。

“서한전의 권지하라”[西漢演義 卷之下] 44張。上下合刊。

刊記：“丁未孟夏完南龜石里新刊”(國立中央圖書館, 柳鐸一等收藏)。

戊申本：上卷 44張, 下卷 44張, 合88張 1冊。

刊記：“隆熙二年戊申秋七月 西漢記完西溪新刊”。(李能雨, 金東旭收藏)¹⁵⁾

如此, 「西漢演義」的翻譯本(大概1800年代, 後期出現了此書的翻譯筆寫本)廣爲流傳, 另外在此書中摘錄一部分而翻譯的小說也並不少, 其書名有「楚霸王實記」, 「張子房傳」等。

14) 岳王精忠錄

「岳王精忠錄」不可確定何時流傳到朝鮮, 但朝鮮宣祖時已有出版記錄。據《朝鮮王朝實錄》(宣祖修正實錄, 宣祖18年[1585年])曰：

「命刊布文天祥·方孝孺·鄭夢周文集。上欲崇表節義 以勵風俗 故有是命 命盧守愼作序文。又刊行岳王精忠錄 柳成龍作序文。」
<宣祖修正實錄 卷19-10, 宣祖18年7月1日, 庚午, 325P>

由此可知, 宣祖18年(1585年)出版《岳王精忠錄》的事實, 而且柳成龍寫作序文里

15) 柳鐸一：「韓國 文獻學 研究」, 上同書, 135P.

有明確的記錄。但可惜的是現在無法找到其版本。其後，18世紀後半出現了翻譯本，書名為《武穆王貞忠錄》(現存12卷7冊[卷3, 4, 5, 9, 11 缺]，樂善齋收藏)。

15) 錦香亭記

「錦香亭記」是中國小說「錦香亭」的翻譯本。現存的「錦香亭記」板本，只有翻譯的兩種坊刻本，兩種都是京版本，書名叫「금향덩기」(「錦香亭記」)。

京板本：

2卷2冊本：“금향덩기(「錦香亭記」) 一” 36張，“금향덩기(「錦香亭記」) 二種” 32張，刊記說是由洞新刊(1847~1856年)。(法國 Paris 東洋語學校收藏)

3卷3冊本：大概出版於1860年前後。(孟澤榮收藏，李能雨[第1卷收藏])

16) 花影集

陶輔(1441-?)的「花影集」是最近韓國鮮文大學朴在淵教授發掘的稀貴本資料之一。它是一部明代著名的文言小說集，只在「百川書志」小史類，「千頃堂書目」小說類有記載，在中國已消失，唯一的朝鮮刻本收藏於日本早稻田大學，才得以問世。此書是總4卷20篇的文言小說集。

對此書的記錄可見於「花影集」跋文中：

前五六年間 君會年兄與余俱爲郡守 西海風土惡而民訟繁 使人居之不樂 疲于事爲 未暇以書爲嬉 蓋相與病之。今兄守嶺南之昆陽 寄余以新刻小說曰「花影集」者 余未及閱覽 而必其書關世戒乎，發人意思乎 有取焉耳。然兄之刻此不于前而于昆 昆之居可樂 少事爲 足以書爲嬉者可想矣。余又適去成都 而碌碌于京師 不覺撫卷而嗟羨也。兄之同姓從祖父尹斯文溪于嘉靖丙午奉使中朝 購得此集云。君會名景禧 前後爲郡及州 有治聖。時萬曆丙戌首春通川崔崐之識。

由此可知，「花影集」是中宗年間，由精通吏文的僉知尹溪于1546年出訪中國時買來的。40年後，即1586年由歷任信川和昆陽郡守的尹景禧在昆陽(今泗川地方)印刻。此書的跋文由宣祖年間的松都三絕之一，以一手好文章聞名的，而且做爲奏請使多次出訪明朝的崔崐(1539-1612年)於1586年親筆題寫。¹⁶⁾

16) 朴在淵：「對於朝鮮刻本花影集」，『第19次中國學國際學術大會論文集』，韓國中國學會，1999年 8月. 306-325P 縮約。

17) 玉壺冰

明代都穆(1458-1525)的「玉壺冰」是中國古典筆記集之一，由72條短文構成。現存的「玉壺冰」刻本，在韓國藏有4種板本，中國藏有3種板本，日本藏有1種板本，但都不是都穆的原刻本。其中韓國收藏的4種都是朝鮮時代的刊行本，被認為是都穆的原本系統。

朝鮮刻本有“9行18字本”，“9行17字本”，“10行18字本”，“10行20字本”等4種。

“9行18字本”(庚辰年務安縣刊本)：木版本，1卷1冊，出版者不詳。朝鮮時代全羅道務安縣出版的坊刻本，現收藏于高麗大晚松文庫和漢城大奎章閣內。

“9行17字本”：木版本，1卷1冊，出版年·出版者不詳。其他體例與庚辰年務安縣板本相同，收藏于國立中央圖書館·精神文化研究院·奎章閣·延世大·慶北大等地。

“10行18字本”：木版本，1卷1冊，出版年·出版者不詳。其他體例與庚辰年務安縣板本相同，現收藏于延世大學。

“10行20字本”：木版本，1卷1冊，出版年·出版者不詳。其他體例與庚辰年務安縣板本相同，現由朴在淵收藏。

其中，“9行18字本”是朝鮮刊本中只有“庚辰十月日務安縣刊”的刊記。可是不知“庚辰”屬於何年，都穆原書出版的1515年以後，屬於庚辰年的年份有1580年·1640年·1700年等。「晚松文庫漢籍目錄」中斷定此庚辰年為宣祖13年(1580年)，遺憾的是此板本中依然找不到可以證明它的具體根據。¹⁷⁾

18) 效顰集

沈鳴俊的「日本訪書志」中，對於「效顰集」推定說：「效顰集」是朝鮮時代孝宗以前(1600-1650年)的木版本後印。現在收藏於日本蓬左文庫。此書板式為卍字繫濃茶色表紙(30.8×21.8cm)，外題為「效顰集」。本文前面有宣德7年(1432)3月王靜寫著的序文與目錄，本文首有卷頭題署與卷次，次行寫着“漢陽縣儒學教諭南平趙弼撰述，漢陽府知府新安王靜證正”。其他板式為四周單邊，半郭22.6×17.1cm，12行21字，白口上下內向黑魚尾，紙材是楮紙。¹⁸⁾

但韓國內無法發見有關它的板本資料和出版記錄。只有「朝鮮王朝實錄」「燕山

17) 金長煥：「朝鮮刊本明代筆記玉壺冰點校」，「中國小說研究會報」第42號，2000년 6월. 12-27P 參考。

18) 沈鳴俊：「日本訪書志」，精神文化研究院刊行，1988年.6月. 564-565P.P

君」卷62條曰：

「傳曰，剪燈新話 剪燈餘話 效顰集 嬌紅記 西廂記等，令謝恩使賀來.....[中略]..... (燕山君12年[1505年4月壬辰]) 傳曰，剪燈新話 餘話等書，印進。」

<朝鮮王朝實錄，燕山君，卷62條>

從以上的記錄來看，燕山君御命印刷「剪燈餘話」等書而獻上，但此書是否獻上，因其後沒有出版記錄不能確定。又筆者還沒閱覽日本蓬左文庫的「效顰集」，因此不敢確信，可是此書與「朝鮮王朝實錄」，「燕山君」的記錄，可能有密切的關係。

5. 結 語

根據調查在韓國內出版的中國古典作品大約有18種。其實一篇小說作品流傳到其他國家，並在異國境內原封不動地出版是一件極不容易和罕見的事情，但韓國內已有18種以上的作品出版，特別是象「三國演義」這樣的小說在韓國內出版有多達四次以上的記錄，真可謂是了不起的事情。

在出版的作品中，「世說新語補」・「唐段小卿西陽雜俎」・「詳節太平廣記」・「嬌紅記」・「剪燈新話句解」・「刪補文苑植橘」・「三國演義」・「岳王精忠錄」・「花影集」・「玉壺冰」・「效顰集」等作品是用漢語原文出版的，通過這些作品可推知當時的出版界以及讀者群的愛好和水準，此外「水滸傳」・「西遊記」・「薛仁貴傳」・「楚漢傳(西漢演義)」・「錦香亭記」等的翻譯文，都是1800年以後出版的坊刻本。

以上，考證的18種版本以外，可能還有不少的板本因資料不全未能一一確認或可能還有遺漏。如果把這些都加起來的話，其數量會更多。因此還有待資料的繼續發掘和研究。

<參 考 文 獻>

- 「中國歷史繪模本」：完山李氏序，金德成外畫 (朴在淵編，江原大出版部，1993年)
「古代小說論」：鄭鈺東 (螢雪出版社，1992年)

- 「古小說研究」：李能雨 (半島出版社, 1980年)
- 「韓國文獻學研究」：柳鐸一 (亞細亞文化社, 1990年)
- 「日本訪書志」：沈鳴俊 (精神文化研究院, 1988年)
- 「中國通俗小說總目錄提要」：江蘇省社會科學院 明清小說研究中心 (中國:中國
文聯出版公司, 1991年)
- 「中國古典小說在韓國之傳播」：閔寬東 (中國 上海 學林出版社, 1998年10月)
- 「中國古典小說史料叢考」：閔寬東 (亞細亞文化社, 2001年1月)
- 「朝鮮時代中國通俗小說翻譯本研究」：朴在淵 (外國語大學 中國語科 博士學位
論文, 1992年)
- 「大韓民國出版物總目錄」：(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 每年度綜合)
- 「古書目錄」：國立中央圖書館(1970年). 國史編纂委圖書館(1983年). 延世大圖書
館(1977年, 1987年). 成均館大圖書館(誠庵, 曹元錫文庫, 1979年,
1981年). 梨花女大圖書館(1981年). 東國大圖書館(1981年). 啓明大
圖書館(1987年). 慶北大圖書館(1981年). 全南大圖書館(1991年).
- 「外國古書目錄」：國立中央圖書館, 1977年
- 「奎章閣圖書館中國本綜合目錄」：漢城大圖書館, 1982年
- 「奎章閣圖書館韓國本綜合目錄」：漢城大圖書館, 1981年
- 「澗松文庫漢籍目錄」：韓國民族美術研究所, 1968年
- 「漢籍目錄」：高麗大圖書館(晚松, 六堂, 石洲, 新庵, 華山, 景和堂文庫 等), 1979
年, 1984年
- 「韓國古書綜合目錄」：大韓民國國會圖書館, 1968年
- 「韓國典籍綜合目錄」：제1.6.7輯: 國學資料保存會, 1974年, 1976年, 1978年
- 「韓國冊板目錄總覽」：韓國精神文化研究院, 1979年
- 「韓國古小說目錄」：韓國精神文化研究院, 1983年
- 「藏書閣圖書館韓國版總目錄」：韓國精神文化研究院, 1984年
- 「藏書目錄」：漢城市立 南山圖書館(1981年). 建國大圖書館(1984年). 嶺南大圖書
館(1973年) 等.

試論1990年代主要中國文學史的編寫特點(草稿)

李騰淵(韓國 全南大學校 中文科 教授)

- 一、引言
- 二、90年代主要中國文學史的體例和視角
- 三、與“重寫文學史”論議的關係

一、引言

19世紀末，在西歐、日本出現具備近代體制的中國文學史之後¹⁾，黃人、林傳甲等中國學者自撰的中國文學史接着問世了。從辛亥革命前後到5·4運動前夕的十年間出現了十幾種通史體文學史，5·4運動後十年間各類通史、斷代史、文體史已達到數十種，可見在新文學運動的影響之下撰寫文學史已成為越來越被重視的熱門工作。由30年代至90年代，文學史工作不僅在數量上而且在質量方面正如雨後春筍一般地擴展起來，其數目已超過幾百種。²⁾

隨着這種文學史熱潮的不斷發展，中國在80年代以來展開“重寫文學史”論議。這種論議的基本背景是80年代標榜開放改革以來，在反思民族傳統和現代化關係，接受、活用西方理論等問題時提出的。筆者通過研讀這些論議，認為需要確保兩種視角：第一，‘重寫文學史’論議，大部分論者只是爭論“目前”現象，筆者則認為更需要回顧、反思“問題的根源”，應分析編寫文學史的整個歷史進程；第二，需要確定80年代“重寫文學史”論議的最關鍵性問題，進一步分析論議中取得的新視角對80年代以後出刊的文學史的影響情況。對於第一視角，筆者近來發表過幾篇有關論文³⁾，本文在此則要討論第二個問題。

1) 由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外國人編寫的文學史，一般認為日本有古城貞吉的『支那文學史』(1897)和笹川種郎的『支那文學史』(1898年)等十來種，西方有英國嘉爾斯(Giles)的《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1901年)，德國葛魯貝(Grube)的《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Literatur》(1902年)等，可見日本人編寫時間比較早，數量上也最多。具體情況，可參考黃霖：『日本最早的中國文學史著作』，《文匯讀書週報》1999年3月27日。但從目前有關敘述看，最早的中國文學史著作還是俄國人瓦西里耶夫(1818年-1900年)的『中國文學綱要』(1880年)。李福清：『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在蘇聯』(臺北：學生書局，1991年)3-4頁。鍾優民：『文學史方法論』(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1996年)頁19。

2) 參看陳玉堂『中國文學史書目提要』(黃山書社：安徽，1986)，吉平平·黃曉靜『中國文學史著版本概覽』(遼寧大學出版社：沈陽，1992)兩書的目錄。

3) 『關於(韓國)國內中國文學史類論著對“小說”文類敘述內容和觀點』，『中國人文科學』第12輯(韓國光州：中國人文科

本稿的研究目的和方向是以在90年代出刊的主要文學史為討論對象，來具體分析其編寫體例與論述觀點之演變。其基本的敘述方式與先行論文同軌：論證某種文學史的敘述視角問題，就涉及到文學史的一些基本特徵，例如是否考慮個別作家、作品和理論的相互關聯，分期的方式，以此構成的具體體例等種種問題，這些都屬於不容易處理的難題。有鑑於此，本稿論述的具體過程就是先比較在90年代出刊的幾種代表性的“通史體”文學史的體例和基本視角⁴⁾，然後比較其間的異同，分析這種現象產生的各種原因。⁵⁾

20世紀後半期的文學史編寫過程，因與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1980年代改革·開放政策等政治變化有着密切的關係，以此來進行分期的話，本稿的討論範圍則為其中的第三時期。然而，筆者比較關注80年代和90年代學術界的不同變化，認為有分開討論的必要。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經過80年代中葉以來展開的“重寫文學史”論議而提出的新視角和方法論，對90年代文學史編纂當然會發生直接、間接的作用，本稿之所以不採取將80年代和90年代一併討論的方法，而專談90年代文學史的特徵的理由亦在此。

筆者的先行論文在討論文學史敘述體例和視角時，一直注意如下3個方面：第一，該文學史對文學的種種文類如何處理？為何有這樣的視角或現象？之所以重視文類安排的原因，是近代以來文學史編纂過程中，或者依據“傳統文學觀”輕視、排斥小說、戲曲等通俗文學，或者打破這種“傳統文學觀”，或者依據社會主義文藝觀偏重通俗文學和民間文學。所以，處理文學文類的態度，就成為文學史編寫者的基本視角之一，不能不引起注意。第二，文學史的分期問題。所謂“中國文學史”，顧名思義，敘述從古至今的文學演變之史，無論採用什麼形式都應做到“古今結合”才算名實相符。自從草創期黃人和林傳甲只寫“以前的文學”而仍然取『中國文學史』之名之後，雖然在20、30年代不少文學史試圖運用“古今結合”的觀點，但是經過40年代以及新中國建設後，幾乎沒再做過同樣的努力，結果“古”和“今”完全分家了。目前有關中國文學的歷史，一般以『中國文學史』、『中國現代文學史』或者『中國當代文學史』來取名，似不盡合乎情理。如果不得不分古、今來撰寫文學史，將『中國文學史』分成『中國古代(古典)文學史』、『中國現代文學史』或者『中國當代文學史』，似乎更合理。這種矛盾的取名習慣在20世紀中國文學史編寫時一直反復存在

學研究會編，1993年），461-492頁。；「分析主要中國文學史對“小說”文類的敘述觀點：以初創期中國文學史二種為主」，『中國語文論叢』第15輯（韓國漢城：中國語文研究會編，1998年），207-228頁。；「分析主要中國文學批評史對“小說批評論”的敘述觀點」，『中語中文學』第26輯（韓國漢城：韓國中語中文學會編，2000年），253-274頁；中國復旦大學主辦“中國古代文論研究的回顧與前瞻國際學術研討會”（2000.11.13-11.15）上發表論文「關於20世紀前半期中國文學史編寫體例的演變：以考察雅俗兼容和古今結合問題為中心」（『東泉范善均博士停年紀念論叢』：韓國光州，2001），313-336頁；「1950-60年代主要中國文學史敘述視角檢討」（『外國文學研究』第8號，韓國外國語大學校外外國文學研究所，2001），353-376頁；「主要中國小說史的敘述觀點分析：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的視角檢討」（『中國小說論叢』第15輯，2002）299-324頁。

4) 本稿最重要的討論焦點就在總體的視角問題，姑不論對個別作家、作品、流派和理論之評價問題。

5) 本稿，亦與先行論文同樣，為了論議方便，將討論對象限定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刊的“中國文學通史”。在別的國家和地區出刊的文學史，以後別文專談；因本稿主要的討論範圍之一是“古今結合”問題，就不包括斷代史或文體史在內。

着，值得我們反思。第三，文學史的民族範疇問題。『中國文學史』當然是“中國”的文學史，現在的“中國”除了主要民族漢族以外，還有50多個少數民族，如何處理這些少數民族的古今文學，也很值得討論。

依據以上前提，先將90年代主要文學史選定如下：

1. 陳玉剛著『中國文學通史簡編』(共2冊)，大眾文藝出版社：北京，1992
2.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編『中國文學史通覽』，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上海分社：上海，1994
3. 張炯、鄧紹基、樊駿主編『中華文學通史』(共10冊)，華藝出版社：北京，1997
4. 章培恒、駱玉明主編『中國文學史』(共3冊)，復旦大學出版社：上海，1998
5. 袁行霈主編『中國文學史』(共4冊)，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1999

二、90年代主要中國文學史的體例和視角

陳玉剛著『中國文學通史簡編』⁶⁾的體例，是按照朝代分先秦文學、秦漢文學、魏晉南北朝文學、隋唐五代文學、宋遼金代文學、元代文學、明代文學、清代文學等共8章，各章包括概述共7-8節。該書全無作者序文、總論之類，直接進入先秦文學開始敘述，其基本體例和敘述內容與以前一般文學史略有不同之處。一般文學史大都是按排序文或者總論性部分來言及有關文學、文學史敘述上的前提性論議，而該書連序文或者後記亦無，大概是因它的大眾性、教材性的性質所致吧。值得注意的一點，各章最後一節是比較該時期中國文學和外國文學的內容，可算是一種特色。

從文學史時期範疇的角度看，該書由先秦到清代(具體來說，到晚晴翻譯文學)為止，在上述附注(6)言及的『簡明中國文學史』(1985)雖是一本共500頁的單行本，却仍按排了現代文學部分來說明“文學革命運動”的發生、各種文學社團的成立、該時期各文類的變化等問題。比較同一作者的這兩種文學史體例之異同，因作者並無任何交代，故無法了解其中的原因。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編『中國文學史通覽』是以該出版社所編的『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文學』(1986)中的主干條目為基礎編撰而成的一部簡明中國文學史。『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文學』上、下兩冊裏各個條目的撰稿人皆是中國國內文學界著名的專家學者，依此再編結集的本書的形式和內容，當然與別的一般文學史不同。該書的基本體例，有總論性的“中國文學概述”部分，分為發展概況、基本特徵、中國文學與外國文學的交流等三項內容，以下就是先按照朝代分先秦文學、秦漢文學、三國兩晉文學、十六國文學、南朝

6) 亦有在1996年西苑出版社出刊的陳玉剛著『中國文學通史』(共2冊)，雖書名略有不同，實是同一內容。作者已在80年代出版過『簡明中國文學史』(陝西人民出版社，1985，共505頁)一本，其體例內容則與本書有點不同。

文學、北朝文學、隋唐五代文學、宋代文學、遼代文學、金代文學、元代文學、明代文學、清代文學等，然後有近代文學、現代文學部分，最後另有少數民族文學部分。在這些大條目裏的細部項目主要是以各時期文類的變遷過程為主來說明的。

如上所述，該書本是依據百科事典的主要條目再編而成的，其敘述方式和具體內容略嫌簡要，但綜觀全體內容和視角，值得注意的有如下幾點：第一，該書（其實是該書的原本『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文學』）在文學史時期範疇上以古代、近代、現代延續的概念來統括，就是採取“古今結合”方式。現代部分，則包括80年代“新時期文學”在內。第二，在文學史民族範疇上，包括了少數民族文學在內，雖然其份量很少，但是這樣的按排在以前的文學史中從來沒有出現過，極具開拓性。在文學史裏交代少數民族文學的根據是：“中國文學即中華民族的文學。中華民族是漢民族和蒙、回、藏、壯、維吾爾等55個少數民族的集合體。中國文學是以漢民族文學為主幹部分的各民族文學的共同體。”（1頁）⁷⁾第三，在現代文學部分，包括了和中國政治體制不同的臺灣文學以及香港文學在內，其根據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由於政治上和歷史上的原因，臺灣省的文學及香港、澳地區文學作為中國文學的一個組成部分，在另一軌道上相對獨立地發展，也為豐富祖國的文學寶庫作出了貢獻。”（9頁）以上三個內容當然是反映社會主義體制中國的政治視角，但無論怎樣，應該說是一種與以前文學史（包括50-60年代）有所不同的新角度。

張炯、鄧紹基、樊駿主編『中華文學通史』是共10冊的大文學史。該書的份量十分龐大，全書結構亦與既存文學史有相當的差異。第一，該書的書名不是一般的“中國文學（通）史”，而是“中華文學（通）史”，可見與以漢族為中心敘述的既存文學史不同，就包括古、今少數民族和臺灣等地的文藝在內。這一點和上述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編『中國文學史通覽』大略相同，但詳細分析全書內容時，就能發現兩者在具體體例和敘述上又有很大不同：“大百科本”只將少數民族和臺灣等地文學各在一節言及略述，『中華文學通史』則需要隨時另立章節來並論漢族文學和少數民族文學，在當代文學部分包括臺灣等地的文學平衡敘述各文類作品。作為一部“通史”，其時期範疇是以先秦秦漢、魏晉南北朝、唐五代、宋遼金、元代、明代、清代（19世紀前半）為古代文學，由19世紀中、後期至5·4文學革命為所謂近代文學，從5·4文學革命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為現代文學，以後至今為當代文學。

該書的基本視角可從書中張炯寫的“導言”中來把握：該文共有8個條目，在第一部分探討中國文學史之民族的範疇，說：“完整意義上的中華文學史應該是涵蓋中華各兄弟民族的文學貢獻的文學史，即包括臺灣、香港、澳門在內的文學史，而不僅僅是大陸地區的漢族文學史。”（6頁）第二部分討論文學觀念之古今演變，強調“貫穿古今的文學通史描述，便不能不顧及古代文學觀念，而不能按照今天嚴格的科學分類意義上現代文學觀念

7) 以下引用本文內容時一概如此表示頁數。

去劃定文學的範圍。”(10頁) 第三部分指出歷代各種文類文體的演變是由“固有文學自身的發展規律所致，深究更有社會歷史文化發展的因由。”(15頁) 第四部分專談中國文學的民族特徵，包括重視思想性、漢字符號有助於促進民族精神的認同等兩方面。第五部分說明各不同藝術創作方法的異同，就中國文學而言，“可以說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是主要的創作潮流。”(20頁) 第六部分說明中國文學與其他國家和民族的文學交流情況。第七部分專談文學史觀念、方法論和分期問題：第一，文學史的任務在“客觀地敘述文學發展的歷史過程，恰當地評價作家作品和文學運動、文學現象，並盡可能研究與揭示文學發展的歷史特徵與規律。”(25-26頁) 第二，就文學史方法論而言，文學史描述的對象自然首先是文學自身演變歷史，但“文學史如果僅僅描述文學本身便很難講清歷史上文學所以如此發展的來龍去脈，更無法揭示文學發展的客觀規律。所以，在文學史的研究中，採用科學的歷史觀就極為重要。”(26-27頁) 這裏說的“科學的歷史觀”乃指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史觀以及建立在它的基礎上的文藝理論。然而，“從馬克思主義誕生一個半世紀以來，人們在運用馬克思主義方面有過形形色色的簡單化庸俗化的情況。新中國學者在文學史研究領域也並非沒有出現過類似的缺憾。”(27頁) 因此，他們認為它的精髓和基本精神是“實事求是”，編寫該書時要力求做到“實事求是”。第三，有關文學史的分期問題，“以往許多文學史著作按歷史朝代劃分，也是有一定道理的。”不過，“文學史畢竟不是政治史或經濟史、文化史，也有朝代更迭而社會各方面、包括文學都甚少變化的。因而只按朝代劃分，有時便不一定恰當。”(29頁) 然而，從中國文學發展的實際情況出發，“完全按文學觀念的變革或文類的出現和文體的演變來作文學史分期的根據，也有一定的困難。”(30頁) 考慮到以上的種種情況，該書在歷史分期上採取“多層次兼顧的辦法”，即將自古至今的文學發展分爲古代文學史、近現代文學史、當代文學史等三編來論述。⁸⁾ 第八部分是編寫過程的說明。

該書另一個特點是書名雖爲“文學通史”，當代文學部分除了兒童文學、詩歌、小說、戲劇、散文、理論批評以外還包含“電影文學”文本在內，這可以說是空前的創舉。

章培恒、駱玉明主編的『中國文學史』的體制是前言、導論，緊接着依據朝代分爲先秦文學、秦漢文學、魏晉南北朝文學(以上上卷)、隋唐五代文學、宋代文學(以上中卷)、元代文學、明代文學、清代文學(以上下卷)等8編，將這8編又細分章節：先秦文學有4章，秦漢文學、魏晉南北朝文學各有5章，隋唐五代文學、宋代文學、元代文學各有7章，明代文學、清代文學各有8章。各章第一節之前有“概說”，各章節數有2至6節，各章節的標題依據該時期、代表作品或作品集、代表文類或特別作家以及作品來提示。

該書的視角在說明編寫過程的“前言”後有61頁長的“導論”明示。此“導論”首先提示文學史的任務就在“清理並描述中國文學演變的過程，探討其發展規律”後，提出“然而，

8) 細分古代文學之原則，則在古代文學部分的緒論第三項詳論。

文學是甚麼？”來討論所謂“打着重點”問題：

一個耳熟能詳的定義：文學是以語言為工具的、對社會生活的形象反映。根據唯物主義的原理，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而在被決定者身上，總是這樣或那樣地反映出決定者的特色；文學既屬於意識形態領域，說它是社會生活——社會存在的反映，自然是有道理的。至於文學之以語言為手段，其所顯示的是具體的形象而非抽象的概念，更是毋庸置疑的事。不過，在這定義中，其着重點應打在“社會生活的”“反映”上抑或“形象反映”上？或者，“對社會生活的形象反映”本是一個整體性的概念，根本不存在何處打着重點的問題？（導論1頁）

在這前提之下，該書通過比較『詩經』、秦風·蒹葭、陳子昂「登幽州臺歌」、李白「靜夜思」、崔顥「黃鶴樓」、樂府詩「艷歌行」和「悲歌」等有名詩歌，以及『三國志通俗演義』和『西遊記』來說明“社會生活的反映”或者“形象反映”都不是判斷作品優劣的絕對標準。為了探索新的評價基準，文章指出文學作品可分為寫出“真情實感”的詩詞和虛構的小說、戲曲兩大類，依此確定新的標準“就是作品感動讀者的程度。”（14頁）文學史家對一部文學作品的藝術成就進行歷史考察時，“不能只看它在一時一地的感動讀者的程度，而要把眼光放得更為遠大。”（19頁）總而言之，“文學發展過程實在是與人性發展的過程同步的。”（19頁）；文學的定義“乃是以語言為工具的、以感情來打動人的、社會生活的形象反映。”（59頁）

袁行霈主編的『中國文學史』先有“總緒論”，接着依據朝代分為先秦文學、秦漢文學（以上第一卷）、魏晉南北朝文學、隋唐五代文學（以上第二卷）、宋代文學、元代文學（以上第三卷）、明代文學、清代文學、近代文學（以上第四卷）等9編，將這9編又細分章節：先秦文學5章，秦漢文學7章，魏晉南北朝文學9章，隋唐五代文學、宋代文學各12章，元代文學9章，明代文學12章，清代文學8章，近代文學4章。各章節的標題依據該時期的代表作品或作品集、代表文類或特別作家以及作品來提示。

袁行霈寫的“總緒論”有3節，在第1節先談寫文學史時不可避免的觀點問題：文學本位、史學思維、文化學視角等等；在第2節說明文學演進上的外部因素和內部因素，依此進一步提示中國文學發展的不平衡現象、雅俗問題、各文體的滲透與交融現象、復古和革新、文與道關係問題等。接着，在第3節專談文學史分期問題，提示所謂“3古7段”方式，9個方面的發展變化過程，然後具體說明上古、中古、近古各時期的主要特徵。現將以上“總緒論”各節的主要論議內容整理如下：

在第1節，編者提出最朴實的文學史定義，“是人類文化成果之一的文學的歷史。”這種定義要強調：“文學史著作要在廣闊的文化背景上描述文學本身演進的歷程。”這個前提就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的意思：第一，文學史著作應立足于文學本位，重視文學之所以成為文學并具有藝術感染力的特點及其審美價值。當然，文學的價值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它反映現實的功能，但這方面的功能是借助語言這個工具以喚起接受者的美感

而實現的。第二，文學史研究有幾個層面：最外圍是文學創作的社會政治、經濟背景，這些背景研究雖然也很重要，但顯然不能成為文學史著作的核心內容，不能將文學史寫成社會發展史的圖解。第二個層面是文學創作的主體即作家，雖然應當充分重視作家研究，但作家研究也不是文學史著作的核心內容，不能將文學史寫成作家評傳的集成。第三個層面是文學作品，這才是文學史的核心內容。因為文學創作最終體現為文學作品，沒有作品就沒有文學，更沒有文學史。換句話說，文學史著作的核心內容就是闡釋文學作品的演變歷程，而前兩個層面都是圍繞着這個核心的。從另一種角度來說，文學創作是文學史的主體，文學理論、文學批評、文學鑒賞是文學史的一翼，文學傳媒是文學史的另一翼。所謂文學本位就是強調文學創作這個主體及其兩翼。第三，文學史屬於史學的範疇，撰寫文學史應當具有史學的思維方式。文學史著作既然是“史”，應當注意“史”的脈絡，清晰地描述出承傳流變的過程；就要靠描述，要將過去慣用的評價式的語言，換成描述式的語言；就要尋繹“史”的規律，而不滿足于事實的羅列。但規律存在于文學事實的聯系之中，是自然而然的結論，而不是從外面帖上去的標籤。第四，從種種中國文學的歷代演進情況看，廣闊的文化學視角對於文學史的研究非常重要。第五，文學史的存在是客觀的，描述文學史應當力求接近文學史的實際。由于資料的保存和流傳、運用方面等種種問題，純客觀地描述文學史幾乎是不可能的，總會多少帶有一些主觀性。如果這主觀性是指作者的個性，這個性又是治學嚴謹而富有創新精神的，這樣的主觀性正是我們所需要的。如果這主觀性是指一個時代大體相近的觀點、方法，以及因掌握資料的多少有所不同而具有的某種時代性，那也沒有什麼不好。我們當代人寫文學史，既是當代人寫的，又是為當代人寫的，必定具有當代性。第六，撰寫『中國文學史』應該借鑒外國的文學理論，但必須從中國文學的實際出發，不能將外國時髦的理論當成公式生搬硬套地用于解釋中國文學。第七，文學史史料學是撰寫文學史的基礎性工作，但嚴格地說，文學史史料學並不完全等于文學史學，應當在文學史學之外另立一個分支學科即文學史史料學。

在第2節談中國文學演進的內、外部因素：所謂外部因素是指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的影響，民族矛盾的影響，以及地理環境的影響等等。中國文學演進的內部因素，首先要考慮到文學發展的不平衡。由于中國歷史悠久、幅員廣闊，所以中國文學發展的不平衡性特別突出。這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文體發展的不平衡。一方面，各種文體形成和成熟的時代不同，有先有後。中國文學的各種體裁形成的時間相差數百年甚至一兩千年，可見不平衡的狀況是多麼突出。另一方面，各種文體從萌生到形成再到成熟，其過程的長短也不同。第二，朝代的平衡。各個朝代的文學的總體成就是不一樣的，有的朝代相對繁榮些，有的朝代相對平庸些。第三，地域的不平衡。一是在不同的朝代，各地文學的發展有盛衰的變化，呈現此盛彼衰、此衰彼盛的狀況。二是不同

的地域有不同的文體孕育生長，從而使一些文體帶有不同的地方特色，至少在形成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是如此。

其次，在中國文學的演進過程中，有一些相反相成的因素，它們的互動作用值得注意。第一，俗與雅之間相互的影響、轉變和推動。在俗與雅之間，主要是俗對雅的影響和推動，以及由俗到雅的轉變。第二，各種文體的相互滲透與融合。各種文體都有其獨特的體制與功能，這構成了文體之間的界限。后來新的文體越來越多，分類越來越細，但文體之間的融合更是一個關係到文學發展的大問題。一種文體與其他文體相互滲透與交融，吸取其他文體的藝術特点以求得新變，這是中國文學演進的一條重要途徑。第三，復古與革新之間的交替與碰撞。這是文學體裁內部的運動，主要表現在詩文的領域里，復古與革新兩者的互動也是中國文學演進的一條途徑。第四，文與道的離合。這主要是指文學與儒家倫理道德、儒家政治理想的關係。

在第3節，專談文學史分期問題，認為中國文學史可以分成上古期、中古期、近古期。三古之分，是中國文學史大的時代斷限。在三古之內，又可以細分為七段。所謂“三古、七段”的具體划分如下：上古期：先秦兩漢（公元3世紀以前）第一段：先秦，第二段：秦漢；中古期：魏晉至明中葉（公元3世紀至16世紀）第三段：魏晉至唐中葉（天寶末），第四段：唐中葉至南宋末，第五段：元初至明中葉（正德末），近古期：明中葉至“五四”運動（公元16世紀至20世紀初期），第六段：明嘉靖初至鴉片戰爭（1840），第七段：鴉片戰爭至“五四”運動（1919）。編者一再強調“三古、七段”說主要着眼于文學本身的發展變化，體現文學本身的發展變化所呈現的階段性，而將其他的條件如社會制度的變化、王朝的更替等視為文學發展變化的背景；將文學本身的發展變化視為斷限的根據，而將其他的條件視為斷限的參照。

編者接着將所謂文學本身的發展變化，分解為以下九個方面：一、創作主體的發展變化；二、作品思想內容的發展變化；三、文學體裁的發展變化；四、文學語言的發展變化；五、藝術表現的發展變化；六、文學流派的發展變化；七、文學思潮的發展變化；八、文學傳媒的發展變化；九、接受對象的發展變化。該書提示的這“三古七段”就是“綜合考察了文學本身這九個方面的因素，并參照社會條件，而得出的結論。以往研究文學史，對文學傳媒和接受對象這兩方面很少注意，尚不足以對文學的發展變化作出全面的考察。”（12頁）

但是，編者如此強調“三古七段”、“九個發展變化方面”，最后還是說：

三古七段說雖然打破了朝代分期，但我們仍然認為，朝代分期在目前的文學史教學和研究中符合長期以來的習慣，更便于操作。而且，朝代的更換有時也確實給文學帶來了興衰變化，漢之盛在賦，唐之盛在詩，宋之盛在詞，元之盛在曲，上文已經涉及。再以唐、宋兩代詩文的創作而論，隨着本朝之內時間的推移，都有一個從漸盛到極盛再到漸衰的發展過程。其中似乎存在着與朝代興衰

有關的某種原因，值得我們注意。因此，朝代分期自有其不可完全替代的理由。三古七段是我們處理中國文學史分期問題的一種新的視角，我們仍然願意保留朝代分期（如本書四卷、九編的劃分），作為另一種視角，並將二者結合起來，使之互相補充相得益彰。這就是說，我們主張用雙視角來處理中國文學史的分期問題。因此，三古七段說更全面的表述是：三古七段雙視角。（18頁）

聽來似乎十分有理，然終難免轉彎抹角，自圓其說之嫌；“三古七段”的新視角“主要着眼于文學本身的發展變化”，“將文學本身的發展變化視為斷限的根據，而將其他的條件視為斷限的參照，”更直接地說，就是為“打破以往普遍慣用的朝代分期”而提出的。既然如此，如果最後又採用模稜兩可的“三古七段雙視角”的概念退回到朝代分期的話，何必費大力強調重視“文學本身的發展變化”基準的必要性呢？

三、與“重寫文學史”論議的關係

在此，通過將上述1990年代主要中國文學史的體例和視角特徵，與分析以前文學史的結果相比較，來整理其成果和局限。另外，考慮80年代“重寫文學史”論議對90年代文學史的作用，在此學術背景下分析、說明如下：

第一，文學史編纂目的。⁹⁾ 20世紀前半期文學史，不論編纂者自己明示與否，絕對多數都是教材型性質；50-60年代文學史，大部分在封面或“編纂說明”明示“大學教材用”。90年代文學史的情況是：陳玉剛『中國文學通史簡編』并無序文，不易判斷，但從全書編寫體例和內容看，無疑屬於一種大眾性的教材性質。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編『中國文學史通覽』本是重新編輯百科辭典而成，當然是大眾用工具書。張炯、鄧紹基、樊駿主編『中華文學通史』，由體制之全面性、視角之新穎性來說，與以往的教科書略有不同，然而以“以本專業的專家學者為擬想讀者，要求思路新穎且論證嚴密，富有獨創性，起碼能自圓其說，成一家之言”的研究型文學史標準來說，還是存在不足之處。章培恒、駱玉明主編『中國文學史』亦不明示教材用，而且“導論”的視角頗有開創性，但實際內容還是教材性質。袁行霈主編『中國文學史』則在封面上明示“面向21世紀課程教材”。這樣，90年代文學史亦與以往的文學史一樣大都具有教材用、大眾用性質，但我們還應當注意到其種種獨特性：有的關心中國文學和世界文學的比較；有的彌補“古今分家”的不足，並涉及民族範疇問題；有的試圖打破傳統的文學史“朝代分期”法等等。這些論點，有時展開得不夠充分，然與以往千篇一律式的“教材型”文學史比較起來，卻有一定的開創性。

9) 陳平原在『小說史：理論與實踐』中考慮撰寫文學史之態度和擬想主要讀者來區分研究型、教科書型、普及型三種不同類型。三者當然並非“絕對對立”，其基本特徵是：研究型文學史“以本專業的專家學者為擬想讀者，要求思路新穎且論證嚴密，富有獨創性，起碼能自圓其說，成一家之言”；教科書文學史“以本專業的大學生、研究生為擬想讀者，要求全面系統地介紹本專業的基本知識和學術界大體認可的價值判斷，立論平正通達”；普及型文學史“以社會上(或非本專業)的文學愛好者為擬想讀者，要求準確無誤且通俗易懂，不求深入但望淺出”。陳平原：『小說史：理論與實踐』，『陳平原小說史論集·下』(河北人民出版社：石家莊，1997)，1201-1208頁。

第二，在敘述時期與範圍方面，90年代5種文學史各有特色。對以往的文學史來說，20、30年代曾經試圖運用“古今結合”的觀點，但是40年代以來幾乎都是由原始文學至清末，不包含當代新文學，一直存在着“古今分家”的現象。上述5種文學史，只有張炯、鄧紹基、樊駿主編『中華文學通史』用“中華”的用法，其他都用“中國文學史”來論述：陳玉剛『中國文學通史簡編』至清末為止，章培恒、駱玉明主編『中國文學史』至5·4運動為止，袁行霈主編『中國文學史』至近代(清末5·4運動以前)為止，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編『中國文學史通覽』和張炯、鄧紹基、樊駿主編『中華文學通史』都包括“新時期”在內。如此看來，90年代出刊的文學史中，有堅持慣用的“古今分家”方式的，也有試圖採用“古今結合”方式的，這也是值得注意的現象。

5種文學史在具體的分期方式上又有異同：陳玉剛『中國文學通史簡編』和章培恒、駱玉明主編『中國文學史』基本上依據朝代分期，採取一個或併合幾個朝代方式。¹⁰⁾ 袁行霈主編『中國文學史』雖然提出“3古7段”方式，但是具體實踐還是依據朝代分期，亦採取一個或併合幾個朝代方式。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編『中國文學史通覽』和張炯、鄧紹基、樊駿主編『中華文學通史』都將從上古到“新時期”分為古代、近代、現代、當代等4大時期，古代則亦採取一個或併合幾個朝代方式。這樣，一些文學史重視“古今結合”，古代部分都依據朝代分期，這是它們的共同點。袁行霈主編『中國文學史』雖然在本文體制依據朝代分期敘述，但是該書提出的“3古7段”方式，筆者認為一定會對以後的文學史編寫發生直接或間接的影響。

第三，“雅俗兼容”問題，這已在20世紀前半期文學史編纂時引起論議，經歷40年代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等文學史的出世，至50-60年代非但不成問題，反而在重視人民性、階級性的政治標準第一的觀點影響下，出現了所謂“民間文學主流論”，貶低、排斥封建的、資產階級的文人作家、作品，提高人民大眾所喜愛的通俗文學的地位，大有逆轉潮流之勢。就90年代文學史而言，既要做到徹底反思前一段時期的這種“偏向”，又要保持“文學本位”的客觀的平衡視角。

以上所述90年代5種文學史的幾個特點，如果從80年代中期以來的主要學術動向，尤其是從“重寫文學史”論議背景的角度來看，有何內在關係？

趙敏俐、楊樹增在『20世紀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史』第4章“20世紀末葉文學研究的輝煌”裏說，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後中國古典文學研究進入一個新的繁榮時期——從1977年到1990年代之幾點標識：一是研究成果之多，二是研究隊伍的壯大，三是各種學會的建立和學術活動的頻繁，四是學術思想的活躍。¹¹⁾前三者大概是量的擴大，第四“學術思想的活躍”屬於內面性質的問題，筆者認為更有意義。在此前提之下，該書綜觀

10) 後者的“終章：向新文學的推進”部分雖屬於第八編“清代文學”其性質又有不同。

11) 趙敏俐、楊樹增：『20世紀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史』(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127-132頁。

二階段，從1990年以來至今之第三階段：第一階段的主要特徵在於“撥亂反正與解放思想”，“值得注意的動向是對一些古典文學作品認識態度的改變，”(135頁)就是批判50-60年代由於受“極左”思潮的影響而出現的簡單化、絕對化傾向。第二個階段的主要特徵在於“新思潮的湧動和新方法的使用”。這一階段的新的、主要的動態就在方法論討論上：上一段的思想解放，必然產生介紹和引進各種現代西方理論的結果，1985年簡直是個“方法論年”。第三個階段的特徵在於“古典文學研究正在走向成熟”，經過第一、第二階段的探討，古典文學研究者“思想上和認識上有了一個大的飛躍”。(146頁)

對於80年代以來空前活躍的有關“文學研究方法論”論議的共通中心，可歸納為對馬克思主義的重新理解、文化的眼光、系統的觀點等三方面。(261頁)在這三個中心之下，具體的方法論則多種多樣，其中最值得討論的有“宏觀研究”和“文化熱”現象。其實此兩者又有內在的關聯。所謂“重寫文學史”的論議核心也就在這兩方面。

按照重視“宏觀研究”的一些學者的說法，其目的“並不是要人們捨棄‘微觀研究’而專去發那些大而無當的‘宏論’，而是要人們突破多年來的社會學模式，把文學放在更為廣闊的人類社會歷史背景去研究；不但要研究社會，而且要研究心理；不但要精通文學和歷史，而且要精通哲學、心理學和文化人類學等學科知識”。¹²⁾“文化熱”現象的觀點也多種多樣，有的人側重於分析文學創作主體的文化心理，有的人則側重於文學產生過程中的各種客觀的文化因素等等。(268頁)

依據本文分析，可見90年代文學史的共通特點之一，是通過討論文學本身與文學外的諸如社會、政治、歷史等要素的對立，來強調“文學本位”的必要性。此點在張炯等主編『中華文學通史』、章培恒等主編『中國文學史』和袁行霈主編『中國文學史』的總論部分，都有不同程度的涉及。這應當與上述80年代以來的學術背景，尤其是與批判庸俗社會學的簡單化、絕對化密切相關。

其次，90年代文學史在處理敘述時期和範圍時，有堅持已往“古今分家”方式，也有試圖採用“古今結合”方式的現象。此點應當與80年代以來的“宏觀研究”和“整體研究”視角有密切關係。袁行霈主編『中國文學史』強調文學史“是人類文化成果之一的文學的歷史。”；“文學史著作要在廣闊的文化背景上描述文學本身演進的歷程。”此點也可以說是對80年代“文化熱”的積極反映。

總體來說，筆者選定的90年代5種文學史中，袁行霈主編『中國文學史』的論議性和開創性最強，說它已接近“研究型”文學史也不為過。縱然如此，其理論與實踐還是有點乖離，這或許也同時反映了90年代文學史編寫工作取得的成果、存在的限制和過渡性。

12) 這種“宏觀研究”的代表論著可舉陳伯海『中國文學史之宏觀』(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北京：1990)

平成14年度

文部科学省科学研究費特定領域研究(A)「東アジア出版文化の研究」研究会
第1回 調整班C班主催研究会(本郷学会)

2002年8月27日発表資料

方功恵と佐伯文庫

大塚秀高

1 方功恵について

中国著名蔵書家伝略 鄭偉章・李万健 書目文献出版社 1986.9

方功恵と碧琳琅館

明清著名蔵書家・蔵書印 林申清編著 北京図書館出版社 2000.10

方功恵・碧琳琅館

中国蔵書楼 任継愈主編 2000.12

方功恵と碧琳琅館

中国私家蔵書史 范風書 大象出版社 2001.7

中国蔵書通史 傅璇琮・謝灼華主編 寧波出版社 2001.2

2 北京図書館所蔵方功恵関係目録

A① 碧琳瑯館蔵書目 4冊

② 碧琳瑯館蔵書目録 3冊 抄本

經部-344 史部-543 子部-745 集部-1194 計2826

cf. 經部・易類-38 尚書類-13 詩經類-28 合計79

集部・總集類-268

B③ 碧琳瑯館蔵書記

經部(易類)-32 尚書類-18 詩經類-24 合計74

④ 碧琳瑯館書記

C⑤ 碧琳瑯館書目

⑥ 碧琳瑯館蔵書目録

⑦ 碧琳瑯館書目 僅存集部總集類-551

⑧ 碧琳瑯館書目 僅存集部總集類-551

D⑨ 雁影齋題跋 四卷 (清)李希聖撰 民国24年湘鄉李氏鉛印本

卷1-25 卷2-25 卷3-22 卷4-16 計88

cf. ⑩は卷4末の4部を減らし、新規に4部増やす。

⑩ 雁影齋読書記 四卷 (清)李希聖撰 民国25年上虞羅振常蟬隱廬石印本

經部-14 史部-20 子部-30 集部-24 計88

cf. ⑨の84部を四部分類し、史、子に1部ずつ、集に2部新たに加えた。

書名	所在	目録・ 存否	蔵書記 詩類まで	印記(方功 恵)有無	王重民・佐 伯文庫印	雁影齋 經部のみ
易学集解	北大	○		○	◎	
易蔡		○	◎			
周易管窺	北大		◎	×	◎	
古周易訂詁		○	◎			
禹貢匯疏	北大	○	◎	○	◎	
東坡書伝	北大		◎	×	◎	
呂氏家塾読詩記		○	◎			
毛詩微言	北大	○	△	×	◎	
儀礼注		○	以下缺			◎
周礼全注	北大	○		○	◎	
曲礼全注	北大	○		×	◎	
春秋翼附	北大	○		○	◎	
麟經指月	北大	○		×	◎	
春秋四家	北大	○		×	◎	
皇明楽律書	北大	○		×	◎	
説文長箋	北大	○		×	◎	
皇明表忠記	美國	○		×	◎	以下缺
西湖遊覧志	美國	○		×	◎	
範衍	北大			○	◎	
造命宗鏡集	北大			×	◎	
閩中荔支通譜	北大			×	◎	
古源山人二論	北大			×	◎	
藝圃球瑯	北大			×	◎	
省括編	北大			○	◎	
檢蠹隨筆	北大			○	◎	
昨非菴日纂	北大			○	◎	
簪纓必用翰苑新書	北大			×	◎	
博物策会	北大			○	◎	
古今類腴	北大			×	◎	
事詞類奇	北大			×	◎	
典籍便覽	北大			×	◎	
劉氏鴻書	北大			×	◎	
古今類書纂要	美國			×	◎	

雪菴清史	北圖			×	◎	
東度記	北大			×	◎	
冰蓮集	北大			○	◎	
尺牘清裁	北大			○	◎	
啓雋類函	北大			×	◎	
古逸書	北大			○	◎	
唐詩英華	北大			○	◎	
皇明文衡	北圖			×	◎	
今文選	北大			○	◎	
趙清猷公文集	北圖			×	◎	
程涪水先生集	美國			×	◎	
楊文懿公文集	北大			○	◎	
楓山章先生文集	北大			×	◎	
未軒公文集殘存	北大			×	◎	
顧文康公文草	北大			×	◎	
王槐野先生存笥稿	北大			×	◎	
趙文肅公文集	北大			×	◎	
嚴文靖公集	北大			×	◎	
石室私抄	北大			×	◎	
調象菴稿	北大			○	◎	
栖真館集	北大			○	◎	
射堂詩抄	北大			×	◎	
消渴集	北大			○	◎	
白雲集	北圖			×	◎	
李太僕恬致堂集	北圖			×	◎	
唾菴稿	北大			×	◎	
崇相集	北大			×	◎	
幔亭集	北圖			×	◎	
毛孺初先生評選即山集	北大			×	◎	
漱石山房集殘存	北大			×	◎	
棄草詩集	北大			×	◎	
王文肅公文草	美國			○	◎	

中國善本書提要所見方功惠舊藏書目

經部易類

周易說旨四卷	三	明萬曆間刻本	北大	
涇野先生周易說翼三卷	二	明嘉靖間刻本	北大	菰中月河莫氏藏書印 三山陳氏居敬堂圖書
易象管窺十五卷	四	明刊本	北大	璜川吳氏收藏圖書 佐伯文庫
義經易簡錄八卷繫辭十篇書十卷	八	明末刻本	北大	曼殊院藏 曼殊圖書之印
湯睡菴先生鑒定易經翼註四卷總圖一卷	四	明崇禎間刻本	北大	
易學集解不分卷	三	明清之間刻本	北大	內府藏書 佐伯文庫
孔易七卷	六	清康熙間刻本	國會	李印兆洛 申耆白事 養一

經部書類

東坡先生書傳二十卷	四	明刻兩蘇經解本	北大	葉君錫藏書印 佐伯文庫
禹貢匯疏十二卷圖一卷別錄一卷	六	明崇禎間刻本	北大	佐伯文庫 芙蓉館藏書印
尚書揆十六卷	六	鈔本	北大	八詠樓 雲間趙氏藏書 泰峰借讀 田耕堂藏

經部詩類

多識編七卷	六	明刻本	北大	
詩經類考三十卷	十六	明萬曆間刻本	北大	
張君一先生毛詩微言二十卷	十	明萬曆間刻本	北大	璜川吳氏收藏圖書 佐伯文庫
詩經說略十二卷	四	鈔本	北大	
毛詩註三十卷	十二	鈔本	北大	明氏蓬江藏本

經部禮類

讀禮疑圖六卷	六	明嘉靖間刻本	北圖	靜修齋圖書記
周禮全經十二卷首一卷附錄二卷	十二	明隆慶間刻本	北大	佐伯文庫
曲禮全經附傳十二卷附集三卷	四	明萬曆間刻本	北大	佐伯文庫

經部春秋類

春秋左傳十五卷	八	明朱墨印本	北大	
---------	---	-------	----	--

春秋翼附二十卷	十	明刻本	北大	佐伯文庫
春秋辯義三十卷經義二卷傳義一卷書義四卷不書義一卷時義一卷地義一卷				
	十六	明崇禎間刻本	北大	
麟經指月十二卷	六	明泰昌間刻本	北大	川東陸氏家藏 佐伯文庫
春秋四家十二卷附董劉春秋雜論一卷	六	明崇禎間刻本	北大	佐伯文庫

經部四書類

論語詳解二十卷	八	明萬曆間刻本	北大	樊桐之印
詮次四書翼考十卷	五	明末刻本	北大	
四書經學攷十卷補遺一卷續攷六卷	四	明崇禎間刻本	北大	
四書攷二十八卷四書攷異一卷	十二	明崇禎間刻本	北大	浩齋藏

經部樂類

樂律全書三十八卷附曆書十一卷	二十	明萬曆間鄭藩刻本	北大	英?聲室珍藏善本之章
皇明樂律書六卷	四	鈔本	北大	佐伯文庫

經部小學類

說文長箋一百卷解題一卷凡例一卷卷首七卷又二卷	三十二	明崇禎間刻本	北大	佐伯文庫
大明萬曆己丑重刊改併五音類聚四聲篇	七	明萬曆間刻本	北大	

史部紀傳類

史記一百三十卷	五十二	明正德間白鹿書院刻本	北圖	
		棟亭曹氏藏書 雲蘿書屋 子駿珍藏 固始張氏鑑藏金石圖書之印		
刪補晉書一百三十卷卷首一卷	二十	明崇禎間刻本	北大	

史部編年類

資治通鑑綱目發明五十九卷	八	明司禮監刻本	北大	
皇朝編年備要三十卷	十六	鈔本	北大	
皇明歷朝資治通紀前編八卷後編三十四卷	十七	高麗活字本	北大	

史部傳記類

皇明表忠紀十卷卷首一卷附錄一卷	四	明崇禎間刻本	國會	佐伯文庫
明儒言行錄殘存七卷	八	鈔本	國會	
朱子實紀十二卷	八	明正德間刻本	北大	松溪草堂

經部一

易類

- 殿本 御纂周易折中二十二卷 十二本 一函
周易本義十二卷 二本
漢魏二十一家易注三十三卷 八本 一函
周易指四十五卷 十五本 二函
河上易注八卷圖說二卷 六本 一函
周易古今文全書二十一卷 五本 二十本 四函
周易虞氏義十一卷 四本 一函
- 明本 周易圖三卷易圖通變五卷易筮通變三卷易數鉤隱圖三卷附遺論九事一卷
共十四冊 一箱
喬氏易俟十八卷 四本 一函
周易廓二十四卷 六本 一函
易因無卷數 二本
易見無卷數 二本 共一函
易守三十二卷 八本 一函
周易來註十六卷 十六本 一函
- 明本 易學啟蒙意見五卷 四本 一函
- 明本 揆易堂易解二十四卷 十二本 一函
- 明本 義經易簡錄十卷繫辭十篇書十卷 十本 一函
易原易或合集二十二卷 十二本 二函
- 殿本 日講易經解義十八卷 十本 一函
讀易集說無卷數 十二本 一函
周易會通十二卷 十本 一函
周易疑問六卷 六本 一函
古周易訂詁十六卷 八本 一函
易學集解無卷數 三本 一函
易經翼注〔註〕四卷 (四本) 一函
周易遵述無卷數 六本 一函
萬遠堂易蔡無卷數 五本 一函
周易闡象九卷 五本 一函
- 明本 兒易內儀以六卷 二本 一函
易經蒙引十二卷 十二本 一函
易經說旨四卷 三本 一函

周易傳義音訓九卷 六本 一函
 周易函書約存十八卷約註十八卷別集十六卷 十六本 二函
 明本 讀易纂五卷 六本 一函 明張元蒙撰
 明本 周易說統二十五卷 十八本 二函 明張振淵輯
 殿本 御纂周易述義十卷 六本 一函
 明本 易經註疏大全合纂六十八卷 十二本 二函
 周易洗心十卷 六本 一函

碧琳琅館藏書記

經部

元本周易兼義九卷音義一卷略例一卷 三冊
 明道藏本易數鉤隱圖三卷附遺論九事一卷 四冊
 明本東坡易傳八卷 八冊
 鈔本朱氏易解無卷數 三冊
 覆元本易程傳六卷附晦庵先生校正周易繫辭正義二卷 二冊
 宋本大易粹言十卷 二十六冊
 周義新講義十卷 四冊 日本刊本無收藏圖印
 覆宋本周易本義十卷 六冊
 明本易圖通變三卷易筮圖變三卷 六冊
 鈔本周易集傳八卷 四冊
 鈔本周易原旨八卷 三冊 文瀾閣傳鈔本
 鈔本周易爻變義蘊四卷 四冊 文瀾閣傳鈔本
 明殿本周易傳義大全二十四卷 十二冊
 明本易經蒙引十二卷 十二冊 收藏有日本某府內庫圖書朱文長方印
 明本周易說旨四卷 四冊 收藏有豐秘學院朱文方印漢學所印白文方印
 殆日本所藏者
 明本讀易餘言五卷 二冊
 明本讀易纂五卷 六冊
 明本周易管窺十五卷 四冊 收藏有璜川吳氏收藏圖書朱文方印日本佐
 名文庫朱文長印
 鈔本周易象義十卷 三冊
 明本冥冥編四卷 四冊 收藏有鄭宣之印白文方印日本古河文庫朱文長
 方印
 明本象抄六卷 四冊
 明本易經疑問六卷 六冊

明本周易宗義十二卷 十二册
 明本義經易簡錄八卷 八册 收藏有日本曼殊院藏白文長印曼殊圖書之
 印鍾形朱文印
 明本周易古本一卷 一册
 明本古周易訂詁十六卷 八册 收藏有日本佐名文庫朱文長方印
 明本易注疏大全合纂二十八卷 十二册
 明本萬遠堂易蔡無卷數 五册 收藏有日本佐名文庫朱文長方印
 明本易經會通十二卷 十册
 明本啟蒙益見五卷 二册
 明本圖書衍十五卷 四册
 易經詮義十五卷 十册

經部二

書類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二十四卷 二十本 二函
 日講書經解義十三卷 八本 一函
 尚書輯錄纂註六卷 十二本 二函
 尚書金氏注十二卷 八本 一函
 禹貢滙疏十五卷 六本 一函
 書義主意六卷羣英書義 二本 三函
 影宋本尚書正義二十卷 二十本 二函 日本板
 尚書古文疏證八卷 八本 一函 又一部 一函
 禹貢錐指二十卷圖一卷 十本 一函
 尚書今注音疏十二卷 八本 一函
 尚書後案三十卷附後辨一卷 八本 一函 國朝王鳴盛撰
 書傳音釋七卷 四本 一函
 銅版書經集傳六卷 六本 一函

碧琳琅館藏書記

尚書類

影宋本尚書正義二十卷 二十册 收藏有荆書館圖書印朱文方印熊本文
 庫藏梓朱文大方印

案四裔編年表日本弘化四年即道光二十七年丁未也

影宋本尚書音義二卷 一冊 此日本影宋抄大字本覆刊本每半頁十行每
行字數不等注雙行

抄本尚書五誥解四卷 一冊

明本東坡書傳二十卷 四冊 收藏有葉君錫藏書印朱文方印日本佐名文
庫朱文長印

影宋刊本書疑九卷 二冊

抄本尚書金氏注十二卷 六冊

影抄元本書義主意六卷 二冊

影抄元本羣英書義二卷 一冊

抄本書傳音釋八卷 四冊

抄本尚書譜五卷 一冊

抄本古書世學六卷 四冊

抄本尚書註考一卷 一冊

明本禹貢滙疏十五卷 六冊 收藏有芙蓉館藏書印朱文方印日本佐名文
庫朱文長方印

明本尚書葦籥五十八卷 十六冊

抄本尚書揆十六卷 六冊

抄本晚書訂疑三卷 二冊

抄本書經詮義十三卷 十三冊

尚書曆譜一卷 一冊

經部三

詩類

殿本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二十卷序二卷 十八本 二函
嚴氏詩輯三十六卷 十二本 一函
劉氏詩說十一卷 本 一函

明本 呂氏家塾讀詩記三十二卷 十六本 一函 又一部
詩經類考三十卷 十六本 二函
毛詩類考三十卷 十六本 二函
毛詩稽古編三十卷 八本 一函

鈔本 學詩毛鄭異同籤二十二卷 八本 一函

聚珍本 欽定詩經樂譜全書三十卷附樂律正俗一卷 三十本 二函
詩序廣義二十四卷 十本 一函

鈔本 詩經說略十二卷詩經治亂始末分編傳注合抄十四卷 十本 一函

- 詩經世本古義二十八卷 二十本 二函
 詩深二十六卷 八本 一函
 毛詩品物圖考七卷 三本
 明本 詩經疑問十二卷 六本 一函
 多識編七卷 六本 一函
 詩童子問九卷 五本 一函
 詩經考十八卷 本 一函
 明本 詩經廣大全二十卷 十本 一函
 明本 傳詩嫡冢十六卷 六本 一函
 詩貫十七卷 六本 一函
 毛詩微言二十卷 十本 一函
 殿本 御纂詩義折中二十卷 八本 一函
 明本 詩傳大全二十卷 十二本 一匣
 毛詩傳疏三十卷 十二本 一函 國朝陳奐撰
 讀詩質疑三十二卷 本
 明本 詩經注疏大全合纂三十四卷 二十四本 二函 明張溥纂
 讀詩考字二卷 一本 國朝程大鏞撰

碧琳琅館藏書記

詩經類

- 影宋鈔本潁濱先生詩集傳二十卷 八冊
 明本呂氏家塾讀詩紀三十二卷 十冊 收藏有吉日癸巳白文方印日本佐
 名文庫朱文長方印
 嚴氏詩輯三十六卷 十二冊
 鈔本毛詩要義二十卷 每卷分上下實四十卷 二十冊
 抄本詩說十二卷 四冊
 日本刊本詩童子問十卷 五冊
 明初本詩經疏義會通二十卷 二十冊
 明殿本詩傳大全二十卷 十二冊
 明本六家詩名物疏五十四卷 八冊
 明本重訂詩經疑問十二卷 六冊 收藏有日本曼殊圖書之印
 明本毛詩多識篇七卷 六冊
 明本詩學類考三十卷 十六冊
 明本張君一先生毛詩微言二十卷 十冊
 明本聖門傳詩嫡冢十六卷附錄一卷 六冊

明本詩經考十八卷 十四冊 收藏有日本綠竹口朱文長方印
 明本詩經注疏大全合纂三十四卷 二十四冊
 明本鍾評詩經無卷數 三冊
 抄本詩經通義十二卷 三冊
 抄本詩疑辨正六卷 二冊
 抄本詩蘊四卷 四冊
 抄本詩經詮義十四卷 十五冊
 抄本毛詩訓詁傳三十傳 十二冊
 詩經說略十二卷 四冊
 詩經治亂本末分編傳注合抄十四卷 六冊
 碧琳瑯館藏書記民國二十二年七月重鈔江安傅氏藏綠絲闌鈔本

經部四

禮類

殿本	欽定周官義疏四十八卷	二十	二函
殿本	欽定儀禮義疏四十八卷	二十	二函
殿本	欽定禮記義疏八十二卷	四十	四函
	周禮鄭注六卷	六本	一函
	儀禮疏二十一卷	四本	殘
	禮記目錄三十卷	十卷	一函
	禮記說義集訂二十四卷	十本	一函
	三禮述註六十九卷	二十四本	三函
	周禮正義無卷數	六本	一函
	太平經國之書十一卷	二本	
元本	禮書一百五十卷	二十本	一函 又一部
	五禮通考二百六十二卷	一百二十本	八函
	讀禮通考一百二十卷	二十六本	四函
	書儀十卷	一本	
	禮樂合編三十卷	十六本	一函
	夏小正傳箋四卷	二本	
	周官精義十二卷	六本	一函
	禮說十四卷	四本	一函
明本	禮記通解二十二卷	十本	一函
影宋本	影宋撫州本禮記注二十卷附釋文一卷考異二卷	八本	一函

鈔本 禮記註疏正譌六十三卷 四本 抄本
 明本 曲禮全經十四卷 四本 一函
 影宋本 仿宋本儀禮鄭氏注十七卷附校錄一卷 二本 一函
 明本 二禮集解十二卷 八本 一函
 明本 儀禮注十七卷 八本 一函
 文公家禮八卷 四本 一函
 明本 周禮全經十四卷 十二本 一函
 影宋本 影宋本附釋音禮記注疏六十三卷 二十本 二函 國朝和坤刻
 後有惠棟跋
 儀禮經傳通解三十七卷續二十九卷 十八本 二函 又一部 無續
 日本刻
 明本 硃批周禮二十卷 四本 一函
 明本 周禮注疏刪翼三十卷 十二本 二函
 齊家寶要二卷 二本 一函
 三禮陳數求義三十卷 十二本 一函 國朝林喬蔭撰
 明本 三禮編繹二十六卷 十二本 二函 明鄧元錫撰
 明本 禮記新義三十卷 四本 一函 明湯三才撰
 明本 禮記纂註三十卷 六本 一函 明湯道衡撰
 禮記省度四卷 四本 一函 國朝彭頤撰
 銅版禮記集說十卷 十本 一函
 禮記訓纂四十九卷 八本 一函 國朝朱彬撰

經部五

春秋類

殿本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三十八卷 二十本 二函
 殿本 御纂春秋直解十六卷 八本 一函
 聚珍本 春秋經解十五卷 六本 一函
 春秋左傳杜林合註五十卷 十六本 二函
 春秋大事表五十卷與圖一卷附錄一卷 二十本 二函
 春秋經傳類求十二卷 十本 一函
 明本 春秋四傳三十八卷 十二本 一函
 明本 春秋胡傳三十卷 四本 一函
 宋本 宋版春秋胡傳三十卷 十二本 一函
 影宋本 紹熙本春秋公羊傳注十二卷 四本 一函

明本	閔刻批點春秋左傳十五卷	十二本	一匣
	讀左漫筆十六卷	六本	一函
	春秋釋經十二卷	四本	一函
鈔本	春秋分記九十卷	十六本	二函
	詳註東萊左氏博議二十五卷	四本	一函
明本	春秋左傳屬事二十卷	十二本	一函
	左傳事緯十二卷	六本	一函
	春秋左傳詁二十卷	十本	一函 國朝洪亮吉撰
	春秋經朔表四卷	二本	
	左鑒十卷	二本	國朝楊潮撰
鈔本	春秋地理考實五卷	二本	國朝江永撰 抄本
鈔本	春秋比無卷數	二本	
明本	春秋辯義三十九卷	十六本	二函
明本	春秋翼附二十卷	十本	一函 明黃正憲撰
明本	左氏詳節八卷	八本	一函
	春秋通論四卷	四本	一函
明本	春秋四家十二卷	六本	一函
	春秋左傳標釋三十卷	八本	一函
明本	麟經指月十二卷	六本	一函 明馮夢龍
明本	春秋貫玉八卷	六本	一函 明顏鯨撰
	春秋箋例三十卷	八本	一函 國朝趙儀吉撰
明本	春秋衡庫三十卷	十本	一函 明馮夢龍撰
明本	春秋存俟十二卷	六本	一函 明余光撰
	左傳經世鈔二十三卷	十本	一函 國朝魏禧批
明本	春秋大成三十一卷	十四本	二函
明本	春秋胡傳翼三十卷	十四本	二函
明本	左傳刪訂三十卷	八本	一函
明本	春秋麟寶六十三卷	八本	一函
明本	春秋三書三十二卷	八本	一函
明本	春秋左傳詳註測議七十卷	二十本	二函 明凌稚隆撰
明本	春秋正傳三十七卷	十二本	二函 明湛若水撰
明本	閔刻五色批點春秋公羊傳無卷數	四本	一函 明閔齊 刊
明本	閔刻五色批點春秋穀梁傳無卷數	四本	一函 同上
殿本	欽定春秋左傳讀本三十卷	十四本	二函 道光三年奉敕校刊
	春秋說十二卷書法八卷	六本	一函
	春秋困學錄十二卷	六本	一函 國朝楊宏聲撰

春秋取義測十二卷 四本 一函 國朝法坤宏撰

經部六

孝經類

石臺碑字孝經一卷 一本
增補孝經彙註三卷 三本

經部七

五經總義類

通志堂經解一千七百八十五卷 五百本 五十函
皇清經解一千四百卷 三百六十本 四十函
殿本 武英殿本十三經註疏三百二十六卷 一百四十本 十二函
阮文達公校勘十三經註疏三百二十六卷 一百本 二十四匣
十三經古註一百五十九卷 六十六本 一箱
五經萃室九十三卷 四十本 四函
五經衷要七十二卷 三十六本 四函
六經全註九十七卷 三十八本 四函
明本 明刻大板七經圖無卷數 八本 一匣
六經圖二十四卷 十二本 一函 又一部
古經解鈎沈三十卷 一本 一函
六經讀本七十一卷 三十六本
經典釋文三十卷 十本 一函
經學叢書八十一卷 三十本 四函
松源經說四卷 四本 一函
姜氏九經補註八十九卷 四十本 六函
萬氏經學五書十八卷 六本 一函
徐氏五經大全一百四卷 六本 六函
經史初學辨體無卷數 十八本 二函
經苑一百八十二卷 四十四本 五函
五經讀本七十八卷 二十四本 三函
經學提要十五卷 四本 一函
明本 桂林五經易丹十六卷書響十卷詩正八卷春秋義三十卷禮約三十六卷

共一百卷 三十二本 函 明顧懋樊撰
 漢魏遺書鈔經翼無卷數 八本 一函
 經韻樓全集一百一十卷 二十六本 二函
 味經齋遺書三十一卷 八本 一函
 通藝錄四十三卷 十七本 二函
 戴氏遺書五十七卷 十二本 一函
 微波榭遺書二十四卷 八本 一函

附錄

古微書三十六卷 四本 一函
 七緯三十八卷 六本 一函

經部八

四書類

殿本	欽定日講四書解義二十六卷	十六本	一函
殿本	論語集解義疏十卷	五本	一函
明本	四書人物備考二十九卷	十八本	二函
	鄉黨圖考十卷	六本	
	四書集註十九卷	六本	又一部 懷永堂呂氏康熙五十八年刻 六本
	硃批四書集注十九卷	六本	一函
	銅版四書集注十九卷	五本	一函
	閔刻四書集注十九卷	十本	一函
	欽定駁四書講義八卷	四本	一函
	四書翼注三十卷	十本	一函
	四書初學易知解十卷	六本	一函
	四書會要錄三十卷	二十本	二函
	朱子不廢古訓說十六卷附朱注引用文獻考略四卷	六本	一函
	朱子四書語類五十二卷	十二本	一函
鈔本	論語逸編三十一卷	二本	
明本	論語詳解二十卷	八本	一函
	四書知新日錄六卷	十本	一函
	學庸竊補十四卷	六本	一函
	論語釋解六卷	六本	一函
	四書大成直講二十卷	二十本	二函

- 四書經學考十一卷 四本 一函
- 明本 四書名物考二十四卷 六本 一函
- 四書困勉錄二十卷 十六本 二函
- 四書經註集證二十卷 十六本 二函
- 四書翼考十卷 五本 一函
- 四書微十二卷 六本 一函
- 四書左國輯要四卷 二本 一函
- 四書知新日(新)錄六卷 十本 一函
- 明本 四書考二十八卷四書考異一卷 十二本 二函
- 明本 四書經學考十一卷續經學考六卷 四本 一函
- 四書類考三十卷 二十二本 二函
- 四書經典通考無卷數 八本 一函
- 朱子四書或問小注三十六卷 十本 一函
- 四書反身錄八卷 四本 一函
- 三魚堂四書大全四十卷 二十二本 二函
- 明本 四書直講二十六卷 二十四本 四函
- 四書箋義十二卷讀四書叢說八卷 七本 一函 箋義元趙惠撰
叢說元許謙撰
- 明本 明仿[做]宋本大字四書集注十九卷 十二本 一匣
- 四書纂言三十七卷 十四本 一函
- 四書語錄四十六卷 十本 一函
- 四書異同條辨四十卷 三十六卷 四函
- 四書集編十四卷 六本 一函 宋真德秀撰
- 四書勸學錄四十二卷 三十本 三函

經部九

樂類

- 明本 樂律全書四十二卷 二十本 一匣
- 明本 御纂律呂正義五卷 五本 一函
- 樂律表微八卷 四本
- 樂律通考十卷 二本
- 明本 苑洛志樂二十卷 十二本 二函
- 明本 樂典三十六卷 十本 一函
- 鈔本 樂書二百卷 十本 一函 抄本

明本 明樂律書六卷 四本 一函
明本 律呂正聲六十卷 本 一函 明王邦直撰

經部十

小學類

爾雅注三卷 一本 又一本 一部
爾雅直音二卷 一本
爾雅圖三卷 三本 一函
爾雅正義十卷 十本 一函
爾雅蒙求無卷數 二本
爾雅翼三十二卷 四本 一函
方言注十三卷 二本
匡謬正俗八卷 二本
埤雅二十卷 八本 一函
駢雅七卷 八本 一函
通雅五十二卷 二十本 二函
別雅五卷 五本 一函
拾雅二十卷 四本
明本 說文解字三十卷 八本 一函
影宋本 影宋小字說文解字三十卷 四本 一函
說文繫傳四十卷 十本 一函
說文字原六卷 二本 共一函
明本 說文長箋一百卷 二十四本 四函
段氏說文解字注附六書音均表三十二卷 十八本 二函
段氏說文注訂八卷 四本 一函
說文解字義證五十卷 三十本 四函 國朝桂馥撰
說文解字 詮十四卷 七本 一函
說文解字句讀三十卷 三十本 四函
說文字原集註十八卷 四本 一函
五經文字三卷九經字樣一卷 八本 一函
類篇四十五卷 十五本 一匣
鐘鼎款識二十卷 四本 一函
明本 鐘鼎字源五卷 三本 一函
明本 漢隸字源六卷 三本 一函

復古編二卷校正一卷附錄一卷 三本
 班馬字類五卷 三本 一函 又一部 小字本 三本
 字學三書十三卷 四本
 字鑑五卷 一本
 字學七種二卷 二本
 金壺字攷四卷 四本 一函
 字林通考四卷六書辨異三卷 三本
 殿本 御定康熙字典四十二卷 三十二本 四函 三部
 藝文備覽一百二十卷補詳字義十四篇 三十本 二函
 問奇一覽二卷 四本 一函
 六書通十卷撫遺二卷 八本 一函
 隸辨八卷 八本 一函
 百體千字無卷數 二本
 草字彙無卷數 四本 一函
 漢印分韻無卷數 四本 一函
 隸法彙纂十卷 六本 一函
 隸韻十卷 六本 一函
 廣韻五卷 四本 一函
 集韻十卷 八本 一函
 明本 洪武正韻十五卷 五本 一函
 古今通韻十二卷 六本 一函
 古韻通八卷 八本 一函
 明本 音學五書三十八卷 十二本 一函
 古今韻略三十卷 五本 一函
 韻徵十六卷 四本 一函
 古韻溯源八卷 二本 共一函
 草韻彙編二十八卷 八本 一函
 韻府萃音十卷 六本 一函
 音韻須知二卷 二本
 中州全韻二十二卷 四本 一函
 韻辨一隅九卷 四本 一函
 古韻通說二十卷 四本 一函
 韻學辨中備五卷 二本 一函
 廣金石韻府六卷 六本 一函
 李氏音鑑六卷 四本 一函
 韻字鑑無卷數 四本 一函

經籍纂詁一百六卷 五十六本 六函
 明本 欽定同文韻統六卷 四本 一函
 廣雅疏證二十卷博雅音十卷 六本 一函
 韻綜無卷數 六本 一函
 明本 古今韻註撮要五卷 七本 一函
 明本 重刊五音篇韻三十卷附貫珠集一卷切韻指南一卷 十六本 一箱
 問奇典註六卷 六本 一函
 明本 蘇氏韻輯四卷 四本 一函
 明本 海篇朝宗十二卷 六本 一函
 明本 六書正譌五卷 五本 一函
 明本 六書精蘊六卷 六本 一函
 五雅二十卷 八本 一函
 六藝綱目二卷 二本 一函
 明本 音韻日月燈三十卷 六本 一函
 明本 韻會小補三十卷 二十本 二函
 明本 洪武正韻牋無卷數 五本 一函
 明本 原本廣韻五卷 五本 一函
 明本 禮部韻略五卷 五本 一函 宋毛晃增
 叶韻考正十六卷 四本 一函
 韻譜本義十卷 五本 一函
 字學要覽五卷 六本 一函
 明本 詳校篇海十卷 十本 一函
 正字通十二卷 三十三本 四函
 明本 古今字韻全書集韻十五卷 十本 一函
 龍龕手鑑四卷 六本 一函
 四書五經字考十一卷 四本 一函
 六書六類十二卷 十二本 一函
 明本 古今韻會三十卷 十本 一函 元熊忠撰

雁影齋讀書記

經部

大易粹言十卷 宋本

詩經疏義二十卷 元本

儀禮十七卷 明覆宋本 每半葉八行行十七字卷首有佐伯文庫印蓋得自
日本

儀禮圖十七卷儀禮旁通圖一卷 宋本
精選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句解八卷 宋本
春秋屬辭十五卷 元本
春秋左氏傳補註十卷 元本
春秋師說三卷 元本
重訂四書輯釋二十卷 元本
說文繫傳四十卷
說文解字補義十二卷 明本
六書統溯源十三卷 元本
韻補五卷 元本
增修互注禮部韻略五卷 元本

ベトナム民間版画について

江口一久（国立民族学博物館）

協力者 三山陵 瀧本弘之

2002年8月27日

東京本郷・学士会館分館

（1）ハノイとその周辺の民間版画

①ハノイ市内…Hang Trong通り ハンチョン版画

②ハノイ東北部…Dong Ho村 ドンホー版画

③ハノイ南部…Kim Huang村 キムホアン版画

（2）生産者

①ハンチョン版画…Le Dinh Nghien（国立美術館・美術宝蔵所属）

②ドンホー版画

Nguyen Dang Che…家族一同が従事。ハノイ市内にも息子が卸の店を出す。

Nguyen Huu Sam…次男夫婦が手伝う。長男Nguyen Huu Quaが2000年の6月に、村のなかに販売の店を持った。

Tran Nhat Tan…3軒の中では一番規模が小さいが、息子が後を継ぐことに決まっている。

③キムホアン版画…半世紀前に廃れた。

（3）モーリス・デュランによるドンホー版画の絵柄の分類

1. 字句による祈願
2. 象徴による祈願
3. 同音が吉祥をしめすものによる祈願
4. 字句と象徴による祈願
5. 護符
6. 新年の宗教的絵
7. 滑稽な絵
8. 愛国的な絵
9. 観賞用の絵
10. 霊媒信仰の神像
11. その他

（4）ドンホー（東湖）版画で使用される文字について

（5）ドンホー版画の創作性について

（6）フランス極東学院収蔵のドンホー版画について

(7) 版木について

材料の木 ◎線版…柿の木 ◎色版…墨樹

多色刷りのばあいは、版木の側面に「見当」の針が付けられている。

彫り 生産者自身も彫るが、専門の彫り師に委託することもある。

(8) 色料について

調査時点（2001年10月）では、天然原料の色料と化学染料、化学顔料を混用。

●Sam工房での天然色料の原料とその作り方

黒…原料は竹の葉または藁。枯れた竹の葉を泥の球体に封じ時間をかけて蒸し焼きにする。または乾いた水稻の茎を水をかけながら燃やして黒い灰を作る。出来た灰は土の瓶に入れ、糊を加えて熟成させる。半月に一度ぐらい糊を加えて攪拌する。

黄…原料はエンジュの花または実。原料と石灰を混ぜ、熱した鍋で炒る。水を加えて煮詰め、裏ごししたものに糊を加える。

赤（茶）…原料はドンホー村近くの山にある赤色の土。土を砕いて細かくし、糊を加える。

緑…原料はマメ科の葉と里芋の葉。葉を臼で砕いて泥状になったものを布で漉し、糊を加える。

白…原料は胡蝶貝の粉。臼で砕いて粉状にしたものに糊を加える。これに色を加えて下地塗りに使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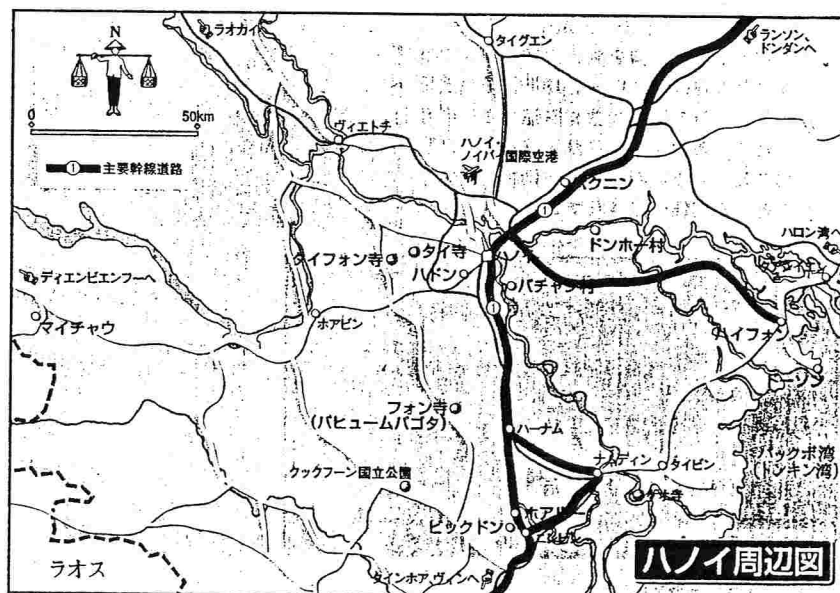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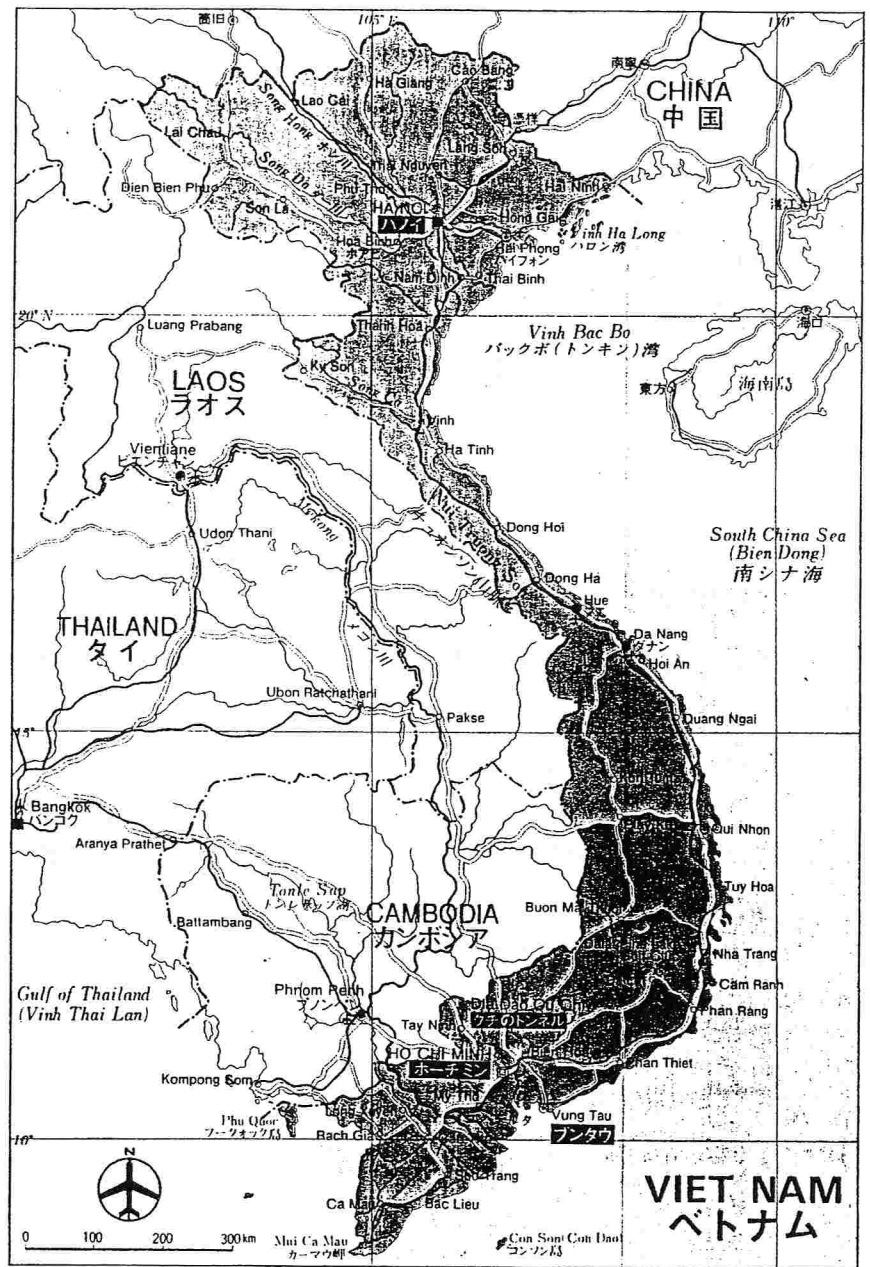
・ハンチョン版画のギエン工房では、経済的理由から黒色は印刷用インクを使用。着色は手彩色で、中国画の顔料、化学染料、ポスターカラーなどを混用する。

(9) 使用する紙

- ・ドンホー版画…ベトナムの伝統手漉き紙（原料はゾウ〈Do〉と呼ぶ）を使う。
- ・ハンチョン版画…洋紙

(10) 刷りについて

- ・ドンホー版画…版木を上から押しつける。小型の版画は多色刷りが多い。刷り具はヘチマの実を使う。
- ・ハンチョン版画…版木の上に紙を載せ、調査時点では、手で擦る。



【中文提要】

日本国江戸中葉、長崎的異国通事留下的《訳詞長短話》、一九一四年被発見以来、引起人們的関心、論及到這本書的学者也不少。但是、這本書上写的所謂「唐話」的性格、一直到現在、還摸不清。這本書上一起写的各種異国話、幾乎都是未闡明的樣子。「摸不清」的主要理由就是「魏氏仮名文字」的存在。、他尽管全編都用漢字写、不過、我們被作為音注使用的「魏氏仮名文字」遮蔽、不能釈読這本書。

現在、不過、通過長崎大学国語学者的不斷努力、作為音注使用的「魏氏仮名文字」被転写成「伊呂波仮名」。結果、《訳詞長短話》在我們中国語言学者的眼前出示。

加上、最近又有一個新的成果。那就是、通過同樣的国語研究者們的努力、与《訳詞長短話》有密接的關係、同樣採用「魏氏仮名文字」的別種文献《東京異詞相集解》的翻印都完工、研究報告書都刊出来了。這樣、對於《東京異詞相集解》這本書的語言本身進行研究的基礎工作総算準備了、中国語言学者、現在可以進行研究、抽出結論。

0 關係年表

1635 (寛永12) 年	鎖国令
1644 (正保 1) 年	明滅亡
1672 (寛文12) 年	魏九官、歸化を申し出、長崎住宅唐人となる。 從僕の魏喜(魏五平次)東京通事となる。
1781 (天明1) 年	魏喜輝(五左右衛門。号、龍山)四代目東京通事となる。
1793 (寛政5) 年	魏五左右衛門、唐通事見習となる。
1796 (寛政8) 年	魏五左右衛門『訳詞長短話』清書完了。
1834 (天保5) 年	魏五左右衛門死去。

1 序—未解決の問題と考察の背景

江戸中期に長崎の異国通事の残した『訳詞長短話』は、1914(大正3)年に発見されて以来、その風変わりな八分体の表記と相俟って関心を呼び、これに論及した学者や研究者はこれまで少なかった。

しかし、そこに盛られた「唐話」の実体については不明のままであり、併記されている各種の異国語についても、今も未解明のありさまであると言ってよい。その理由は、音注に使われた「魏氏仮名文字」と称される特殊な発音注記が立ちばかり、それに阻まれて容易に解説することができなかったからにほかならない。

しかし、国語学者による努力が積み重ねられ、音注に使われた「魏氏仮名文字」(「魏氏いろは」とも言われている)は解説されて、普通の「いろは仮名」に転写され、『訳詞長短話』の一部は、われわれの目のまえに提示され、この言語について考察することのできる基盤が近年ようやく大体備わった。

加えて、最近になってもう一つの新たな成果が積み上げられた。それは、内容的に密接

な関連をもっていて、同じ魏氏仮名文字を用いた『東京異詞相集解』の翻刻が上記と同じ研究者らの努力によって完成され、公表されたことである。実のところ、『東京異詞相集解』の翻刻は、口語の特徴をより一層露わにしている点で興味をひかれるものであって、『訳詞長短話』の翻刻とあわせて意義深いものとなっている。

2 『訳詞長短話』と『東京異詞相集解』の唐語の性格

筆者が検討したところでは、『東京異詞相集解』および、より整理された著作としての『訳詞長短話』に記されている「中華」の言語、すなわち「南京官話」とは、福州語にほかならない。『東京異詞相集解』と書名に冠され、書中に記されている「東京語」とは、実は、今から約二、三百年前の福州語である。このことは、現在から遡ること二、三百年の時間的隔たりはあるものの、この「魏氏仮名文字」の音価によって、大多数の単語と句とを福州語のそれにひき当てることができるということである。

当時の福州語の音韻組織と現代の福州語のそれとの間には、細部にわたって見れば、かなり異なる点も存することに注意する必要もあろう。だが、この「東京語」は、その根幹部において、現代の福州語とほとんど差異はなく、差異のみとめられる若干の単語も、現代の福州語から容易に引き当てることができるのである。語彙を詳しく分析すれば、基礎語彙が一致ないしは著しい類似性を示していることがわかる。この一致は、基礎語彙ばかりではなく、文化関係の語彙にも目立ってあらわれる。語彙の面での散発的な不一致を根拠にして、上述の事実に疑いをさしはさむことはできないのである。

福州語の歴史的研究として利用することのできる文献としては、門音系韻書の嚆矢といわれる『戚林八音』（明末清初の音韻を反映していると言われる）やアメリカの宣教師、R.S.Macley と C.C.Baldwin の著した、

An Alphabet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e Foochow Dialect (1870, Foochow)

Dictionary of the Foochow Dialect (1870, Foochow)

がある。『東京異詞相集解』は、資料的価値において、これらと同等、あるいはこれらよりも貴重なものと見て差し支えない。

ただし、この「東京語」と称しているのは、福州語を根幹として、若干のヴェトナム語が混入している言語である。また『東京異詞相集解』に収められていて、「案南語」と称されているのは、ヴェトナム語を根幹にして若干の福州語の混入している言語のことを言っているのである。

『訳詞長短話』（第1冊）冒頭の第1句には

天長 地久 テン チャン ニー キウ（中華）

テン チャン リイ キー（案南）

テン チャン リー キウ（東京）

とあり、この句は、（中華）では、音注のように、

t'ieng44 ch'ang52 t-ni242 kieu31

と読まれた。

「地」が ti が ni と発音されるのは、前の音節 ch'ang の韻尾の鼻音に影響された声母の交替によるものである。この読音こそが長崎の魏の家に伝わり、「（中華）南京官話」

と思込まれていた言語—客観的にみれば、福州語訛の南京官話—であった。

『東京異詞相集解』では、「唐山（「中国」を指す）国名」の項目において、

一 南京 福州 章州 寧波 (① 1-2)

のように記され、以下には、船山・普陀山・安南・東京・広南・・・の地名が続き、長崎と交渉の深かった地名が順に並んでいる。先頭の「南京」に続いて「福州」が2番目に置かれているのは、福州・福州語の優位を明示していると言える。音は次のように福州語に一致する。

福州 フッチウ hoʔ5 tsiu55

章洲 チユウチウ tsyong55 tsiu33

3 門語の下位方言

門語は、福建省を中心にして話されている言語であり、多くの下位方言群に分岐している。福建省内の門語は、言語面での均質性を基準にしてつぎのように5種にわけられる。

- 1) 門東語 東北部の門江下流域に分布する方言群を指し、3つの支系（福州語・福安語・福鼎語）に分かれる。省都の福州語が代表方言である。
- 2) 甬仙語 沿海部の甬田地区に分布する方言を指す。
- 3) 門南語 東南沿海部に分布する方言を指し、3つの支系（アモイ語・龍岩語・大田語）に分かれる。
- 4) 門中語 中央部の山間部（永安・三明・沙県）に分布する方言群を指す。
- 5) 門北語 西北部の山間部、建溪流域に分布する方言群を指す。

上の5種の下位方言のうち、門東語、門南語、門北語の分布範囲がひろく、勢力のあることから、他の2つをのぞき、門語を代表する3つの方言として扱われている。沿海部に分布する門東語、甬仙語、門南語をあわせて、門海方言と呼ばれることがある。

門語の分布は、福建省を中心にして、大陸東南沿海部に带状に伸び、北は浙江省東南部（浙南門語）から台湾（門南語）、広東省東部（潮州語）でも話されている。海南島の漢族によって話されている海南語は、アモイ語、潮州語、浙南門語と系譜的關係をもつ門南語の一支派である。

4 現代福州語の音韻特徴

福州語の音韻は、概略、つぎのようである。すなわち、15の声母（p p' m ; t t' n l ; ts ts' s ; k k' ŋ h o）と48の韻母（主母音5種、副母音2種、韻尾には、開韻尾のほかに、-ngの鼻音韻尾と-ʔ/-kの入声韻尾が立つ）からなる。

声調は5種。すなわち、上声のほかは陰調と陽調との対立がある。

陰平 (55) 上声 (33) 陰去 (31) 陰入 (23)

陽平 (52) 陽去 (242) 陽入 (55)

福州語の韻母には、緊音 (tense) と鬆音 (lax) の区別があつて、同一の韻母が、声調の違いによって音色が著しく交替する（緊音では主母音が前寄りとなる。鬆音では後寄りとなつて、単母音が二重母音、すなわち「複韻尾」となり、狭母音が広母音となる）現象がみられる。すなわち、緊音は平らないし下降調で曲折を伴わない調型をもつ陰平、陽平、上声、陽入に現れる一方、鬆音はゆるやかな曲折の調型をもつ陰去、陽去、陰入にそれぞれ

れ現れるのである。

福州語では、同化作用による声母の交替が顕著であって、2音節結合では、第2音節の初頭子音が交替型をとる。

福州は、歴史的に見ると、音韻特徴のなかに、門語全体に共通するつぎのような古形態を保存している。

すなわち声母では、

- 1) 口語語彙のなかでは、いわゆる「軽唇音」は重唇音のままであって、文語音では軽唇音の形になっている。
- 2) 口語音では、舌頭音（「端・透・定」）と舌上音（「知・徹・澄」）の区別はない。
- 3) 古漢語の全濁音声母は、口語音層では無声非帯気音に変化している。
- 4) 「明・泥・疑」母の字は門南語ように、非鼻音化を起こすことなく、それぞれ、m-, n-, ng-で発音される。
- 5) 「匣」母字では、k-で発音される。
- 6) 「從」母字では、「心・邪」母字と同じく、s-で発音される。

また韻母では、次のような古漢語としての特徴をもっている。

- 1) 古漢語の合口三等字は、撮口呼 -y- ができることは少ない。
- 2) 古漢語で鼻音韻尾をもつ韻は、-ng で発音されて、門南語のような鼻音化韻尾はない。
- 3) 古漢語の入声韻尾は、-ʔ で発音される。

5 「魏氏仮名文字」による音注

音注として使用された「魏氏仮名文字」の的確な音価を把握できるか否かは、『訳詞長短話』と『東京異詞相集解』に記載されている単語や句の解釈の成敗の鍵である。補助記号の意味するところも重要である。

6 『訳詞長短話』と『東京異詞相集解』の漢字表記

『東京異詞相集解』を見ていると、手っ取り早くいろいろな字があてられている。たとえば、次のような例がある。

福州語 「何」 「シノ」 (なに)

福州語 「事・大這」 「タイチエ」 (こと)

これは、福州語で、それぞれ、sie? no? (什宅)、tai52 chie213 (事志) があてられる。

7 『東京異詞相集解』の本文の検証

資料から、現代の福州語およびヴェトナム語との対応関係を検証してゆく。符号の①②は、長崎大学経済学部分館武藤文庫の2冊であり、③は長崎市立図書館渡辺文庫の1冊である。①②③に続く「4ウ-1」のような表記は頁数と行数を表している。

① 1-4) 廣東

子音同化 クワンヌン kuang t-nung

① 2-3) 天地 土 岩

子音同化 天地 テンニイ t'ienŋ t-ne 「土」は「泥」〈湿った土〉の音 ニエー ne
岩 カン ngang ng-を表す「カ」には補助記号 [°] が付されている。

① 3-1) 雪

「雪」(山合三薛心) ソツ suo?

① 4 ウ-1~3) 正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霜月) 十二月

シャングヤー tsiang nguō? ニイグヤー nei nguō? サングヤー sang nguō? スイグ
ヤー si nguō? グウグヤー ngou nguō? レウグヤー loy? nguō? チイグヤー ts'ei?
nguō? ベツグヤー pei? nguō? カウグヤー kau nguō? スエグヤー sei? nguō? スエ
イグヤー sei? ei? nguō? スエニイーグヤー sei? nei nguō?

十一月の異名 ソングヲ(霜月) song nguō? 「霜」(宕開三陽韻)は、song と発
音される。

① 5-2) 昨日 今日

昨日 スンモーニ syo mang ni? (昨暝日) 今日 キンナン king t-nang (今旦)

① 7 ウ-2) 水 火

「水」(止合三旨書)は、口語では ts- がでる。ツイ〈みつ〉tsui52

火 ポワイ hui33

① 10-3) 此舟 何処從開來

仮名標記の「チャースン トイチイ クイリイ」は、chiasung toichi k'uili となっ
て、〈この船はどこからきたのか〉となる。toichi は〈どこ〉の意味。「来」(蟹
摂開一)は リ li 〈きたる〉と発音する。

① 12-1) 大家勿忘記

(みなみなわするるなよ)と訳にある。「勿」は禁止で、モウ mo52 〈するなよ〉の
意味。

① 17 ウ-1) 何 何大這 事 何事云

シノ 〈なに(何)〉 sie? no? タイチエー〈こと(大這、事)〉 tai52 tsie33 (事
志)「事」は崇母の字ではあるが、澄母の字のように発音される。シノ タイチ
エ 〈なにこと(何事)〉 sie? no? tai tsie

① 18 ウ-3) 好凱 好大這 凱大這 惡意

凱 ガイ 〈わるい(凱、惡意)〉 ngai ng-を表す「カ」には補助記号 [°] がふ
されている。

① 25-1) 壹 貳 參 肆 伍 陸 柒 捌 玖 拾

ソ suo?23 ニ nei242 サン sang55 スイ sei31 グウ ngou242

レツ loy? チイ ts'ei? ベツ pai?23 カウ kau52 スエ sei?5

① 27-3) 低 殊外低

低 ヤアスヤン〈やすい〉 殊外低 ヤアノイスヤン (ことのほかやすい) ヤア ia
(野)は〈非常に、たいへん〉の意味。スヤン siang (賤)は〈値段がやすい〉

(① 30-2) 喜 悪

喜 トフォート (よい) tot 悪 シヤウ (わるい) xau ヴェトナム語である。

(① 30 ウ-1) 有 無 喰呑 喰 呑

コヨー (ある) co チャンコー (ない) chang co ヴェトナム語である。

否定詞 chang に対しては、『案南訳語』では「張」を当てているが、現代ではほとんど khong を専用していて、chang は否定を強調する場合に多く使用される。上記の (ない) は、khong co という。かくして当時の日常語彙 (中古越南語) が後世と稍異なることが推測されるのである。

(① 31-3) 私 私 茶呑 私 飯喰 私 煙呑

トワイ (わし) toi トワイ ヨン チュー (わたしは茶をのむ) toi uong che
トワイ アン ケー (わたしはご飯を食べる) toi an co'm トイ アン トヨツ (わたしはタバコを吸う) toi an thuoc ヴェトナム語である。

(① 31 ウ-1) 船 私舟 此舟

船 (ふね) タウ tau 「タ」には補助記号 [°] が附されている。私舟 (わたしの船) トワイタウ toi tau 以上はヴェトナム語。此舟 (この船) ツエータウ che tau che (これ) は福州語。福州語では「船」 sung という。

(① 31 ウ-2) 来 識

来 (きたる) den 識 (まことにしる) biet ヴェトナム語である。

(① 36-2) 壹 貳 参 肆 伍 陸 柒 捌 玖 拾

モツ mot セイ hai バア ba ボン bon リム nam
ジャウ sau バイ bay タム tam チム chin モイ mu'o'i
ヴェトナム語の数詞である。

(① 36 ウ-3) 這船 何舟 何来

這船 チヤダウ (このふね) tsi52 eik23 tau 何舟 シノダウ (なにのふねか) sie? no? tau ヴェトナム語と福州語との混淆。何来 シノリイ (なににしにきたか) sie? no? li 福州語である。

(① 36 ウ-4) 識 識智々 識智 不識 有 好有

識智 (しりておる) ベツベツ biet biet 不識 (しりませぬ) チャンベツ chang biet
以上はヴェトナム語。福州語には、ヴェトナム語の biet と似た pai?23 がある。また、ヴェトナム語の「識」ヒヨウ (かてん) は、福州語の「曉」 hiau33 と似ている。

(② 1-2) 面 髪 頭

面 (かを) ミエン meing かみ (髪) ホヲツ 「ホ」には補助記号 [°] が付されている。huo? あたま (頭) t'au

(② 1 ウ-1) 舌 齒 牙齒 耳 耳糠 耳穴

「齒」(従母)の発音は、ts'i (文語音) / k'i (口語音) である。齒 キイ k'i
耳 キイウ ngai

(② 1 ウ-3) 腸 腹腸 肩 手脚 手足

手脚 チウカア ts'iu k'a

(② 2-4) 尻 尻穴 穴 骨肉 筋 血

尻 (しり) クウツン ku ts'uong

(② 5-1) 男 女 男子 女子 喜子 悪子

トン (をとこ) toung33 muo33 noyng52

(② 8 ウ-3) 猿猴 猿赤 狐 狸 象

「猿」(匣母)は口語音では k-, k'- あるいは 0-で発音される。猿猴 カウペー〈えんこう〉kau33 (k)iang33

(② 8 ウ-4) 猪 一 豚 兔 老鼠 猫 犬 牛筋 馬

猪(ぶた) トヲー ty 犬(いぬ) ケエン k'eing55

(② 9-4) 虫 蟻

「虫」(通合三東澄) テーン t'oyng52

「蟻」(止開三紙疑) ギニリ ngie24

(② 9 ウ-1) 魚

「魚」(遇合三魚疑)〈いお(さかな)〉は ギウ ngy52

(② 10-5) 蟹

蟹(かに)は、福州語で セン sing52

(② 14-3) 喰 好喫

スヤー〈くいなされ〉 ハウスヤー〈すいておる〉 sie? (食)〈たべる〉

(②ウ 14-2) 持来

トヲリイ〈もちてこよ〉 to52 li (口来)

(② 16-2) 箸

「箸」(はし)(遇合三御澄) テイ toy242

(② 16 ウ-1) 遊 樂

ピイリアウ〈あそぶ(遊)〉／ピイリヤー〈うかる(樂)〉 k'a liu と類似している

(② 20-1) 鏡

「鏡」(梗攝開三映見) kiang

(② 31 ウ-3) 柿

「柿」は崇母の字。群母のように発音する。キイ k'i

(③ 6-2) 彼者打 尻打

ヒヤー キャン パツ〈あのものうて〉 hia kiang p'a? クウツン パツ〈しりうて〉 ku ts'uong p'a?

(③ 10 ウ-3) 販

ナウニー〈にぎやか〉 nau ie

(③ 12-ウ 4) 風

フン ボライ hui33 (甫田)

(③ 13 ウ-2) 学 学 教 唐話 我 私 奴

学(ならう) ヲツー 「学」(「匣母」は文語音では h- が出て、口語音では k-, k'-, 0- が出る)の発音は ho? (文語音)／o (口語音) 教(をしゆる) カアー 「教」(効攝開二肴見)は、kau (文語音)／ka (口語音)

(③ 15-1) 迹(我 奴) 教 唐音 唐話 千万 忘記 勿忘記

クワイ カー トンイン トンワア チエンワン メエキイ(わたくしがをしえた

とういんとうくちかならずわすれるな) nguai ka t'ong ing ch'ien'gwang meki

(③ 20-4) 請坐々

「坐」(従母)の発音は、tso (文語音) / soi (口語音) である。

(③ 23-1) 挑 挑来

挑(とる) トヲツ to? 挑来(もちてこい) to? li

(③ 24 ウ-3) 内外

(内外)うちそと ノイギエー noi gie

注

①『訳詞長短話』(寛政8年改清写)の編者は東京通詞、魏五左右衛門。官命によって書かれた。本書は、「魏氏仮名文字」を用いて書かれている。八分字体で「唐話」を真ん中に書き、左右に中華(南京)、安南(アンナンは広い場合はベトナム全体をいうが、狭い場合は中部のアンナン地方だけを指す。旧王宮の所在地、フエの言葉)、東京、モウル、阿蘭、インデアの異国語の発音が付されている。東京(トンキン)とはベトナム北部、ハノイ一帯を指す。この文献については、大正4年、新村出、武藤長平の両氏によって紹介されてる。長崎県立図書館蔵。成書の立事情については長崎大学の若木太一教授の論考に詳しい。

東京通詞を出すことになる魏九官(之炎)は福建生まれの中国人。兄と一緒に東京に移住して東京と長崎の貿易活動に従事していた。寛文12年、長崎住宅唐人になることをゆるされて「鉅鹿(おほが)」を名乗った。東京貿易で財を成し、崇福寺にも寄進している。明末清初、1689(元禄2)年没。

東京通詞となる魏喜は、魏之炎の従僕。それから四代目、魏五左右衛門(龍山と号す)が『訳詞長短話』の編者である。父の五平次の伝える所によって書いた。『訳詞長短話』の第1冊目の最終葉には、「都是自祖翁(魏喜官 東京人)伝来之中意如件」とあり、各冊の終わりに、「寛政八丙辰年中秋月極末八日 改写之 魏 龍山(花押)」と記されている。特にその第5冊目の最終葉には、「寛政八丙辰年中秋月拾落末八日 改記清静写之

東京通詞 実血 魏五左衛門(印)」と書かれていることによって、魏龍山(五左右衛門)によって遺写されたのが1796年であることがわかる。東京通詞となったのは天明元年(1781年)から天保14年(1843)までの63年間。没年は天保5年(1834年)。

若木太一教授は、「1796年(寛政8)8月、東京通事魏五左衛門は長崎奉行に会話辞書『訳詞長短話』5冊をさしだした。これは来航の東京船が減少してその職を解かれる瀬戸際に、長崎奉行から万一の場合にそなえるために辞書の提出を命じられた。五左衛門は家職を守るために他者には解読困難な文字を用いて製作した辞書を編纂した。先祖伝来の『東京異詞相集解』『南詞集解』という辞書や整理・編集された『訳詞長短話』がそれである。

(『環境科学へのアプローチ』九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と述べている。

②『東京異詞相集解』は、長崎大学経済学部分館武藤文庫蔵。『東京異詞相集解』には巻末に識語がないので、筆写の年がはっきりしない。

一 天文門
テンブン

一 木華
キカ
一 土金
ドキン
一 水風火
スイフカ

一 月
ツキ
一 出
デ

一 清明
セイメイ

一 天下太平
テンカダイハイ

一 天地
テンチ

一 土
ツチ

一 石
イシ

一 岩
イワ

一 天
テン

一 雲
クモ

一 霞
カスミ

一 霧
キリ

一 立
タチ

一 吹
フク

一 霧立
キリタチ

一 煙立
ケムリタチ

一 煙
ケムリ

一 降
フル

一 雨
アメ

一 雨師
アメノカミ

語詞言談云

一 此様成
コノサマナリ
一 此
コノ
一 欣喜
コノヨロコビ
一 歡喜
ヨロコビ
一 悅
ヨロコビ

一 京客
キョウカク
一 好來被至
コノヨロコビ
一 欣喜
ヨロコビ
一 稱來
コノヨロコビ

一 何
ナニ
一 何大這
ナニコトカヤ
一 何
ナニ
一 何
ナニ

一 何處
ナニトコロ
一 何處
ナニトコロ
一 何處
ナニトコロ
一 何處
ナニトコロ

一 何處從來
ナニトコロヨリ
一 你何處
ナニトコロ
一 你何處
ナニトコロ
一 你何處
ナニトコロ

安奉月

廣車

杯三

東泉

一 你 御前 一 松 我 亦 振
コナタ
一 甚 是 正 甚 能 甚 數
スレトヨイ
一 甚 是 正 甚 能 甚 數
スレトヨイ
一 甚 是 正 甚 能 甚 數
スレトヨイ

一 有 一 魚 一 飯 一 煙 一 煙 一 煙
アル
一 茶 吞 一 飯 噎 一 煙 一 煙 一 煙
イナヤノム
一 飯 噎 一 煙 一 煙 一 煙
イナヤノム

一 壹 貳 叁 肆 伍 陸 柒 捌 玖 拾 百
モツ
一 壹 貳 叁 肆 伍 陸 柒 捌 玖 拾 百
モツ

一 舌 一 齒 一 牙 一 耳 一 耳 一 耳
シタ
一 齒 一 牙 一 耳 一 耳 一 耳 一 耳
シタ

一 喉 一 胸 一 乳 一 腹 一 臍
ハノド
一 喉 一 胸 一 乳 一 腹 一 臍
ハノド

一 臍 一 臍 一 臍 一 臍 一 臍
ワタ
一 臍 一 臍 一 臍 一 臍 一 臍
ワタ

一 臍 一 臍 一 臍 一 臍 一 臍
ワタ
一 臍 一 臍 一 臍 一 臍 一 臍
ワタ

一 指 一 大 指 一 小 指 一 大 指 一 小 指
ユビ
一 指 一 大 指 一 小 指 一 大 指 一 小 指
ユビ

一 無 名 指 一 小 指 一 大 指 一 小 指 一 大 指
ハナ
一 無 名 指 一 小 指 一 大 指 一 小 指 一 大 指
ハナ

一 脚 一 脚 一 脚 一 脚 一 脚
アシ
一 脚 一 脚 一 脚 一 脚 一 脚
アシ

一 尻 一 尻 一 尻 一 尻 一 尻
シリ
一 尻 一 尻 一 尻 一 尻 一 尻
シリ

一識知 差不少 差不少 差不少 一百開

一差不少 三音五格 幾更 十三自格 程

一何過 乘來 路來 海來 海邊來

一海沖來 達理來 渡來至 幾更來

一高 賣買 船 高再 賣買再

一貨 高貨 器貨 賣貨 不賣貨

一低貨 貴貨 株外 甚 甚低 甚貴

一價 價錢 價錢 幾 幾 何程 何程

一你教唐話 勿忘記 學至天遠去

一彼提官 噴 無肝 肝意無意

一你不肝 救肝無 彼無干 你勿無干

一我好 奴飲喜 勸喜 你好 四海好

一勿忘記 忘記 無解 無面 無解

一留神記 年內無目至 天遠出力

一株外 甚出力

一

1021201 /木華/ムク(&メク&ムツ) ハア(&ゲエー)/モクグワ & キハナ||もくか & きはな/
1021202 /土金/ニエー キン(&コン)/ドコン & ツチカ子||どこん & つちかね/
1021203 /水風火/ツウイ(&スウイ) ブン ボヲイ(&ブウイ)/スイフウヒ & ミズカセヒ||すいふうひ & み
ずかせひ/

1021301 /日[ノコト]/ニー&ニイ[レ]&ジイ/ニツ & ニチ||につ & にち/
10213011 /月[ノコト]/グラー&ゲエー/ケツ & ツキ||げつ & つき/
10213012 /出/ス° ツ/デ||で/
10213013 /入/ニイー/イリ||いり/
1021302 /清明[杯ト云コト]/シエイ(&サ° ン[レ]) ミン/セイメイ||せいめい/
1021303 /天下太平[杯ト云]/テ° ン ハア(&ビヤン) グウ ビ(&べ)エン/テンカタイヘイ||てんかたいへい/
1021401 /天地[ト云コト]/テ° ン ニイ/テンチ||てんち/
1021402 /土[ノコト]/ニエー&イセ/ツチ||つち/
1021403 /石[ノコト]/カウ&シテウ/イシ||いし/
1021404 /岩[ノコト]/^ガ~~カ~~アン/イワ||いわ/

1172101 /何[ト云コト]/シノ&セウノ/ナニ||なに/
1172102 /何大這カ/シノ タイ チエー/ナニコトカヤ||なにごとかや/[事カ]
1172103 /事カ[ト云コト]/タイ チエー ヤ & チエー ヤ[レ]/コト||こと/
1172104 /何事云カ/シノ〇タイ チエ〇ノー イー/ナニコトユウカ||なにごと いうか/
1172201 /何處カ[ト云コト]/トイ チイ & ホイ チイ/トコカ||どこか/
1172202 /國ハ何處カ/クラー トイ チイ ヤー/クニハドコカ||くには どこか/
1172203 /何ノ國カ/トイ クラン アー/ナニノクニカ||なにの くにか/
1172204 /國[ト云コト]/クラー//
1172301 /何處從來カ/トイ チイ リイ(&〇ライ) ア/ドコカラキタカ||どこからきたか/
1172302 /你ハ何處カ/ニイ トイ チイ ヤ/コナタワドコカ||こなたは どこか/
1172303 /你我ニ云エ/ニイ ヌウ ノイ タ (&ノラー イエー)/コナタワシニイエ||こなた わしに いえ/

1302101 /有ル[ト云コト]/コラー/アル||ある/[好心く]
1302102 /無キ[ト云コト]/チヤン コー & ジャー/ナシ||なし/[邪心く]
1302201 /喰吞[ノコト]/アン(&ハン[レ]) ケム/クイノミ(&ノム)||くいのみ & くいのみ/
13022011 /飯吞喰く/ハム ケム///
1302202 /喰[コトヲ]/ケム&チエー/クウ||くう/
1302203 /吞ム[コトヲ]/アン[レ]&ラン[レ]&トツ[レ]&トン[レ]/ノム||のみ/
1302301 /茶吞ム[コト]/ラン チエー/チャノム||ちゃのみ/御

1302701 /壹/モツ & [東京ニテ]イー//
1302702 /貳/セイ&セ & [東京ニテ]ニー//
1302703 /参/バア & [東京ニテ]サン//
1302704 /肆/ボン & [東京ニテ]スイ//
1302705 /伍/ナム & [東京ニテ]グウ//
1302706 /陸/ジ(&ヂ)アウ & [東京ニテ]レッツ//
1302707 /柒/バイ & [東京ニテ]チイ//
1302708 /捌/ダム & [東京ニテ]ヘツ//
1302709 /玖/チム & [東京ニテ]カウ//
1302710 /拾/モイ & [東京ニテ]スエー//
1302711 /百/バツ//

平成14年度

文部科学省科学研究費特定領域研究(A)「東アジア出版文化の研究」研究会

第2回 調整班D班主催研究会(くりこま学会)

プログラム

期日 2002年8月29日(木)

場所 くりこま高原ホテルエポカ 9:30~5:50

午前の部 開会の挨拶 9:30~9:50

大塚秀高(特定領域研究D班代表)

公開講演I 9:50~11:00

李騰淵(韓国全南大学校・教授)

演題 『情史』和“三言”叙事結構之比較—以比較幾篇同一題材作品爲主
(中文)

休憩 11:00~11:10

公開講演II 11:10~12:10

岡崎由美(早稲田大学・教授)

演題 劍仙劍俠小説について(中文)

以上司会 金文京

昼食(自由)

午後の部 1:10~5:30

研究発表I 1:10~1:50

吳淳邦(韓国崇実大学校・教授)

題目 朝鮮時代中韓兩國小説翻譯交流考(中文)

研究発表II 1:50~2:30

閔寛東(韓国慶熙大学校・教授)

題目 朝鮮時代中國古典小説之出版文化(中文)

研究発表III 2:30~3:00

勝山稔(東北大学大学院・助教授)

題目 明代坊刻の出版状況と発達時期について試論

—『明代版刻綜録』におけるデータ解析を手掛かりとして—

以上司会 岡崎由美

休憩 3:00~3:10

研究発表IV 3:10~3:40

佐々木睦(都立大学・助教授)

題目 上図下文本の製作工程について

研究発表V 3:40~4:10

吉田隆英(姫路独協大学・教授)

題目 紙馬考

以上司会 須藤洋一

休憩 4:10~4:20

研究発表VI 4:20~4:50

小野四平（奥羽大学・教授）

題目 『封神演義』の物語技法

研究発表Ⅶ 4：50～5：20

阿部兼也（東洋大学・教授）

題目 漢書藝文の「小説家」と漢代の「選挙」「太学」創設

以上司会 日下翠

閉会の挨拶 大塚秀高

参加者（中国古典小説研究会と共催）

李騰淵・呉淳邦・関寛東・岡崎由美・勝山稔・佐々木睦・吉田隆英・小野四平・阿部兼也・大塚秀高・金文京・須藤洋一・日下翠・磯部裕子・尾崎康
他に中国古典小説研究会会員多数。

『情史』和“三言”敘事結構之比較(草稿)

-----以比較幾篇同一題材作品為主

李騰淵(韓國 全南大學校 中文科 教授)

一、引言

中國古典小說中，文言小說和白話小說是互相影響，又自成體系的兩大系統。文言小說從魏晉南北朝時代起，綿延不斷，伴隨中國古代社會走完了它的歷程。白話小說起步較晚，從元代開始，到了五四運動前後又演進為中國現代小說。¹⁾ 我們綜觀中國古典小說演變過程時，不可不重視這種文言小說和白話小說自成體系的固有特徵和互相影響的關係，有鑑於此，本稿打算從同一題材(母題)在文言和白話兩系統小說裏如何展開這一個角度來進行討論一下。

比較文言小說和白話小說的種種特徵，雖然可以從幾個方面着手，但最基本的、核心的側面就在包括語言文體和布局結構等多層次的“敘事”方式。就“敘事”的定義而言，東西古今各有不同的說法，最簡單地說，敘事就是“講故事”²⁾，其基本意思不外是“採用特定的言語表達方式來表達一個故事”。³⁾ 關於這裏所說的“表達方式”，各個論者持有不同的看法，陳平原在『中國小說的敘事模式』中將此分為敘事時間、敘事角度、敘事結構三個層次，⁴⁾ 但是筆者認為這三方面中前兩者在中國古典小說裏沒有明顯變化：敘事時間主要以順敘(正敘)為主，敘事角度則主要以第三人稱全知視點為主，所以本稿主要從敘事結構這一側面進行分析。

比較不同時代或不同文體的小說，也可以用多種的方式來進行：既是同樣的文言小說或白話小說，為了探索敘事方式的演變或俗化、雅化的程度，可比較前、後時期作品(例如，六朝志怪和唐人傳奇，唐人傳奇和明代傳奇，宋代話本和明清擬話本，宋元話本和明清章回)；為了探索文言小說和白話小說的敘事方式的異同，可比較不同時期或同一時期不同

1) 齊裕焜 主編 『中國古代小說演變史』(敦煌文藝出版社, 蘭州: 1990) 緒論 2頁。

2) 浦安迪 『中國敘事學』(北京大學出版社, 北京:1996) 4頁。

3) 黃霖 楊紅彬 『明代小說』(安徽教育出版社, 合肥: 2001) 170頁。

4) 參看陳平原 『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戰變』(『陳平原小說史論集·上』, 河北人民出版社: 石家莊, 1997)的第二章到第四章部分。

文體作品(例如, 唐人傳奇和宋元話本, 明代傳奇和明代擬話本, 明代傳奇和明代擬話本)……等等。本稿則爲了探討文言小說和白話小說敘事方式之差異問題, 就要比較明代的文言、白話兩類小說作品中依據同一題材寫成的幾篇代表作品。再次, 同一題材的代表作品中, 主要選擇同一作者的作品, 這是因爲筆者認爲: 如果能明了同一作家如何在文言和白話小說中安排處理把同一題材故事的經過, 更能準確地把握文言、白話兩類小說的敘事特徵。明代通俗文學家馮夢龍(1574-1646)就是將同一題材故事用文言和白話小說來體現的最好例子。馮夢龍編寫的文言小說集『情史』和白話短篇小說集“三言”裏有不少同一題材作品, 本稿從敘事方式的角度比較分析此兩類作品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⁵⁾

二、代表作品敘事結構之比較分析

先依據金美貞『馮夢龍《情史》和“三言”敘事特徵比較研究』的分析結果, 整理如下: 從『情史』和“三言”中同一題材小說目錄(附錄:表1,2,3)上來看, 『喻世明言』和『情史』共有16個故事相對應, 『警世通言』和『情史』共有15個故事相對應, 『醒世恒言』和『情史』共有16個故事相對應, “三言”和『情史』之間同一題材對應數目一共47例。⁶⁾ 如果從這些『情史』和“三言”同一題材作品的篇幅比較結果(附錄:表4)上來看, 白話作品的篇幅比文言作品要長得多, 幾乎達幾十、幾百倍。『情史』中對象故事一般三千字以內, 這證明『情史』裏作品體制基本上是繼承了唐人傳奇的傳統的。⁷⁾

如此看來, 白話作品比文言作品篇幅擴大了幾十、幾百倍, 那麼, 其增加的具體因素何在? 本稿就以膾炙人口的三種代表性故事爲例, 來探索篇幅擴大過程中的具體因素, 進一步分析文言、白話兩類小說的敘事結構之異同和特徵。其三種故事是: 『情史』(卷16)「蔣興哥」和『喻世明言』(卷1)「蔣興哥重會珍珠衫」, 『情史』(卷14)「杜十娘」和『警世通言』(卷32)「杜十娘怒沉百寶箱」, 『情史』(卷5)「史鳳」附錄故事和『醒世恒言』(卷3)「賣油郎獨占花魁」。⁸⁾

第一, 比較這三種故事在文言小說和白話小說裏情節安排的不同情況如下⁹⁾:

5) 在此應明示的是: 筆者最近在在職大學指導一篇碩士學位論文時, 提供了這項論題(金美貞『馮夢龍《情史》和“三言”敘事特徵比較研究』, 韓國 全南大 碩士學位論文, 2002.8), 但是筆者仍然認爲這篇論文的內容基本上是初步的嘗試, 有些內容需要更具體的、理論上的補充, 因此, 筆者在指導該論文的基礎上, 獨自撰寫本稿來專談敘事方式問題。

6) 基本資料用『喻世明言』, 鼎文書局, 臺北: 1978)·『警世通言』(同上)·『醒世恒言』(同上)·『情史』(岳麓書社, 長沙: 1991)。也參考譚正璧『三言兩拍資料』(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 1985)和小川陽一『三言二拍本事論考集成』(新典社,?)等。

7) 唐傳奇的篇幅一般在一千至三千字左右。參看齊裕焜 主編『中國古代小說演變史』(敦煌文藝出版社, 蘭州: 1990) 2頁。

8) 有關兩類故事的流傳過程問題亦有種種論議, 本稿對此姑且不談。參看韓南『蔣興哥重會珍珠衫』與『杜十娘怒沉百寶箱』撰述考, 王秋桂編『韓南中國古典小說論集』(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臺北: 1979) 97-127頁。

9) 故事情節參考江蘇省社會科學院明清小說研究中心·文學研究所編『中國通俗小說總目提要』(中國文聯出版公司, 北京: 1990)而整理了。又, 文言小說的“論評”方式一般在篇末提示, 但白話小說的“論評”方式, 在本故事中隨時出現, 其比率不易獨立交代。考慮這一點, 比較時不包含文言小說的“論評”部分比率在內。

1) 「珍珠衫」和「蔣興哥重會珍珠衫」

情節布局	白話小說	文言小說
①襄陽府棗陽縣蔣興哥，隨父外出經商，十七歲父親病亡，娶妻王三巧，感情甚篤。婚後二年，興哥去廣東經商，因病一年未歸。	12%	1%
②徽州新安行商陳大郎，驚三巧貌美，經賈婆勾引得手。分別時，三巧將蔣家祖傳珍珠衫贈給大郎以為紀念。	50%	53%
③大郎歸途經蘇州楓橋，巧遇蔣興哥，因炫耀艷遇，出示珍珠衫，蔣興哥知其妻不貞，十分傷心。回棗陽後，終於休棄了三巧。三巧被休後，嫁給潮陽知縣吳杰，興哥思念舊情，將三巧所用十六個箱籠相贈。	14%	15%
④陳大郎回家後，其妻平氏看到珍珠衫，知丈夫在外有私，便藏起了珍珠衫。陳大郎思念三巧，尋到棗陽，知三巧已被休再嫁，憂郁而死。平氏再嫁，恰巧嫁給了興哥，珍珠衫又回到了興哥手中。	14%	4%
⑤不久，蔣興哥去廣東經商，失手釀成人命，審案的恰是三巧後夫吳杰。由于三巧的緣故，吳杰寬釋了興哥，並將三巧和十六個箱籠送還興哥。	10%	18%
	100%	91%

► 差異發生的主要原因

- ①部分(白話 12% > 文言 1%)：白話小說用具體的文字來介紹、描寫主要人物蔣興哥和王三巧，用多樣的論述來說明他們夫妻之間感情如何深篤，此為後半部分“重會”的懸念；文言小說則非常簡略。
- ④部分(白話 14% > 文言 4%)：白話小說中有關陳大郎的事，文言小說並無言及，後至結尾部分將新安人病死和其妻為楚人後室之事，用“倒敘”方式簡單補充。
- ⑤部分(白話 10% < 文言 18%)：文言小說多用“對話”方式交代解決訴訟案過程。

2) 「杜十娘」和「杜十娘怒沉百寶箱」

情節布局	白話小說	文言小說
①李布政之子李甲，在京讀書，迷戀名妓杜十娘。十娘久思從良，見李甲忠厚，有心向他。公子惧怕父親，不敢答應。	10%	5%
②公子在妓院用完了錢，老鴇要把他趕走，或叫他用三百兩銀子贖人。公子無力籌錢，十娘拿出私蓄一百十兩，要李甲自籌一半。李甲之友柳遇春，見十娘真情，慷慨借給，使十娘得以贖身。	40%	26%

③ 李甲携十娘南歸，船經瓜州，遇到輕薄頭兒孫富。富見十娘美貌，魂搖心蕩，結交李甲，乘隙進讒，說李甲不該“爲妾而觸父，因妓而棄家”。勸李甲割愛，愿出千金相換。李甲惑于浮言，居然同意。	28%	32%
④ 交銀之日，十娘用意裝飾，光彩照人，將百寶箱中珍寶一一沈入江中，痛罵孫富，通斥李甲，投江而死。	22%	34%
	100%	96%

► 差異發生的主要原因

- ①部分(白話 10% > 文言 5%)：白話小說比較詳細介紹杜十娘的處境。
- ②部分(白話 40% > 文言 26%)：白話小說詳細描寫杜十娘讓李甲籌錢的過程。
- ④部分(白話 22% < 文言 34%)：文言小說比較詳細描被李甲拋棄之後杜十娘的言行以及翌日對兩個男人的痛斥。

3) 「史鳳」附錄故事和「賣油郎獨占花魁」¹⁰⁾

情節布局	白話 小說	文言 故事
①宋汴梁人莘善，在金兵入侵時携女辛瑤琴南逃，中途失散，瑤琴淪落爲娼，改名美郎，人稱“花魁娘子”。美娘人俊美，性聰慧，身價日增，一般人難得一見。	28%	
②臨安有賣油郎秦重，見莘瑤琴美貌，攢積了十兩銀子相會。	24%	18%
③是夜，莘瑤琴酒醉回家，看到秦重，知他不是有名子弟，怕壞了名聲，心中不悅，倒床便睡，半夜嘔吐、飲茶、秦重小心服侍，使莘瑤琴產生好感。	15%	64%
④ 一次，福州太守之子吳八公子因莘瑤琴對他怠慢，將瑤琴凌辱後丟置荒野，幸虧遇秦重得救。	14%	
⑤于是莘瑤琴決心嫁給秦重，二人結爲夫妻。	19%	
	100%	82%

► 差異發生的主要原因

- ①部分(白話 28% > 文言 無)：白話小說詳細介紹辛瑤琴如何在戰亂中淪落爲娼成爲“花魁娘子”的經過。

10) 「史鳳」附錄故事只是一種介紹故事的梗概而已，但從“最小故事單位”的按排角度仍可以比較。

②部分(白話 24% > 文言 18%)：白話小說較詳細敘述賣油郎爲了和“花魁娘子”相會蓄錢等待的過程。

③部分(白話 15% < 文言 64%)：文言故事的梗概就以賣油郎和名妓過夜情況爲主。

依據以上的分析結果，可以整理如下：

一、3篇作品的開端部分，白話小說都比文言小說篇幅增大了很多，其原因是：人物介紹和描寫，說明事件發生背景時，白話小說多用種種細部描寫，來強調人物的具體的形貌、性格、心理，交代人物所處的時間和空間；文言小說則非常簡略。因此，白話小說開端部分的份量比文言小說用兩、三句式的概述要長得多。這就是白話小說比文言小說篇幅擴大的主要因素之一。

二、3篇作品的展開過程中，母論白話小說還是文言小說一般都有“主線”和“副線”。文言小說以“主線”爲中心，對於“副線”部分非常簡略或者予以省略；白話小說則“副線”部分也用相當的篇幅具體敘述，其主要原因和突出主題思想有密切關係。例如，在「蔣興哥重會珍珠衫」裏陳大郎病死的經過，在「杜十娘怒沉百寶箱」裏杜十娘讓李甲籌錢的過程，在「賣油郎獨占花魁」裏賣油郎秦重爲了和“花魁娘子”相會蓄錢等待的過程等，算是“副線”部分。所以文言小說不提或者簡單地交代；白話小說則不然：陳大郎病死的經過，一面強調勸善懲惡主題，一面還是提示他和王三巧的愛情不完全是一種“淫夫淫婦”的一次性淫行。在杜十娘讓李甲籌錢的過程，強調杜十娘根本與一般“閨房才女”不同：因自己經過社會中種種痛苦、考驗，爲了確認李甲的愛情，才讓李甲籌錢，所以這些部分在全篇裏有不可缺少的意義。賣油郎爲了和“花魁娘子”相會蓄錢過程也有類似的意義：強調賣油郎這一人物的愛情“純度”和“深度”。

第二，比較這三種故事的白話小說比文言小說篇幅增大之過程及原因如下：

1. 語言自身的原因

文言文精簡扼要，白話文言無不盡：“對於文言及白話兩種敘述文字所產生之不同效果，可大致以兩對相反特性扼要說明：即白話文長於指物，而文言文則辭藻優美，擅於示意；白話文白話文言無不盡，文言文精簡扼要。”¹¹⁾

2. 白話小說繼承說話，後代亦慣用說書口語體，比文言更需篇幅：

(1) 常用套語

看官，但見，只見，話說，且說，却說，正是，有詩爲證等：

- a. 却說李公子風流年少，未逢美色，自遇了杜十娘，喜出望外，把花柳情懷，一担兒挑在他身上。
- b. 再說杜媽媽女兒被李公子占住，別的富家巨室，聞名上門，求一見而不可得。
- c. 怎見得，有詩爲證：千山雲樹滅，萬徑人蹤絕。
- d. 話說，江西饒州府餘干縣長樂村，有一小民叫做張乙。

11) 韓南「早期的中國短篇小說」，王秋桂編『韓南中國古典小說論集』(聯經出版事業公司，臺北：1979) 9頁。

- e. 看官，則今日聽我說《珍珠衫》這套詞話，可見果報不爽，好教少年子弟做個榜樣。
- f. 正是：‘買賣不成，担誤工程。’

(2) 多引用詩詞

除了入話詩詞、散場詩詞以外，描寫人物和背景時，常用：

- a. 這孩子雖則年小，生得：眉清目秀，齒白脣紅；行步端莊，言辭敏捷。聰明賽過讀書家，伶俐不輸長大漢。人人喚做粉孩兒，個個羨他無價玉。
- b. 道是：天下婦人多，王家美色寡。有人娶着他，勝似爲駙馬。
- c. 正是：吳宮西子不如，楚國南威難賽。若比水月觀音，一樣燒香禮拜。
- d. 生得：渾身雅艷，遍體嬌香，兩彎眉畫遠山青，一對眼明秋水潤。臉如蓮萼，分明卓氏文君；脣似櫻桃，何減白家樊素。可憐一片無瑕玉，誤落風塵花柳中。
- e. 道是：坐中若有杜十娘，斗筭之量飲千觴。院中若識杜老嫩，千家粉面都如鬼。

(3) 多用諺語、俗語

以「蔣興哥重會珍珠衫」一篇爲例，順手可舉如下：

- a. 光陰如箭，不覺周年已到。
- b. 常言道：“做買賣不着只一時，討老婆不着是一世。”
- c. 揀了個上吉的日期，五日前方對渾家說知，道“常言：‘坐吃山空。’我夫妻兩口，也要成家立業，終不然拋了這行衣食道路？”
- d. 真所謂望梅止渴，畫餅充饑。
- e. 蔣興哥新娶這房娘子，不上四年，夫婦兩個如魚似水，寸步不離。
- f. 三巧兒喚丫鬟隄看，只見薛婆衣衫半濕，提個破傘進來，口兒道：“晴干不肯走，直待雨淋頭。”
- g. 婆子又道：“大凡走江湖的人，把客當家，把家當客，…”
- h. “…是一個北京客人送我的，却不道：‘禮輕人意重。’”
- i. 正是：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 j. 常言道：‘一品官，二品客。’做客的那一處沒有風花雪月？
- k. 古人云：“天下無不散的筵席。”
- l. 興哥久聞得“上說天堂，下說蘇杭”，好個大馬頭所在，有心要去走一遭，做這一回買賣，方才回去。
- m. 果然的“自行由得我，官差急如火”，不勾幾日，到了新安縣。

(4) 作者(說話人)隨時介入故事中說明、論評

文言小說「珍珠衫」裏只在篇末有一段論評：

九篇生曰：“若此，則天道太近，世無非理人矣。”小說有《珍珠衫記》，姓名俱末的。夫不負婦，而婦負夫，故婦雖出不怨，而卒能脫其重罪。所以酬夫者，亦至矣！雖降爲側室，所甘心焉。十六箱去而復返，令之義俠，有足多者。姬之狡，商之淫，種種足以誠世。惜不得真姓名。

下面舉「蔣興哥重會珍珠衫」一篇爲例：

- a. 看官，則今日聽我說《珍珠衫》這套詞話，可見果報不爽，好教少年子弟做個榜樣。

- b. 渾家初時也答應道“該去”，後來說到許多路程，恩愛夫妻，何忍分離？
- c. 大凡人不做指望，到也不在心上，一做指望，便痴心妄想，時刻難過。
- d. …，誰知兩個都錯認了。
- f. 誰知陳大郎的一片精魂，早被婦人眼光兒攝上去了。
- e. 看官，你說從來做牙婆的，那個不貪錢鈔？見了這般黃白之物，如何不動火？
- g. 原來三巧兒酒量盡去得，那婆子又是酒壺酒瓮，吃起酒來，一發相投了，只恨會面之晚。
- h. 世間有四種人惹他不得，引起了頭，再不好絕他。是那四種？游方僧道，乞丐，閑漢，牙婆。上三種人猶可，只有牙婆是穿房入戶的，女眷們怕冷靜時，十個九個到要扳他來往。今日薛婆本是個不善之人，一般甘言軟語，三巧兒遂與他成了至交，時刻少他不得。
- i. 這是甚意兒？只因與哥夫婦，本是十二分相愛的，雖則一時休了，心中好生痛切，見物思人，何忍開看？
- j. 原來宋家也是個大戶，有體面的，老兒曾當過里長，兒子怎肯把父親在尸場剔骨？
- k. 看官們，你道三巧兒被蔣興哥休了，恩斷義絕，如何恁地用情？他夫婦原是十分恩愛的，因三巧兒做下不是，興哥不得已而休之，心中兀自不忍；所以改嫁之夜，把十六只箱籠完完全全的贈他。只這一件，三巧兒的心腸野不容不軟了。今日他身處富貴，見興哥落難，如何不救？這叫做知恩報恩。

3. 對於描寫背景和人物形象及心理方面白話小說比文言小說更具體

1) 具體形象地介紹和描寫主要人物和他所處的時空

白話小說介紹、描寫人物時注重其“具體特性”，交代此人物生活的時間和空間時，也重視其“特定性”而展開具體論述；文言小說則一般不如此：主要人物往往沒取姓名，或者只有姓，沒有名字；人物所處的時間和空間大部分沒有言及，或者只用一、兩詞語一帶而過。我們比較一下下面的文章：

- 1-a. (文言) 萬曆間，浙東李生，係某藩臬子，入賞游北雍，與教坊女郎杜十娘情好最殷。
- 1-b. (白話) 話中單表萬曆二十年間，日本國關白作亂，侵犯朝鮮。…中略…內中有一人，姓李名甲，字干先，浙江紹興府人氏，父親李布政所生三兒，惟甲居長。自幼讀書在庠，未得登科，援例入于北雍。因在京坐監，與同鄉柳遇春監生同游教坊司院內，與一個名姬相遇。那名姬，姓杜名嫩，排行第十，院中都稱為杜十娘。
- 2-a. (文言) 楚中賈人某者，年二十餘，妻美而豔，夫妻之愛甚篤。
- 2-b. (白話) 話中單表一人，姓蔣，名德，小字興哥，乃湖廣襄陽棗陽縣人氏。父親叫做蔣世澤，從小走熟廣東，做客買賣。因為喪了妻房羅氏，止遺下這興哥，年方九歲，別無男女。…中略…何期到一十七歲上，父親一病身亡，…中略…光陰似箭，不覺周年已到。興哥祭過了夫親靈位，換去粗麻衣服，再央媒人王家去說，方才依允。不隔幾日，六禮完備，娶了新婦進門。
- 2-c. (白話) 說這新婦是王公最幼之女，小名喚做三大兒；因他是七月七日生的，又喚做三巧兒。
- 3-a. (文言) 小說有賣油郎慕一名妓
- 3-b. (白話) 內中單表一人，乃汴梁城外安樂村居住，姓莘名善，渾家阮氏。夫妻兩口，開個六陳鋪兒，雖則糶米為生，一應麥，豆，茶，酒，油，鹽，雜貨，無所不備。家道頗頗得過。年過

四句，止生一女，小名叫做瑤琴。自小生得清秀，更且資性聰明。七歲上，送在村學中讀書，日誦千言。十歲時，便能吟詩作賦。

- 3-c. (白話) 再說臨按城清波門里，有個開油店的朱十老，三年前過繼一個小廝，也是汴京逃難來的，姓秦名重，母親早喪。父親秦良，十三歲上將他賣了，自己在上天竺去做香火。朱十老因年老無嗣，又新死了媽媽，把秦重做親子看成，改名朱重，在店中學做賣油生理。…中略… 朱重長成一十七歲，生得一表人才，雖然已冠，尚未娶妻。

2) 除了主要人物，還有不少次要人物

文言小說，一般以兩、三個主要人物為主，但同樣的故事在白話小說裏增加一些次要人物。(舉例省略)

3) 通過細節描寫刻畫人物性格和心理

白話小說用各種“細節”來突出、刻畫人物性格和心理；文言小說則一般用“概述”方式。我們比較一下下面的文章：

- 1-a. (白話) 那杜十娘自十三歲破瓜，今一十九歲，七年之內，不知歷過了多少公子王孫，一個個情迷意蕩，破家蕩產而不惜。

- 1-b. (文言) (無對應內容)

- 2-a. (白話) 那公子俊俏龐兒，溫存性兒，又是撒漫的手兒，幫襯的勤兒，與十娘一雙兩好，情投意合。十娘因見鴛兒貪財無義，久有從良之志，又見李公子忠厚志誠，甚有心向他。

- 2-b. (文言) 已而聲色競嚴，女益不堪，誓以身歸李生。

- 3-a. (白話) (美娘)問道：“你是那個？”秦重答道：“小可姓秦。”美娘想起夜來之事，恍恍惚惚，不甚記得真了，便道：“我夜來好醉？”秦重道：“也不甚醉。”又問：“可曾吐麼？”秦重道：“不曾。”美娘道：“這樣還好。”又想一想道：“我記得曾吐過的，又記得曾吃過茶來，難道做夢不成？”秦重方才說道：“是曾吐來。小可見小娘子多了杯酒，也防着要吐，把茶壺暖在懷里。小娘子果然吐後討茶，小可斟上，蒙小娘子不棄，飲了兩盞。”美娘大驚道：“臟巴巴的，吐在那里？”秦重道：“恐怕小娘子污了被褥，是小可把袖子盛了。”美娘道：“如今在那里？”秦重道：“連衣服裏着，藏過在那里。”美娘道：“可惜壞了你一件衣服。”秦重道：“這是小可的衣服有幸，得沾小娘子的餘瀝。”美娘聽說，心下想道：“有這般識趣的人！”心中已有四五分歡喜了。

- 3-b. (文言) 妓酒醒時，已天明矣，問…『何不見喚？』其人曰：得近一宵，已爲踰福，敢相犯耶！』後妓感其意…

- 4-a. (文言) 某商於粵…

- 4-b. (白話) 興哥一日間想起父親存日廣東生理，如今担攔三年有餘了。那邊還放下許多客帳，不會取得，夜間與渾家商議，欲要去走一遭。渾家初時也答應道“該去”，後來說到許多路程，恩愛夫妻，何忍分離？不覺兩淚交流。興哥也自割舍不得，兩下悽慘一場，又丟開了。如此已非一次。光陰荏苒，不覺又捱過了二年。那時興哥決意要行，瞞過了渾家，在外面暗暗收拾行李。揀了個上吉的日期，五日前方對渾家說知，道“常言：‘坐吃山空。’我夫妻兩口，也要成家立業，終不然拋了這行衣食道路？如今這二月天氣，不寒不暖，不上路更待何時？”渾家料是留他不住了，只得問道：“丈夫此去，幾時可回？”興哥道：“我這番出外，甚不得

已，好歹一年便回，寧可第二遍多去幾時罷了。”渾家指着樓前一棵椿樹道：“明年此樹發芽，便盼着官人回也。”說罷，淚下如雨。興哥把衣袖替他揩拭，不覺自己眼淚也挂下來。兩下里怨離惜別，分外恩情，一言難盡。到第五日，夫婦兩個啼啼哭哭，說了一夜的說話，索性不睡了。五更時分，興哥便起身收拾，將祖遺下的珍珠細軟，都交付與渾家收管，自己只帶得本錢銀兩，帳目底本及隨身衣服，鋪陳之類，又有豫備下送禮的人事，都裝疊得停當。…中略…興哥上路，心中只想着渾家，整日的不做不睬。不一日，到了廣東地方，下了客店。

5-a. (文言) 楚人貨盡歸家，

5-b. (白話) 急急的趕到家鄉，望見了自家門首，不覺墮下淚來，想起：“當初夫妻何等恩愛，只爲我貪着蠅頭微利，撇他少年守寡，弄出這場丑來，如今悔之何及！”在路上性急，巴不得趕回。及至到了，心中又苦又恨，行一步，懶一步。

6-a. (文言) “世間有這樣美貌的女子，落于娼家，豈不可惜！”又自家暗笑道：“若不落于娼家，我賣油的怎生得見！”又想一回，越發痴起來了，道：“人生一世，草生一秋。若得這等美人樓抱了睡一夜，死也甘心。”又想一回道：“呸！我終日挑這油担子，不過日進分文，怎麼想這等非分之事！正是癩蛤蟆在陰溝里想着天鵝肉吃，如何到口！”又想一回道：“他相交的，都是公子王孫。我賣油的，縱有了銀子，料他也不肯接我。”又想一回道：“我聞得做老鸇的，專要錢鈔。就是個乞兒，有了銀子，他也就肯接了，何況我做生意的，青青白白之人。若有了銀子，怕他不接！只是那里來幾兩銀子？”

6-b. (白話) 賣油郎慕一名妓，

依據以上的分析結果，我們可以看出文言小說和白話小說在敘事結構上的種種不同特點：文言小說一般用概述方式進行敘述，白話小說則用細節描寫人物、事件和故事背景。既然是同一題材作品，文言小說和白話小說各有特色；總而言之，文言小說到白話小說，大的情節改動不多，但通過主要、次要故事的各種細節描寫，突出人物形象和主題思想，並達到前後因果一致的合理性。

《附 錄》

表 1：『情史』和『喻世明言』同一題材作品目錄

區分	情 史	喻 世 明 言
1	卷十六 珍珠衫	卷一 蔣興哥重會珍珠衫・正話
2	卷十四 柳鸞英	卷二 陳御史巧勘金釵鈿・正話
3	卷三 阮華	卷四 閒雲菴阮三償冤債・正話
4	卷二 賣子媼	卷五 窮馬周遭際賣子媼・正話
5	卷四 袁盎 葛周	卷六 葛令公生遺弄珠兒・正話
6	卷四 裴晉公	卷九 裴晉公義還原配・正話
7	卷十八 柳耆卿	卷十二 衆名姬春風弔柳七・正話
8	卷二 單飛英	卷十七 單符郎全州佳偶・正話
9	卷二 楊公	卷十八 楊八老越國奇逢・正話
10	卷二 紹興士人	卷二十七 金玉奴棒打薄情郎・正話
11	卷十 祝英台 卷二 王善聰	卷二十八 李秀卿義結黃貞女・入話 卷二十八 李秀卿義結黃貞女・正話
12	卷十九 張果老	卷三十三 張古老種瓜娶文女・正話
13	卷十四 王武功妻 卷十四 金山僧惠明	卷三十五 簡帖僧巧騙皇甫妻・正話
14	卷四 沈小霞妾	卷四十 沈小霞相會出師表・正話

表 2：『情史』和『警世通言』同一題材作品目錄

區分	情 史	警 世 通 言
1	卷一 關盼盼	卷十 錢舍人題詩燕子樓・正話
2	卷二 徐信 卷一 范希周	卷十二 范蠡兒雙鏡重圓・入話 卷十二 范蠡兒雙鏡重圓・正話
3	卷一 金三妻	卷二十二 宋小官團圓破甌笠・正話
4	卷七 樂和	卷二十三 樂小舍拚生覓偶・正話
5	卷二 玉堂春	卷二十四 玉堂春落難逢夫・正話
6	卷五 唐寅 卷五 唐寅附	卷二十六 唐解元一笑姻緣・正話
7	卷十 金明池當鱸女 卷十 李會娘	卷三十 金明池吳清逢愛愛・正話
8	卷四 婁江妓	卷三十一 趙春兒重旺曹家莊・正話
9	卷十四 杜十娘	卷三十二 杜十娘怒沉百寶箱・正話
10	卷十六 念二娘 卷十六 周廷章	卷三十四 王嬌鸞百年長恨・入話 卷三十四 王嬌鸞百年長恨・正話
11	卷十三 非烟	卷三十八 蔣淑真刎頸鴛鴦會・入話

表 3：『情史』和『醒世恒言』同一題材作品目錄

區分	情 史	醒 世 恒 言
1	卷五 史鳳附	卷三 賣油郎獨占花魁・正話
2	卷二十三 虎 卷十二 勤自勵	卷五 大樹坡義虎送親・入話 卷五 大樹坡義虎送親・正話
3	卷二 吳江錢生	卷七 錢秀才錯占鳳凰儔・正話
4	卷二 昆山民	卷八 喬太守亂點鴛鴦譜・正話
5	卷十 陳壽	卷九 陳多壽生死夫妻・正話
6	卷二 劉奇	卷十 劉小官雌雄兄弟・正話
7	卷十 草市吳女	卷十四 鬧樊樓多情周勝仙・正話
8	卷十八 赫應祥	卷十五 赫大卿遺恨鴛鴦丕・正話
9	卷十八 張蕙	卷十六 陸五漢硬留合色鞋・正話
10	卷二 程萬里	卷十九 白玉孃忍苦成夫・正話
11	卷十七 金廢帝海陵	卷二十三 金海陵縱欲亡身・正話
12	卷十七 號國泰國等附	卷二十五 獨孤生歸途鬧夢・入話
13	卷三 江情	卷二十八 吳衙內鄰舟赴約・正話
14	卷四 蚰鬚叟 卷九 黃損	卷三十二 黃秀才微靈玉馬墜・正話

表4：“三言”和『情史』同一題材作品篇幅比較(○正話, ●入話)

字數 對應作品		100 ~ 500	501 ~ 1000	1001 ~ 3000	3001 ~ 5000	5001~ 8000	8001 ~ 10000	10001~ 15000	15001~ 20000	20001차 이상
情 史	○ 11 ● 1			○ 4						
			● 1		○ 8	○ 3		○ 1	○ 2	
情 史	○ 5 ● 1		○ 3 ● 2	○ 4						
			● 2	● 1	○ 3	○ 4	○ 2	○ 1		○ 1
情 史	○ 5 ● 2		○ 7	○ 1	○ 1					
		● 1		● 1		○ 2	○ 5	○ 4		○ 2
計	情史	○ 2 ● 4	○ 10 ● 2	○ 9	○ 1					
	三言	● 1	● 3	● 2	○ 11	○ 8	○ 7	○ 6	○ 2	○ 3

〈朝鮮時代中韓兩國小說翻譯交流考〉

韓國 崇實大學 中文系

教授 吳 淳 邦

中韓兩國的小說交流歷史悠久，《世說新語》·《太平廣記》·《剪燈新話》等作品早在高麗時代流傳到韓半島，朝鮮初期頗為流行。因為當時韓國文人大抵能通文言文，閱讀漢籍不成問題。因此，不少漢籍流入于朝鮮，中國典籍流傳的情形，從一位清朝文人所提到的證言裏可見一斑：“朝鮮人最好書，凡使臣之來限五六十人，或舊傳或新書或稗官小說，在彼小缺者，日出市中，各寫書目，逢人遍問，不惜重直購回，故彼國反有異書藏本也。”¹⁾ 姜紹書所說的朝鮮人好書情形，並不至于誇張，朝鮮中期著名文人許筠(1569-1618年)也曾經說明過他去北京購買中文書籍的經緯，他在《閑情錄·凡例》解釋說其書的來源及選編的過程：

余嘗恨家之史籍所載甚簡略，切欲添入遺事，勒為全書為計久矣。倥偬未暇，甲寅、乙卯兩年，因事再赴帝都，斥家貨，購得書籍幾四千餘卷，就其中事涉閑情者，以浮帖帖其提頭處，以需殺青逮判刑部，公務浩穰，未敢下手粹選，……。²⁾

朝鮮第15代光海君年間活動的許筠曾在甲寅(1614, 光海君6年, 萬曆42年)·乙卯年(1615, 光海君7年, 萬曆45年)出差去北京時，變賣家產，選購了四千餘卷漢籍。從中國購書返國，並不只是他一個人，有人甚至請托他人買回所喜歡的典籍。李裕元在《林下筆記》說：“桐漁李公平日手不釋者，即稗官說也。毋說其種，好閱新本，時帶譯院，都相象譯之。赴燕者，爭相購納，積至屢千卷。”桐漁李公是朝鮮第23代順祖年間當過右議政的宰相李相璘，雖然那時國家已經頒令禁止閱讀稗官小說，但李公私地下酷讀小說，甚至帶書去司譯院，請托譯員翻成韓文，讓他閱讀。另外，有機會出境去中國，爭相購書，其數量也相當可觀，許筠購書約四千餘卷，李裕元所言及的也至幾千卷。因此，姜紹書主張在朝鮮現今也保存着不少異書藏本。其實，他所主張的異書藏本，並不只是推測的，朝鮮中期刊行的《中國小說繪摸本》〈小敘〉提起中國小說書目說：

夫《四書》、《六經》及《綱目》、《通鑑》、《宋鑑》、《明史》、《綱鑑》諸書，韓、柳、白、李、杜、蘇諸集，朱子諸書、《二程全書》等諸子百家之外，右有稗官少史等諸書，其名不可勝記。然其中有大小精粗、虛實，警世之，何則？槩其條目之大則，曰《開闢演義》，曰《涿鹿演義》，曰《西周演義》，曰《列國志》，曰《西漢演義》，曰《東漢演義》，曰《三國志》，曰《東晉演義》，曰《西晉演義》，曰

1) 清 姜紹書著，《韻石齋筆談》，載于《增補文獻備考》卷242。

2) 許筠著，《閑情錄·凡例》，載于《許筠全書》(許筠著·李離和編，亞細亞文化社，漢城，1980年12月)，頁253。

《禪真逸史》，曰《隋唐演義》，曰《殘唐演義》，曰《南宋演義》，曰《北宋演義》，曰《皇明英烈傳》，曰《續英烈傳》，曰《焦史演義》也。其條目之小則曰《留人眼》，曰《西湖佳話》，曰《人中畫》，曰《禪真後史》，曰《剪燈叢話》，曰《文苑植橘》，曰《艷異編》，曰《五色石》，曰《型世言》，曰《醒世恒言》，曰《拍案驚奇》，曰《今古奇觀》，曰《列仙傳》，曰《女範》，曰《士範》，曰《養正圖解》，曰《孫龐演義》，曰《四才子書》，曰《玉巧利》，曰《玉支磯》，曰《春風眼》，曰《春柳鶯》，曰《破閑談》，曰《巧聯珠》，曰《好迷傳》，曰《王翠翹傳》，曰《弁以釵》，曰《引鳳簫》，曰《鳳簫梅》，曰《山中一夕話》，曰《仙媛傳》，曰《富公傳》，曰《盛唐演義》，曰《太原志》，曰《聖經直解》，曰《七克》，曰《聘聘傳》，曰《西廂記》也。其中又有大中小帙曰《西遊記》，曰《後西遊記》，曰《東遊記》，曰《水滸志》，曰《後水滸志》，曰《水滸後傳》，曰《西洋記》，曰《包公演義》，曰《無冤錄》，曰《迪吉錄》，曰《感應篇》，曰《剪燈新話》也。又其中有淫談怪說曰《艷情快史》，曰《昭陽趣史》，曰《錦屏梅》，曰《陶情百趣》，曰《玉樓春》，曰《貪歡報》，曰《杏花天》，曰《肉蒲團》，曰《戀情人》，曰《巫夢緣》，曰《燈月緣》，曰《鬧花叢》，曰《艷史》，曰《桃輿圖畫》，曰《百抄》，曰《何潤傳》也。形形色色，鬱鬱葱葱，不可盡喻。其中可鑑、可戒者，可笑、可愛者，抄集成冊，令繪士主簿金德成等若干人，摸本粧冊，開卷歷代事跡，其可瞭然，引書序于首，又作小跋于末，以傳後之子孫。其勿泛看也夫。

壬午閏五月初九日完山李氏書于麗暉閣之上。³⁾

這篇序文是英祖後宮映嬪李氏1762年(英祖38年)在昌慶宮的麗暉閣所著的，此文裏面提到的書名總有83種，其中75種是小說，其他如戒鑑書3種(《女範》，《士範》，《養正圖解》)，天主教書籍兩種(《聖經直解》，《七克》)，法醫學書1種(《無冤錄》)，道教書籍1種(《感應篇》)，戲曲1種(《西廂記》)等共有8種。《中國小說繪模本·小敘》裏面的書目有其獨特的價值：第一，歷史小說《涿鹿演義》·淫詞小說《巫夢緣》·《陶情百趣》·《桃輿圖畫》·《百抄》·才子佳人小說《破閑談》·文言小說《富公傳》·《仙媛傳》都已經失傳，未見于別的小說書目，映嬪李氏提起這些書目，證明這些作品1762年以前流入于朝鮮，她已經過目提起書名。第二，《鳳簫梅》和《春風眼》在日本寶歷甲戌年(1754年)的《舶載書目》有所記載；《河潤傳》在康熙年間劉廷璣的《在園雜誌》卷二提起過其書名，但現已失傳，而《小敘》裏又見其書目，證明上述的三種作品1762年以前確實出版過，而又流傳于朝鮮。第三，《小敘》裏所記載的珍貴書目，如《型世言》·《後水滸傳》是世界唯一的孤本，《文苑植橘》是中國僅見書目早已失傳，而韓國現存有朝鮮時代的刪補刻本。第四，有些作品則中國早就失傳了，但其韓文翻譯本在韓國現存，如《太原志》和《聘聘傳》的韓文翻譯本收藏于《樂善齋文庫》。

除了《中國小說繪模本·小敘》裏面的書目以外，還有一本漢城大學奎章閣所藏的《玉鸞再合奇緣》裏面也有一批當時流行的從中文翻成韓文的中國小說翻譯本書目：如《孫龐演義》，《開關演義》，《涿鹿演義》，《西周演義》，《列國志》，《楚漢演義》，《東漢演義》，《唐秦演義》，《三國志》，《南宋演義》，《北宋演義》，《五代朝史演義》，《西遊記》，《忠義水滸誌》，《聖嘆水滸誌》。⁴⁾ 因此有人主張《中國小說繪模本·小敘》裏面的書目很可能是當時已經

3) 完山李氏著，《中國小說繪模本·小敘》，江原大學校 出版部，韓國 春川，1993. 8.，152頁。

4) 漢城大學奎章閣所藏的《玉鸞再合奇緣》卷十四和卷十五載有十五種當時流行的韓文翻譯小說，《玉

翻成韓語的譯書目錄。因為《玉鴛再合奇緣》的書目除了《北宋演義》,《五代朝史演義》以外,大致上跟《中國小說繪模本·小敘》裏面的小說書目一致。而且,《無冤錄》·《太上感應篇》·《聖經直解》等書都有韓文翻譯本,所以可以推測說《中國小說繪模本·小敘》裏面的書目說不定是韓文譯書書目。⁵⁾由此可見,韓國現在仍有保存例如《型世言》·《刪補文苑植橘》·《啖蔗》等中國早就失傳的稀見孤本,另外,有些作品,其原書久已失傳,著錄上僅存其書目,但是韓國現在藏有《聘聘傳》和《太原志》的韓文翻譯本,可以彌補已經佚失的原書面貌。

二.

我們再反過來談談,中韓兩國的翻譯小說。雖然中國小說的翻譯本到18世紀已經在韓國相當流行,擁有一批讀者階層,包括宮庭的婦女和一般文人階層。朝鮮時代翻譯或改作中國小說的情形極為興盛,我們來看看韓國各圖書館所藏的翻譯小說書目:

(1)《今古奇觀》(2)《南溪演談》(3)《唐晉(秦)演義》(4)《大明英烈傳》(5)《武穆王貞忠錄》(6)《補紅樓夢》(7)《北宋演義》(8)《三國志》(9)《西周演義(封神演義)》(10)《仙真逸史》(11)《雪月梅傳》(12)《醒風流》(13)《續紅樓夢》(14)《孫龐演義》(15)《女仙外史》(16)《瑤華傳》(17)《殘唐五代演義》(18)《忠烈小五義傳》(19)《忠烈俠義傳》(20)《平山冷燕》(21)《平妖記》(22)《紅樓夢》(23)《紅樓夢補》(24)《紅樓復夢》(25)《後水滸傳》(26)《後紅樓夢》(27)《聘聘傳》(28)《麟鳳韶(引鳳簫)》(29)《珍珠塔》(30)《快心編》(31)《包公演義》(32)《型世言》(33)《太原志》(34)《鏡花緣(第一奇諺)》(35)《水滸傳》(36)《薛仁貴傳》(37)《西漢演義》(38)《東漢演義》(39)《春秋列國志》(40)《東遊記》(41)《好述傳》(42)《玉嬌梨傳》(43)《玉壺冰心》(44)《綠牧丹》(45)《西遊記》(46)《錦香亭記》(47)《隋唐演義》(48)《太平廣記》(49)《南宋演義》(50)《開闢演義》(51)《伍子胥傳》(52)《蘇雲傳》⁶⁾

從中宗38年(西元1543年)以韓語翻成《烈女傳》以來,不斷出現了中文小說的韓語翻譯本。從上面的譯書目錄來看,翻譯和改作小說大概有50多種,這些作品大部分是17-19世紀被翻譯的,但是《三國演義》與《今古奇觀》等作品,1900年以後也仍然被翻譯或改作,可見此類作品到現在仍然廣受歡迎。雖然《烈女傳》的韓文譯本已經16世紀中葉出現,可惜早已失傳,現無法考證其譯者的姓名。因此,第一次出現韓國小說的完譯漢文本,還要等到17世紀末葉朝鮮第19代肅宗年間的西浦金萬重,他肅宗15年(1689年)創作了韓國古典小說的翹楚《九雲夢》,這本作品有韓文與文言文兩種版本,其主要差別在於表記文字的不同。丁奎福教授則主張作者先以文言文寫作,後來他按照文言本再譯成韓文本,但別人主張韓文本為先,文言文本為後,其說紛紛。但是,研究者共同認為韓漢兩種版本的作家都是金萬重,只是文字表記上的先後成為爭論的核心問題⁷⁾。但是金萬重是個

鴛再合奇緣》是溫陽鄭氏1786年至1790年之間抄寫的韓文小說,引自沈慶昊著,〈樂善齋本小說的先行本考〉,載于《精神文化研究》第38號,韓國精神文化研究院,1990年。

5) 朴在淵曾經在〈完山李氏《中國小說繪模本》解題〉提出了此說,載于《中國小說繪模本》195頁。

6) 閔寬東著,《中國古典小說流傳韓國之研究》,文化大學 中文研究所 博士學位論文,1994年6月,298·299兩頁。

用文言創作的作家，並不能算是個翻譯家，他是位使用兩種文字從事創作的。

金萬重的另一本代表作《南征記》(又名《謝氏南征記》)比《九雲夢》稍晚幾年問世的。此作品也有韓文本和漢文本，可是表記文字的先後並沒引起爭論。因為金萬重的從孫金春澤在他的《北軒雜說》解釋他的漢譯動機說：

西浦多以俗諺爲小說，其中所謂《南征記》者，有非等閑之比，余故翻以文學而，其引辭曰，言語文字以教人自六經然爾……稗官小說，非荒誕則浮靡，其可以敦民彝，裨世教者，唯《南征記》乎。

金春澤認爲金萬重所作的《南征記》有相當高的文學價值，可以敦民彝·裨世教，因此把他的韓文作品譯成漢文小說了。他的翻譯工作大略1692年前後進行的，所以韓國小說的文言譯本可說是18世紀以前問世了。除了金萬重自身寫作《九雲夢》的漢文本以外，金春澤可以推爲第一個翻譯作家。因為朝鮮時代韓人寫作的韓文古典小說數量並不少，但文人大抵對稗官小說持有輕視態度，在書上或其他著作裏題記作者姓名的作品較少，到朝鮮後期才普遍注明作者姓名。雖然有些朝鮮漢文小說或韓文翻譯本仍然保存下來，但是以同樣的理由注明翻譯作家名字的作品，少之又少。金萬重的《九雲夢》比《紅樓夢》早50多年問世，《九雲夢》和《南征記》的漢文本還是比《鏡花緣》的韓文完譯本出現得早150餘年。漢文本的寫作和漢文本的翻譯工作算是在朝鮮時代的特殊文化環境所造成的。朝鮮時代，能用文言文閱讀兼寫作與否成爲文人的必備條件，因此，朝鮮文人普遍地保有文言文的寫作和閱讀能力，文言文的寫作對朝鮮文人來說，並不是很陌生的工作。金萬重和金春澤不見得他們的漢文本給中國讀者閱讀，他們的主要讀者對象還是以朝鮮國內的文人階層爲主，但不料他們的作品也流傳到中國，提供給中國讀者閱讀，比如北京大學圖書館所藏的《南征記》就是金春澤的漢文翻譯抄本⁸⁾。由此可見，中韓兩國小說的翻譯交流已經從17世紀末期開始進行，兩種文字的翻譯作業都由朝鮮的文人主動進行的。

三.

但是除了如《烈女傳》和《太平廣記》的韓語翻譯等官方的集體工作以外，根據現存的資料，第一個翻譯中文小說的被公認作家就是朝鮮中期的文人洪義福(1794-1859年)。根據丁奎福教授的考證，他的韓文翻譯本出現於1840年左右。洪義福將李汝珍的《鏡花緣》100回翻譯成韓文，叫作《第一奇諺——鏡花新譯》20卷，其中第9卷與第12卷兩卷缺佚，現存18卷。他自1835年至1848年從事《鏡花緣》的翻譯工作，時間長達13年，現存的譯本總有1,686頁。⁹⁾根據作者〈附注〉，13年之間他有時得病休息，遇到閑暇之時才着手翻譯，但對一本作品的翻譯工作這麼長期不斷進行真是難能可貴的，如此有了他的熱心執筆才能完成了約1,900頁的長篇完譯本(包括缺失的兩卷)。根據《第一奇諺》的作者〈自序〉，洪氏自述其翻譯動機：朝鮮時代只有嫡出的兩班子弟才能參加科舉考試，他是妾室所生的庶流出身，他攻讀學問在宦途上沒有出路，因此放棄官學不念經史，閑暇之

7) 丁奎福著，《韓國古小說史研究》，漢城：韓國研究院刊，1992年8月，255-261頁。

8) 李仙竹主編，《北京大學圖書館館藏古代朝鮮文獻解題》，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9月，196頁。

9) 丁奎福著，〈對於第一奇諺〉(韓文)，《中國學論叢》第一輯，韓國高麗大學出版部，1984年4月，73-79頁。

餘喜閱小說，並將《三國演義》·《水滸傳》·《列國志》·《西周演義》等中國白話小說譯成文言文¹⁰⁾，可惜他的文言翻譯作品都已遺失不傳，只有《第一奇諺》現存。可見，洪氏對中國通俗小說的翻譯工作相當傾倒，專心投力使用韓語和文言文翻譯白話章回小說，可說是掌握韓漢兩種文字的第一位翻譯作家。

其後比《鏡花新翻》晚50年，朝鮮後期高宗21年(1884年)文士李鍾泰受勅命率領數十名譯員將中國小說翻譯成韓文，以供宮庭婦女閱讀用，現在收藏于韓國精神文化研究院《藏書閣文庫》。其中34種小說已經被判明為中國小說的韓文翻譯本，包括一部世界最早的120回全文完譯本《紅樓夢》¹¹⁾。這本《紅樓夢》譯本的最大特點就採用中·韓注音對照的註譯方式，就把中文原文(在本文上面的右邊)和原文的韓語口音(在中文原文的左邊)及韓文翻譯文(在本文的中下面)都寫在同一頁上，是一本學習中文的課本。其他譯本都沒載原文，只有譯文，但是藏書閣所藏《紅樓夢》翻譯本，大體以直譯為主，逐字譯文，其翻譯技巧和藝術表現相當細緻而準確，在每頁的上半部分將中文原文與韓語口音並記，將其韓語譯文寫在其下半部分，具有一面閱讀小說一面學習漢語的教材功能。可是，由于《紅樓夢》的分量很多，進行翻譯時，由多數譯者分擔翻譯，這本翻譯作品是集體合作而完成的，並不是一個人的翻譯作品。此書以王希廉評本當作其底本，但是當時譯者很多，王希廉評本的數量不夠，有的譯者不得不使用其他版本，因此可以發現第79回以後，回目和回首不同的現象特別多。雖然集體共譯難免有些毛病，例如難以維持作品前後的統一性，使用語彙和文章語氣的不一致等，但是有了這些官方勅命的翻譯活動，我們現在才能看到不少翻譯作品。如果個人從事翻譯，我們還要等到更長時間，待到更多熱心的譯者出現。

還有值得一提的問題是《紅白花傳》的國籍問題。《中國通俗小說總目提要》裏面如此說明《紅白花傳》的抄本書誌事項：

不題撰人。似出明人之手。抄本無序跋，無總目，正文卷端署“紅白花傳”，半葉十行，行十九至二十六字不等。正文不署回次，但立回目，豎格。中縫有“親衛第四大隊”字樣。全書末署“光武二年戊戌三月 日”字樣，似系抄竣之年月，書為淺近文言。【藏日本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撰述者蕭相愷先生認為《紅白花傳》似乎出于明人之手，他所看到的版本是日本東京大學所藏的抄本，他沒有提到中國本土的所藏本。可是，現在韓國藏有很多《紅白花傳》的抄本：金東旭所藏本 3種·高麗大學 所藏本 2種·精神文化研究院 所藏本 3冊·李謙魯 所藏本 3冊·國立中央圖書館 所藏本 1冊·趙東一 所藏本 1冊 等。此外，英國人Skillend也曾經介紹樂善齋本3冊和1903年發印本3冊·1783年筆寫的Berkeley Asmanic Collection之Hongbackhwa chon(紅白花傳的韓國語音之英文表記)等版本。¹²⁾ 由此可見，韓國有很多現存的筆寫本，而且美國Berkeley大學的抄本之筆寫日期遡至1783年。另外，韓國小說研究學者從1930年代開始在他們的專著裏面不斷地提到紅白花傳是朝鮮宣祖·仁祖年間(1567-1649年)韓國人所創作的漢文小說，例如金台俊的《朝鮮小說史》·朴晟義的《韓國古代小說史》·金起東的《李朝時代小說論》到金光淳的《韓

10) “大抵《三國志》·《西遊記》·《水滸志》·《列國志》·從《西周演義》開始歷代演義類已經翻譯成文言文。”《第一奇諺》，第1卷 第4章 81頁。原文為韓文，筆者譯成中文。韓文原文引自〈對於第一奇諺〉，81頁。

11) 曹喜雄 著，〈樂善齋本翻譯小說研究〉，《國語國文學》第62·第63合併號，韓國國語國文學會，1973年12月，257-259頁。

12) 朴在淵著，〈紅白花傳並不是中國小說〉，《中國小說研究會報》第9號，1992年3月，14·15兩頁。

國古小說論》等小說專著裏都詳細說明《紅白花傳》的來歷考證和內容分析。¹³⁾ 《紅白花傳》的正文以大明成化年間河南府洛陽縣爲開頭，敘述桂荀兩家的愛情故事，因此，中國人看起來好像是中國人所作的文言小說，其實不然。這篇是韓國人在韓國寫作的漢文小說，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所藏本提署的“光武(1897-1907年)”是朝鮮第26代高宗的年號，光武2年戊戌3月是1898年3月。此本的中縫寫明的“親衛第四大隊”好像指的是高宗皇帝的親衛隊，所以可以說《紅白花傳》是韓國人抄寫的韓國漢文小說，正如金台俊等人所說的朝鮮宣仁年間流行的《江都夢遊錄》·《金角干實記》·《桂荀傳》·《柳淵傳》·《雲英傳》等傳記類愛情小說一樣以淺近的文言文寫作，作中人物和時代背景都以中國明代的人事爲主的漢文小說。但是，我們光看作品，不容易發現這些作品是由韓國人所寫的，因爲其作中人物和時代背景均爲中國的，金萬重的《九雲夢》和《南征記》也是同樣的作法，容易誤解爲中國人以中國地名和人物爲作品背景來寫作的中文小說，可是朝鮮中期的不少小說普遍使用文言文，作品的舞臺主要以中國本土爲背景的。所以韓國的中國小說研究者應該注意朝鮮時代中韓小說互相影響和交換的關係，潛心研析，才能解釋出兩者之間的差別和特點所在。在此，我想要主張朝鮮時代韓國人已經開始將韓國小說用文言文翻譯小說，但是言語文字和時代背景等因素仍然以中國爲主，引起它們誤解爲中國小說，其實這些韓國人所寫的漢文小說曾經流傳到中國，給中國人閱讀，最近有人還以爲《南征記》是中國文言小說¹⁴⁾。我們韓國國內還收藏着不少韓國漢文小說和中國小說的各種版本，待我們繼續調查研究，還有很多餘地能發掘出更多的稀少資料和新的研究成果。如果沒注意到《紅白花傳》等類的作品，中國學者還是把它們當作中國小說，作者和作品的國籍問題也隱沒不見其真面目。

〈한글 개요〉

중한 양국소설의 교류역사는 상당히 오래되었다. 《世說新語》·《太平廣記》·《剪燈新話》 등은 고려시대에 한반도에 전래되어 문인들에게 널리 읽히고 상당히 유행하였다. 이러한 중국소설들은 1443년 조선 제4대 세종대왕이 한글을 창제하고 난 뒤, 한국어로 번역본이 간행되었다. 조선시대 중국소설이 유행한 사실은 여러 전적에 언급되었지만, 현재 우리들이 그 전모를 살펴볼 수 있는 자료로는 英祖大왕의 후궁인 映嬪 李氏가 저술한 《中國小說繪模本·小敘》의 중국소설서목과 奎章閣에 소장된 한국한문소설 《玉鴛再合奇緣》에서 언급한 18세기에 유행했던 중국소설의 한국어 번역본 서목을 들 수 있다. 前者는 모두 83종의 서목이 열거되었는데, 그 중에서 중국소설은 75종이며, 이 서목은 중국소설의 연구와 번역교류사에 각별한 의미를 가지고 있다.

첫째, 《涿鹿演義》·《巫夢緣》·《陶情百趣》·《桃興圖畫》·《百抄》·《破閑談》·《富公傳》·《仙媛傳》은 모두 이미 失傳되었고 다른 어떤 소설서목에도 보이지 않는데,

13) 金台俊, 《增補朝鮮小說史》, 學藝社, 1939年7月, 71-71頁. 朴景義, 《韓國古代小說史》, 日新社, 1958年10月, 236-237頁. 金起東, 《李朝時代小說論》, 精研社, 1959年4月, 424-427頁. 金光淳, 〈古小說의類型〉, 載于《韓國古小說論》(韓國古小說研究會編, 亞細亞文化社, 1991年3月), 291頁.

14) 朱眉叔著, 〈南行記의發現與評價〉, 載于《明清小說論叢》第3輯(春風文藝出版社, 沈陽, 1985年6月), 304-313頁. 此文主張《南征記》爲中國文言小說, 流傳到朝鮮, 朝鮮人抄寫的. 北京大學所藏的《南征記》抄本是朝鮮人抄寫的, 但作品內容和思想傾向肯定是中國人所寫的作品. 《南征記》的文言本是由金春澤1692年前後從韓文譯成文言文的.

映嬪李氏가 이들을 열거한 것은 이 작품들이 1762년 이전에 이미 조선에 전해져서 이미 보았다는 사실을 알려준다. 두 번째, 《鳳簫梅》와 《春風眼》은 1754년 日本의 《舶載書目》에 기재되었고, 《河澗傳》은 康熙 연간 劉廷璣의 《在園雜誌》에 그 書名이 언급되었지만 지금은 이미 실전되었는데, 이 〈小敍〉에 그 書目이 보이는 것으로 보아, 이 세 작품은 1762년 이전에 출판되어 조선에 전래된 것이 분명하다.

세 번째, 〈小敍〉에 기재된 《型世言》과 《後水滸傳》은 세계에서 한국에만 유일하게 현존하는 孤本이며, 《文苑植橘》은 중국에서는 서목만 전해지고 작품은 벌써 유실된 작품인데, 韓國에는 현재 조선시대의 刪補刻本이 전해지고 있다. 네 번째, 중국에서 이미 失傳된 작품이지만 현재 한국에 한국어 번역본이 남아 있어 원서의 면모를 유추해 볼 수 있는데, 《太原志》와 《聘聘傳》의 韓語譯本이 현재 樂善齋文庫에 소장되어 있다. 또한 《玉鴛再合奇緣》에서는 중국소설의 한국어번역본 15종이 언급되었는데, 그 작품은 대부분 《中國小說繪模本·小敍》의 中國小說書目과 일치하고 있어, 어떤 학자는 《中國小說繪模本·小敍》의 中國小說書目이 譯書目錄이라고 주장하고 있다.

한국소설의 중국 전래는 명확한 기록이 없지만 조선중기 이후에 한국소설이 창작된 이래로 여러 작품이 漢譯되었는데, 현재 고증할 수 있는 작품으로는 金萬重의 《九雲夢》과 《南征記》를 들 수 있으며, 한국에서 중국소설의 한어번역과 백화소설의 문언번역에 진력한 洪羲福의 번역활동은 매우 주목할 만한 일이다. 洪羲福은 《鏡花緣》을 《第一奇諺》이란 題名으로 완역하였으며, 다수의 백화소설을 文言文으로 번역하였다. 하지만 한국소설의 중국어번역은 이보다 100여 년이 앞선 金萬重의 작품이다. 그의 《九雲夢》은 작자 자신이 文言文과 한글의 두 文字로 創作하였기에 엄밀한 의미의 번역은 아니며, 《南征記》는 한글 작품을 작자의 從孫 金春澤이 文言文으로 번역한 것으로 이들 漢譯本은 모두 중국에 유입되어 중국독자에게 읽혀졌다. 하지만 현재까지의 기록으로는 중국인에 의한 한국소설의 중국어번역은 거의 이루어지지 않았다. 兩國小說의 翻譯交流은 조선시대나 현재나 별반 차이가 없으니, 중국소설의 한글번역은 朝鮮後期 19世紀末 高宗 연간에 勅命으로 백여 권에 이르는 낙선재문고가 번역·창작되었으며, 최근에도 中國小說의 韓譯作業은 부단히 진행되어 1950년 이후 번역된 중국고전소설은 약 61種 450卷 정도 되지만, 한국소설의 中譯作業은 그 수가 대단히 미미하여 아직까지 가시적인 성과를 보지 못하고 있는 실정이다.

朝鮮時代中國古典小說之出版文化

閔寬東*1)

1. 官刻本

一般來說，朝鮮時代的出版根據板主的歸屬分為「官刻本」和「私刻本」。

「官刻本」是由國家主管的板本。出版「官刻本」的地方有春坊・奎章閣(內閣)・內醫院・校書館・司譯院・六曹(禮部)・各地方監營等。這些書是由官營手工業廠印刷的，其中的一部分提供給國內各單位，另一部分賣給一般個人，但都由官方來主管。

其中，春坊(一名為世子侍講院)是主管王世子教育的地方，此處設立於太祖時代。因為這裏主管世子的教育，不敢印刷通俗小說類書籍，只印刷一些經書或史書類書籍。

奎章閣(現在在漢城大學圖書館)是保管歷代國王的親筆，文章，願命，遺教等的地方，設立於正祖即位年(1777年)。這裏招聘各學者來討論經史，從而振興文教，教化當時墮落的風俗和惡習等，但於1894年甲午更張時被廢止了。這裏也是一個比較嚴肅的地方，只印刷經史及有關文教的書籍，不敢印刷通俗的書籍。

內醫院是主管宮中的醫藥的地方，一名為典醫監。這裏主要出版醫學書籍，當然也與小說出版無關。

而跟小說出版有關的是校書館・司譯院・六曹(禮部)・各地方監營。

1) 校書館

「校書館」是朝鮮時代主管經書的印刷・校訂或香祝・印篆等的地方。朝鮮太宗以前這裏被叫做校書監，後來到太宗元年(1401年)改名為校書館。其後到正祖6年(1782)編入奎章閣。校書館的鑄字所主管印刷和出版書籍。在校書館刊行了各種書籍，其中也包括了中國古典小說。例如，「世說新語」・「剪燈新話句解」・「刪補文苑植橘」・「三國演義」等書就在校書館印出。

「世說新語」是於朝鮮時代肅宗34年(1708年)在校書館印刷的，其書名叫「世說新語補」。特異的是以顯宗實錄字(顯宗1659-1674年在位)來刊行，這就證明了是官刻出版的事實。

「刪補文苑植橘」大概出版於1684年到1760年間。此書是用「第一校書館印書體字」印出的。²⁾

「朝鮮王朝實錄」宣祖卷三曰：

「剪燈新話鄙陋可愕之甚者 校書館 私給材料 至於刻板 有識之人 莫不痛心。」

1) 韓國 慶熙大學校 中文學科 副教授

2) 朴在淵：「刪補文苑植橘」，鮮文大中文系，1994年，86p.

.....[中略]..... 三國志衍義則怪誕如是，而至於印出，其時之人豈不無識。觀其文字亦皆常談，只見怪僻而已。」

2) 司譯院

「司譯院」一名叫為「象院」或「舌院」。司譯院是朝鮮時代負責翻譯與通譯的官廳。此處主要掌管外交文書的收發及負責與外國人的通譯，此外還主管翻譯中國古典小說的記錄。

「李鍾泰[譯官]奉皇帝之命，動員文士數十名翻譯中國小說到達近百種，又昌德宮襄樂善齋(王妃的圖書室)有用韓文寫得書籍至於四千餘冊，其中大部分是翻譯小說，偶插有國文學的貴重本。」³⁾

從上述的記錄來看，很可能是在司譯院出版中國古典小說的。

3) 六曹(禮曹)

六曹是朝鮮時代處理重要國務的地方，總共有6個官府(既吏曹，戶曹，禮曹，兵曹，刑曹，工曹)。其中的禮曹擔當禮樂，祭祀，教育，科舉，風俗等，此處以百姓教化為目的出版書籍，出版的小說都是有關龜鑑或善行的，其代表例子是「列女傳」。

「嘉靖癸卯(朝鮮中宗38年[1543]) 中廟出劉向列女傳 令禮曹翻以譯文 禮曹啓請申珽柳沆翻譯柳耳孫寫字.....[中略].....令李上佐 略倣顧愷之古圖 而更畫之」

(魚叔權，稗官雜記 卷4) ⁴⁾

4) 地方監營(包括郡縣官廳)

監營是朝鮮八道監司辦公的官衙，郡縣也是地方的官廳單位。此處常常出版有關韓國古小說和中國古典小說的記錄。

「朝鮮王朝實錄」成宗 卷285條中有很多關於「酉陽雜俎」的記錄。

「戊子.....弘文館副提學金諶等上箋子曰：伏聞頃者李克墩為慶尙監司 李宗準為都事時 將所酉陽雜俎 唐宋時話 遺山樂府.....等書以獻.....臣等竊惟帝王之學 潛心經史 以講究修齊治平之要 治亂得失之跡耳 外此皆無益於治道而有妨於聖學 克墩等置不知雜俎詩話等書 為怪誕不經之說 浮華戲劇之詞 而必進於上者 知殿下留意詩學而中之也。」

「花影集」跋文中：

「前五六年間 君會年兄與余俱為郡守 西海風土惡而民訟繁 使人居之不樂 疲于事為 未暇以書為嬉 蓋相與病之。今兄守嶺南之昆陽 寄余以新刻小說曰「花影集」者 余未及閱覽 而必其書關世戒乎，發人意思乎 有取焉耳。然兄之刻此不于前而于昆 昆之居可樂 少事為 足以書為嬉者可想矣。余又適去成都 而碌碌于京師 不覺撫卷而嗟羨也。兄之同姓從祖父尹斯文溪于嘉靖丙午

3) 白鐵「國文學全史」，新舊文化社，1961年，182p.

4) 「大東稗林」27, (國學資料院，1992年)，407p.

奉使中朝 購得此集云。君會名景禧 前後爲郡及州 有治望。時萬曆丙戌首春
通川崔崑之辭。」

從以上的記錄中，我們可知在朝鮮時代出版中國古典小說的地方，就是校書館・司譯院・六曹(禮曹)・地方監營(地方郡縣)等地。

總而言之，大部分的官刻本印刷經書・史書系統的書籍和其諺解本・漢詩的諺解本・女性教化書・學習工具書等，在當時的社會氛圍中，應該說出版小說並不多見才是，但當時印了不少小說。歷代在韓國印刷出版中國古典小說都認為是在朝鮮時代，如「世說新語補」・「剪燈新話句解」・「刪補文苑植橘」・「三國演義」等書在校書館印出，「列女傳」等書在禮曹印出，「西陽雜俎」・「花影集」在地方監營(包括地方郡縣)等地印出。其外「祥符太平廣記」等書也都屬於官刻本。

2. 私刻本

「私刻本」是指以個人爲單位主管的板本。「私刻本」包括「家板本」・「寺院本」・「坊刻本」等。其中，「家板本」是指雇用匠人印刷出版書籍及族譜(家譜)，而且依個人的目的印刷出版詩集或散文集。現在在此處印刷出版的小說的記錄已無法找到。

1) 寺院本

「寺院本」是指在寺刹，書院(儒教)及道觀(道教)印刷的書籍。「書院」主要出版儒教經典，「道觀」主要出版有關道教的典籍，而「寺刹」除了出版佛經以外，還印刷了漢文小說，那就是「剪燈新話」⁵⁾。爲什麼和尚要印小說呢？對此還不知確切的理由。但筆者覺得，和尚念佛經的時候，因爲需要漢文解讀能力，而此類比較有意思的文言小說就成了最好的學習教材。

2) 坊刻本

「坊刻本」則指商人以營利爲目的，而專門印刷後販賣的冊子。部分小說先由官刻出版，然後由坊刻本出版，這一現象到了朝鮮後期越來越普遍。用官刻印刷的小說，大部分都是文言小說，而朝鮮後期用坊刻本印刷的中國古典小說，則大部分是白話小說，而且主要是翻譯韓文小說。

坊刻本是從壬辰倭亂和丙子胡亂後開始出現的，是從一個地方有志者制作的私刻印板流轉到商人手裏才開始流行，而其需要急劇增加。當時書商覺得，比起筆寫本，板刻本更容易大量出版，而且又很便利。從此開創了坊刻出版文化。

現在我們所知的最早的坊刻本是朝鮮孝宗5年(1654)在全州地方出版的「童蒙先習」。而韓國古小說是英祖初年(1725年)在羅州地方南門出版的「九雲夢」。此外有漢城・安城・全州地方出版的50餘種韓文小說，其中最早刊行的板本是京板本「三說記」(1846)。這些坊刻本小說，大部分是依專業商人的需求而印刷的，因此不知道其板主爲何人，而且

5) 前問恭作：「古鮮冊譜」(日本東洋文庫刊行)第2冊，1152P

「北漢志太古寺條」：總攝僧聖能和尙「自備物力，刻剪燈新話」。

柳鐸一：「韓國文獻學研究」，亞細亞文化社，1990年，300P。

他看見「剪燈新話」中有刊記爲「壬午三月日刊松廣寺」

刻板年代也不確切。比較確切的也在轉賣流通過程中散失，所以有刊記的很少。⁶⁾

出版坊刻本的主要地方是漢城·全州·安城等地，此地出版的中國古典小說目錄和板本現狀如下：

(1) 京板本

「京板本」就是在漢城印刷的坊刻本。京板本的板式根據出版年代有所不同，但大體上大同小異。京板本的板式是：字體為行書，板匡為單欄，大概20cm×16cm，本文無墨線，1行約為20~30字。板心寫着「春」(春香傳)，「沈」(沈青傳)，「洪」(洪吉童傳)等字，京板大概為20-30張左右。⁷⁾

京板本到1800年代中葉以後出版活動非常旺盛，後來出現了新活字本，才漸漸衰退。

用京板本出版的中國古典小說的目錄如下：

別三國志：南谷新板(下17張)

三國志：美洞新板(3卷1冊)，宋洞新板，紅樹洞板(下1冊30張)

桃園結義錄(下17張本)

西遊記：華山板(上31，下28張)，唐太宗傳(紅樹洞板，26張本)

水滸傳：京城板(2冊)

錦香亭記：由洞新板(2卷2冊，上36，下32張)，20張本

薛仁貴傳：17，30張本

(2) 完板本

「完板本」是全羅北道全州地方刊行的坊刻本。用完板本出版的韓文小說大概有19個作品，大概出版了40餘次。完板本原來記載刊記和板權張，但有的板本卻沒有刊記，只貼着板權張。從板權張來看，好像在全州地方有5個坊刻發行書舖⁸⁾。完板坊刻本的出版時期大概是從1803年到1932年大約130餘年，其中最活躍的時期大概是從1850年以後到韓日合邦(1910)，大約60餘年間。⁹⁾

用完板本出版的中國古典小說目錄是如下：

華容道：2卷1冊，3種(82張本：上34，下48)，(84張本：上40，下44)，(83張本：上

6) 柳鐸一：「韓國文獻學研究」，亞細亞文化社，1990年，247P.

7) 金東旭：「對於韓文小說坊刻本的成立」，「鄉土漢城」(漢城市歷史編纂委員會)第8號，1966年.

8) 柳鐸一：「完板坊刻本刊行書舖」，「韓國文獻學研究」，亞細亞文化社，1990年，217-220P.P 參考：

柳鐸一：「完板 坊刻小說 研究」，「韓國古小說研究」，二友出版社，1983年，283P.

西溪書舖(發行者:卓鍾佑)：화용도(華容道)[1911]---戊申(1908)春完西溪新刊

초한전(楚漢傳)---隆熙二年戊申(1908)秋七月西漢記完西溪新刊

完興社書舖(朴敬輔)：沒有對於中國古典小說出版記錄.

多佳書舖(梁珍泰)：華容道(1916)---丁未(1907)孟秋龜洞新刊

楚漢傳(1916)---丁未(1907)孟夏完南龜石里新刊

七書房昌南書館(張煥舜)：無

梁冊房(梁承坤)：三國志---戊申(1908)冬完山梁冊房新刊

諺三國志---1932年

華容道---戊申(1908)八月完山梁冊房新刊. 其外有幾個刊行地未詳本.

9) 柳鐸一：「完板 坊刻小說 研究」，「韓國古小說研究」，二友出版社，1983年，280~304P.P.

34, 下49)

三國志：(楷書體本, 半草本, 梁冊房本)

諺三國志：(上卷47張, 下卷18張, 合65張本)

초한전[楚漢傳]：3種(88張本, 86張本, 88張本)

(3) 安城板本

「安城板本」是在京畿道安城等地出版的坊刻本。安城板跟京板一樣用行書寫成，板匡大概是15.8cm×20.3cm，一面15行左右，1行寫着20~30字。¹⁰⁾ 安城板有“안성동문이신판”[安城東門里新版]的刊記，因此我們可知是在安城東門出版的事實。但因沒有板刻年代的記錄，無法確定出版年代。

用安城板本出版的中國古典小說的目錄如下：

三國志：20張本

水滸志：3冊(卷1：20場, 卷2：20張, 卷3：21張本)

由此可見，不少中國古典小說已用坊刻本發行。雖然比起韓國古典小說用坊刻本印刷的中國古典小說並不是那麼多，但從當時的情況來推測，加上還未發現板本的，絕對是不少的數量。大部分的小說大概從1800年代開始出版，一直到日帝時代(1920-30年代)。其後，出現了現代化的印刷方式，坊刻本自然也就落在歷史的後面，漸漸衰落了。

<參考文獻>

「國文學全史」：白鐵 (新舊文化社, 1961年)

「刪補文苑植橘」：朴在淵 (鮮文大中文系, 1994年)

「古小說研究」：李能雨 (半島出版社, 1980年)

「韓國古小說研究」：柳鐸一外 (二友出版社, 1983年)

「韓國文獻學研究」：柳鐸一 (亞細亞文化社, 1990年)

「古小說的著作和傳播」：韓國古小說研究會編 (亞細亞文化社, 1995年) 古小說研究叢書3

「韓國古小說研究」：崔雲植 (啓明文化社, 1995年)

「中國古典小說史料叢考」：閔寬東 (亞細亞文化社, 2001年1月)

「中國古典小說在韓國之傳播」：閔寬東 (中國上海學林出版社, 1998年10月)

10) 金東旭：「對於韓文小說坊刻本的成立」，上同書，60p.

劍仙劍俠小説について

1. 幻術—僧道—劍／飛劍・吐劍

①《聂隐娘》(《太平广记》卷一九四)

尼与我药一粒，兼令长执宝剑一口，长二尺许，锋利，吹毛令割。逐二女攀缘，渐觉身轻如风。一年后，刺猿狖，百无一失。后刺虎豹，皆决其首而归。三年后能飞，使刺鹰隼，无不中。剑之刃渐减五寸，飞禽遇之，不知其来也。

.....

尼曰：“吾为汝开脑后藏匕首，而无所伤，用即抽之”

②《京西店老人》(《酉阳杂俎》前集卷九)

有顷，风雷总至。韦下马，负一大树，见空中有电光相逐，如鞠杖。势渐逼树杪。觉物纷纷坠其前。韦视之，乃木札也。须臾，积札埋至膝。韦惊惧，投弓矢，仰空中乞命。拜数十，电光渐高而灭，风雷亦息。韦顾大树，枝干尽矣。

.....

老人笑曰：“客勿恃弓矢，须知剑术。”

③《兰陵老人》(《酉阳杂俎》前集卷九)

(老人)紫衣朱髻，拥剑长短七口，舞于庭中。迭跃挥霍，掣光电激，或横若裂盘，旋若规尺。有短剑二尺余，时时及黎之衽，黎叩头股栗。食顷，掷剑于地，如北斗状。顾黎曰：“向试尹胆气。”黎拜曰：“今日以后，性命丈人所赐，乞役左右。”老人曰：“尹骨相无道气，非可据教，别日更相顾也。”揖黎而入。黎归，气色如病，临镜方觉须剃落之。

④《许寂》(《太平广记》卷一九六 出北梦琐言) 不见于今本《北梦琐言》

此丈夫出一拍板，遍以铜钉钉之，乃抗声高歌，悉是说剑之意。俄自臂间抽出两物，展而喝之，即两口剑。跃起，在寂头上盘旋交击，寂甚惊骇。寻而收匣之，饮毕就寝。迨晓，乃空榻也。至日中，复有一头陀僧来寻此夫妇。寂具道之。僧曰：“我亦其人也。道士能学之乎？”(时寂按道服也。)

.....

诗僧齐已于汾山松下，亲遇一僧，于头指甲下抽出两口剑，跳跃凌空而去。

⑤宋·陆游《南唐书》列传第十四〈潘辰〉

潘辰常游江淮间，自称野客，尝依海州刺史郑匡国，不甚见礼，馆之马厩旁。一日，从匡国猎近郊。匡国妻行至厩中，因视辰所居。四壁萧然，苇席竹筍而已。发筍睹二锡丸，亦颇怪之。辰归，大惊曰：“何物妇人触吾剑？赖吾摄其光芒，不然身首殊矣。”或以告匡国。匡国悚然曰：“殆剑客也。”求学其术。辰曰：“姑一试之。”乃俱至静院，探怀出二锡丸，置掌中。俄而气出指端，如二白虹，旋绕匡国颈，有声铮然。匡国汗下如雨，曰：“先生之术神矣。观止矣。”辰笑，引手收

之，复为锡丸。匡国表荐于烈祖，召居紫极宫，数年卒。

⑥明·李昌祺《剪灯余话》卷二〈青城舞剑录〉

至正间有道士真本无，文固虚，不知何许人，客威顺王门下，通剑术，晓兵，深于智略，号文武才。王虽畜之，未始奇也。惟樊口卫君美重之。

……

明日求归。二人曰：“唐有红线，今有碧线，当令送君也。”至则一好女子，其年可十七八，负竹箱，随真文同送君美青城道上。顾谓曰：“后会难期，请为起舞。”碧线開箱取白丸四，大如鸡卵，乃雌雄剑也。二人引而伸之，飞跃上下。须臾，天地晦冥，风云惨淡，惟于尘埃中见电光翕歛，交绕互缠。君美股战行不成步。回望其居，皆陡壁穹崖，殊无有路。君美乃气不得出，目不得合，若刃在其颈，心胆俱落。舞罢，失二人所在，独碧线旁立。

⑦清《七剑十三侠》第十回

只见副台主狄洪道禀道：“这个默存子非是等闲之人，乃一个剑侠之士。昔年雁荡山，与我师弈棋，曾见过一面，那时只十八九岁的少年书生。他的本领，口吐剑丸，五行遁术。我曾求他试演剑术，他就坐中草堂并不起身，把口一张，口中飞出一道白光，直射庭中松树。这白光如活的一般，只拣着一棵大松树上下盘旋，犹如闪电掣行，寒光耀目，冷气逼人。不多片时工夫，把棵合抱的树丫枝，削得干干净净，单剩一段本身。”

⑧清《仙侠五花剑》第二十七回

不料燕子飞眼明手快，也把手中的芙蓉剑向空飞去，左手捏住剑诀，右手起三个指头，往上一指，口内喝一声：“捷！”这一柄剑好如一条戏海苍龙，起在空中舞个不止，竟把五柄仙剑敌住，休想飞得下来。……（燕子飞）口说着话，心神一散，手中的剑诀一松，那芙蓉剑竟往下一沉，直落下来。飞龙，紫电等五柄仙剑，好比风卷残云，向燕子飞面前飞奔而至。子飞急得面如土色，慌把芙蓉剑收入手中，当风乱晃，急驾剑遁飞逃。

2. 「剑侠」「剑仙」

①宋·洪迈《夷坚志》支庚卷四〈花月新闻〉

久之，寒气逼人，刀剑戈击之声不绝，忽落一物坠榻下。日午启钥，道士已至，姜出迎。笑曰：“无虑矣。”令视所坠物，一髑髅如五斗大。出匣中药一刀圭糝之，悉化为水。姜问其怪，道士曰：“吾与女子皆剑仙。女先与一人绸缪，遽舍而从汝，以怀忿欲杀汝二人。吾亦相与有宿契，特出力救汝。今事幸获济，吾亦去矣。”

②宋·洪迈《夷坚志》补卷十四〈郭伦观灯〉

京师人郭伦，元夕携家观灯，归差晚，过委巷，值恶少年十辈，行歌而前，联袂喧笑，睚眦窥伺，将遮侮之。……忽有青衣角巾道人来，责众曰：“彼家眷夜

归，若辈那得无礼！”众怒曰：“我辈作戏，何预尔狂道事！”哄起攻之。……道人勃然曰：“果欲肆狂暴邪？吾今治汝矣。”挥臂纵击，如搏婴儿。顷之，皆颠仆哀叫，相率而遁。……伦喜，邀至家，买酒痛饮。辞去，伦曰：“先生何之？”曰：“吾乃剑侠，非世人也。”掷杯长揖，出门数步，耳中铿然有声，一剑跃出坠地，蹶之腾空而去。

② 清《七剑十三侠》第一回 / 第二回

“贫道只可传授你拳棒刀枪，与飞行之术。若讲到‘剑术’二字，却是不能。并非贫道吝嗇。若照公子为人，尽可传得；只因你是富贵中人，却非修仙学道之辈。那剑术一道，非是容易。先把名利二字。置诸度外，抛弃妻子家财，隐居深山岩谷，养性炼气，采取五金之精，炼成龙虎灵丹，铸合成剑，此剑方才有用，已非一二年不可”……“炼成了宝剑，然后再学搓剑成丸之法，将那三尺龙泉，搓得成丸，如一粒弹子相仿。然后再学吞丸之法，不独口内可以出入，就是耳鼻七窍，皆可随心所欲，方才剑术成功。此非是武艺，实是修仙之一道。”

③ 清《七剑十三侠》第九回

况且剑客与侠士不同。若如一枝梅，徐鸣皋，徐庆等辈，总称为侠客。本领虽有高低，心肠却是一样，俱是轻财重义，助弱制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若是他们七兄弟，皆是剑客。不贪名，不要利，只是锄恶扶良的心肠与侠客相同。所以剑侠二字相连。侠客修成得道，叫做剑仙。

3. 神怪小说

① 明·邓志謨撰《许旌阳得道擒蛟铁树记》

（兰公）遂剪下一个中指甲来，约有三寸长，呵了一口仙气，念动真言，化作三尺宝剑。有歌为证：

非钢非铁体质坚，化成宝剑光凛然。不须锻炼洪炉烟，棱棱杀气欺龙泉。光芒颜色如霜雪，见者咨嗟叹奇绝。琉璃宝匣吐莲花，错镂金环生明月。此剑神仙流真精，干将莫邪难比伦。闪闪烁烁青蛇子，重重片片绿龟鳞。腾出寒光逼星斗，响声一似苍龙吼。今朝挥向烈焰中，不识蛟螭敢当否。

兰公将所宝剑，望空掷起。那剑活喇喇就似个翻身鹞子，光闪闪就似个赶月流星，响铮铮就似个铁马敲风，急腾腾就似个锦鳞跃浪，一飞飞入火焰中，左一冲，右一击，左一挑，右一剔，左一砍，右一劈，那些孽怪如何抵得住？

③ 明·邓志謨撰《吕仙飞剑记》第四回

好个纯阳子，不慌不忙，遂就鞘中拔出一雌剑，望前挥去。那剑呵，活喇喇就把白额虎当头一劈，分为两半。那剑复飞入鞘中。……纯阳子道：“有道剑，有法剑。道剑则出入无形，法剑则以术治之者。此俗眼所共见，第能除妖去祟耳。”侯曰：“此真仙之言也。愿闻姓氏。”纯阳子道：“吾吕公也。”言讫，因掷剑于空中，随之而去。

4. 清末劍俠小說

招式 / 輕功 / 壁虎游牆功 / 內功 / 點穴 / 擒拿手 / 門派

5. 舊派武俠小說

- 平江不肖生 (向凱然) 『江湖奇俠傳』 (1923 年)
- 顧明道 (景程) 『荒江女俠』 (1928 年)
- 還珠樓主 (李壽民) 『蜀山劍俠傳』 (1932 年)
- 白羽 (宮竹心) 『十二金錢鏢』 (1937 年) * 「武林」

明代坊刻の出版状況と発達時期についての試論 ——『明代版刻綜録』におけるデータ解析を手掛かりとして——

勝山 稔(東北大学大学院国際文化研究科)

問題の所在

出版が官刻^(註一)という為政者主体の事業から脱却し、民間を主体とした自律的な出版活動へと移行した明代は、東アジアの出版文化の発達を論ずる上で極めて重要な転換期となったことは言を俟たない。中国では明代になると書坊(書堂・書肆・書林)と称される民間出版業(以下「坊刻」)が発達し、従来では殆ど見られない商業活動としての書籍の刊刻・出版活動が勃興するようになるが、その中でも小説(特に白話小説)のジャンルは、この「坊刻の発達」に伴う書籍流通の増大に乗じて広汎な読者を獲得し、遂には明清代を代表する文学にまで数えられるに至った。

そのため白話小説の発達を論じる上では、この坊刻を介

した出版活動の側面を看過してはならない。しかしながらそれを検討する具体的方法は未だ模索の段階にあり、これからの課題を言えるが、ただ少なくとも白話小説と出版活動の関係を論じる上では、大きく二つの要素——例えば(A)読者層(受容層)の獲得という需要的要素と、(B)坊刻による出版活動という供給的要素については検討を避けて通れない重要事項であると言えよう。白話小説の発達局面において両者は強力な促進剤として機能し、白話小説はこれらの下支えによって初めて一世を風靡する文学にまで達する原動力を得たのである。需要層の問題については既に専論^(註二)が存在するが、一方の供給側の研究はどうであらうか。

明代の坊刻に関する先行研究としては、①明清代におけ

る白話小説を出版文化の面から考察を加えた論考^(註三)、②坊刻の中でも著名な書坊に注目し、その出版活動の実際を検討したもの^(註四)、そして③坊刻本に関する書誌学的考察^(註五)と、大きく類別することが出来よう。ただし、かかる明代の出版に関する研究は近年漸く注目されるようになって発展途上の分野であり、未だ網羅的に整理されているとまでは言い難い。

例えば、斯学では「明代の出版業の発達」について繰り返し指摘されているものの、実際に明代の如何なる時期にどれ程の規模で拡大を見せたのか、という、具体的な発展経過を分析したものは寡聞にして知らない。それは「第二回東アジア出版文化に関する国際学術会議」に於けるディスカッションでの磯部彰氏の指摘^(註六)からも窺えよう。

つまりこれまでの研究では、専ら個別の坊刻に焦点を据えた論考が主体となっているものの、個々の出版行為が纏まることで全体ではどのような動向を示したのか、また各書坊での活動がその当時の出版全体の中でどのような位置付けがなされるのかについては論じられることが少なく、坊刻全体、更に広く出版全体の把握については未解明の部分が少なからず認められる、と言わざるを得ないのである。

そこで小論では、明代における坊刻の出版状況について網

羅的・客観的分析を行うべく、明代全域における出版状況の分析を試み、その上で建陽における小説刊刻の実態と、小説隆盛の原因について基礎的な考察を試みることにした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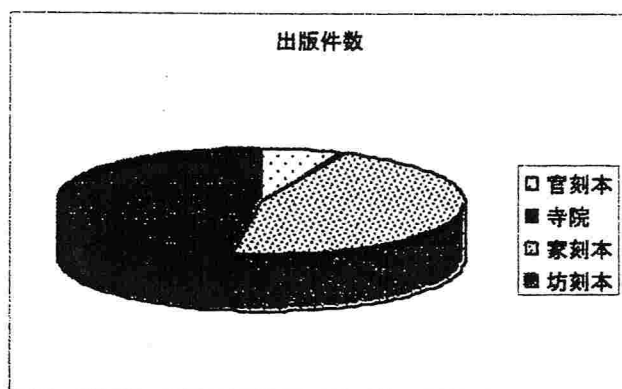
一 明代における出版状況

最初に(官刻・家刻・坊刻を含めた)明代における出版全体の動向について分析を試み、序論で提示した課題である「明代の出版はいつ頃から発達したのか」について、何らかのかたちで結論を導き出したい。

このため小論では、所期の目的を達成するべく、(現時点において)明代における出版物の刊刻年・刊刻元の情報が最も網羅的に記録されている杜信孚『明代版刻綜録』^(註七)をデータベース化し、刊行年が明らかな書籍五二〇〇件余りについて統計的調査を実施し、出版年・出版元の別(具体的には官刻本・私刻本・坊刻本そして寺院による刊刻)や、坊刻については刊刻地の別も調査し、各年ごとの出版数及びその内訳を解析した。

なお誤解の無いように予め言及しておくが、本稿の研究目的上、ここでは具体的な刊行年が明確なものについての

み使用し、例えば一部に見られる「明成化李東陽刊」や「明崇禎刊」等の刊行年が曖昧な事例についてはやむなく割愛したことを附言しておく。これらの作業により調査した基礎データは左記の通りである。



	出版件 数	件数の割合	年平均件 数
官刻本	323	6.15%	1.16
寺院	32	0.61%	0.11
家刻本	2387	45.46%	8.56
坊刻本	2509	47.78%	8.99
合計	5251	—	18.82

まず明代全体における出版活動の推移を確認するべく〔図1：明代における出版元別の推移〕を参照していただきたい（註八）。

一瞥して判るように、当時の出版数は各年ごとの増減が

図1:明代における出版元別の推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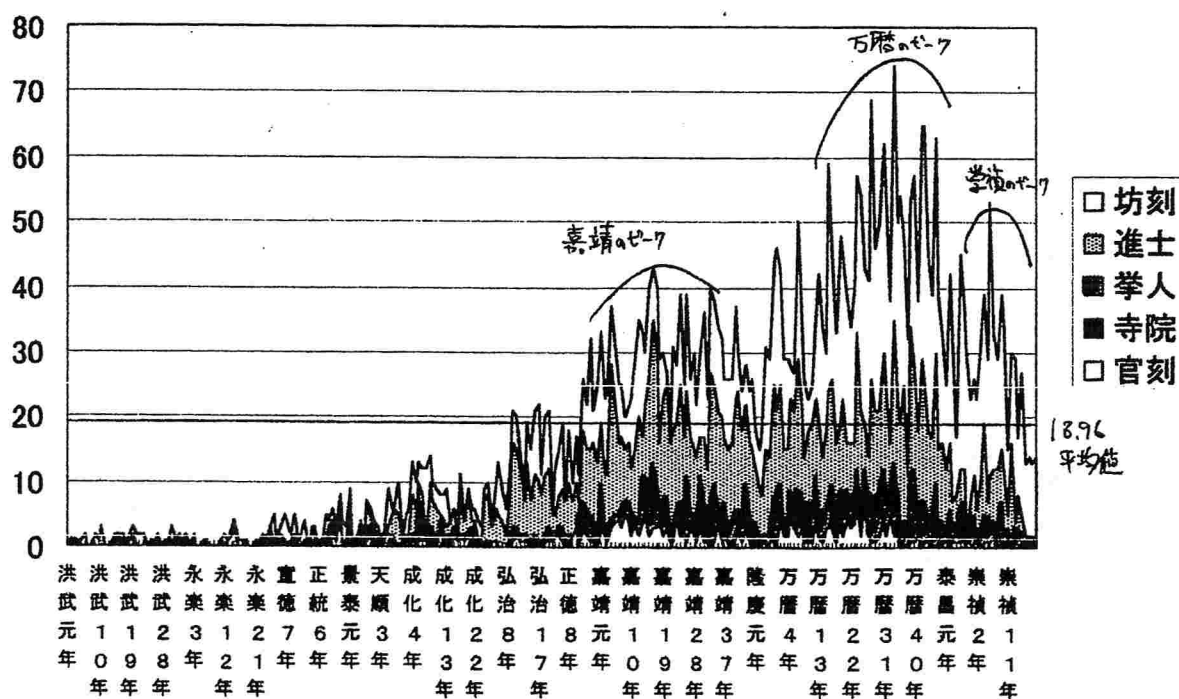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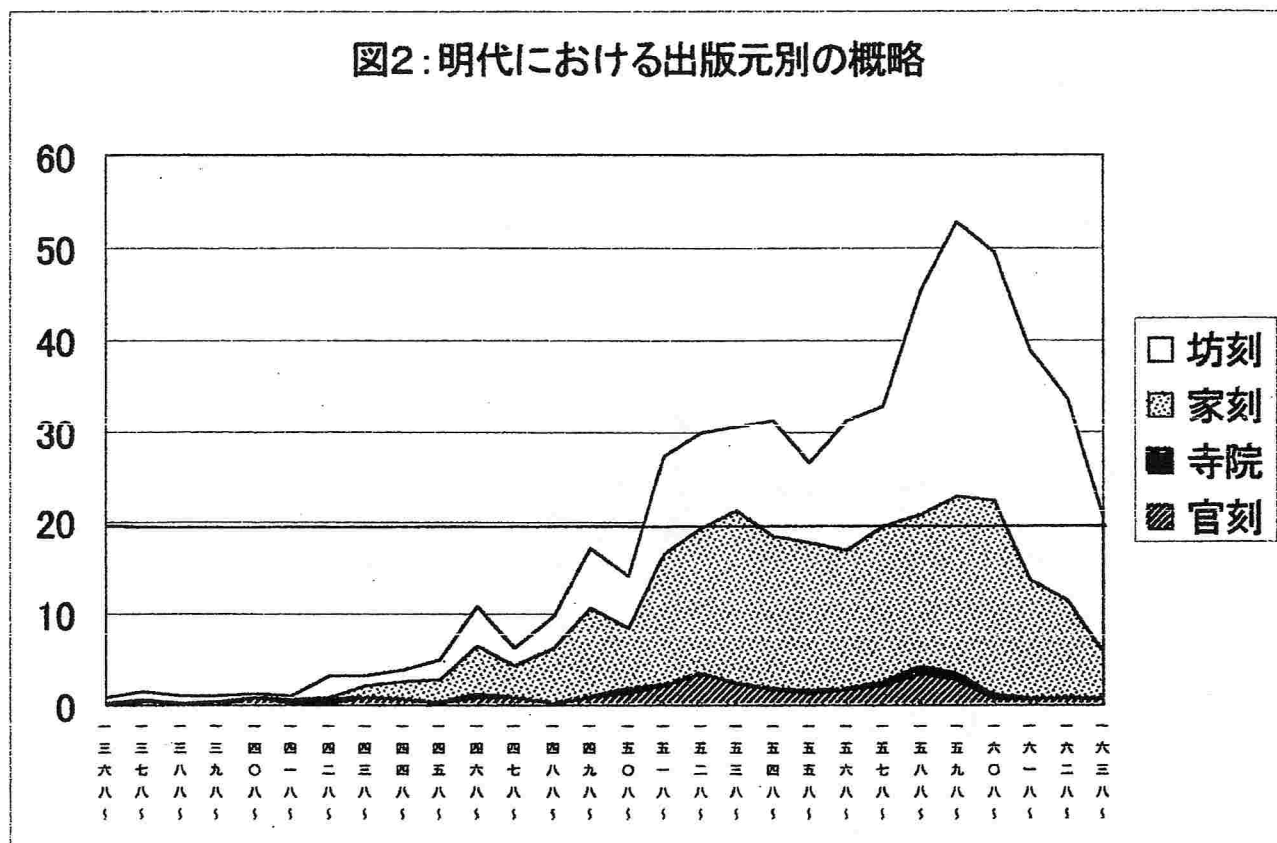


図2：明代における出版元別の概略



激しく、隣接する年で半減や倍増を繰り返すケースも頻出し、且つその傾向が明代のほぼ全域で確認される。これは当時の出版事情を把握する手掛かりとなろうが、特に本節の目的である明代出版のアウトラインの把握には（突発的な数値に目を奪われかねず）余り適切なグラフとは言えない。そのためここでは洪武元（1368）年から崇禎一七（1644）年までの合計二七六年を一〇年間隔で平均出版数を算出し、単年のグラフと併せて参照するという工夫を図った（以下「一〇年単位」「一〇年平均」と略称。なお最後の崇禎一一年～一七年は六年で端数計算した）。それが〔図2：明代における出版元別の概略〕である。以下双方のグラフを手掛かりとし、検討の際も正確を期するため二つのグラフについて個別に考察を加え、相互の結論をつき合わせる形で念入りに分析を行いたい。（以下次章についても同じ）

【出版総数のピークは万暦三〇年前後】 全体の動向を知るためにまず「出版全体における出版数のピーク」を確認したい。これはデータから容易に把握でき、明代で最も多くの出版件数が認められる年は万暦三四（1606）年の年間七四件で、一〇年単位では万暦二六（1598）年から三五（1607）年までの平均五二・八件であることが理解できよう。

因みにそれに次ぐ出版数が見られる時期は万暦一六(1588)年～二五(1597)年の平均四五・四件、そして万暦三六(1608)年～四五(1617)年が平均四九・六件であり、それぞれ最大を記録した万暦二六～三五年の前後に位置し、大きなピークを形成していることが解る。これらの三〇年間は明代平均件数である一八・八二件の二倍を優に超える際立つた出版件数が窺え、この時期を除けば平均四〇件を超す事例は確認できない。以上の結果によれば、坊刻及び家刻・官刻を含めた出版件数全体から見て、明代は万暦一六(1588)年～四五(1617)年の三〇年間に出版件数が多く、分けても万暦三〇年前後が最も多くの出版件数が認められる、と判断できよう。

【複数と思われるピークの存在】 また若干判別が難しいが、双方のグラフを詳細に検討すると、万暦年間のピーク時とはまた異なる時期に、小規模ながら独立した活澆期が見受けられる。それが嘉靖一〇年代～二〇年代であり、万暦のピークよりも六〇年遡る。この時期は嘉靖一六(1537)年の四三件をはじめとして、①嘉靖七(1528)年～一六(1537)年(平均三〇・〇件)、②嘉靖一七(1538)年～二六(1547)年(平均三〇・六件)、そして③嘉靖二七(1548)年～三六(1557)年(平均三一・一件)と、二〇年間にわたり

安定して出版数が拡大していることが判断できよう。また(万暦・嘉靖に比べると短期間であるがゆえに一〇年平均では大勢に埋もれてしまったが)一年単位のグラフでは崇禎年間にも一時的に出版活動の活澆な時期がある。それが崇禎四(1631)年～九(1636)年の六年間で、平均三七・〇一件、殊に崇禎六(1633)年は年間刊行数が五三件にのぼり、特に坊刻の出版では明代有数の件数を誇っている(註九)。

活澆期	家刻の割合	坊刻の割合
嘉靖(一七年～二六年)	61.76%	30.39%
万暦(二六年～三五年)	36.93%	56.62%
崇禎(元年～一〇年)	31.75%	65.88%

このように万暦の一大ピークの他に、嘉靖・崇禎年間にもそれぞれ出版の活澆期が看取されるが、各々活澆期の内実は明らかに異なる。例えば嘉靖年間(一七年～二六年)では、家刻本の割合が一〇年平均で六一・七六%、最大値を記録した嘉靖一六(1537)年には実に七四・四二%が家刻本で占められており、嘉靖年間の活澆は取りも直さず家刻本の隆盛によつて形成されたものと言える。他方、崇禎年間に目を移すと、家刻本の割合は平均三二%弱と振るわず、代わりに坊刻が六六%弱と、家刻のそれと比べて二倍以上の出版数を記録しており、嘉靖での家刻と坊刻の関係

がすっかり逆転している事が窺える。しかも崇禎六年では坊刻七九・二五%（家刻一八・八七%）とその差は四倍にも達していた。このように嘉靖・崇禎年間における出版の活性化は何れも当時の優勢な分野が顕著に現れた結果であることに留意されたい（註七）。

この複数の活澆期の出現については不明点が少なくない。例えばそれが①全くの自然な出版活動の趨勢としてこのようなピークが発生したのか、若しくは②本来であるならば大きな単一のピークを持つにも拘わらず（禁書政策や社会的擾乱等の）出版活動を阻害する外的要因によつて抑圧を受けたため、結果的に複数のピークが浮き彫りとなったとも推論されようが、後考に委ねたい。

【坊刻の出版数に匹敵する家刻本】なお、ここで話題にのぼった「家刻」について若干言及しておきたい。一般的に、版本研究や小説研究では専ら官刻や坊刻の両刻本が注目されているが、官吏・学者・名士等の個人出版による家刻本（私刻本・家塾本・書塾本）も少なからぬ数が刊行されている。前掲（図1：明代における出版元別の推移）における家刻（進士・舉人）を参照して頂きたいが、家刻のみの場合、嘉靖・万暦年間を通じて「平坦な台形」に似たかたちを形

成しているのが特徴である。家刻本は成化年間から増加を見せ始め、弘治・正徳・嘉靖年間そして万暦初頭の一〇年間までは刊行された総書籍数の過半を超えるが、万暦末年から天啓年間では約三割前後に漸減、崇禎年間には刊行数も不安定となり明らかに出版数の減退（註十）が見られるようになる。

家刻による出版は宋元代まで遡り、その多くが営利を度外視した出版のため精刻が多く、出版史に名を残すものも少なくない。例えば南宋岳珂の相台家塾刊本（註十三）や元代建安崇化の余志安勤有堂など著名な刻本が見られ、明代でも常熟の汲古閣・毛晉による毛刻本（汲古閣本（註十三））や呉興・閔齊伋による閔刻本などの優れた刻本類が存在するが、殊に明代について言えば、所謂「書帕本」と呼ばれる家刻本の存在も考慮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清代の史料ではあるが葉德輝撰『書林清話』卷七「明時書帕本之謬」には、「明時官吏奉使出差、回京必刻一書。以一書一帕相餽贈、世即謂之書帕本。語詳顧炎武日知錄。……然校勘不善、訛謬滋多。至今藏書家。均視當時書帕本比之經廠坊肆。名低價賤」とあるように（註十四）、明代では官吏が地方に派遣され京師に戻る際に、必ず一書を刊刻して「一書一帕」を贈る習慣があった。それを「書帕本」と呼称したという。し

かしながら書帕本は校勘が行き届かず誤謬も多いため、経廠本や坊肆(坊刻)のものに比べて評価が低く、価格も安いとあるように、家刻という同一のカテゴリーに分類されながらも精粗の差が著しく異なる要素が混在している。明代では華やかな坊刻の陰に隠れているが出版総数では全体の四五・四六%と坊刻に比肩しており、これだけ多種多様な書籍がどのようにして円滑に刊刻されたのかも知る必要がある。官営の刊刻所が使用されたのか、若しくは廉価で坊刻が委託刊刻したのか。刻工の手配や刊刻のノウハウの調達を含めた書帕本刊刻のシステムについても、近い将来何らかの形で整理が行われるべきであろう。

【出版総数から見た「発達」時期は正徳後半から】次に「東アジア出版文化に関する国際学術会議」で示された「明代のいつ頃に出版が発達したのか」という課題について、ここで検証することとしたい。まず問題の定義を明確化するために、「出版」を「官刻・家刻・坊刻を含めた全ての出版数(出版総数)」と「坊刻の出版数」に分け、それぞれの結果を算出する。また「発達した時期」という語句も研究者の主観に左右されがちな曖昧な表現である。このタームに如何なる客観性を持たせるか大いに悩んだが、ここでは「明代における平均値よりも出版数が恒常的に上回るように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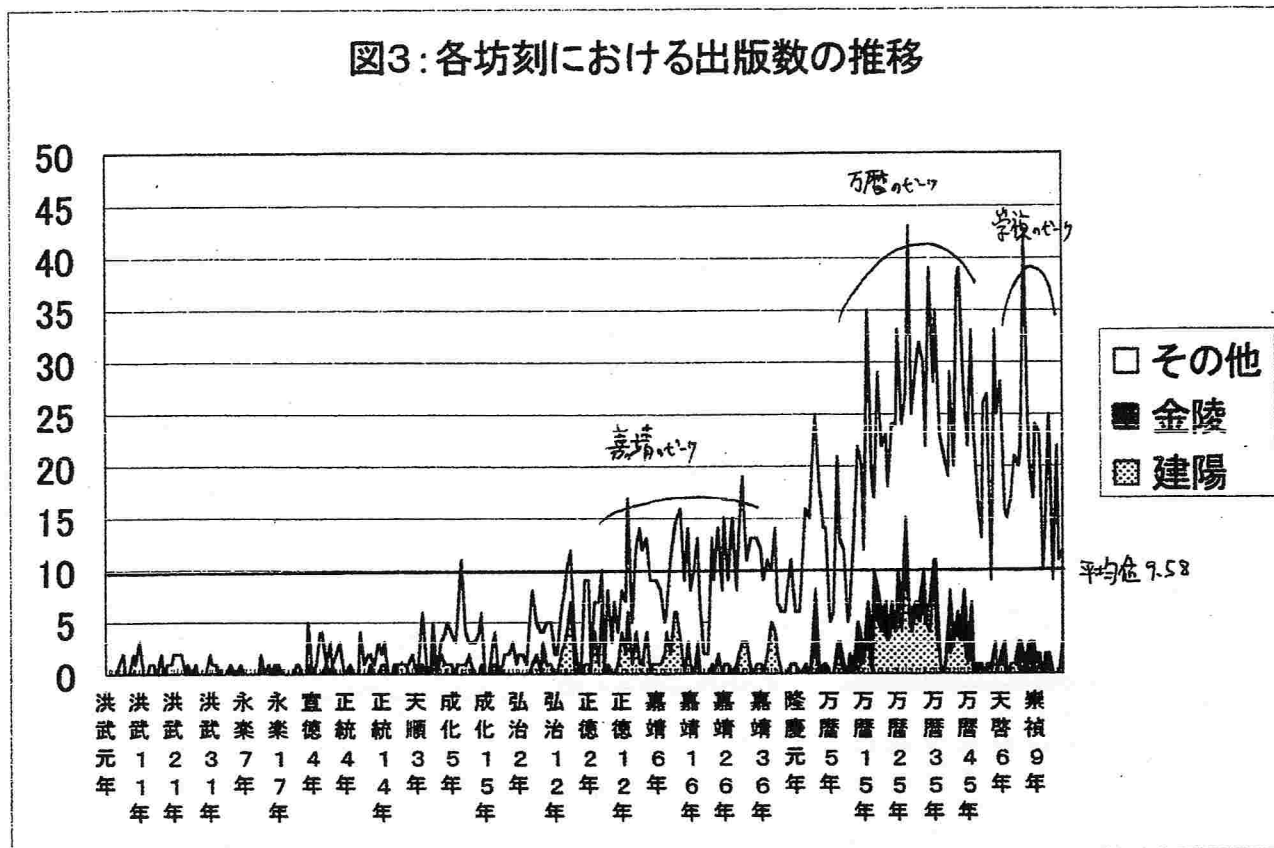
った時期」と定義付けることとした(以後それを「発達」と表現する)。

まず出版総数における年間平均は、計算の結果一八・九六件と算出され、これに照らし合わせて単年グラフでトレースすると、正徳一一(1446)年から一一(1447)年にかけて平均値を超えるようになり、隆慶年間に一時的な落ち込みが見られるものの、概ね「平均を上回る出版数」が維持されていると言える。

また一〇年単位で計算すると、正徳三(1438)年～一二(1447)年から正徳一一(1448)年～嘉靖六(1457)年にかけて(一四・一件↓二七・三件)と平均値を突破し、以後は明末まで平均値以上の出版数を記録していた。このように見ると、単年では正徳一二年、一〇年平均でも正徳一三年から出版総数としての「発達」が見られ、両者の結果はともに正徳一二年～一三年で一致する。ただ『明代版刻綜録』には刊行年未詳の書籍という不確定要素もあり、若干幅を持たせて『明代の出版は正徳年間後半頃から「発達」した』と、判断することが出来よう。

二 明代における坊刻の出版状況

図3: 各坊刻における出版数の推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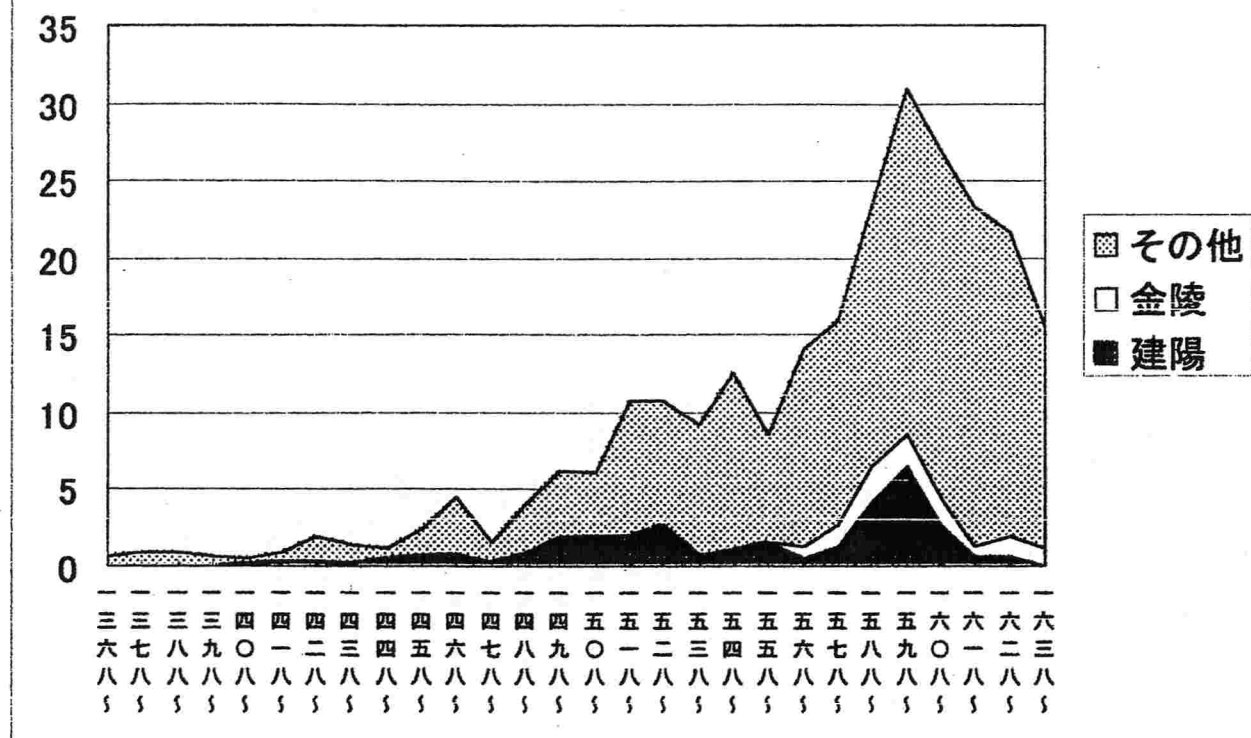
出版全体の動向に続き、本節では坊刻の出版状況について検討を加えたい。論考の前提として明代全般における坊刻の出版数の推移を掲げると、「図3：各坊刻における出版数の推移」の通りとなる。なお行論の都合から、坊刻の中でも主要な位置にある建陽及び金陵における坊刻本についての推移もあわせて表示した（註十五）。坊刻に関する調査データは以下の通りである。

出版件数		年平均件数
建陽	三一五	一・一六
金陵	一一四	〇・四一
その他	二〇八〇	七・五一
合計	二五〇九	九・〇六

【坊刻のピーク時期について】まず前節に倣って「坊刻に於ける出版数のピーク」について検討したい。例によって一〇年毎の平均を求めた「図4：各坊刻における出版数の概略」も併せて示すこととした。

両図から窺えるように、一〇年平均では①万曆一六（1588）年～二五（1597）年（平均二三・三件）、②万曆二六（1598）年～三五（1607）年（平均三一・〇件）、③万曆三六（1608）年～四五（1617）年（平均二六・〇件）の三つのピークが認められる。

図4: 各坊刻における出版数の概略



〇八)年～四五(1617)年(平均二七・一件)、④万曆四六(1618)年～天啓七(1627)年(平均二五・一件)、そして⑤崇禎元(1628)年～崇禎一〇(1637)年(平均二一・七件)と、五〇年間の長期にわたって年間刊行数が二〇件を超える活澆期を形成し、中でも最大のピークは平均三一一件を記録した②万曆二六～三五年であることが判る。

ただ単年での最大値は傾向がやや不規則で、万曆二八(1600)年の四三件、そして崇禎六(1633)年の四二件の二例がまず挙げられ、ついで万曆三四(1606)年・万曆四三(1615)年・天啓元(1621)年に記録した年間三九件、という具合に群を抜くピークが存在せず、ほぼ同程度のピークが数箇所に散在している。これには判断に迷うが、(1)何れのピークも紹介した五〇年の期間に含まれること、かつ(2)万曆二八年・万曆三四年の事例は一〇年平均の最大を記録した万曆二六～三五年の時期と一致すること、という二点に着目すれば、坊刻の出版数が多い時期、つまり明代で坊刻出版が最も活況を呈した時期は、「万曆一六年頃から崇禎一〇年頃まで」が該当し、その上で敢えてピークの所在を追求するのであれば、「少なくとも万曆二六～三五年の期間が含まれるのではないか」と言えば、ほぼ間違いはなか

ろう。

また活澁期についての動向も注目すべき傾向が確認される。例えば一〇年平均のグラフで説明すると、出版総数から坊刻の数値を抽出した際、崇禎・万暦のディテールの変化はさほど認められないのに対し、嘉靖年間のそれは大幅な減少が見られる。具体的には、万暦四六(1618)年～崇禎一〇(1637)年での減少率が二二・二〇%(六〇八件→四七三件)、最大のピークである万暦二六年～四五年(1598～1617)でも四四・三四%の減少(一〇二四件→五七〇件)にとどまるのに対し、嘉靖七(1528)年～二六(1557)年では六四・五八%の減少(九一七件→三二五件)と約三分の一まで激減している。そのため嘉靖年間のピークは年平均一〇件のラインで前後するという状態が四〇～五〇年続くのみとなり、これを独立したピークと認めるべきか判然としない。この時期をどう判断するかは研究者の間でも意見が分かれる所となろう。そのため坊刻についてのみ考える場合、嘉靖年間の活澁期は、現時点において「大幅に縮小したピークしか持たない」か、或いは「明確なピークは認められない」と言わざるを得ないであろう。

【坊刻の「発達」時期は万暦元年～一〇年から】続いて坊刻の「発達」時期について考察するに、坊刻における明代の

平均は九・五八件とまず算出されよう。これを単年のグラフで参照すると、出版数の増減が甚だしく——早くも成化・弘治年間から平均を超える数値が見られることもあるが、前期の通りその後は平均値を挟んで一進一退を繰り返す、安定的に平均値を超えるまでに至るのは万暦一二(1588)年の(一三件)までかかっている。

他方、一〇年平均から調べると、嘉靖三七(1558)年～隆慶元(1567)年から隆慶二(1568)年～万暦五(1577)年にかけて(八・八件→一四・一件)と平均値を突破し、以後は明末まで平均値を上回る。つまり単年で万暦一二年、一〇年平均では隆慶二年～万暦五年の時期から、という結果が導き出され両者に若干差違が認められるが、総合的に判断して「万暦元年～一〇年頃から坊刻数の発達が見られた」と見做すのが最も無難と言えるのではなからうか。坊刻の発達が万暦初頭からと判断されるのは、ある意味予想された範囲に収まるものとも考えられるが、出版全体からの判断では、早くも正徳年間の後半から既に発達を見せたことが窺え、坊刻の計算よりも六〇年前後も時期が遡ることとなった。出版全体の動向と坊刻の動向は、必ずしも一致しないことを認識しておか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三・建陽における出版活動

【建陽における出版活動】ここで章を改めて、(福建)建陽における出版活動に絞ってデータの分析を試みたい。まず前掲の坊刻に関するグラフを再度参照されたい。例えば(比較対象である)金陵の出版状況について見るに、書籍の刊行は万曆初期から天啓・崇禎年間にかけて確認され、概して出版数の大きな変動も見られず安定的に推移しているが、建陽は明代初期からほぼ全域で出版が確認されるものの、一時的に多数の刊刻が行われるのが若干目にく。

また明代全体を見渡して動向を観察した場合、建陽については概ね二回の活澣期が見られるのではないかと思われる。それが弘治一六(1503)年から嘉靖一二年(1533)までの三二年(合計六七件/年平均二・三件)と、万曆一六(1588)年から万曆四六(1618)年までの三一年間(合計一三四件/年平均四・四七件)とである。以下便宜上、前者を「正徳前後の活澣期」と、後者を「万曆における活澣期」と略称したい。

【正徳前後の活澣期における坊刻の特色】これらの活澣期に、建陽では如何なる書坊がどのような内容の書籍を刊

刻していたのだろうか。正徳前後の活澣期における各書坊別の出版数を調べるに、(劉器安)安正堂の二五件を筆頭として、(劉洪)慎独齋が一五件、(劉錦文)日新書堂・(鄭氏)宇文堂・(楊江)清江書堂が何れも五件、(魏氏)仁実堂と(詹氏)進賢堂が四件、(劉輝)明德書堂で三件の刊刻が確認され、これらが正徳前後の活澣期における主な書林であったと思われる。

まず劉器安の書肆である安正堂は、弘治七年から万曆三五年まで百年以上にわたって出版活動が確認される建陽でも由緒ある書坊である。正徳年間には特に刊刻が盛んな時期で、当該期全体の実に三七・三%の割合を占めている。全てを列記する余裕はないが主要なものでも、『鍼灸資生経七卷』(弘治一七年)・『集注分類東坡先生詩二〇卷』(正徳一一年)・『象山先生文集二八卷』(正徳一六年)・『詩経疏義会通二〇卷』(嘉靖二年)・『甘泉先生文録類選二二卷』(嘉靖九年)・『新刊医学啓源三卷』(嘉靖一一年)・『管子二四卷』(嘉靖一二年)・『淮南子二八卷』(嘉靖一二年)と多岐にわたる書籍が刊行されており、書名から判断しても医書から思想関係の古典籍、文学関係の古典や文集等が見受けられるが、少なくとも小説らしき書籍の刊刻は確認できない。

また同じく劉洪の書林・慎独齋は『大明一統志九〇卷』（弘治一八年）・『資治通鑑節要二〇卷』（正徳四年）・『大宋文鑑一五〇卷』（正徳一三年）・『文献通考』（正徳一四年）と専ら歴史関係の書籍を刊行し、続く建陽有数の老舗である日新書堂も『資治通鑑綱目五九卷』（弘治年間）・『東漢文鑑二〇卷』（弘治一八年）・『奇效良方大全六九卷』（正徳六年）・『新刊医林類証集要一〇卷』（嘉靖八年）と、安正堂と並んで歴史関連の書籍や医学書が目につく。因みに建陽では医書の刊刻が盛んで、例えば明初からの著名な書林として（陳世璜）種徳堂の名が挙げられるが、『注解傷寒論一〇卷』（正徳四年）・『外科精要三卷』（天順八年）・『増広陳氏小兒痘疹方論二卷』（成化四年）とあるように、種徳堂で刊刻された二七件のうち一七件と、全体の六三％が医療関係の書籍で占められていることが窺える。

また、続く（鄭氏）宗文堂・（魏氏）仁実堂・（詹氏）進賢堂・（劉氏）明德書堂・（劉氏）翠巖堂も若干のばらつきはあるものの、ジャンルとしては安正堂・日新書堂とほぼ同傾向の書籍^{（註十）}が刊刻されており、娯楽を目的とした書籍の刊行——特に小説については、刊刻の事実を見出すことが出来ない。

【清江書堂における小説刊刻の試み】ただ、管見では唯

一、楊江の書肆・清江書堂の刊刻記録に『新增補相剪灯新話大全四卷』及び付録一卷と『新增全相湖海新奇剪灯余話大全四卷』（何れも正徳六年刊）とあり、（文言小説ではあるが）小説に関連する刊刻が行われていたことが窺える。この清江書堂は当時の建陽の坊刻業界では中規模の書肆^{（註十一）}にあたり、劉姓の多い当時の建陽出版業界では楊氏という異姓の存在であった。

刊刻の大元となった『剪灯新話』（以下『新話』）は、永樂一九（一四二一）年に瞿佑により著作・校訂が完成した文言小説集であり、『剪灯余話』（以下『余話』）は『新話』と同時期に刊行された李昌期による続作であるが、両書について明代の世論を見る限り、芳しい評価を受けた書籍とは決して言い難い。

例えば正統七（一四三二）年二月辛未の国子監祭酒李時勉の言には「（A）近有俗儒、假託怪異之事、飾以無根之言、如剪灯新話之類、（B）不惟市井輕浮之徒、争相誦習、至于經生儒士、多舍正學不講、日夜記憶、以資談論。若不嚴禁、（A）恐邪說異端、日新月盛、或乱人心……凡偶此等書籍、即令焚毀、有印壳及藏習者、問罪如律、庶俾人知正道、不為邪妄所惑」従之（顧炎武『日知錄之餘』卷四「禁小説」とあり、『新話』の類の如きは、ただ市井の輕浮

の徒が争つて繰り返し音読するのみならず、経生儒士に至るまで多くが本業を捨て、日夜読み覚えて話題にしている。このような邪説異端が人心を乱すとして、これらの書籍を即刻焼却処分とし、刊刻や蔵書している者は律に従つて処罰せよとある。これは黄虞稷撰『千頃堂書目』卷一二「小説類」にある瞿佑に関する原註でも「(瞿)佑又有剪灯余話」と、正統七年癸酉李時勉請禁燬其書、故与李楨余話皆不録」と、正統年間の経緯から二書の著録を控えた事実が裏付け出来る。

史料を見る限りでは李時勉の言は国子監祭酒という公的な立場からの性格が強いと思われるが、明代の随筆筆記を繙くと成化年間でも「剪灯新話錢唐長史宗吉所作、剪灯余話広西李布政昌期所作、(A)皆無稽之言也。(B)今各有刻板行世」(陸容『菽園雜記』卷一二)と、両書が荒唐無稽の言であると論難^{きんなん}し、嘉靖年間でも「錢唐瞿宗吉佑著剪灯新話、(A)多載鬼怪淫褻之事。同時廬陵李昌期復著剪灯余話続之。(B)二書盛行市井」(都穆『聽雨紀談』)と、『新話』には鬼怪淫褻の話が載せられていると非難しており、同様の記事は万暦年間^{まんれき}でも続出する所から年代を問わず社会的な世論として批判が行われていたと考えて間違いない。それにも拘わらず清江書堂が社会的批

判を受けた小説を敢えて刊刻に踏み切ったのはなぜか。これは史料下線部(B)で「争相誦習」「今各有刻板行世」「二書盛行市井」と屢々言及されている通り、『新話』『余話』は読者の垂涎の的であり、出版さえすれば商業出版として高い収益が約束されていたからであろう。実際にその後、清江書堂では『新刊參采史鑑唐書志伝通俗演義八卷』(嘉靖三十二年)の刊行が行われている。(推論に過ぎないが)『新話』等の経験から小説出版の高い収益性に味を占めた結果なのかも知れない。

【万暦年間における建陽の出版状況】これを踏まえた上で「万暦年間における活潑期」の出版状況について考察を試みたい。万暦年間の活潑期では三一もの坊刻から一三〇件以上の刊刻数が確認され、刊刻の件数・書坊の数何れも正徳年間を上回っている。書肆別では、当該時期の出版件数が多い順から①萃慶堂(一六件)②双峰堂(一一件)③喬山堂・自新齋(各一〇件)⑤安正堂(九件)⑥宗文堂・克勤齋(各七件)⑧宝善堂(六件)⑨三台館(五件)⑩存德堂(四件)⑪清白堂・四德堂・怡應堂(各三件)⑭聯輝堂・進賢堂・翠巖館・帰仁堂・種德堂(熊冲宇)・種德堂(熊宗立)(各二件)となる。

また個人出版によるものには、①鄭雲竹(一〇件)②余成

章・余応虬(各四件)③熊体忠(三件)④余応興(二件)を除けば、ほぼ全て単数の刊刻にとどまる。ただこれにも傾向が見られ、余氏(九人)・鄭氏(七人)・熊氏(六人)・劉氏(五人)・葉氏(三人)・詹氏(三人)・蕭氏(一人)と特定の宗族に集中する特徴が見られ、他には蔡氏・燕氏が見られるに過ぎない。

次にこの中で、一件でも小説を出版した記録が確認される書肆を調査すると、まず三台館には『新刊京本春秋五霸七雄全像列国志伝八巻』(万曆三四年)のほか、万曆年間の刊行に『新刻按鑑演義全像唐書志伝八巻』・『新刊按鑑演義全像大宋中興岳王伝八巻』・『新全像東西晋演義伝一二巻五〇回』・『全像類編皇明諸司公案六巻』の合計五件が窺え、次に双峰堂の『新刊按鑑全像三国志二〇巻』(万曆二〇年)、刊行年不詳だが万曆年間の『新刊京本編集二十四帝通演義全漢志伝一四巻』・『京本増補校正全像忠義水滸志伝評林二一巻』と三件の刊行が見られる。そして清白堂では『新刊大宋中興通俗演義八巻』(嘉靖三一年)・『京本通俗演義按鑑全漢志一二巻』(万曆一六年)・『鼎鏤京本全像西游記二〇巻一〇〇回』(万曆刊)の三件と、恐らく『鼎鏤京本全像西游記二〇巻一〇〇回』(嘉靖三二年)、『新刻全相二十四尊得道羅漢伝六巻』(万曆三

二年)の二書も含まれよう(註三)。この三坊刻以外には聯輝堂の『新鏤京本校正通俗演義三国志二〇巻』(万曆三三年)、熊冲宇の種徳堂が『新刻湯学士校正按鑑演義全伝通俗三国志伝二〇巻』(万曆刊)、その他三垣堂の『新刊京本校正通俗演義按鑑全像三国志伝二〇巻』(万曆三三年)、文台堂の『新刊皇明諸司廉明奇判公案四巻』(万曆二六年)が単数認められるのみで、当時出版活動が確認できる合計三一の書坊の中で、僅か七坊刻が小説出版を手掛けているに過ぎず、坊刻全体の二一・五%(註三)に過ぎなかった。

【小説刊刻における書坊の傾向】 また個人出版における小説の刊行については、①楊起元が『重刻京本通俗演義按鑑三国志伝二〇巻』(万曆三八)と、『鼎鏤京本全像西游記二〇巻』(万曆刊)の二件が確認されるのほか、②楊美生『新刻按鑑演義三国英雄志伝二〇巻二四〇則』(万曆刊)、③鄭雲林の『新鏤京本校正通俗演義二〇巻』(万曆三〇年)、④余秀岳の『按鑑演義帝王御世有夏誌伝四巻』(万曆刊)、⑤劉蓮台の『鼎鏤全相唐三蔵西游釈厄伝一〇巻』(万曆刊)、そして⑥鄧以楨の『新建校正京本大字音釈圈点三国志演義一二巻』(万曆刊)の六人が認められるのみで、こちらも家刻全体の二割弱に過ぎない。

このように小説の出版は、全体の二割程度というごく限られた家刻や坊刻によって行われていること。また数少ない刊行元からは比較的多くの小説刊行の記録が見られる所から、一旦小説の刊行が行われると、三台館(五件)・清白堂(五・三件)・双峰堂(三件)・楊起元(二件)と見られるが如く、その後は比較的躊躇無く小説の刊刻が行われる傾向が推察されよう。

ではこれら各書坊における小説刊行の可否は、どのような判断から分かれたのだろうか。委細はこれからの課題と言えるが、少なくとも本統計から分析する限りでは、以下に示した三つの「傾向」が指摘できるのではないかと思う。

第一には、「伝統のある坊刻からは小説刊刻が行われにくい」と、言えるのではなからうか。例えば〔表：主要坊刻

書肆名	出版総数
①安正堂	48
②萃慶堂	32
③宗文堂	27
④喬山堂	25
⑤種徳堂(熊宗立)	24
●⑥双峰堂	20
⑦自新堂	15
●⑧種徳堂(熊冲宇)	13
●⑨三台館	13
⑩婦仁齋	10
⑪存徳堂	9
●⑫清白堂	9
⑬宝善堂	8
⑭克勤齋	7
⑮進賢堂	6
⑯四徳堂	4
⑰怡慶堂	3
⑱翠巖館	2
●⑲聯輝堂	2
⑳四有堂	1
●㉑三垣堂	1
●㉒文台堂	1

の創立年」を見て頂きたい。白抜きの丸数字が小説刊行の記録が確認される書坊であるが、創立が正統・弘治・正徳年間等の古い伝統を持つ書坊には小説刊行の事実が認められず、小説刊刻のケースでは早くても嘉靖三十一年の清白堂まで待たなければならない。元代建安から続く余氏とて、余象斗の双峰堂・三台館の推定創立時期は万暦二〇年頃と万暦二五年であり、建陽の坊刻としては新参者の部類に入る所から、建陽の業界でも所謂「老舗」と称される坊刻は、小説出版に沸く万暦年間においても小説刊刻には殆ど関わっていない傾向が窺えよう。

第二には、「出版規模の大きい坊刻からは比較的小説刊行が行われにくい」と、言えるのではなからうか。例えば〔表：主要坊刻の出版総数〕を参照して頂きたい。ここでも刊行数の実績が多い書坊の上位五位までは小説刊刻が確認できず、漸く六位に双峰堂がランクされるのみである。無論双峰堂と三台館の経営は余象斗(註二十二)で同一人物による坊刻であることから、これを合算すると萃慶堂を上回る規模となるが、それ以外では小説を刊刻した坊刻に多くの刊行数を有する所は殆ど見ることが出来ず、聯輝堂や三垣堂の如く白話小説一件のみの刊行やそれ

に近い規模の零細書坊も見られ、このことから、当時の建陽坊刻における「大手業者」があまり小説に手を染めていないという傾向も理解できるのではないか。

また第三としては、坊刻・家刻を含めて「特定の宗族の特定の人物に小説出版が偏る傾向」も指摘できるのではないと思われる。それは万暦当時の主要な小説出版業者を見れば明らかであり、例えば当時の筆頭には双峰堂・三台館・文台堂を擁した余象斗があげられようが、当時の同族の書坊である(余良木)自新齋・(余碧泉)克勤齋・(余德彰)萃慶堂・(余良進)怡慶堂等の余氏系の書肆では小説の刊刻は見られず、家刻についても上図下文型の『按鑑演義帝王御世有夏誌伝四卷』を刊行した余秀岳を除くと殆ど小説の記録を確認することは出来ず^(註三十三)、余氏の中でも確実に小

説との関わりが認められるのは余象斗と余秀岳の二名にすぎない。

また楊先春の書肆・清白堂と、楊起元・楊美生に見られる楊氏は、合計して七件の小説が数えられるが、その他に楊居采の家刻事例が見られるのみで、建陽における出版者としての絶対数が極めて少ない(因みに前節で紹介した清江書堂の楊江とも姓が一致するため元来建陽の楊氏は小説刊行に縁が深いのかも知れない)。三番手に当たる鄭氏も、後発・零細の典型である聯輝堂・三垣堂は何れも鄭少垣の坊名で、家刻の鄭雲林を加えて合計四件の小説が認められるが、当時の同族の書坊であった(鄭世豪)宗文堂・(鄭雲齋)宝善堂・(鄭大経)四德堂や鄭雲竹を初めとする家刻の五事例には小説の記録は認められず、鄭氏でも小説刊行は鄭少垣と鄭雲林の二名に限られる。

書肆名	推定創立年
①宗文堂	正統8年
②種徳堂(熊宗立)	正統10年
③進賢堂	弘治9年
④安正堂	弘治16年
⑤存徳堂	正徳3年
⑥翠巖館	正徳14年
⑦宝善堂	嘉靖15年
⑧自新堂	嘉靖31年
●清白堂	嘉靖31年
⑩帰仁齋	嘉靖36年
●種徳堂(熊冲宇)	万暦元年
⑫克勤齋	万暦14年
⑬萃慶堂	万暦18年
●双峰堂	万暦20年
●三台館	万暦25年
⑯喬山堂	万暦26年
●文台堂	万暦26年
⑰怡慶堂	万暦30年
●聯輝堂	万暦30年
●三垣堂	万暦33年
四有堂	万暦42年
四徳堂	万暦43年

となると結局建陽における小説刊行の隆盛を指摘しても、その舞台裏は(A)余象斗を頂点とする余氏系坊刻と、(B)古参である楊氏系坊刻、そして(C)鄭氏系坊刻に限られ、あとは熊冲宇^(註三十四)の種徳堂と劉蓮台と鄧以楨が見られるだけにとどまる。また小説を手掛けた坊刻・家刻の主催者は重複が多く、このデータから確認できる限り

では重複分を相殺すると(少なくとも)九人の名が知られるだけとなる。このことから小説刊刻は思いのほか「限られた特定の人物」の努力によつて、小説の沃野が拓かれたのかも知れない。

無論これは建陽の事例についてであり、明代全国で同様の傾向が窺えるかは別の機会の考察に委ねるしかないが、この結果から念頭に浮かぶ率直な疑問として、このような「限られた坊刻から、なぜ明清文学を代表する文学が生み出されたのか」というものがある。これ自体極めて大きな問題であり、ある種白話小説研究が持つ極めて根元的な課題とも言える。ただそれを可能ならしめた原動力が実在したことは事実であり、例えばその候補に(白話や上図下文型^(註二十五)の図版形式など)書籍における表現形式の革新や、作品内容の問題も数えられようが、本稿で追究する所の供給的側面について一つ掲げるとすれば、「射利」に表現される(経済的原理に基づく書肆による利潤追求行為が数えられるのではなからうか。以下残された紙数で若干の卑見を述べる)こととしたい。

【小説に於ける射利の作用】射利の用例を前後の時期から紹介すると、「二州民多盜販江南塩以射利」(『宋史』卷一八二)、「常貯数百緡錢以射利」(『萍州可談』)、「這老道

專在江湖売薬、弄些『海上方』治病射利」(『紅樓夢』卷八〇)とあるように、いずれも射利の語義は「金儲け」に近い意味であると判り、坊刻の中で射利の烙印を押されたのが他ならぬ建陽であつた。

例えば万曆における坊刻業界の評価について、当時の胡應麟は「余所見当今刻本、蘇・常為上、金陵次之、杭又次之。近湖刻・歙刻驟精、遂与蘇・常争価。蜀本行世甚寡、閩本最下。諸方与宋世同」(『經籍会通』卷四)と指摘している。つまり刻本は蘇州・常州が最上で、金陵・杭州がそれに続くが、(建陽を含めた)閩本は最低であると論評している。その原因は何かというと清代の『五雜俎』卷一三では「閩建陽有書坊、出書最多、而板紙俱最濫惡、蓋徒為射利計、非以伝世也。大凡書刻急於射利者、必不能精、蓋不能捐重価故耳。近來吳興・金陵・駿駁踏此病矣」と、建陽による書籍の粗製濫造を「病」とまで表現し、版木・紙質の劣悪、版刻の杜撰の元凶が「射利」にあると分析している。またどのようなジャンルの坊刻が射利に当たるといえるかは万曆・葉盛の『水東日記』卷二「小説戲文」には「今書坊相伝射利之徒、偽為小説雜書」と、射利の徒は小説や雜書を刊刻する輩であると明記され、他にも同様の史料^(註二十六)が確認される。このように地域的には建陽が、書籍のジャンル

としては小説が「射利」であると指摘し、双方を併せ持つ建陽の小説は射利的な性格が極めて強かったことが窺える。

ただこれらの射利の見方は現在からすれば経済原理に則り利潤追求を行ったに他ならず、要するに奢靡の禁止と節用の重視という中国古来からの伝統的経済思想^{註二七}に立つた一面的な見解に過ぎない。確かに、過度の射利からコスト削減のため粗悪な版刻や紙質の低下が指摘されるものの、経済原理^{註二八}（具体的には市場原理）に沿う限り、各書坊間の自律的な競争に伴う（版刻の精度や作品内容等の）質的向上も少なからず認められたのではなからうか。

例えば小説を手掛ける坊刻の「射利」振りについては小説の撰者からも委細な指摘がされている。以下の記事は建陽坊刻の所為ではないが、万暦末年から天啓元年にかけて刊行された『古今小説』天許齋刊本に見える緑天館主人の序には、本書を編纂するに至った経緯を「茂苑野史氏、家蔵古今通俗小説甚富、因賈人之請、抽其可以嘉惠里耳者、凡四十種、畀為一刻」と指摘し、小説集の編纂は、編者である墨憨齋の意志よりも寧ろ賈人（出版業者）が積極的に白話小説の出版を働きかけていることが判る。墨憨齋は小説編纂に至った経過を「書肆の要求にあった」と強調するこ

いるかも知れず、多少割り引いて考えるべきであろうが、それとてこの強調は「書坊の要請」という事実があつて初めて成り立つことから、蓋し実際に要請が来たことは事実であろう。

また崇禎元年刊の『初刻拍案驚奇』における即空觀主人の序にも「独龍子、猶氏所輯、喻世等諸言、頗存雅道、時著良規、一破今時陋習、而宋元旧種、亦被蒐括殆尽。肆中人見其行世頗捷、意余当別有秘本、圖書而衡之」と、書肆は白話小説集『喻世明言』（『古今小説』の別称）等の諸書が売れるのを見て凌濛初に対抗できる圖書の編集を促したとある。ここでの経緯も市場の動向を把握し、より売れる書籍刊行の模索として、『古今小説』という収益性の高い作品に拮抗する書籍の編纂を求めており、ここでも積極的にアクションを起こしているのは執筆側ではなく、書坊側であった。

また沈德符『万曆野獲編』卷二五に見える『金瓶梅』に関する記述にも「馮猶龍見之驚喜。慫恿書坊、以重價購刻」とあり、馮夢龍は『金瓶梅』を見るなり、驚き喜んで書坊に高価で買い取らせ、刊刻を勧めたとあり^{註二九}、ここでも売れると見込まれた白話小説が、優先的に上梓されるよう手配し、販路の拡大を目指したことが窺えよう。このように坊刻は利潤追求の手段として事ある毎に執筆・編集・重

刻を促しているが、これらの営利追求行為の継続が結果的に多種多様な小説作品を世に送り出す契機を生み出したと思われ、かつ、その傾向が最も顕著に現れたのが「射利」と揶揄された「小説を手掛ける書坊」であつたと言えるのではなからうか。

実際多くの読書人の私家蔵書目^(註三十一)に白話小説が著録され、また『神宗実録』卷三十九万曆三〇年一二月己未の議には「用語必出経史、不得引用子書、及雜以小説俚語」と、公文書に小説等の俚語を挿入する禁令が見られるほか、明清代の随筆筆記には多くの小説に関する言及(批判)^(註三十二)が識られる事などは、小説が社会的に浸透^(註三十三)した事と示す裏付けになろう。

書籍の場合、従来であれば手抄本や一部の官刻本によって限られた人のみ入手・閲読できるに過ぎなかったが、殊に白話小説では、時期を同じくして発達を見せ始めた坊刻を介して、娯楽商品として広く流通・販売されるようになった。そして、それが新たな読者を獲得し、その商業的成功が再び出版活動を促進させた。(単調とは言い切れぬが)このような循環が徐々に優れた作品を世に送り出すという相乗作用を生み出し、粗雑な紙片に稚拙な刻字による射利の産物は、後に膨大な白話小説作品群や、多くの読者と

多彩な執筆者や文芸評論家^(註三十四)を擁する豊かな出版文化を生み出す土壌となつたのではないだろうか。

おわりに

専らデータの分析結果の検討に終始したが、本稿の内容を要約すれば、以下の通りとなろう。

I 本稿は明代における坊刻の出版状況について網羅的・客観的分析を行うべく、明代全般における出版状況のデータ解析を試み、その上で坊刻の発達と内容、そして坊刻に於ける小説の位置付けについて考察を試みた。

II 刊行年が判明している明代の書籍五二〇〇件余りについて分析を試みたところ、坊刻及び家刻・官刻を含めた出版件数全体では、万曆一六年～四五年の三〇年間に出版が盛んで、中でも万曆三〇年前後が明代を通じて最も多くの出版件数が認められる。

III また万曆年間のピークとは異なり、嘉靖七年～三六
年や崇禎四年～九年の期間にも出版数の活況期が認められ、その原因は前者が家刻本の増大、後者は坊刻本の増大という、当時の優勢な分野が顕著に現れた結果であつた。
一方明代で坊刻出版が活況を呈した時期は、「万曆一六年

頃から崇禎一〇年頃まで」が該当すると言えよう。

IV 出版総数における「発達」の時期は、単年では正徳一二年、一〇年平均でも正徳一三年から出版総数としての「発達」で一致する。また坊刻の「発達」時期は出版数の増減が甚だしく恒常的に平均を超えるまでに至るのは万暦一二年、一〇年平均では隆慶二年〜万暦五年の時期からと出版全体に比べて六〇年も後になった。

V また建陽の坊刻についてであるが、弘治一六年から嘉靖一二年までの三〇年間、万暦一六年から万暦四六年までの三〇年間と大きく二回の活澁期が見られた。正徳年間の活澁期では医書や史書の刊刻が多く、唯一清江書堂が文言小説『剪灯新話』に関連する書籍を刊行した。社会的批判を受けながら小説を敢えて刊刻に踏み切ったのは商

附 註

(註一)官刻は当時の国子監(南監・北監)の「監本」・司礼監「経廠本」・六部・府州県学・各王府・布政司・按察司など当時の官公庁で刊行された出版物を指す。詳細は『書林清話』巻五・巻七や、周弘祖『古今書刻』上編を参照のこと。明代の官刻の研究については劉国鈞『圖書の歴史と中国』(理想社、一九六三)参照。

(註二)磯部彰「明末における『西遊記』の主體的受容層に関する研究」『集刊東洋学』四四、一九八〇、川上郁子『三言』の社会への浸透」『東洋大学大学

業出版としての高い収益が約束されたからと思われる。

VI 万暦年間における建陽の出版状況を考察するに、小説刊行は建陽全体の約二割の坊刻・家刻という極めて限られた人々によって出版が行われ、しかも統計面から「後発で零細な坊刻」が小説刊刻に手掛けている傾向を見出すことが出来た。

VII これらの小説を手掛けた坊刻に関する資料を見るに、「射利」と表現され批判の対象となっていたが、坊刻は自己利益のために売れる白話小説の執筆・編集を促進し、この行為は結果的に多くの白話小説を世に送り出し結果を生み出し、白話小説の発達を助長することとなり、それが明清代を代表する文学を生み出す土壌の一つとなったのではなからうか。

院紀要』一九、一九八二、大木康「明末における白話小説の作者と読者について」『明代史研究』二二、一九八四参照。

(註三)方品光「元明建本通俗演義对我國小説發展的影響」『福建師大学報』一九八二年一期、韓錫鐸・王清原『小説書坊録』(春風文芸出版社、一九八七)。大木康「明末江南における出版文化の研究」『広島大学文学部紀要』五〇巻特輯号一、一九九一、丸山浩明「余象斗本考略」『二松学舎大学人文論叢』五〇、一九九三、同氏「評林本隆盛史略」『二松学舎大学人文論叢』五四、一九九五参照。

(註四)許道和「麻沙本雕版印刷書話」『福建省圖書館学会通訊』一九八三

年)、官桂銓「明代小説家余象斗及余氏刻小説戯曲」(『文学遺産増刊』一五、一九八三)、肖東亮「建陽余氏刻本知見録」(『福建省圖書館学会通訊』一九八三年二期)、同氏「建陽余氏刻書考略(上・中・下)」(『文獻』二二・二三、一九八四・八五)、同氏「明代小説家・刻書家余象斗」(『明清小説論叢』四)、盧維春「麻沙本版刻得失弁」(『福建省圖書館学会通訊』一九八五年三期)、方彥壽「明代刻書家熊宗立述考」(『文獻』三一、一九八七)、同氏「建陽劉氏刻書考(上・下)」(『文獻』三六・三七、一九八八)等参照。

(註五)杉浦豊治「明刊典籍二三事(一)(二)」(『金城国文』五五・五六、一九七九・八〇)、蘆田孝昭「明刊本における閩本の位置」(『ビブリア』九五、一九九〇)、また白話小説分野でも金文京「『三國演義』版本試探」(『集刊東洋学』六一、一九八九)、中川論「『三國志演義』版本の研究」(『日本中国学会報』四四、一九九二)等が挙げられる。

(註六)二〇〇一年二月八日(一〇日)に学術総合センターで開催された「第一回東アジア出版文化に関する国際学術会議」における総合パネルディスカッションでも磯部彰氏から「明代では坊刻が発達したというが、明代のいつ頃から発達したのかについては未だ明確に判っていない」という意見が提出され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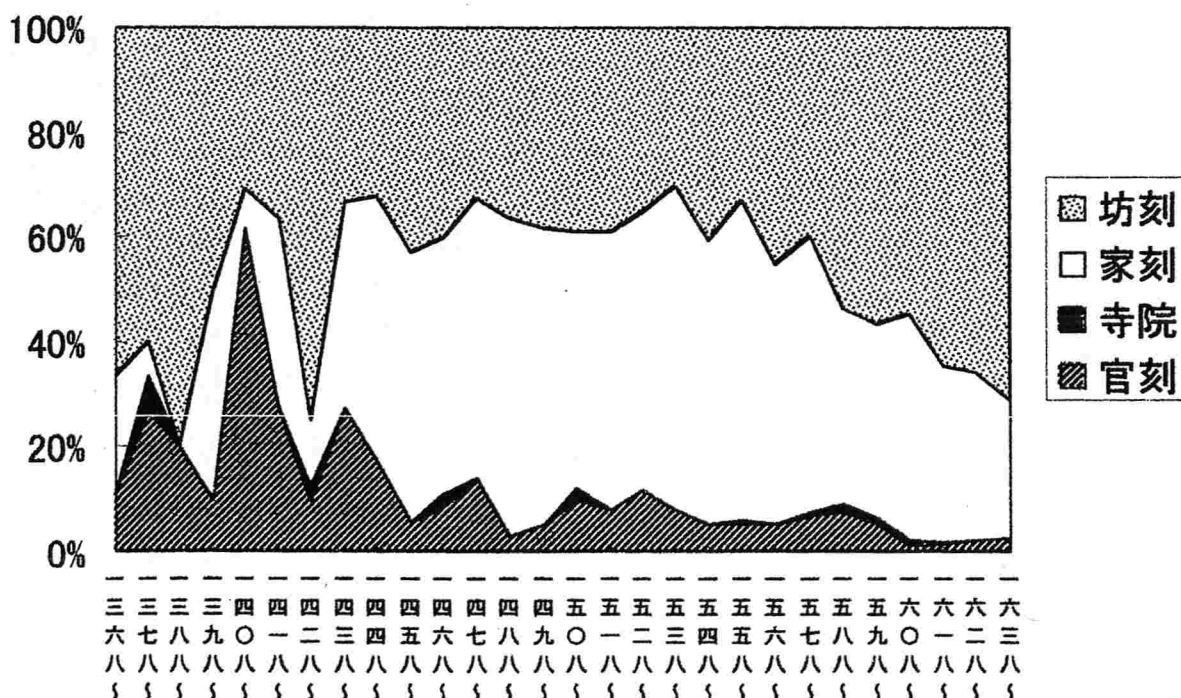
(註七)因みに明代の出版目録として最も充実した黄虞稷『千頃堂書目』があり、データベース化も図るべきと思われるが、如何せん『千頃堂書目』では刊刻年の記載が乏しく、刊刻書肆の記述は殆ど無いに等しい。そのため本稿では『明代版刻綜録』を使用することとした。杜信孚『明代版刻綜録』(江蘇広陵古籍刻印社、一九八三)参照。

(註八)出版内容を分類する方法は幾つか考えられようが、ここでは刊刻元の別から「坊刻」「家刻」「寺院」「官刻」と四分し、家刻本については出版者の身分により「進士」と「舉人以下の身分による刊刻を「舉人」とに細分した。

(註九)崇禎の活版期は、さして取り上げるべきものでもないかも知れぬと筆者も考えるが、万曆三〇年から四〇年にわたる長期の漸減傾向から一転して天啓年間から崇禎六年にかけて出版数の増加傾向が認められる所から、ここでは敢えて言及することとした。

(註十)参考にあわせて明代における官刻・家刻・坊刻の内訳の推移を示しておく。

明代における出版元別の割合



(註十一)葉德輝撰『書林清話』卷七には「王士禎居易錄云、明時翰林官初上或奉使回、例以書籍送署中書庫、後無復此制矣。又如御史巡塩茶學政部郎權関等差。率出俸錢刊書。今亦罕見」とあり、王士禎「居易錄」(筆者注：卷二五)によれば、明代では翰林官が初めて地方に赴任したり、或いは京師に戻る時には、書籍を署中の書庫に持つて行ったり、また御史が塩茶を巡察し、学政や部郎が関稅等の任務を兼任すると俸給より書籍を刊行したと二例が指摘されているが、いずれも「後無復此制矣」「今亦罕見」と現在では稀になったとあり、家刻本流行の減退が指摘されている所から、その傾向を裏打ちするものとも考えられよう。

(註十二)相台家塾刊本についての委細は岳珂『九經三伝沿革例』を参照のこと。

(註十三)詳細は前掲の葉德輝『書林清話』卷七「明毛清汲古閣刻書」参照。

(註十四)テキストは『書林清話』(中華書局、一九八七、一九五七年古籍出版社本の複製)を使用した。

(註十五)金陵及び建陽の坊刻についてであるが、本来であるならば全ての坊刻の所在地を確認した上で検討すべきであるが、ここでは「明代版刻綜録」において明確に「金陵」「建陽」と明記されているものを類別することとした。また官刻や家刻に比べて坊刻では明確に刊行年が確認できない事例が多く、従って本稿の中で坊刻は他の刊刻に比べて若干低めの数値が出ている可能性がある。

(註十六)当該活版期の刊刻は以下の通り。宗文堂『五倫書』二卷(正統元年)・周易纂言集注四卷(嘉靖元年)・新刻蔡中郎伯喈文集一〇卷(嘉靖三年)・古今韻會舉要三〇卷(嘉靖六年)・望墩程先生文集九四卷(嘉靖一二年)・進賢堂禽通大全四卷(弘治九年)・地理雪心賦句解四卷(弘治一八年)・広韻五卷(正徳一四年)・仁美堂楚辭集注八卷後語六卷并証二卷(弘治一七年)・事物紀原集類一〇卷(弘治一八年)・老子道德經二卷(弘治一八年)・列子冲虚至徳真經八卷(弘治一八年)・明德書堂「国語解二二卷」(正徳一二年)・新刊袖珍方四卷(嘉靖元年)・書經大全一〇卷(嘉靖一一年)・翠巖堂「史学指南八卷」(正徳一四年)・新刊南軒先生文集四四卷(嘉靖元年)・文明書堂「広韻五卷」(弘治一四年)。

(註十七)当該期の清江書堂には「魁本袖珍方大全四卷」(正徳二年)、「大広益玉篇三〇卷」(正徳六年)・「書經大全一〇卷」(嘉靖七年)・「続編資治宋元綱目大全二七卷」(嘉靖一〇年)等四件の刊刻記録がある。

(註十八)瞿佑は仁和・臨安・宜陽の訓導や周王府右長史と閑職が多かったが、特に李昌期は永楽の進士で、翰林院庶吉士や河南の左布政使を歴任した官吏という点からも批判が集中した。

(註十九)主要なものとしては張萱「疑耀」卷五、王圻「稗史匯編」卷八五、葉盛「水東日記」卷一四等があげられよう。

(註二十)『鼎鑄京本全像西遊記二〇卷一〇〇回』の牌記には「嘉靖癸丑孟秋楊氏清白堂刊」と、また「新刻全相二十四尊得道羅漢伝六卷」には「万曆甲辰冬楊氏楊氏梓」と標記されている所から判断した。

(註二十一)本論では刊行年が不明確なものについて考察から除外しているが、殊に小説の場合には刊行年不明の作品が多く見られるため、ここに限り万曆刊とのみ判明しているものも論考に加えた。

(註二十二)余象斗の出版活動については官氏前掲書「明代小説家余象斗及余氏刻小説戯曲」及び肖氏前掲書「建陽余氏刻本知見録」参照。双峰堂と三台館とについて丸山浩明氏は象斗の父・余孟和が「双峰」と号したとあるため、双峰堂は父から継いだ書肆と指摘し、三台館は「双峰堂を継いだ余象斗が、叔に当たる余彰徳の萃慶堂、余秀峰・余良史の名で出版が見られる怡慶堂という同年輩の一族を傘下に入れて、新たに万曆二十五年頃設立した余氏を代表する新書肆即ち出版会社ではないか」と推察している。丸山氏前掲書「余象斗本考略」二二六頁参照。

(註二十三)万曆二〇年に余成章の「新刻全像牛郎織女伝四卷」があり、題目から白話小説の可能性を捨てきれないので、敢えて言及しておく。

(註二十四)「明代版刻綜録」には著録されていないが、初期の短編白話小説集『熊龍峯四種小説』で著名な熊龍峯も万曆年間における建陽の書林であるので、少なくとも熊氏についても複数の小説刊刻が行われたと思われる。『熊龍峯四種小説』については長澤規矩也「清平山堂」「熊龍峯」刊行の語本に就いて「長澤規矩也著作集(一)」汲古書院、一九八二、一四一―一五六頁参照。今西凱夫「熊龍峯四種小説解説」『宋・元・明通俗小説選』平凡社中国古典文学大系、一九七〇参照。

(註二十五)佐々木睦「上図下文式挿図研究序説」『饗簞』九、二〇〇一参照。

(註二十六)また明代万曆の銭希言「戯取」卷三には、当時古人の事跡に「つめて書籍を編纂する」贗籍が見られることを指摘し、具体例として『水滸伝』『三国志』『西遊記』等の白話小説が確認できるが、それは「今人則驚其所著之書、為射利計。而所仮託者、不過取悅里耳足矣」と、近頃の連中はその著作を売り利益を得るが、仮託した内容は里耳を楽しむものに過ぎないと、ここでも小説出版を射利と指摘している。

(註二十七)小島祐馬「儒道二家経済思想の特徴」『中国の社会思想』(筑摩書房、一九六七)九、三六頁参照。

(註二十八)余英時「中国近世の宗教倫理と商人精神」(平凡社、一九九一)も参照されたい。

(註二十九)馮夢龍は小説・戯曲・笑話・民歌・散曲集の編集補訂で知られるが、

『明代版刻綜録』でも『春秋衡庫三〇卷附録三卷備録一卷』(天啓五年)、『甲申紀事一二三卷』(弘光元年)の刊刻が記録され出版者としての立場も認められよう。

(註三十)嘉靖十九年に編纂された私家蔵書目である高儒『百川書志』卷六「史」の「野史」条には、「三國志通俗演義二百四卷、忠義水滸伝一百卷」と、嘉靖の進士・晁瑬の『晁氏宝文堂書目』卷中「子雜」には『清平山堂話本』三言(古今小説・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熊龍峯四種小説』『新編紅白蜘蛛小説』の大半の篇名が著録されるなど個人書目からも蔵書が確認される。

(註三十一)枚挙の暇がないため、詳細は王利器『元明清三代禁毀小説戲曲史料(増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二)参照。

(註三十二)また官刊の白話小説刊刻の史料も見受けられ、嘉靖の進士・周弘祖『古今書刻』上巻の都察院刊本の項目には三國志演義や水滸伝の書名が確認され、劉若愚の『酌中記』卷一八「内板經書紀略」にも、都察院刊本三國志演義について言及して、「三國志演義、韵府群玉、皆衆看愛寶者也」とあり、その目的が官人の娯楽のためであったことが指摘されている。

(註三十三)李卓吾に仮託したものも含めた李卓吾評については佐藤鍊太郎「李卓吾評『忠義水滸伝』について」(『東方学』七一、一九八六)、鈴木陽一「小説の読み方——『西遊記』の批をめぐって」(『中国古典小説研究動態』五、一九九一)、井上浩一「『忠義水滸伝』における「李卓吾先生評」の人物評価について」(『中国古典小説研究』四、一九九八)参照。また明末清初の文人・金聖嘆については葉朗『中国小説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九八二)、中鉢雅量『中国小説研究史——水滸伝を中心として』(汲古書院、一九九六)他多数が認められるが、委細は井上浩一「金聖歎研究論文目録」(『中国古典小説研究』六、二〇〇一)を参照されたい。

1. 上図下文の特徴——図案集
2. 作業手順 原稿清書（写工、画工、刻工——刻字工、刻画工）
3. 画工＝刻画工？ 画風、技術の連続性と断続性
4. 非個性と個性 U字気
5. イレギュラーな図から見えてくるもの
 - 一、フレーム（省略フレーム、フレームなし、全フレーム）
 - 二、画題帯
 - 三、巻末図

レジュメ NO.2 以後の使用テキスト

『新鍔京本校正通俗演義按鑑三国志伝』（通称「鄭少垣本」）——全二十卷。封面に「刻三国志赤帝餘編」、「三垣館鄭氏垣刻行」、「聯輝堂」と題する。版心には「全像三国志傳」と題する。刊記には「萬曆乙巳歲孟秋月/閩建書林鄭少垣梓」とあり、「乙巳歲」は万曆三十三年（1605年）と見られる。中華書局『古本小説叢刊』所収——内閣文庫本を底本とす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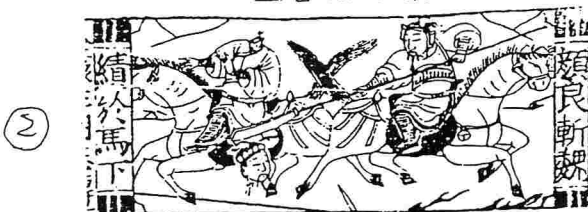
『新刻湯学士校正古本按鑑演義全像通俗三国志伝』（通称湯賓尹本）——全二十卷、各卷十二節。鄭本と同じく二十卷の花関索本を祖本とする系統に位置づけられる。成立の詳細な年代は不明。上海古籍出版社『古本小説集成』所収——北京図書館所蔵本を底本とする。



三/卷 16/21a/叢 1121



三/卷 16/18b/叢 1116



三/卷 5/6a/叢 325



西/卷 19/6b/集 1120



三/卷 3/33b/叢 240



西/卷 17/葉 34b/集 1032



『水滸志伝評林』/卷 14/15b/叢 676



西/卷 9/14b/集 488

	巻	葉	葉数
1	1	15～18	4
2	2	5～6	2
3	4	3～4	2
4	5	17～20	4
5	6	5～6	2
6	6	19～20	2
7	7	15～20	6
8	7	22～27	6
9	8	1～4	4
10	9	19～20	2
11	10	3～4	2
12	10	23～24	2
13	10	29～32	4
14	10	35～36	2
15	11	19～20	2
16	11	31～32	2
17	12	3～4	2
18	12	9～10	2
19	12	13～14	2
20	12	23～24?	2
21	13	3～6	4
22	13	9～12	4
23	13	21～26	6
24	14	19～20	2
25	15	7～8	2
26	15	17～20	4
27	15	23～24	2
28	15	27～28	2
29	16	1～2	2
30	16	21～22	2
31	17	15～16	2
32	18	25～26	2
33	18	33～34	2
34	20	15～29	6

表一 鄭本『三国志伝』フレームなし挿図

	巻	葉	葉数	備考
1	3	9～10	2	
2	5	25～26	2	右葉の左辺のみ
3	6	21		
4	9	8?その前も?		
5	20	21～22	2	

表二 鄭本『三国志伝』完全フレーム

	巻	葉	葉数	備考
1	5	10～11	2	帯多い
2	5	21～24	6	帯なし
3	5	29～34	6	帯なし
4	12	29～30	2	白帯
5	15	11～14	4	帯なし
6	18	27～28	8	白帯

表三 鄭本『三国志伝』画題帯イレギュラ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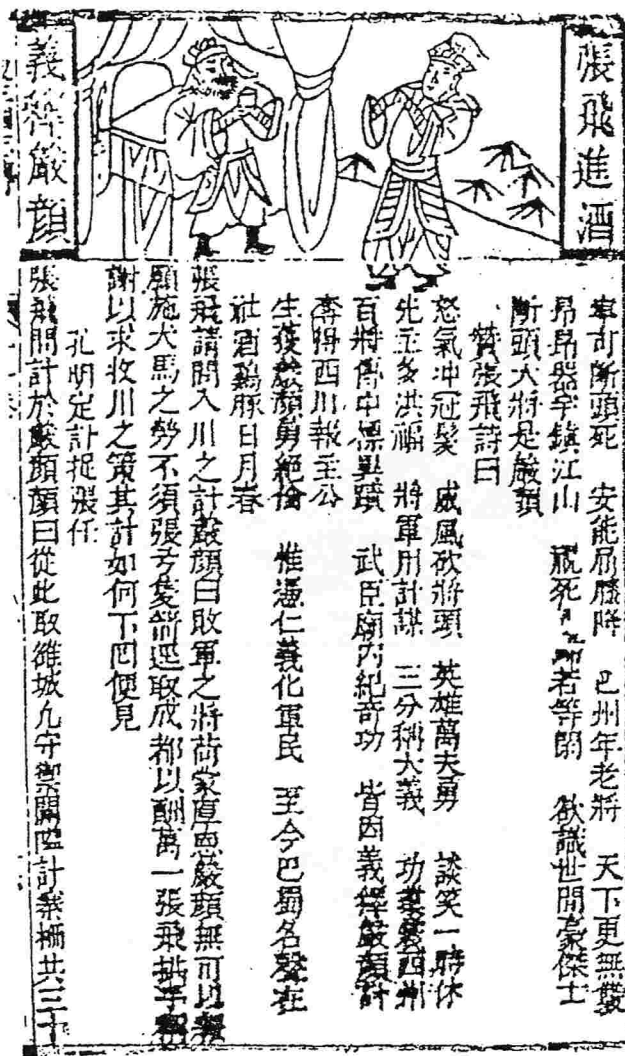


圖 1 湯 11_16a



圖 2 鄭 15_07a



圖 3 鄭 09_12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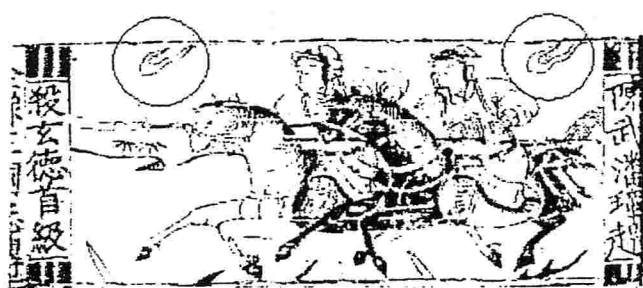


圖 4 鄭 10_03a



圖 5 鄭 10_05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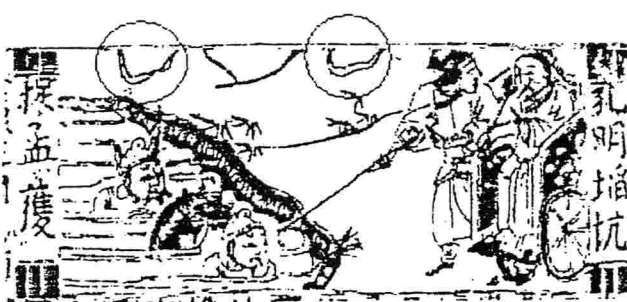


圖 6 15_24a



图7 鄭 15_06_b



图8 鄭 01_16b



图9 鄭 20_21b



图10 鄭 05_21a



图11 鄭 05_10b



图12 鄭 12_29b



图13 鄭 13_36b



图14 鄭 07_36b



图 15 鄭 15_35b



图 16 湯 15_33b



图 17 鄭 11_36b



图 18 湯 11_32b



图 19 鄭 18_35b



图 20 湯 18_29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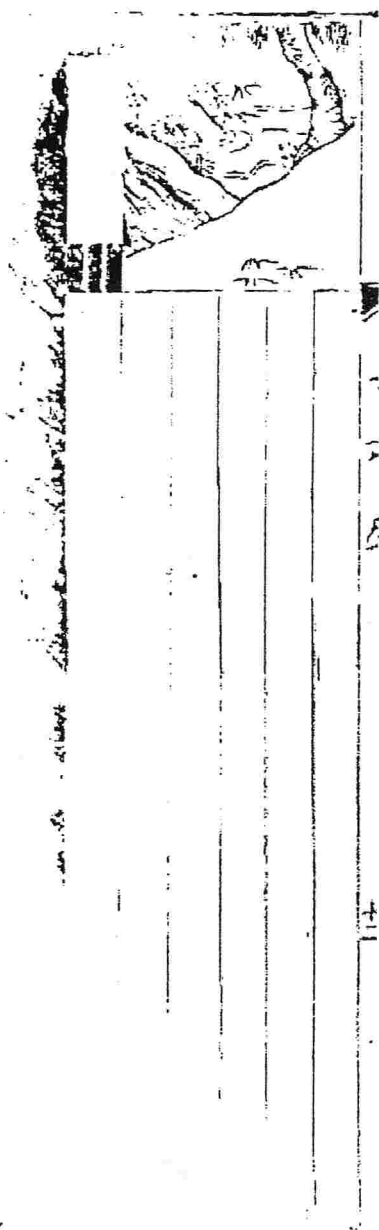


图 21 鄭 16_36b



图 22 鄭 16_35a

1.

王昌齡
開元中，琅邪王昌齡，自吳抵京國，舟行至馬當山，屬風
博異志
便而舟人云：貴賤至此皆合謁廟，以祈風水之安。昌齡
不能駐，亦先有禱神之備。見舟人言，乃命使賁酒脯紙
馬獻于大王，兼有一暈草履，子上大王夫人，而以一首
詩令使者至彼而禱之。詩曰：青驄一疋崑崙牽，奉上大
王不取錢，直為猛風波裏驂。真怪昌齡不下船，讀畢而
過當市草履子時，兼市金錯刀子一副，貯在履子內，至
禱神時，忘取之，誤并履子將往。使者亦不曉焉。昌齡至
前程，偶賣錯刀子，方知誤并將神廟所矣。又行數里，忽
有赤鯉魚，長可三尺，躍入昌齡舟中。昌齡笑曰：自來之
味呼侍者烹之。既剖腹，得金錯刀子，宛是誤送廟中者。
昌齡歎息曰：鬼神之情亦昭然。常聞葛仙公命魚送書，
古詩有剖鯉得素書，今日亦頗同。

又
太平廣記
唐代叢書
本

卷三〇〇
神十引
博異志

2.

博異志

殘。有《顧氏文房小說》本、中華書局排印本。

唐·谷神子（鄭還古）撰。

《新唐書·藝文志》小說家類著錄，三卷。《郡齋讀書志》無卷數，《直齋書錄解題》、《宋史·藝文志》均作一卷。《四庫全書》收一卷，列入小說家類異聞之屬。谷神子，舊本注“名還古”，胡應麟考為鄭還古，《龍威秘書》等逕署鄭還古。《說郛》（原本卷十四）本注“名述古”。《四庫總目》及《四庫提要辨證》有考證。今本僅存十條，《廣記》所引佚文尚多，然書名或作“博異錄”，或作“傳異記”，尚待考核。《雲仙雜記》所引二條，可疑。

鄭還古，榮陽人，登元和進士第（《唐詩紀事》卷四八），為河中從事，貶吉州掾（《詩話總龜》卷四二引盧瓌《抒情集》），除國子博士，卒（《太平廣記》卷一六八引《盧氏雜說》）。

程毅中《古小說簡目》（1981，中華書局）

昌龄,据其《上李侍郎书》^①中所说,则是“久于贫贱”,“力养不给”,王璵早年也只是太常博士,与王方庆一门不是近亲。但既属一房,则应当是琅邪王氏,而不是太原王氏。因之,从史料来说,《河岳英灵集》的所谓太原说,也不是没有问题的。当然,正如前面说过的,无论琅邪与太原,都已是好几世以前的事情,在王昌龄时,几乎已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我们今天从实际居住地来说,则《旧唐书》和《全唐诗》所谓的京兆人,是大致可以信从的。

这里不妨再可以引一条旁证材料,《博异志》中有题为《王昌龄》的一篇,文为:

开元中,琅琊王昌龄自吴抵京国,舟行至马当山,属风便,而舟人云:“贵贱至此,皆合谒庙,以祈风水之安。”昌龄不能驻,亦先有祷神之备,见舟人言,乃命使赍酒脯纸马,献于大王,兼有一量草履子上大王夫人,而以一首诗令使者至彼而祷之,诗曰:“青骢一匹昆仑牵,奉上大王不取钱,直为猛风波里骤,莫怪昌龄不下船。”读毕而过。当市草履子时,兼市金错刀子一副贮在履子内,至祷神时,忘取之,误并履子将往,使者亦不晓焉。昌龄至前程,偶觅错刀子,方知误并将神庙所矣。又行数里,忽有赤鲤鱼,长可三尺,跃入昌龄舟中,昌龄笑曰:“自来之味。”呼侍者烹之。既剖腹,得金错刀子,宛是误送庙中者,昌龄叹息曰:“鬼神之情亦昭然,常闻葛仙公命鱼送书,古诗有‘剖鲤得素书’,今日亦颇同。”

《博异志》为晚唐人所作的传奇作品,这里的记载当然是属于小说家言,情节怪诞,不足为信,但它却明白标出“琅琊王昌龄”,这是别的书上所没有的。传奇作品的情节可以凭作者想象创作,但如郡望、籍贯等,唐人作传奇时则往往有所本。这可为王昌龄出琅琊王氏的一个旁证。

① 《全唐文》卷三三一。

112

傅璇琮《王昌龄事迹考略》
傅著“唐代诗人丛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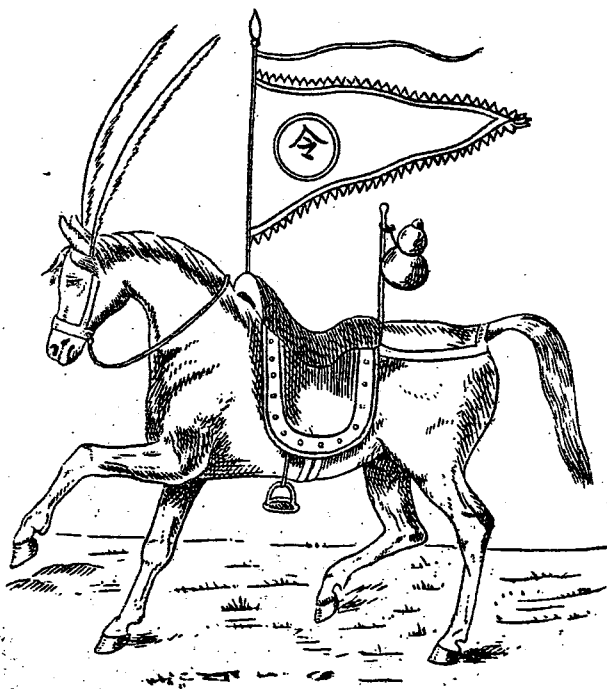
(1980.中华书局)

4. 甲馬

Soul-restoring charm.

When some dire disease endangers the life of a dear child, parents procure the annexed charm, and place it beneath the pillow, in order to bring back the soul in all haste upon the caparisoned courser. A gourd-shell, hermetically closed, is attached to the horse's saddle. This is supposed to contain the soul, and bring it back to its rightful owner.

馬甲



Henry Dore, Researches into
Chinese Superstitions (1914. Shanghai)

Le rabatteur de l'âme.

Charm (paper-racer) for bringing back the soul.

『封神演義』の物語技法

(1) なぜ、いま『封神演義』なのか。

①『封神演義』の流行について

②『封神演義』は「二流」なのか

(2)『封神演義』の物語技法。

①物語時間のこと

女媧娘娘……。知紂王尚有二十八年氣運……。娘娘曰：「三妖聽吾密旨；成湯王氣數然、当失天下；鳳鳴岐山、西周已生聖主。天意已定、氣數使然、你三妖可隱其妖形、托身宮院、惑乱君心、俟武王伐紂、以助成功。不可殘害衆生。……。」(第一回)

(元始)天尊曰：「子(姜子牙)今下山、我有八句鈐偈、後日有驗。偈曰：
二四年來窮迫聯、耐心守分且安然。
磻溪渭水垂杵釣、自有高明訪子賢。
補佐聖君為相父、九三拜將握兵權。
諸侯會合逢戊申、九八封神又四年。」(第十五回)

②登場人物のこと

姜子牙について

黄飛虎と聞仲について

雲中子と申公豹について

(3) 物語文学への視点。

①『西遊記』の物語時間と人物像について

②『封神演義』と『西遊記』について

参考1；ブライアン・アトベリー『ファンタジー文学入門』(谷本誠剛・菱田信彦 共訳。)

参考2；菅野昭正「大河小説の時代」(『フランス文学講座』2・収。)

ともに大修館書店刊です。

物語時間

① 第一回

紂王七年春二月、忽報到朝歌、反了北海七十二路諸侯袁福通等、太師聞仲奉勅征北。

三月十五日、~~女娉~~娘娘聖誕之辰。……(娘娘)知紂王尚有二十八年氣運、不可造次、暫回行宮、心中不悅。

② 第六回

雲中子取文房四宝、留筆跡在司天台杜大師照~~塔~~上。詩曰：

妖霧穢亂宮廷	聖德播揚西土
要知血染朝歌	戊午歲中甲子

③ 第十一回

姬伯歎畢、不覺淒然。(費)仲又問曰；“其數應在何年？”姬伯曰；“不過四七年間、戊午歲中甲子而已。”

④ 第十五回

天尊曰；“子今下山、我有八句鈴~~偈~~、后日有驗。~~偈~~曰；

二四年来窮迫聯	耐心守分且安然
磻 溪渭水垂竿釣	自有高明訪子賢
補佐聖君為相父	九三捋將握兵權
諸侯會合逢戊申	九八封神又四年。”

⑤ 第十七回

酒池肉林……有詩曰；

懸肉為林酒作池	紂王無道類窮奇
至 盆怨氣冲霄漢	炮 烙精魂傍火炊
文武無心扶社 稷	軍民有意破宮 牆
將來國土何時盡	戊午旬中甲子期

⑥ 第十八回

且說子牙往~~磻~~溪隱跡。有詩為証；

八十歲逢明聖主	方立周期八百年
---------	---------

⑦ 第二十三回

(子牙)一日、執竿嘆息、作詩曰；

自別~~崑崙~~地、俄然二四年。商都榮半載、直諫在君前。

⑧ 第二十九回

文王謂子牙曰：“……。”言罷遂薨。亡年九十七歲、后諡為周文王。時商紂王二十年仲冬。

⑨ 第三十七回

話說子牙……見崑崙光景、嗟歎不已。自想；“一離此山不覺十年、如今又至、風景又覺一新。”子牙不勝眷戀。

⑩ 第六十七回

話說洪錦與竜吉公主成了姻親、乃紂王三十年三月初三日。

(散) 宜生入內庭回武王旨曰；“臣奉旨監造將台已完、謹擇良辰、於三月十五日請大王至金台親拜相父。”武王准旨、俟至日行禮。

大周十有三年、孟春丁卯朔丙子、……

⑪ 第六十八回

衆弟進酒、武王與子牙用罷、乘吉日良辰起兵、此正是紂王三十年三月二十四日。起兵點起號炮、兵威甚是雄壯。

⑫ 第七十回

陸壓(道人)曰；“……足下以一人欲挽回天意耶？甲子之期、乃滅紂之日、你如何阻得住？……”

⑬ 第九十四回

……金吒曰、“賢侯速行、吾等先往孟津報與姜元帥。賢侯不可遲誤戊午之辰、以應上天垂象之兆。”……

且說子牙在孟津大營、與二路大諸侯共議、“三月初九日乃是戊午之辰、看看至近、如何東伯侯尚未見來。奈何、奈何。”……子牙聞說大喜、深羨二人用計、乃曰、“天意響應、不到戊午日、天下諸侯不能齊集。”

⑭ 第九十六回

且說子牙在營中籌算、“甲子屆期、紂王當滅。”心中大喜、不曾着意、……

⑮ 第九十七回

紂王曰、“此天亡我也、非干你罪。……昔日朕曾命費、尤向姬昌演數、言朕有自焚之厄、今日正是天定、人豈能逃。當聽朕言。”……

		村王七年	(村王尚存28年氣運)	女娼
1				
2				
3				燈已
4				
5				
6				
7				
8				皇后恩刑 股郊 (14歳) 股浩 (12歳)
9				
10				
11	西伯 (美里)			
12		李博	(15年)	
13				
14		牛吃 金吃		
15				
16	(7年)			
17				
18				酒池肉林 孟益
19				
20	↓ (8年)			
21	文王崩國			
22				
23				
24	(文王・大周元年) 文王——	武吉		
25				
26				
27				
28				
29	文王薨去 (97歳) 武王即位			
30				
31				
32	(2年)	黃天化		
33				
34				
35				
36				
37	↓ 姜子牙上崇壽山 (82歳)			
38	姜子牙總命——誕生			
39				
40		楊雲茂		
41				
42				
43				
44				
45				
46				
47	↓ 姜子牙被趙公明 1 鞭打死——誕生			

II

姜子牙の人物像

A 下山以前

第七回 紂王無道造炮烙

且說此時雲中子尚不曾回終南山、還在朝歌、……。雲中子点首嘆曰；“……四則姜子牙合受人間富貴、……。”

第十一回 姜里城囚西伯侯

且言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因神仙一千五百年犯了殺戒、乃年積月累、天下大乱一場、然後復定。一則姜子牙該斬將封神、成湯天下該滅、周室將興、因此玉虛宮住講道教。……

第十二回 陳塘關哪吒出世

(李靖夫人・殷氏) 這位神聖下世、出在陳塘關、乃姜子牙先行官是也、靈珠子化身。

第十三回 太乙真人收石磯

……只是按住他道；“……因成湯合滅、周室當興、姜子牙不久下山、吾乃是破紂輔周先行官是也。……”

話說太乙真人曰；“……哪吒乃靈珠子下世、輔姜子牙而滅成湯、奉的是元始掌教符命。……”

B 下山

第十五回 崑崙山子牙下山

子牙曰；“弟子三十二歲上山、如今虛度七十二歲了。”天尊曰；“……。”子牙哀告曰；“……。”……子牙只得下山。

話言子牙成親之后、終日思慕崑崙、只慮大道不成、心中不悅。

第十七回 紂王無道造羑盆

子牙看罷、暗想；“朝歌非吾久居之地……我就此脫身隱了、何為不可。”

第十八回 子牙諫主隱磻溪

子牙曰；“．．陛下不留心邦本、与百姓養和平之福、日荒淫于酒食、遠賢近佞、荒乱国政、殺害忠良、民怨天愁、累示警報、陛下全不修省．．．”

第二十四回 渭水文王聘子牙

文王下馬、同散宜生步行。入得林来、只見子牙背坐溪边、．．．子牙回頭、看見文王、忙棄竿一旁、俯伏叩地曰；“．．．”

第二十九回 斬侯虎文王托孤

子牙伝令；“将崇侯虎父子推来。”．．．子牙曰；“崇侯虎惡貫滿盈、今日自犯天誅、有何理説？”文王在旁、有意不忍加誅。子牙下令；“速斬首回報。”不一時、推将出去、．．．

C 一上崑崙山

第三十七回 姜子牙一上崑崙

南極仙翁曰；“你饒了他、他不饒你。那時三十六路兵来伐你。莫要懊悔。”子牙曰；“就是後面有兵来伐我、我怎肯忘了慈悲、先行不仁不義。”不言子牙哀求南極仙翁。且説申公豹被仙翁鶴銜了頭、不得還体、．．．

第三十八回 四聖西岐会子牙

話說子牙一見、魂不附体、吓了一身冷汗。那物大叫一声曰；“但吃姜尚一塊肉、延寿一千年。”

第四十回 四天王遇炳靈公

子牙命将三人推来。武吉将魯雄、費仲、尤渾推至。子牙伝令；“斬茲報来。”霎時献三顆首級。武王大驚曰；“．．．”

探馬來報；“魔家四将請戰。”子牙因黃飛虎所説利害、恐将士失利、心下猶豫未決．．．

．．．、四天王乃是釈門中人、打不得、．．．。子牙大驚。

．．．。子牙大驚、忙焚香、把金錢搜求八卦、只吓得面如土色．．．

．．．。子牙算止得二日糧、心下十分着忙、大是憂鬱．．．

．．．子牙大喜．．．．．子牙大喜．．．

第四十七回 公明補佐聞大師

且説子牙被趙公明一鞭打死、進相府．．．。有一個時辰、子牙大叫一声；“痛殺吾也。”二目睜開、．．．

第五十七回 冀州侯蘇護伐西岐

黃飛虎曰；“……。”子牙聞言大悅。……

且說報馬報入相府、言黃飛虎被擒。子牙大驚曰；“……。”……子牙心下十分不樂；“……。”

第五十八回 子牙西岐逢呂岳

子牙見了呂岳現如此形狀、心下十分懼怕。……

第六十二回 張山李錦伐西岐

子牙忙焚香爐中、取金錢在手占卜吉凶、只見排下卦來、把子牙唬得魂不附體、忙沐浴更衣、望崑崙下拜。

第六十六回 洪錦西岐城大戰

話說燃燈合山攔住殷郊、……。武王至山頂上、看見殷郊這等模樣、滾鞍下馬、……；“……。”武王兩次三番勸止、子牙正色言曰；“老臣不過順天忘人、斷不敢逆天而誤主公也。”

D 金台拜將

第六十七回 姜子牙金台拜將

(紂王三十年)……三月十五日吉辰、武王帶領合朝文武齊至相府前。·

……武王欠身言曰；“請元帥登。”子牙慌忙謝過、同武王分左右併行至大門。武王欠身打一躬、兩邊扶子牙上辮。(掃蕩成湯天寶大元帥姜尚)

第六十八回 首陽山夷齊阻兵

子牙左右將士欲行、見伯夷、叔齊二人言之不已、心上甚是不快。……。子牙忙止之曰；“不可。此天下之義士也。”

第六十九回 孔宣兵阻金雞嶺

且言子牙一夜不曾睡、只聽得嶺上天翻地覆一般。……子牙大驚。……。子牙納悶無言。……

第七十回 準提道人收孔宣

陸壓知神光利害、……。子牙聽見、越加煩悶。……。土行孫夫妻二人大喜、進宮見子牙、……。子牙亦喜。……

第七十二回 庖成子三謁碧遊宮

．．．。子牙曰；“好怪。此風如同虎至一般。”話未了時、果然見申公豹而來。．．．。子牙只得強打精神、上前稽首。．．．。

第七十五回 土行孫盜騎陷身

衛留孫曰；“土行孫有火難、特來救之。”子牙大驚；“．．．。”土行孫把盜五雲駝的事說了一遍、子牙大怒曰；“．．．。”

第七十六回 鄭倫捉將取汜水

(韓榮·韓昇·韓變)．．．。子牙聽得大怒、令左右；“斬之。”只見南宮適奉令、手起刀落、連斬二將于闕下。

第八十一回 子牙潼關遇痘神

話說楊任破了痘陣、只見子牙在四不相上伏定、手執着杏黃旗、左右金花發現、擁護其身。諸門人看見、齊來攔住。．．．。雲中子用胆藥灌入子牙口中、送下丹田。．．．。

第八十八回 武王白魚躍龍舟

武王問子牙曰；“此魚入舟、主何凶吉。”子牙曰、“恭喜大王。賀喜大王。魚入王舟者、主紂王該滅、周室當興、正應大王繼湯而有天下也。”．．．

第九十一回 龍龜嶺燒邬文化

子牙聞龍龜被亂軍中殺死、傷悼不已。．．．。子牙曰；“一時誤于檢點、故遭此厄、無非是天数耳。”心下郁郁不樂、納悶中軍。

第九十五回 子牙暴紂王十罪

王曰；“朕有何罪、稱為大惡。”子牙曰；“天下諸侯靜聽吾道紂王大惡素表著于天下者。”眾諸侯聽得、齊上前聽子牙道紂王十大罪。．．．

第九十八回 周武王鹿台散財

話說眾諸侯在九間殿、見武王固遜、俱紛然爭弁不一、子牙乃止之、對武王曰；“．．．。大王詳察。”

『西遊記』の物語時間と人物像

物語時間

- 第十三回 却説三蔵自貞觀十三年九月望日、蒙唐王与多官送出長安関外。
- 第九十八回 如来因打發唐僧去后、才散了伝經之会。傍又閃上觀世音菩薩合掌啓仏祖道；“弟子当年領金旨向東土尋取經之人、今已成功、共計得一十四年、乃五千零四十日、還少八日、不合蔵数。”・・・
- 第一百回 太宗看了、乃貞觀一十三年九月望前三日給。太宗笑道；“久勞遠涉。今貞觀二十七年。”

孫悟空の人物像

- 第四回 鬼王聽言、又奏道；“大王有此神通、如何与~~他~~養馬？就~~做~~個「齊天大聖」、有何不可？”~~猴~~王聞説、歡喜不勝、連道幾個“好！好！好！”・・・。“・・・自此以後、只称我為齊天大聖、不許再称大王。・・・”
- 第七回 好大聖、急縱身又要跳出、被仏祖翻掌一扑、把~~這~~猴王推出西天門外、將五指化作金、木、火、土五座聯山、喚名「五行山」、輕々的把~~他~~压住。
- 第十四回 ……只聞得一声響亮、真個是地裂山崩。衆人尽皆~~不~~懼。只見早到了三蔵の馬前、赤淋淋跪下、道声“師父、我出来也！”
- 三蔵見~~他~~意志、実有好心、真個象沙門中的人物、便叫；“徒弟、你姓甚么？”猴王道；“我姓孫。”三蔵道；“我与你起個法名、

却好呼喚。”……

第二十七回

唐僧驗言言語語、越添惱怒、滾鞍下馬來、叫沙僧包袱內取出紙筆、即于澗下取水、石上磨墨、寫了一紙貶書、遞于行者道；“……”

第三十一回

長老現了原身、定性睜睛、才認得是行者。……三藏謝之不尽、道；“賢徒虧了你也！虧了你也！這一去、早詣西方、徑回東土、奏唐王、你的功劳第一。”行者笑道；“莫說！莫說！但不念那話兒、足感愛厚之情也。”

第一百回

如來道；“聖僧、汝前世原是我之二徒、……、汝為梅檀功德仙。孫悟空、汝因大鬧天宮、吾以甚深法力、压在五行山下、幸天災滿足、歸于釈教；且喜汝隱惡揚善、在途中煉魔降怪有功、全終全始、加昇大職正果、汝為鬪戰勝仙。豬悟能、汝本天河水神、……。沙悟淨、汝本是捲簾大將、……。”又叫那白馬：“……。”

漢書藝文志の「小説家」と漢代の「選挙」「太学」創設

東洋大学文学部

阿部兼也

本発表は、漢志小説家の出自や源流に相当する話柄群には、方士・方術の系統の内容と、周の制度による「士伝言、庶民謗」の系統の内容を持ったものが存在していたはずなのに、漢志では後者の系統が見られなくなった、その理由を考察するものである。

(一)

＜漢志・小説家＞には十五家が著録され、その出自については、「小説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所造也」と述べている。

①伊尹二十七篇；班固注「其語淺薄、似依託也」

②鬻子說十九篇；班固注「後世所加」

③周考七十六篇；班固注「考周事也」

④青史五十七篇；班固注「古史官記事也」

⑤師曠六篇；班固注「見春秋、其言淺薄、本與此同、似因託之」

⑥務成子十一篇；班固注「稱堯問、非古語」

⑦宋子十八篇；班固注「孫卿道宋子、其言黃老意」

⑧天乙三篇；班固注「天乙謂湯、其言非殷時、皆依託也」

⑨黃帝說四十篇；班固注「迂誕依託」

⑩封禪方說十八篇；班固注「武帝時」

⑪待詔臣饒心術二十五篇；班固注「武帝時」

師古曰「劉向別錄云饒齊人也、不知其姓、武帝時待詔、作書名心術也」

⑫待詔臣安成未央術一篇；応劭曰「道家也。好養生事、為未央之術」

⑬臣寿周紀七篇；班固注「項国圉人、宣帝時」

⑭虞初周說九百四十三篇；班固注「河南人、武帝時以方士侍郎、号黃車使者」

応劭曰「其說以周書為本」

師古曰「史記云、虞初洛陽人、即張衡西京賦『小説九百、本自虞初』者也」

⑮百家百三十九卷

右小説家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

小説家者流、蓋出於稗官。

如淳曰「稗官音鍛家排。九章『細米為稗』。街談巷語、其細碎之言也。王者欲知閭巷風俗、故立稗官使稱說之。今世亦謂偶語為稗。」師古曰「稗官稗之稗、不與鍛排同也。稗官、小官。漢名臣奏、唐林請省置吏、公卿大夫至都官稗官各減什三、是也。」

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為也。」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泥、滯也。音乃細反。」

その内容に関する研究の経過を、ざっと想起すると、

まず魯迅は「中国小説史略・第三篇《漢書芸文志》所載小説」(1923年)で、その十五家を取り上げて、如淳や顔師古の注釈などによって、「依托古人」七家(「伊尹説」「鬻子」「師曠」「務成子」「宋子」「天乙」「黄帝説」)、「記古事」二家(「周考」「青史子」)、「漢代」四家(「封禪方説」「待詔臣饒心術」「臣壽周紀」「虞初周説」)、「自亦漢人」二家(「待詔臣安成未央術」「百家」)に分類し、また漢志のなかで、小説十五家と重出する書名が他の諸子の書目の中にあること、また小説十五家の内の何種かについて、わずかながら佚文が他書に引用され、残されているものがあるのを指摘し紹介して、可能な限りの考察をおこなっている。そして、この第三篇の最後で、漢志の小説家には、書名から考えると、方士が偽託したとおぼしいものと、それ以外のものがあることを指摘して、“其余諸家，皆不可考。今審其書名，依人則伊尹① 鬻熊② 師曠⑤ 黄帝⑨，說其事則封禪⑩ 養生⑪⑫，蓋多屬方士假託。惟青史子④非是。又務成子⑥名昭，見《荀子》……宋子⑦名鉞，見《荀子》……《荀子》引子宋子曰‘明見侮之不辱，使人不鬪’，則‘黄老意’，然俱非方士之說也”と述べ(大意：その他の諸家はこれ以上は考察不能である。今その書名に注意してみると、掲げられている人名から考えるなら、伊尹や鬻熊や師曠や黄帝をうたっているもの、及び掲げる事項から考えるなら、封禪や養生をうたっているものは、多分方士に偽託されたものであろう。惟だ青史子はそれとは違うものである)、そのあと務成子と宋子に言及し、宋子の佚文を示して、内容は黄老のようだから、宋子は方士系ではないと結んでいる。(その後の引用原文の大意：又務成子の名は昭だと「荀子」に見え、……宋子の名は鉞ケイだ「荀子」に見え、荀子が宋子の説を引いて「侮られているように見えても、辱めではないということをはっきりさせれば、人々を鬪わせないように出来る」というのだから、宋子は黄老的考えであって、方士系のものではない) 魯迅は漢志小説家に方士系の書物が、目立ったグループ(①②⑤⑨⑩⑪⑫など)をなしていること、それ以外と確認できるもの(④⑥⑦など)も存在することを指摘している。

その後余嘉錫が「小説家出于稗官説」(1937年、のち『余嘉錫論学雜著』1963年中華書局に収録)で、漢志の口ぶりでは‘稗官’とは“街談巷語、道聽塗説”を採取するのが職務の官と見ているようだから、それならば、周制に見える“士伝言、庶人謗”がそれであろう、即ち文献としては『春秋(左伝)・襄公十四年』の伝に、“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伝言、庶人謗、商旅于市、百工獻藝”

(大意：史官は記録を作り、瞽は詩をつくり、工誦は自分から王者への諫言を吟味し、士は言を伝え、庶民は政治を謗る…)とあるし、また賈子の『新書・保傳篇』にも類似の文“大夫進謀、士伝民語”があり、『大戴礼・保傳篇』にも同じ文があることなどを指摘して、それゆえその稗官とは、庶民の政治批判を王者にとりつぐ周の‘士’の系統をひくものだと考証している。同時に余嘉錫は漢志小説十五家それぞれの佚

文・零文を集め検討して、それらの書物の内容と、方士・方術とのかかわりを強く指摘している（拙稿〈余嘉錫「小説家出於稗官説」提要訳注〉「東北大学教養部紀要 54」1990年参照）。小説家と方士とのかかわりについては、王瑤がさらに「小説与方術」（1948年、のち『中古文学史論』1986年北京大學出版社に再録）で考察を進めている。王瑤は、主には漢代以後に関して、魯迅の見解（「中国小説史略・第四篇 今所見漢人小説」“……文人好逞狡獪，欲誇示異書，方士則意在自神其教，故往往托古籍以衒人；晉以後之人托漢，亦漢人之依托黃帝伊尹矣。”）を引き継ぎ発展させて、以前からの医や巫の専門職業化したのが方士で、彼らが自分等の術を、王者の不老長生への嗜好に投ずべく飾り誇張する、それが古い時代の小説の源流となっていたのであって、そこに六朝志怪小説の源流もあるだろうと見た。

降って袁行霈氏は「《漢書藝文志》小説家考辨」（『文史』第七輯 中華書局1979年12月）で、余嘉錫の考察にもよりながら、漢志小説家のそれぞれの佚文やそれぞれの書名に対する先秦・秦漢文献でのコメントを、集めて各作品の性格などの考察を試みている。そのなかで、余嘉錫の「稗官とは天子の士であろう」とする見解を補強する観点から、以下のように指摘している。

“余氏所論很有启发性，但还存在一个疑点。关于士的职责，据《左传》襄公十四年，《国语·周语》及韦昭注，《国语·晋语》……以及贾山等书，都是传庶人之谤言，目的在于谏王之过。但《汉志》小说十五家却没有一家是士传谤言的内容。这不能不使我们产生疑惑究竟是不是天子之士呢？”（大意：余氏の論究は啓発性に富んでいるが、一点だけ疑問が残っている。‘士’の職責が《左傳・襄公十四年》《國語・周語》とその韋昭注、《國語・晉語》……などの書物によれば、すべて庶民の政治への‘謗言’を伝えて、王の過ちを諫めるのが目的だった。しかし《漢志・小説十五家》には、意外にも一つもその種の内容は存在していない。この点では、稗官が本当に天子の‘士’だったのかに関して、疑いを残さざるを得ない）

なお袁氏はさらに続けて、浦江清説によりながら、稗官とは「士」のなかでも郷長や里長などの父老がそれに当たるであろうとし、さらに余嘉錫の言う周の‘士’は、漢の武帝の頃には、「虞初周説」の虞初のごとき人物がそれにあたり、さかのぼれば古代の「行人」「輜人」などの所謂「採詩之官」にも連なる職責であったこと、彼等は天子の巡行などにも随行し、方術をも含むよろずの下問に答えるべく、侍医をもかねて側近に仕えていたことを考察している。この見解は余嘉錫の考察した「士伝謗言」の観点を一層進めて、周の制度との関係をさらに濃厚なものにしている。しかし、漢志に「士伝謗言」の書物が見当たらないという疑問は、そのままになっている。

他方日本では、中国文学の研究上、歴代文学活動の背景や場に対する研究が盛んになり、この問題の関係では小南一郎氏が、貝塚茂樹の『論語』や『国語』の「語」とは‘語りの場’で、若者への教訓的な内容が、語られたことの痕跡であろうとする見解を受けて、その「語」は、やがて「説」とも言われるよう

になり、先秦諸子や戦国策などで、本来の説明・説得術から芸能化へと進む様子が見えており、それが漢志小説家に著録される「～説」という書名にも反映したのであろうと考察した。そしてそれらは内容的には「(西周的) 秩序を補完する機能を持っていた」と論究している(「語から説へ——中国における小説の起源をめぐって——」、『中国文学報 第五十冊』1995年京都大学中国語学文学研究室編。なお、貝塚茂樹の指摘した「語」は、『史記』の司馬遷の用語上にもいくつも見出されている。宮崎市定「身振りと文学」『中国文学報 第二十冊』1965年、参照)。即ち小南氏のいう「語」「説」は、秩序補完の機能を保持する点では、「左傳」にいう「士伝言、庶人謗」の「謗」と近似的であって、同じことを周制の側から言えば庶民による政治評価である「謗」に相当しており、習俗的角度から見れば「語」「説」と呼ばれていた、という関係が想定できる。

なおまた、尾上兼英氏は、神話・伝説の時代から原初的な小説までの歴史を考える上では、時どきの支配者のサロンという場の働きを、重視すべきであろうと考察している。後に小説となるような話柄群を、披露・交換する場として、またそれらを育てる場として、さらには権力者の交代がサロンの崩壊と再編をともしない、のちの方士に相当するような語り部たちの社会的流動化と蓄積も進めることになった点などにも注意すべきであると考察している。(〈中国小説史における“雅”“俗”の間〉(神奈川大学中国語学科編『神奈川大学中国語学科創設十周年記念論集 中国通俗文芸への視座——新シノロジー文学篇』一九九八年)。

さて、あらためて眺めてみると、漢志小説家について、魯迅が方士・方術と関係あるぞといい、余嘉錫がそれをさらに裏付けるとともに、別に稗官との関係で周制の「士伝言、庶人謗」との関係を描いた。さらに王瑶は小説の源流を方術と見て、六朝志怪の母体もそこにあるだろうと考察した。袁行霈氏は余嘉錫が考察した周制との関係を、さらに進めたが、同時に「士伝謗言」の系統が漢志に見られない点を疑問として残した。一方小南氏は小説十五家の内容はともかくとして、社会習慣として「語」「説」の場が存在し、後の小説となるような話柄群を育てる作用も果たしていたであろう事を解明し、尾上氏がサロンにも注意せよと考えておられる、という状況にある。

考えてみると、いったい医・巫や後に方術となるような、さらに後には六朝志怪にも連なるような、異事奇聞や超自然現象の話柄群は、漢代よりもはるかに古くから、人びとの口にのぼり、民間に瀰漫していたはずであろう。そして、余嘉錫の考察した「士伝言、庶人謗」の「謗」のなかにも、異事奇聞や超自然現象も時の政治と関連する角度からは、取り上げられ含まれることにもなったはずである。つまり、異事奇聞や超自然現象など、のちの方術や六朝志怪となるような話柄群と、西周的秩序補完機能を持つ「語」「説」の場で育てられ蓄積され、また「謗」とされる話柄群とは、排他的関係に立つものではないのであ

ろう。

漢志で班固乃至劉歆らはそれらを一括して“街談巷語、道聽塗說”と言って、それらを小説の母体と見なしたのであろう。

しかし、逆に「語」「説」の場や「謗」として取り上げられ育てられ、人々の脳裏や記憶に蓄積され、さらには作り変えられたりもする話柄群が、すべて異事奇聞や方術の類だけで占められるような事はあるまい。そればかりを「謗」として取り上げるような政治は、たとえば王莽のように予兆や圖讖ばかりの政治に突っ込んでしまうことに、なってしまうのではないか。

だから、この先秦における“街談巷語、道聽塗說”、正確には班固達に、のちにそう呼ばれた民間の話柄群には、それゆえ少なくとも二つの系統があったものと思われる。一つは順序は逆だが、魯迅も言及した方術以外のもの、即ちその後の研究の進展から言えば、西周的秩序の補完機能を持つ話柄群で「語」「説」の場で語られ育てられたもの、別の角度から見れば庶民の政治評価「謗」として取り上げられる系統のもの（魯迅・余嘉錫・袁行霈・小南説）と、もう一つは医や巫の取り扱う領域のもので、のちに方術へと流れていくような内容の小術マニュアルなどの話柄群、異事奇聞や超自然現象なども含まれるもの（魯迅、余嘉錫、王瑤説）とである。

しかし、漢志小説家には、前者の系統の話柄群に基づく書物は見当たらず、後者のものばかりが、著録されている。それはなぜか。

（二）

さかのぼって見ると、この‘謗’ないし‘語’‘説’の習慣を秦の頃には、きつく禁圧したようなのである。『史記・高祖本紀』で、劉邦が入関して父老に‘法三章’を約束する時、秦の苛酷な政策の事例として、まずもって“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をあげて、父老たちをいたわっている。

“(沛公)召諸縣父老豪傑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諸吏人皆安堵如故。云々”（中華書局排印本『史記・高祖本紀』第2冊326頁、拙稿＜「謗」と「語」＞「東洋大学中国哲学文学科紀要 第九号」 2001年参照）。

（下線部の大意：父老たちよ秦の苛酷な法律に長いこと苦しんだであろう。誹謗するものは族誅され、批判的意見を語り合うものは棄市されるというひどさであった、な。）

そのあと漢の文帝によって、秦の始皇帝の言論弾圧を解除する方針が打ち出されて、法三章はともかく、劉邦のこの約束は、果たされることになる。

“(文帝二年、上元二年、BC. 180)五月、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偶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民或祝詛上、以相約而後相謾、吏以為大逆、其有他言、吏又以為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

朕甚不取。自今以来、有犯此者勿聽治。”（中華書局排印本『漢書・文帝紀』第1冊118頁）

（大意：いにしへの天下を治めるに当たっては、朝には善行を薦める旗印が掲げられ、政治批判の意見を募る木鐸が打ち鳴らされ、それらは政治の道に通じるための、また諫言を言うものを来させる所以だった。今は誹謗や偶言の罪があり、多くの臣下に本当の気持ちを言い尽くさせないように作用して、そのため自分は過失を指摘する意見を聞くことが出来ない。それではどうやって遠方の賢良なる者を来させることができようか。その法を廃止してしまえ。民は或いは自分を呪ったりそしったりする事があっても、初めは結束していても長持ちはしないものだ。それなのに下役は大逆だと考え、その他のちょっとした言葉でも誹謗だと考えたりするようだが、それらは力も無い民の愚かさで、死罪のことなど知らないからだ。自分はその方針は採用しない。今後はこの種の犯行は取り調べするな。）

そして政治を的確に批判できる賢良の登用を、さらにさかんなものとするために、選挙の制が開かれる。

“（文帝上元十五年、BC. 165）九月、詔諸侯王公卿郡守、挙賢良能直言極諫者、上親策之、傳納以言。語在晁錯伝。”（中華書局排印本『漢書・文帝紀』第1冊127頁）（大意：文帝上元十五年九月、諸侯・王・公・卿・郡守に詔して、賢良能直言極諫者を推薦させることにして、天子が自身で起草し、その文章の考えをよく述べて、採用発布することになった。説明は晁錯伝にある）

“後詔有司挙賢良文学士、（晁）錯在選中。上親策詔之、曰：惟十有五年九月壬子、昔者大禹勤求賢士、施及方外、四極之内、舟車所至、人迹所及、靡不聞命、以輔其不逮、近者献其明、遠者通厥聰、比善戮力、以翼天子。是以大禹能亡失德、夏以長祿。高皇帝親除大害、去亂從、並建豪英以為官師、為諫争、輔天子之闕、而翼戴漢宗也。”（中華書局排印本『漢書・爰盎晁錯傳』第8冊2290頁）（大意：のちに関係の担当に詔して、賢良文学の士を推薦させることになり、晁錯も推薦される中にいた。天子は自分で詔を起草したのである。曰く：上元元年九月壬子に言う。昔大禹は賢士を裏剣に求め、その政策を出来るだけ広く浸透させ、東西南北の果て以内、舟や車が行ける所すべて、人が歩いていけるところすべて、その命令を聞き及び、禹の及ばぬところを補佐したのである。近くにいるものは、目をとどかせ、遠くのは耳をそばだて、ともに善に励んで天子を助けたのである。そこで大禹は徳を失わずに済み、夏の国は長いあいだ立派だった。高祖皇帝は自ら大きな害を除き、禍乱の跡を修復し、力のあるもの達を責任ある長に任用し、諫言による論争を勧めて、天子の及ばぬところを補い、漢の宗室を支えてくれた……）

こうして「賢良能直言極諫者」を選挙させて募ることとなったが、後には廃止されたりもしている。法家や縦横家のような考えばかりを申し立てて、国政を乱すというのである。

“（武帝）建元元年（BC. 140）冬十月、詔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侯、相、挙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丞相綰奏：「所挙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乱国政、請皆罷。」奏可。”（中華書局排印本『漢書・爰盎晁錯傳』第1冊155頁）（大意：建元元年冬十月、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侯、相に詔して賢良方正直言極諫の士を推挙させようとした。しかし丞相の衛綰が奏上して「推薦されてきた

賢良たちの見解は、申不害や商鞅や韓非子、蘇秦、張儀の言葉そのまま、国政を乱すので、止めにしてください」といい、許可された。）ということで、廃止されている。

しかし、さらに後には、董仲舒の対策により、人材は養成しなければ得られないから、太学をつくるべし、また官職は世襲や財産によるのでは弊害があるから、選挙をのこすべきだが、推薦者の責任を重くして、もし賢良ならば賞するが、不肖ならば罰すべし、ということになった。

“陛下親耕藉田以為農先、夙寤晨興、憂勞万民、思惟往古、而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庠太学；太学者、賢士之所関也、教化之本原也。”（中華書局排印本『漢書・董仲舒傳』第8冊2512頁）（大意；陛下は自ら農作業をなさるなどして、朝早くから万民のことを心配なされ、古の教えを考え、賢人を得たいと努められるのは、堯舜の心組みであります。しかしいまだ十分に得られないのは、人々が普段から励まないからです。常々人材を養成せずに賢人を欲しいと思われるのは、それは玉を琢みず美しくなれと求めるのと同じことです。人材を養成するための本筋としては、太学が最も適切です。太学とは、人材養成の關鍵であり、人々を教導するための根本であります。）

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資、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称職為差、非（所）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為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貿乱、賢不肖渾淆、未得其真。臣愚以為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挾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自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中華書局排印本『漢書・董仲舒傳』第8冊2512頁）（大意；長吏は、郎中・中郎から出され、それより低い郎吏は、吏二千石の子弟からだされたり、財産の多いものになったりしていますが、いずれも賢とはかぎりません。そのうえ昔の論功方法では、官職に任用される際にそれぞれ等差があり、長期間いるかは問題になりませんでした。そのため、さほどではない人物がたとえ長期間務めていても、下級から上級の職に移ることはなく、また逆に短期間でも、有能な人物が、重要な職務につくうえの妨げにもなりません。そこで官吏は力を尽くして自分の仕事に精を出し、よい成果をあげることとなったのです。ところが現在は違って、在職期間の長さで地位もあり、身分も改まるため、官吏それぞれの質の良し悪しが入り乱れ、賢と不肖とも混じってしまい、適切ではありません。私、思いますのに、列侯・郡守・二千石などの役人に、それぞれが賢だと思ふ者を毎年二人ずつ、推薦させ給与をあたえて、しばらくは、大臣たり得る能力かを觀察するのがよいと考えます。有能なものを推薦したものには賞を与え、不肖な者の場合は、罰するのです。もしこうするならば、諸侯・吏二千石の人人は、しんけん（しんけん）に賢人を求めるでしょうから、天下の人材は、すべて官吏として用いることが出来るようになるでしょう。）

政治に役立つような見識を持ち得る賢なる人材は、太学によって養成すべきこと、同時に埋もれた人材の発掘も必要なので、選挙の制は残すが、推薦者の

人物鑑識眼に責任を持たせることとなった、というのである。

この経過を概観すると、要するに文帝のときに、周の制度の精神を生かして、政治に対する批判を、王者である自分が聴聞することを目的として、人材の登用に道を開いた。しかし、武帝のときになって、実績が思わしくないことから廃止され、やがて董仲舒の対策によって、太学と選挙とに落ち着くこととなったものと思われる。

それゆえ、周の制度にみる庶民の“謗”やの周制を補完する機能を持った‘語’‘説’は、漢の制度が整うにつれて、最終的には学校と選挙とに、変質しながら吸収される筋道をたどることになったと考えられる。(このことはもとより、現実の漢代の庶民が、政治批判をしなかったことを意味するものではない。それはたとえば、楽府やいわゆる童謡などとして、断片的にもしも今日に伝えられたものに、見ることが出来る。) 漢代の制度の趣旨から見れば、支配者が耳を傾けるに足る政治批判が、民間に放置されているとすれば、その中心人物は、太学か選挙によって、官僚として支配機構に組み込まれるべき人物なのであり、それが実現されていないのは、太学や選挙の機能が不十分であることを意味するばかりとなったのである。

漢志・小説家に、周制に見える「士伝謗語」の系統とおぼしき書名が見られないのは、その‘謗’や‘語’‘説’の趣旨や機能が、漢代では太学と選挙という具体化した制度のなかに吸収され、位置付けられたから、結果的に“街談巷語、道聽塗説”のなかに、小説としてその他の方術などと混在すべきものではないと意識されたからであろう。同時に他方では‘語’‘説’の場で存在していた話柄群は、その相当量が史記や漢書やその他の史書のなかに分散的に取り込まれて、結果的に小説家の小説からは除かれることになったのであろう。その間の事情は、前記の貝塚論文や宮崎市定論文に考察されている。庶民の政治評価を支配者が聴聞するなどという手ぬるい方法ではなく、‘説’の腕や見識が確かな人物は、莊子が見ていれば「小説を飾って県令を干める」と小馬鹿にするかもしれないが、直ちに選挙され、官僚になるべきこととなったし、政治上の問題や課題は、直ちに対処され取り組まれるべき筋合いのこととなった。そうすると、“街談巷語、道聽塗説”として‘小説’の範疇に残りうるのは、自ずともう一つの系統、即ち医・巫・方術・異事奇聞ばかりとなるのは、むしろ見やすいところではるまいか。